

河英雄探險記

上海廣學會出版



黑河英雄探險記

英國華克爾原著
中國連警齋筆述

英國與非洲關係 白人與黑種聯誼

宗教與黑奴問題 王道與霸道情趣

第一章 西非黑奴籲天錄 一八二一—一八三七年

一八二二之年。

中國前清道光二年。去年兩廣總督阮元奏禁鴉片烟。法國拿破崙卒。本年巴西獨立。

某日黃昏之夜。在幾尼亞海

灣 Guinea Gulf。

在西非肘腋之間。

一帶低叢櫻欄蔓延之岸邊。有英國巡洋艦二艘。往來邏巡。梭織

忽忙。像價有事。該二艦即英國緝奴艦隊之二巡洋艦也。奉政府祕令。在此一帶海岸。偵緝巡邏。見有販賣黑奴之賊船。則追而捕之。置於刑法。因此處靠近濱尼 Right of Benin 小港不遠。峽浦淺渚之內。往往有輕便小賊艇。偃帆息柁。藏於蘆葦深處。以待機會。何時探得港中無緝私之船。該小艇即速划至港內。將擄來之

奴隸。裝於艇內。揚帆而去。或運往巴西。賣身爲奴。或運往古巴。售作苦工。從此天涯地角。便作彘域之鬼。而故鄉之倚門倚閭者。終身不返。閨闈之望石望山者。亦夢魂不歸矣。故偵緝隊之勤務雖勞。而女王之善政則洽浹乎人心。因其偵緝之嚴。及巡邏之密。該販奴賊船。鮮有能逃其法網者。恆爲英國女王緝私隊所捕獲。釋放其肉票。繫勒其奸商。

其年正值四月天氣。日轉北陸。黃昏已近。英國皇家兩條巡洋礮艦。一名靈迷燈 *Mymidon*。一名伊斐真尼亞 *Iphigenia*。在此口岸。緩行巡邏。忽發現一奇形之船。在東邊天外。乘風而來。白帆颯颯。橫掃晚霞之尾。背光視之。分外清切。該二礮艦。同時發令鼓輪迎之。欲得其究竟。該形迹可疑之船。見有英艦迎面而來。賊膽心虛。反轉篷蓆。往影而逃。二礮艦亦貼尾追之。不使眨目。大海無邊。藏非其所。該賊船趁黑影朦朧之際。駛入一石島之內。該石島山上。一無所有。惟蟹舍漁村。兩三家而已。天時已晚。不便搜捕。此處雖是偏僻海島。卻是海

盜巢穴。海寇下岸搶劫。擄掠焚殺。都以此爲根據地。故歐人名之曰雷溝寺 Lagos 土人名之曰哀寇 EKO。卽漁村之意也。破艦甲必丹里克。Captain H. G. Leeke。知其詐。乃終夜不寢。立於崗上。以監視其行動。待東方既白。乃下岸搜捕。無一幸免。

搜查之後。方知此船乃葡萄牙海寇快船。船上滿載黑奴。共一百八十七人。此船乃新造者。下海不過數點鐘。卽爲英艦捕獲。賊頭葡人。登英艦伏罪。手帶鐵鏈。鎖於柵內。黑奴皆被釋放。以備帶於塞拉雷窩內 Sierra Leone 自由城 Free Town 教其讀書。當羣奴自葡船引渡至英船時。黑奴不明就裏。以爲是自此船賣於彼船。故過船之時。羣相戰慄。殼棘不已。以爲死期至矣。因葡人常欺騙黑奴。言如賣在英人之手。英人將以其血染紅毯子。而以其肉釣蛤貝。蓋紅毯爲英人之高貨。黑人購之以爲裝飾品。蛤貝爲黑人所用之金錢。其價甚昂。二者皆爲自己血肉換來之舶來品。故視英人如仇。其愚之不可及如此。以爲此次過船。大命休矣。其驚懼

戰慄也。亦固其所。及至過船。見船面上擺列許多礮彈。羣疑此卽黑人之頭也。船舷上掛有許多風乾豬腿香腸。羣疑此卽黑人之四肢也。而其忐忑之心。於茲益甚。但船主下令。黑奴一律免其桎梏。並可自由行於甲板之上。往來遊眺。日久與水手撕摩習慣。知英人並無惡意。並由水手指明礮彈。實係鑄鐵之球。火腿亦係分蹄之豬。日久漸悟自己真得自由。不再爲奴矣。羣奴中有一幼童。既知英人之意。奮興感觸。乃跑向柵前。向葡賊頭上。擗擗拍拍。一頓臉撓。出其惡氣。而葡賊頭。因被網鎖。不能回手。敬以老拳。惡狠狠向童子大罵不止。諸人辟易。童子猶欲賈其餘勇。搓掌再試。經英國水手勸之始止。該黑童卽此書之主人翁。乳名阿第宰。Adjai。以後爲黑河大主教。更名庫勞德。Crother。與此書大有關係。故以擗拍之聲。爲此書開篇之楔子。

黑童阿第宰。此次所遇不幸。竟而大幸。固爲萬人慶幸。人第知其大幸。而不知其大幸之前。尙有許多大不幸。作爲背景。演爲悲劇。讀者欲知其詳細。請靜坐。

啞言。以終吾說。

話說在幽麓巴

Yoruba 西非黑河上游南城大地名。

大地遠處。靠近森林。有一大鎮。名阿司墩良。

Oshogun。該鎮正衝雷溝寺之大道。

海寇由此下岸。向北直犯數千餘里。村無人烟。所勝之黑極奴。分向各海灘變賣出洋。雷溝寺是出口大宗隱密港。

爲險要。鎮中居民。約一萬二千人。爲西非少有之村鎮。鎮外土牆。登登堅厚。牆外隍塹。寬有數丈。水深丈餘。可謂形勢天險。金城湯池。可攻可守之地也。記得在一八二一年前清道光元年之某春日早晨。居民照常日出而作。是時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雖非堯天舜日。禹甸湯郊。然居民方將效葛天氏。歌八闋之章。頓足歛脣。以歌大有。諸婦女正在居室之大圍場中。搗弄山芋。備作晨餐。鞦韆歡笑之聲。渡過嶺外。忽然鎗銃四起。聲震天地。牆角碉樓上瞭望之人。喘噓噓的跑來報告大酋長曰。『穆罕麥德人來矣。』當時鎮上一陣大亂。男子各掇其兵器。升牆抵禦。但回匪人衆。四面包圍。鎮中除老者婦人孺子。能出戰之壯丁。不過三千人。又皆走法舊器。其何以抗回匪之精器戰術。其初雖身家性命。餘勇可賈。至三四點鐘之後。便

支持不住。某處牆角。已被攻破。守者逃竄。回匪蠡擁而上。逢人便殺。擄其婦稚。遷其重器。劫其財物。火其房。焚其居。大勝而歸。搶獲無算。數千年之精華。一旦爲墟。

今日一場大戰。真是禍自天來。回匪攻入之後。鎮中壯丁。猶爲愛護身家計。奮勇抵抗。巷戰經時。終不能勝。乃呼喚妻孥。使其速逃。其中智警之婦女。輒見機而逃。然家庭瑣碎。子女繁多之婦人。內外有所罣慮。猶豫不能決定。剎那之間。便逃走不得。以故徒手被殺之人。屍骨如山。血流成河。誠開天闢地。空前之浩劫也。所擄之婦人。有帶襁褓者。則拴其頸項。而連以樹杈。有帶小孩者。則結其衣領而羈以鐵鎖。男人則以大木穿連其頸。負其手而縛之。魚貫而行。放火已畢。擄掠已空。乃整隊驅逐。如追牛馬。向雷溝寺進發。中途有頑抗者。則擊而殺之。老弱不能行走者。則鞭笞之使健走如飛。中途有被賣者。則摘串歸隊。骨肉分家。中途因餓病而死者。相繼不絕。死則棄於道旁。如棄敝屣。以故死傷者多。所

得無幾。

阿第宰之父。初亦在三千之內。既至巷戰無效。知大事已去。乃呼其母。帶兒速逃鎮外林中。

阿第宰有二姊姊。骨肉分散。二十五年之後。復過於鄉。彼此不相識。

其母因子女過多。未及攜帶。遂全家被擄。放火之際。黑煙沖天。撕殺之聲。赤血濺地。未能逃出村外之婦女。皆被烈火逼於卡角。自由捨擄而去。前文所言太平景象者。未數小時。已成一片焦土矣。

勝負分明。乃定主奴。阿第宰之父。被殺於鎗銃之下。本身與其母其姊。皆爲俘虜之人。被擄之後。馬賊首領。各分贓寶。其母其姊。則分於另一大幫。向內地變賣。阿第宰則分於此幫。向海外貿易。從此天涯海角。骨肉分散矣。阿第宰先被質於一馬販。以身易馬。二十四點鐘之內。連易三主。隨作苦工。等於牛馬。遷徙不定。四方漂蕩。數月之後。又換新主。輾轉來至雷溝寺。與諸同囚者。被賣於一葡萄牙人販。一百餘人。被一繩牽連。拴於頸項。裝於船艙底層。卽於雷溝寺灘外。掛帆遠颺。誰知剛出口未數小時。卽與英巡船羅迷燈伊斐真尼亞相遇。若非甲必丹

里克眼光銳敏。追而捕之。阿第宰與諸同難之人。其將永劫不復矣。該賊船正在揚帆得意。乘風破浪之時。忽見西天邊際。有二巡洋艦。在夕陽之外。賊膽心虛。反風回港。駛入雷溝寺灣內。該處石礁暗起。浪花碎濺。大西洋之潮流。逼峽彌高。幾尼亞之狂暴。過山更急。羣以爲此處如珊瑚海塘之可保無虞。而不知其作法自斃。正如壘中之鼈。捉之更易也。彼阿第宰少年盛氣。大有父風。自被擄後。辛苦艱難。莫不備嘗。數月以來。父母不相見。姊妹手足離散。今復被賣於賊船之上。欲鬻之外國。永遠爲奴。幸遇英船相救。竟得自由。被葡國奸商。慫恿回匪馬賊等。助紂爲虐。寡人之妻。孤人之子。使父被戮。母被賣。二姊散於無何有之鄉。昔作馬上皇帝。今作階下楚囚。冤家見之。豈有不摩拳捋袖。而爲一擊之報耶。彼異教人。輒以眼前報復。爲大快人心之事。其見雖小。其情亦有可原。

記者描寫阿司峽良之浩劫。非鋪張揚厲。奢乎其言。故意駭人聽聞也。當日如此之情況。爲西非數見不鮮之事實。記者曾遊歷西非各處。見有無數村鎮。人煙墟

骨。屍骨與瓦礫成堆。雞犬與狐狸馳逐。其被擄於四方者。則陳列於奴隸之場。隨主人爲轉移。役使則形同牛馬。驅策則不論死生。其苦當不可盡言。讀黑奴顛天錄一書。見湯沐叔之遭際。雖曰言同小說。究竟形近事實。則記者此書之形容。尙不及其萬分之一耳。

自此之後。雷溝寺便絕海寇蹤跡。成爲葡人奸商之一大障礙。甲必丹里克。將被釋放之黑奴。載之船上。加以訓練。向西游巡。路過金沙灘 Gold Coast。象牙灘。 Ivory Coast。 玉米灘。 Grain Coast。迺邇來到自由城。始安心下棹。將羣奴運下岸去。到塞拉雷窩內。英人所設之政府登記備案。復巡洋工作。而阿第宰之兩足。又蹈非洲之地矣。登記之後。即被遣於英國傳道會所開之學校讀書。 Church Mission Society School。 傳道會·簡文 該教會學校。得一黑童阿第宰。爲其學生。與內革羅族 即黑族 發生關係。此爲第一次。 請記其開蒙教師 黑族之愛傳道會。而欲推廣其道。與傳道會之得黑族。而能開闢新地。亦自此始。三年之後。阿第宰即受浸

禮。其名大譟於英國本部。乃易聖名爲撒母耳阿第宰庫勞德。Samuel Adjai Crowther。蓋言幼童聰慧。蒙主選召。如撒母耳之自幼供奉也。

歐洲販奴之風。行之已二百年矣。人種滅沒。天良喪盡。骨肉破碎。終身不

還。人道之殘。莫殘於此。英國下議院。因受傳道會即英國傳道會。有悠久之勸告。言英久歷史之大團體也。

國應佔名譽之上風。爲大陸驅除此害。因知此種非人道之生意。絕對非基督教所宜

存留者。乃於一八〇七年。嘉慶十年。提出國會。建議取消此種生意。大獲全勝。一八

年之提案。不過廢止販奴商業。然已被賣之奴隸。尙未得釋放。至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始通過釋放黑奴之案。王道遂屬英國。法國國會。於一八一四年。亦

通過相同之議案。於是乎英國巡洋艦。受政府命令。出沒西非洲幾尼亞海灣之內。

偵緝私船。見有販奴船。卽追而捕之。帶至塞拉雷窩內。將黑奴引渡至自由城東之

一保險口岸。登陸釋放。將賊船裂而焚之。免留後患。此保險口岸。以後爲著名之

破奴港。葡人固深恨之也。

語云。人見利而不見害。魚見餌而不見鈎。黑奴商行。爲一本萬利之生意。一

且令下。平空捨棄。智者不爲。況利令智昏。殘無人道之奴販乎。商權在握。獨霸歐洲。此不僅呂不韋之帝王事業。其利萬世已也。豈有一紙令下。空手放棄之理。人爲財死。烏爲食亡。中原逐鹿。鋌而走險。故販奴之人。既不得志於舊大陸。乃竟不顧冒險。遠渡重洋。向新大陸進發。而銷其奴品。一面勾結非洲北部回族。過沙漠。進蘇丹。踞黑河上游諸地。得時南侵。如中國之獵狄匈奴之類。該時非洲西岸海線之長。自佛爾海峽。Cape Verde。約在北緯十三度。南下至內革羅河口。Niger River 即 Black River。通黑河。以其爲黑族之河也。在北緯五度。諸海港。約二萬六千餘英里。沿岸所有海港。可爲黑奴出口地者。約七十餘處。每年約計出口人數。亦有數萬之譜。販至美國沿岸變賣。獲利甚厚。故英國男爵約翰露賽。Lord John Russell 曾著論文曰。

國會通過禁奴案。不過一紙空文耳。金錢在手。誰肯放棄。每年約計自非洲運至美洲。及西印度羣島者。不下十萬之數。此不過指一般受痛苦之黑奴。尙有生活門路者而言。若夫在非洲被擄之後。自內地被驅至海口。途中受種種

虐待。因病痛而死者。尙不在此數。其或有因抵抗而死於非命者。亦爲數不尠。至於婦女死節。男子死義者。其數更倍蓰於此。販至外國之後。其估價留難。輾轉遷延。東西易主。水土不服。因而喪命者。其數更不止什佰於此。總之。販奴商業。視人道如牛馬。戕賊造物。甚有悖於天理。行者不息。作者不倦。可哀奈何。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觀此。則知英政府雖欲極力取締。無奈財貝動人。運往新大陸。及巴西者。仍肆無忌憚。照調查所得。一八三五、一八三六、一八三七、三年之內。在自由城釋放所截獲之黑奴。不過一萬三千之譜。每年不過截獲四千餘人。而漏網之魚。運至外洋者。尙不止數十百倍於此。同是黑奴。亦有幸與不幸之分也。

於是英國政府想一釜底抽薪之法。以爲作此生意者。多半爲葡萄牙、及西班牙人。乃於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納三十萬金鎊與葡國政府。納四十萬金鎊與西國政府。令其多設水上警察。取締本國奸商。乃二國收款之後。陽奉陰違。

杯水車薪。更助其勢。每年運入巴西西印度及美國者。猖狂如故。重利之下。人皆冒險。販奴之風。迄未終絕。

第二章 探黑河英人多犧牲

一七八八—一八三二年

阿第宰庫勞德幼時在野蠻故鄉之故事。及遇險被救在自由城之種種名譽。大爲激動英國人好奇之心。以爲黑族雖屬野蠻。然一旦受上等教育。其成績常有出於白人之上者。因思彼等之野蠻。實環境閉塞使然。若能設法通達而開放之。則黑族亦白人之相等同胞耳。故通國之民。對於黑河之探險。分外有趣。二千餘年。以爲神祕不測之區域。至此行將解幕。猶記昔在紀元前五百餘年時。希臘國有一大歷史家。名希羅竇特司。Herodotus。曾記一西非洲探險故事。言有五人結伴。自埃及起程。向西經過大沙漠。至終尋得一膏腴美地。彼等又經過一片草澤溼地。雲水之鄉。瘴癘之地。乃至一富麗之城。城中有一條大河。自西向東。不可窮極。原文見幽特庇。

Herodotus 卽藝術女神記。第三十二卷。 後人讀書。不求甚解。均以爲是山海經博物志之類。無人注意。直至十八世紀末葉。世人探險好奇之心。因以復活。故於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是年兩廣總

督孫士毅伐安南。復其王。旋復亂。英國始殖民澳洲。明年華升盾爲美總統。有地理學家。兼科學家者五人。組成團體。欲搜尋此

雲水之城。大河東流。所在之地點。所組之會曰。非洲協會。其惟一目的。即是尋

求黑河之所在。但當時地理學家。咸以爲希氏所言之大河。若非干比亞河 *Gambia*

。即是森尼格勒河 *Senegal*。前者在西非英領大士股。後者尚在其北。均發源於崗山。向西流入大

時之人。不知內地情形。故恆臆斷希氏所記者。確爲黑河上游。向東流之一部分。英人只知黑河口是由北向南者。而不知其上游乃是自西而東者。希氏所記。只是上游一部耳。而二河口之繁

盛。或即希氏所言之大城。及膏腴之地。然則希氏言此河自西往東流。不可窮極

者。或告者迷轉方向。誤迎其面。向大西洋。而嘆其灑漢無窮也。希氏爲大歷史家。當然不能誤聽。五人結

伴自埃及下行。日有筆記。日出日沒。斷然不能至大西洋而誤指爲大河東行。

該五人所組之團體。研究數年。欲有所成。團體第一個首領。名萊得亞。

Ledyard。先被遣於埃及。遵照希氏所言行程。向前探行。其餘則自非洲北岸錐波

利 *Tripoli* 地方。向南直穿。穿過曠野沙漠地方。再由塞拉雷窩內北上。直至干比

亞。往來搜尋。跋涉冒險。行蹤如網。軌跡擲梭。所得結果。不過聞聽謠言在大西

內地。有一大河。而其方向着落。及出口地。均無從探知。然則非洲協會。所得結果。不過如此。此河惟販黑奴者知之。該時如向亞拉伯人及葡萄牙人探聽消息。或能知其大概。然彼等視此爲神祕。豈能語人。

其後至一七九五年。乾隆末有一蘇格蘭之青年。外科醫士。名孟固帕克 Mungo Park。

欲獻身社會。甘心犧牲。至協會投効。願膺探險差務。協會允其請求。卽命

其由干比亞東行。向前直進。冒險以求之。此青年醫士。具奇異之膽識。乘堅決之

勇心。向不可靠之目的。直衝前進。不虞艱險。身騎羸馬一匹。隨侍黑役二人。有

鳥鎗二支。皮司得卽小手鎗一對。除此身外無長物。一路之上。常被盜賊襲擊。擄其所

有。大部落。小部落。無不留難。尤貪得無厭。索其惟一之外衣。但帕克之爲人。

溫柔恬靜。從未與人交鬩。以故雖物質微受損失。精神卻健旺如常。而其性命亦因

之得以保存。雖其粗笨如牛之穆爾侍者 Ludamar Moors。亦得囚而禁之。繫而嘲

之。思種種方法。以調笑凌辱之。無所不至。帕克爲欲達其目的。皆一一忍受之。

有時口渴如吞炭。至井邊喝水。土人羣起而逐之。如叱喪家之犬。將水奪過來。倒

於地上。亦不與之喝。故彼常在夢中。回至蘇格蘭故鄉。飲甘露溪水。其甜如蜜。醒來卻臥於巖石之上。口爲潮露所濡。舌乾如故。莫可如何。

如此軟禁四個月之久。受盡俘虜之恥辱。乃乘間逸去。復理舊業。向前續行。此時帕克不第身邊無長物。且二僕早已失蹤。其一棄之而去。其一被擄爲奴。彼隻身繼續前往。遇村借宿。逢莊乞食。衣服襤褸。鶉結不堪。日久不換。蟣蝨成羣。走近人家之時。見者無不嘲笑。以爲白鬼降臨。但彼仍不衰志。誓心前往。日聽人言。前路不遠。有大河前橫。彼乃愈奮心志。極力前奔。於一七九七年。嘉慶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抵一大鎮。名賽溝。Seso。聞聽人言。明晨一站之路。當可抵河。半生辛苦。終達其目的。該晚宿於寓所。回思往事。俯仰流連。而希望之目的。又近在咫尺。神經縈迴。喜而不寐。長夜漫漫。忽亂挨至天明。卽僱一坐騎。並伴侶數人。向大河進發。及至河岸。果見浩浩蕩蕩。向東直流。大喜。乃作小記曰。

我們騎行過一卑濕之地。水草沒胛。衣履盡溼。正艱難揭涉之際。羣中忽

有人高聲呼曰。「大河大河」。我聞其聲。立向前看。心中生無限快樂。因已得我差務中之目的——內革羅河。即黑河。晨曦初起。映照河面。激盪蕩漾。

分外光明。其河之寬廣。及水之流度。正如英京倫敦西大寺前之泰姆斯河。漫漫浩漢。向東逝水。我速跑至河邊。喝了數口清水。留於腹中。以作紀念。並感謝造物之主。使我之辛苦奮力。得有勝利。原文見其所著之旅行記卷一。第十五章。

及經證明。河水東流。則知希拉竇得斯所著之歷史。並非欺人之語。冥心虛構者。其傳聞之來。必有如太史公之親歷名山大川。周諮博訪故老之言。曲陬之說。皆非無根據。而任意顛倒者也。彼明明記載「西非洲中心有一大河。自西而東。如順流窮委。有死不及。冒險而爲之者。必自貽伊戚」。故帕克亦不敢再向前流。尋其尾閭。只循道而回。報告世界。一切經過。

至一八〇五年。嘉慶十年帕克又爲第二次之冒險。思欲完成其功業。此次探險。道路純熟。甚有把握。故政府資其經費。自比亞向東啓行之時。有七個歐洲大探險

家。爲之助手。以外還有三十七個海軍陸戰隊。各帶利器。爲之保護。以爲此次可以大獲全勝。得意而回矣。所規定之計畫。卽是順黑河而下。直出其口。入於大海。由之探尋海岸之着落。便知河口在非洲之何處。帕克之臆說。以爲此河之口。必在剛果。Congo。故急於一行。以實其說。其實黑河口爲彼等習見之口。已經通商多年。彼等不知此卽是一條河也。剛果另是一河。在非洲。發源於東非大山。誰知四十五人之中。生見黑河之面者。不過七人。其餘皆水土不服。或被土人暗殺。未幾而七人之中。只有四人。尙能留存。而此四人中。又有一人。得中瘋狂。出門探險。談何容易。

該輩至河岸時。卽照英礮艦福利霸號之樣式。改刳木舟。爲河中艦。順流放行。向前探尋。同伴中有習航術者。咸以爲此舟倘蕩於淺渚潦渴。音渴。水遇阻反流之處。見柳宗元袁家渴記。之間。而喪其命。不然亦漂流瀦澤。以終其身。甚爲不值。而帕克對於此事。則漫未聽聞。且此刳木舟。流於河中常爲土人之木皮舟所襲擊。故必須一面交戰。一面放流。如此。行過一千英里。猶未見尾閭何在。欲進不得。欲罷不能。欲退則尤非

萬全之計。彼等之生命。至此時限。已如等加速度之墜力。疾馳而來。一日舟行至簸沙地 Bussa 山峽時。此處水流已轉向南趨。尚有數百英里之遙。不久即至海口矣。惟此處乃山嶺起伏之處。故險甚。兩岸斗絕。水深千尺。浪翻濤急。灑瀆成灘。峭函之上。均有埋伏。舟至峽時。伏虜盡起。槍擲箭飛。石拋斧墮。一時並下。舟中人伏於艙底。不敢迎戰。俄時砮然一聲。舟碰於暗礁之上。帕克及其僅有之同伴。均跳於水中。從此終身藏於水底。與屈原爲伍矣。

自此以後。黑河之消息。又形沉寂。復反於神祕之中。於是又有一組好奇者。

欲繼續芳烈。組員郝尼曼 Hornemann 自埃及開羅 Cairo 啓程。陸德根 Roentgen

自摩羅哥 Morocco 啓行。尼哥拉 Nichols 自加拉巴 Calabar 啓行。加拉巴在黑河口東一百餘英里。

此處海口。正在黑河口與剛果河口之中。在西非與南非肘腋之間。自開羅起程向西南進發。自摩羅哥起程向南進發。自加拉巴起程向北進發。三面包圍。黑河休矣。且三面皆有退身地步。不似前此貿然前進。不顧其後也。於是英國政府。同時又發出兩隊探險員。一隊完帕克未竟之工。一隊直尋剛

果源頭。該時猶以爲黑河自剛果入海也。原來計劃。二隊或能在中非洲某地相遇。

誰知又是一場空夢。盡皆失敗。當一八一二年。道光元年正庫勞德被擄爲奴之年。該時

惟販奴者得知黑河詳細情形。有克來普爾頓者。Clapperton。與頓亥木。Denham。自捶

波利 非洲北岸地。起身。橫穿撒哈拉大沙漠。尋得凱德湖。Lake Chad。 在蘇丹中部。內革利亞之東北角。內

革利亞即按黑河之名。分其流域為內革利亞國。又尋得許多大城。如沙克圖。Sokoto。及開奴。Kano。皆

著名之大城也。 沙克圖為同族之大本營。開奴亦同族之勝臂。販奴之根據地。即在此二城之中。有大市場。專為賣奴而設。二城皆在黑河之北。並證明黑河並非

尼羅之分岔。 該時以為黑河向東流。入尼羅河。自發現凱德湖等處。知該處乃果形平原。黑河由此南下矣。定為尼羅分岔者。特虛擬其勢

耳。

迨一八三〇年。 道光十年 即庫勞德進自由城之後八年。神父雷治德 Richard 及修士

蘭得爾約翰 John Lander。自巴達格雷 Badagry。 在雷溝寺之西數十英里。亦海濱口岸也。但不及雷溝寺之形勢險峻。交通便

利。特以其為販奴大港。故人多避而就此。向北直進。穿過野蠻林崗。直至簸沙。即帕克殞身之處。直至完

成下游之工程。於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此真可慶祝可紀念之日也。平安渡至河口。方知

此河口。即黑河之口也。 此口已發現多年。且已通商。不知即黑河之口。而此河之神祕。遂揭開寶盒矣。以前

人皆知萬流競奔。衝出硝皮樹叢者。 此樹之皮。含鞣尼酸。可為濱尼海口。Bight of

Benin。交易多年。而不知此海口。卽黑河之下流。入海之處也。諺云。踏破鐵鞵。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卽此之謂也。

自蘭得爾完成黑河探險後。黑河卽成爲世界重要問題。河源爲干比亞河之同分水嶺。上游有許多大城。爲販黑奴者。下游爲出產極富之區。棉花椰河口卽是濱尼

海口。正在西非肘腋之間。此河之北。卽蘇丹大地。東卽桌面高平原。可直達尼羅河之上游。泛埃及。走開羅。爲西非之大鐵鏈。自此四通八達。可開許多國道。走汽車。載重貨。過沙漠。賽駱駝。建鐵路。穿泥澤。賽列舟。英國爲商業之國。爲探尋此河。冒險而死者。前仆後繼。今得此河。將來工商兩業發達。皆此河之賜也。況傳道會。亦因此河之便利。宣傳真道。變化國俗。視他處之功效。特別廣大。不能不拜服此河爲上帝獨厚西非之黑族也。

其中第一眼光最高之商人。當推蘇格蘭人麥克哥賴爾德。Macgregor Laird。爲首屈一指。彼見黑河爲發達商業之孔道。乃於一八三二年。道光十年投資企業。至

黑河內地通商。彼不第視商業爲緊要事業。同時亦注重傳教。故公平交易。是其第一要義。解放奴隸。是其第二要義。彼自信商業及文化。乃發達非洲之二大要素。英國爲商業之國。故視商業爲生命之要素。而不知農業。鑛產。及工藝。製造等事。實要素之要素也。英人知英。不怪其狹。可提。高。其。程。度。免。去。一。切。惡。風。

第三章 溯上游三艦悉沉沒 一八四一年

一八四〇年之六月。道光二十一年。在英倫愛賽德紀念堂。Exeter Hall。聚非常大

會。爲有歷史以來有數之大會。主席卽英女皇維多利亞之未婚夫。（去結婚尙有四月）康叟德親王。撒克司噠伯格之愛貝德殿下也。Prince Consort, Albert of Saxe-Coburg。主席周圍有二十五位上院貴族。及大主教。並國會議員。及其餘有勢位富厚之人。在大會之民衆中。有一青年醫士。該時不過一個學員。名大衛李楓蓀。David Livingston 卽探險南非者。有專書可讀。忽於人聲嘈雜之下。歸於寂靜。聽康叟德在英國第一次之演講。其言曰。

鄙人不才。躬與盛會。且忝主席。……對於本會之宗旨。及其目的。若何廣大。若何緊要。以實踐本會所提倡之人道主義。及公正原理。鄙人深爲英國具有如此之大仁慈。大忍耐。對於販賣奴隸之惡商。至今未能嚴爲取締。斷絕

絕淨盡。使非洲愈陷於荒涼滅絕之域。將黑族之皮。也。黑色染透了奸商之心。鄙人深盼我國之人。對於此解放問題。加緊努力。將反對基督教原理。及殘害英國本性之事。完全消滅。盼望天上之大主宰。加助我人勇猛之心。現時女王及其政府保護之力。可以成全我人之計畫。在最短之期限。達到我人之目的。光照英倫之功烈。拯救非洲之人民。是所至囑。

演講已畢。會中之人。齊聲喝采。湯沐斯福位波斯頓。Thomas Fowell Buxton

提議接收康叟德之議案。附議者撒母耳維里伯否斯。Samuel Wilberforce

大釋放家之子。

爵士羅伯德皮爾。Sir Robert Peel。溫切斯德。及齊切斯德大寺之諸位主教。

Bishops of Winchester and Chichester。齊切斯德之伯爵。The Earl of Chi-

chester。當時為英國傳道會之會長。北安普頓之侯爵。The Marquis of

Northampton。及其他重要人物。皆起立贊成。通過議案。

請問該會為何如此鄭重。為何有如此許多人來此與會。亦有故焉。夫英倫民

族。素喜自由之民族也。非洲被回族侵略。與內地之諸大會長相結合。殺人放火。無所不爲。已陷於奴隸之販賣場。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年之解放黑奴案。雖在國會已經通過。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年之西葡津貼。雖已如數繳納。英國之巡洋艦。雖在西非海岸晝夜巡邏。不遺餘力。但販賣之風。仍猖獗不息。且自探得黑河之後。知內部尚有許多酋長。率其部下。日以劫掠爲事。彼此攻伐。互相殺戮。所劫之人。選其肥壯者留爲己用。將其孱弱者賣與白人。以獲厚利。英國人雖素反對此種舉動。但會中之諸主要人物。從經驗中得知。只恃海軍人員。在海岸梭巡。無濟於事。欲得真實效驗。莫如釜底抽薪之法。卽設法向內地之諸大首領。諸大王公。協商停止奴隸戰爭。強迫弭兵。以息內亂。禁蓄奴隸。則外界之奸商。無從購買。販奴之風。自然停止。當時有許多腦筋聰明之人。想到此策。真是釜底抽薪之法。

前於一八三七年

道光十年

某清晨。

去維多利亞登極
不過數星期

福位波斯頓因構思徹底之法。一

夜未睡。天明始思得此法。速起床。敲其子之門。告知所得妙法。非常得意。其子

亦以此法爲善。乃父子共同著書一冊。其大意卽「欲解放非洲還須非洲自己」。著書成。命名曰『販奴商業及救濟之法』大爲人所贊賞。

其書之內容大略如下。(一)加厚非洲海岸之兵力。增添緝私巡洋艦之噸位。使奸商無一倖免。(二)與非洲內地之各王侯酋長。及靠近邊境之各族首領協商。與之訂立合同。以資保護。聯絡行事。(三)利用黑河之發現。修築國道。向內地伸進。並包圍販賣奴隸之區域。如大蛤蟆。Dahomey。幽籠巴。Yoruba。及愛堡。Ibo。等處。大蛤蟆在雷溝寺西北數百里。最殘忍之大族。幽籠巴卽雷溝寺以北大地。愛堡乃黑河西岸最美麗最肥沃之大地。三大地皆黑河上游南城大國。於勢力範圍之內。或可稍殺其勢。一面再聯絡各方有勢力之團體。各國政府商會團體。教師公會。各盡其力之所能。及其務之應盡。並捐助鉅款。以利行事。彼嘗自言。『聖經與鐵鋤。可以復興非洲。』聖經所以變化其性質。鐵鋤所以鏟除其劣跡也。其對於非洲之問題。如此熱忱。無惑乎於一八四〇年在愛賽德之紀念堂。對於康叟德之演說。非常贊成。提議接受其議案也。

其後果然成立「非洲驅奴文化協進會」。Society for the Extinction of the Slave Trade and for the Civilization of Africa 此會一立。皆表同情。各種教會。無不協力。各種法團。莫不注意。而波斯頓又能使民政黨。Whig。保守黨。Tory。及急進黨。Radical。與反國教派。低等教會派。高等教會派。及牛津派。皆能合衷共濟。毫無芥蒂。第一個團體。加入工作者。即是青年奮興內閣之總理。維廉愛烏德格來斯東。William Ewart Gladstone。政府接受此團體。註冊備案。斯時潘木斯桐。Palmerstone。為外交大臣。勞德張露斯 Lord John Russel。為殖民大臣。組織一甚有力之探險旅行大隊。有許多科學家作為顧問。資本家贊助金錢。政府特爲此事建造三大鐵艦。一名愛貝德。Albert。尊榮英女王駙馬之名也。一名魏伯夫斯。Wilberforce。一名蘇丹。Sudan。並通過四千鎊之置備案。購置許多農器。以備在黑河之兩旁。開墾農業。據勞德張露斯之說帖。政府之意如下。

據女王御前行走顧問大臣面諭。以後取締奴隸行販。不第取締買者。犯則處以重刑。而賣者之罪。以人命爲販賣品。其罪尤浮於買者。其刑之重。可想而知。

爲今之計。乃是與非洲內地販賣黑奴之諸酋長。另生新關係。我女王皇恩浩蕩。茲與內地各族。另立新條約。第一當解除一切奴隸販賣之各種營業。禁止暗中買賣。第二批准營業妥善章程。在各酋部落境邊。訂立互惠合同。其中惟一緊要者。卽關於內革羅大河卽黑河之諸種利益。在河岸合宜之處。設立商場。開辦工業。使凡諸酋下所屬子民。不第可自食其力。且可輸進文化。而免非人道之生活。永據自主之樂土。

以上一切計畫。雖有困難之處。但我女王及其諸大臣。國會諸議員。全國衆百姓。無不同心合意。以此爲協合人道主義下之建設。以求共同利益。而無慚於基督教國政體之原理。

此說帖蒙批准後。即慎選人員。欽命齋送。爲嚴重之出使。作大規模之探險。故由女王下諭。命愛貝德艦長查得爾 Captain Trotter。魏伯夫斯艦長林維廉。Captain William Allen。及蘇丹艦長林貝德。Captain Bird Allen 三人擔負完全責任。各行其宜。同時上諭命大隊長寇爾克。Captan Cork。爲欽差大臣。總領調查事務。此次所選之人員。即以基督教教義爲原理。而慎其簡派。故諸艦長全爲虔誠之基督徒。有愛人犧牲性。而船上水手士兵火夫。亦皆選其素有德行。熱心服務之人。每艦上設大主教一人。帶領合船人員。不時作祈禱工作。以求達其心願至誠之目的。

當此旅行團初成立之時。英國傳道會。即常參與其計畫。爲共同之工作。且幫助其人員。大主教波克斯頓。立志誓以救贖非洲野人爲己任。而皇家學會亦開特別委員大會。以宣傳福音於黑河之間。爲其第一要職。故教會與政府合作。凡對於郵政等之交通事業。及發達商業之計畫。無不以開展黑河爲其職志。故教會所派代

表。皇家團體亦熱烈歡迎。引之爲有力之同伴。又在塞拉雷窩內。設立兩個代表。管理此事。一爲皇家之代表。管理政事。一爲教會之代表。管理教事。其一爲司寇牧師。Rev. J. F. Schon。在教會之治理上。有八年之經驗。亦稔於國家政治。能說最精之非洲語言。其一卽前章所述本書之主人翁撒母耳阿第宰庫勞德。此時已神學畢業。立志傳道。以救濟其同胞之尙未脫離奴權者。以之辦理非洲傳教事務。當然現身說法。大發誓願。

當此會初成立時。當然有一部份商人。羣起反對。而泰晤時報及愛丁堡週報。大肆攻擊。但彼等不過在暗中攪撥。不敢顯然開會。而同時女皇駙馬卻親登三艦。先事慰勞。敬以盃酒。祝君勝利。蓋此時三艦。猶泊在泰沐斯河內。候令待發也。未幾三艦令下。駛出口外。直向非洲進發矣。時正一八四一年四月十四日也。一帆風順。霧送霏托。十星期之後。安抵塞拉雷窩內矣。今之航程不過十日。此時自由城中。所有英國公民。及非洲被救之黑奴。皆早已聞知。有三大救星。欲來非洲。施行拯

救。故心切盼望。已非一日。此時見三大救星泊於海口之內。其心之歡舞。可想而知。司寇牧師。及庫勞德。又幫助該會。自被釋之奴隸中。挑選十二名能說黑河語。及其鄰近諸部落。如愛堡。幽麓巴。愛格拉。Aggarrar。塩板達。Kabandar。豪薩。Hausa。黑河北岸蘇丹大地。及佛拉。Fula。豪薩同教語。各等語者。選爲助手。至於庫勞德之母舌。乃是幽麓巴語。可親自出馬。司寇牧師。則略爲熟嫻愛堡及豪薩語。則更形方便。在塞拉雷窩內地方。有許多黑人。情願爲船上水手。以助理作事。如苦力。搬運等事。皆其所習爲者。在自由城中。聚特別大會。演講此行之宗旨。又在大禮拜堂中聚特別祈禱大會。同時三艦長亦有發表志願之演講。諸事定妥。乃於本年七月二日。啓旋向濱尼海口進發。

八月十五日。

啓旋六星期矣。

船經過修女壩。The bar of the river Nun。

即黑河之一聚要口岸。

船上所有人員。無不額手稱慶。以爲初試即可成功。可謂不虛此行。於是進港。所應有之諸種事務。如領港。羅盤。帆檣。舵工。機器等。凡航務所應免除。港務所

應添設者。無不預備妥當。於八日二十日。平安下旋於港之中流。鶴首港口。停止升火。司令下令。船上所有人員。齊集甲板。作大祈禱。求上帝保護。前途平安勝利。其禱文。有下列諸語。

求天主助我等之勤勞。以輸入文化。及聖教。於此黑暗之邦。天主引領我等至此。是已允其祈禱矣。埃提阿伯 *Ethiopia*

即黑族之代表之尊稱。

將伸其臂於天。與天

主攜手。敬祈天主允我等之犧牲。為聖潔尊榮之工具。奉主所用。云云。

惟進口湖流之事。必須謹慎。因正在伏雨水漲期間。水道不定。且河底多沙岡。每多抵觸。輒受其害。除此而外。尚有許多其他困難。其中最緊要而最危險者。即是衛生問題。

三艦慢慢上駛。謹慎將事。經過許多峽隘。乃至一處。曰硝樹浦 Mangroves Swamp. 此樹

亦產於東南印度。其皮質含炭尼酸。可用以硝皮。

蒼荏扶蘇。滿生沼澤之中。淺瀨草樹交繁。每多奇花異葩。段

地之內。香蕉成林。芋薯青壓彌漫。甘蔗綠林插天。如大軍荷鎗。立待閱陣。鳳尾

草如萬鳥振翅。飄飄飛舞。真一片好光景也。當吾等之汽船。經過一小村時。村中之人，羣以刳木之舟。排陣遙望。不敢嚮邇。此時即得一繙譯。以通心款。大是難事。恐生誤會。故只彼此相望。如臨大敵。彼怪我等異言異服。不知何自而來。所作何事。故而驚訝。如有戒心。因彼等所習見之白人。多爲葡萄牙籍之殘忍奴隸販也。由此僵局。實無法以表白吾等乃彼之友朋。來釋放彼等者也。彼等因以前之白種之虐待。使之骨肉分散。痛心疾首。不共戴天。則今日之動員相向。亦固其所。非過分之舉也。因當時河之兩岸。時有瀆冒會長。與奴隸販勾通。將黑奴賺送船上。爲出口品。請看三艦之上。不是有許多黑人。在那裏招搖作拋磚引玉之伎倆嗎。

司寇牧師乃先下岸。與其會長相遇。說明來意。相談甚久。得知來意。甚是歡迎。臨別是。司寇牧師與之握手。並祝之曰。『願吾等常交朋友。不時見面。』會長應之曰。『近三個月以來。吾等不時祈禱天主。速送白人之船。來到此處。今果

來。吾等懸望久矣。』司寇乍聽此語。甚慰下懷。以爲會長祈禱上帝。求白船來拯救黑奴也。其實會長之意。乃是求白船來裝黑奴也。會長之有黑奴。猶商人之有存貨。待價而沽。或擄劫而來。或貝殼易來。白船不來。則堆積如山。行市跌落。甚或虧本。故黑奴營業。不及牛馬禽獸之易於出手也。黑奴乃是上等動貨。儲藏日久。必生疫癘。以致虧累。故望其速來也。不久司寇知其意。深以爲憾。船中有一黑面繙譯。昔曾爲奴。囚於此村者。已經數年。故與此村居民。多半相識。今日舊地重遊。衣白人之衣。說白人之話。村中人遇之。彼此相訝。以爲見鬼。蓋黑人皆以爲白人買黑人。登船後。卽屠而食之。味過牛羊。今見其衣冠重來。非鬼而何。至於今日之白船。不來裝貨。反來釋放。此亦奇異之新聞也。

此一行中所遇之會長雖多。但最著名而最緊要者。只有三人。其一曰歐拜。Obi。乃愛堡族最有勢力之會長。住黑河西岸之阿堡 Abo 地方。其一曰阿塔。Atta。乃埃格拉族 Egarra 著名之會長。住於河東岸之愛達 Idda 地方。其一曰

來拔。Fabbba。住奴比Nube地方。距海岸約一千五百里。

當船行至阿堡地方。即欲接見該地之酋長歐拜。船主即遣西門約拿司。Simon Jones。登岸說項。歐拜聞其來意。即搖首言。『諸君意雖美善。恐難成事實耳。』但歐拜終因西門之委勸。應許同至船上商訂條約。及到船上。經諸宣教師詳細陳述。及委婉之說明。歐拜雖未聽得十分清楚。但見說話和平。辭氣溫潤。便知其非包藏禍心。拐騙薰誘者。所能道出隻字。乃在條約上逕自簽字。當簽字之初。諸宣教師勸之同跪。向上帝祈禱。以應重典。歐拜見衆跪。亦跪。及至聞領禱者。仰其面。拱其手。啓其唇。顫其聲。疊其韻。以吐熱憤之禱詞。歐拜凝目視之。以爲是念西洋咒語。欲迷惑其神經。懼甚。汗流浹背。亦大聲念念有詞。誦讀咒文。以抵制之。呼號跳躍。如同瘋狂。經諸傳教師百般勸慰。始恢復故態。簽字之後。艦長查得爾。開始與之講道。司寇牧師繼之。並請西門爲之繙譯。所講之題。即馬太福音五章。耶穌登山寶訓中之八福精義。歐拜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此次腦中所受之

印象。可謂深刻有趣。故牧司記之曰。

一個白人。能讀書。能寫字。得天獨厚。受過環境的恩惠。算不了甚麼希奇之物。一個黑人。一個曾被販賣爲奴之黑人。到了白人的所在。住了許多年。也能讀書。也能寫字。穿着白人服裝。與白人一同來拯救同胞之仍在黑籍之下者。此種想不到之奇事。何人能預算呢。無怪乎歐拜於臨去。緊握西門之手。訂之曰。『你可以留下在這裏嗎。留在這裏教訓我與我的百姓。一切白人。可以獨溯上游。絕無危險。請你住下罷。等着他們回來。』其懇切之意。溢於言表。

實在是這樣的。當初組織探險隊時。西門卽被選爲阿堡之譯繙。過此則土音漸改。西門卽無所用處。只可留於阿堡從事建設。直等探險隊回來。同返故國。改組局面。今歐拜旣欲堅留西門於阿堡。豈非上帝預旨。於是乃決定留西門於此。其餘之人。啓旋上行。

船到愛達地方。乃遣司寇等爲代表。帶領繙譯下船。往見該處酋長阿塔。請其到船共同商議條約。宣布女王德政。阿塔接見之下。貌雖恭順。排場卻極充足。使之上船聽女王德諭。是不啻辱之於市。彼以爲維多利亞王也。吾亦王也。吾何畏彼哉。且吾自有生以來。因命犯水星。卽未嘗足踏甲板。恐失吾之命運。亦辱吾之尊嚴。船主誠有意者。請卽來吾庭下。而來就我。且儀仗須要豐備。如謁大王。蓋吾之等級。王而神神而王者也。代表等聞其狂傲之言。憤笑交加。爲顧全大局計。回船與艦長商量辦法。艦長遂派諸委員。諸水手。各穿制服。並出全體儀仗。以船上馬快。披掛整齊。手執國旗。開步前導。馬快名董堪。John Duncan。身高六尺三寸。相貌魁梧。以之帶隊。先聲奪人。羣往阿塔之宮。向其施致敬儀。如此作法。大增阿塔之光榮。而得其歡心。易於辦事。

當接見之時。阿塔王設寶座於露庭。著紅紫色之長袍。穿氈子鞋靴。脚鐲繞至

腿之上部。玻珠纏至頸之底根。大哉居乎。此王者之像也。至及接見諸來賓。首先羨慕董堪之頭盔。其色晶光奪目。上插羽翎。尤極威武。乃欲以大象牙換之。於是開始談話。經繙譯百般形容。始知來意。王亦不時抖擻其精神。飄灑其伶俐。或問答。或批評。一如其意。無所苟且。當談到人類犧牲問題時。王乃言。設如其國被他國侵凌。如何能禁止其人民之抵抗及爭戰。處此受逼地位。誰能使之不殺人流血。故爲完成人道主義。而犧牲自己之性命。此特愚人之見耳。其談話之機警如此。未嘗無真正理由。

當簽字之時。司寇牧師盛讚其聰明之大。能力之廣。可以有爲。生無限希望。而王亦言願送其二子至英倫讀書。使其得有白人之智慧。回國效力。

司寇牧師並請求餘閒。與之談基督真理。一如在阿堡時向歐拜之談話。結果甚佳。阿塔十分歡迎。並要求留下一位繙譯。爲之說法。教之文明禮節。如英人之態度。事有奇怪。彼黑族王及諸酋長。似已預備妥協。要聽基督真理。且甚歡喜黑族

之已受文化者。來教導之。誠心領教。無所夷猶。

於著著進步。著著勝利之下。番王阿塔情願在靠河岸佳處。割讓大地一段。與英王代表。以備英人來有所居留。且可開闢模範田園。又割讓一段在上游某處。著落平妥。形勢衝要。又得一塊大地。正在黑河及察達河 *Tshadda* 黑河上游之城 或名笨牛。 交匯

之處。此處三岔相望。形勢險要。最佳之居留根據地也。合同既成。達於英倫。女王簽字。即屬國家產業。得地之後。一切英人及非洲人等。咸來殖民。斯亦探險隊之好消息也。

.....

孰意探險隊中有大不幸之事。忽然發生。船初進河口時。船上即有人生病。醫

生檢驗不出。是何名目。

大約是瘧子。該時尙未發明是種細菌。

以為不過偶然如此。及離三角洲。

河口均有三角爲泥

沙所淤。知長江之崇明。雅魯藏布江之土浦。米西西比之泥岡皆是。

向內河進駛。其病勢愈烈。所得之病。莫明其妙。忽

冷忽熱。按時更換。有如潮汐。冷時戰慄如抽瘋。熱時悶漲如蒸籠。該時尙未發明

莫雷累亞 malaria 之病菌。乃由蚊子作祟。蒸溜水之作用。亦未深究。白日工作。日光毒烈。亦不知遮護其頂。故熱帶之瘟神。大肆其虐。由一人傳染各人。由一船傳染各船。自離愛達地方之後。病單上已有五十五名。其中尚有數位官長。數日之內。死去六位。卽葬於新購之模範田園內。三個船上。所有病人。悉移於魏伯夫斯艦上。艦中病夫。枕藉橫陳。幾同海上醫院。大失戰艦模樣。甚至大客廳中。前礮臺上。艦長室中。亦臥滿病人。船上醫士及看護。皆束手無策。艦長林維廉。及大隊長寇爾克。亦委頓床第。狼狽不堪。形勢緊張。氣象嚴重。諸欽差僉以爲莫若令蘇丹艦載病者。回歸海上。以換空氣。乃於是年一八四一年九月十九日。在極端絕望之下。解纜回駛。兩日之後。病勢愈烈。魏伯夫斯艦不得不尾追其後。兩船滿載病人。其情形之可懼如此。

愛貝德艦則仍向上流進駛。艦長查得爾與艦長林貝德。在同艦上分工合作。司寇牧師及庫勞德亦幫同工作。解纜之後。清風相送。碧波前迎。意甚相得。誰知日

落之後。艦長林貝德。卽覺不適。未幾有數名水手亦同臥病。數日之後。病單又滿。現時船已至牛陂大地。Nupe' Country。卽會長來拔所居之地也。艦長查得爾因急於履行其原定計畫。故於九月二十八日進駛至愛葛。Egga。爲該地最大之鎮。鎮中有一販奴場。欄中有黑奴十五人。陳列出售。司寇見之。大爲憤動。乃向周圍之相貨者演說。販賣人口。乃獲罪上帝。罪不可赦。司寇牧師所用語言。乃豪薩土語。Hausa。爲該地方通行之語。此處已靠回教蘇丹甚近。故販奴者甚多。其有不懂者。則特繙譯之力。自各處來販奴之人甚多。此地會長。名伊斯來牟。Ishim。權力甚大。所販之黑奴。多爲內地交易。初無白人足跡。因此處距海口一千五百餘里也。

查得爾甚欲達其最終之目的。但困難積漸加厚。河水入秋漸跌。眼看病人。日漸增多。彼自己亦染疫癘。惟有一官長尙未病倒。僅可供職。查得爾處此不得已之情況。乃急傳令回歸大海。未解纜之先。查寄信與此地之王來拔。並送一本美裝之亞拉伯文之聖經。其王皆入回教籍。其勢力撈掠黑奴。故識亞拉伯文。守回教規矩。陳述來意。並鳴歎忱。

十月四日。下令開船。但大車病倒。不能掌機。火伏亦病。不能升火。兩日之間。停機熄火。於是乎愛貝德號只能起錨正柁。順水漫流。任其漂蕩而已。船上有一物理博士。名司春知。Stranger。見情況危急。乃自書架上取下一本汽機學來。反復瀏覽。詳爲誦讀。略得其竅。乃試越俎代庖。升火開機。未幾大車病稍瘥。乃力疾起助之。汽機乃大動。行過數日夜。河水漸淺。暗礁沙岡。不時出現。領港者又非能手。船乃處於危險狀況。斯時二艦長病愈重。林貝德尤甚。狀如將死之人。衛理 Willie 者本船上未病之官長。至是亦病。未久卒。醫學博士莫維廉 McWilliam。須充艦長之職。調動一切。司春知幫助料理。有一大車。因不堪病魔纏繞。忽冷忽熱。跳河自盡。司寇牧師。及庫勞德。伺候病人。料理死者。全船之人。乃絕生望。

自此以後。日有死者。船亦被水泥所污。無人刷洗。隨水下漾。如剝泥船。兩岸水草污淖。時將船膠住不動。自愛葛起程以來。已過六日。險阻艱難。備嘗已

盡。始抵模範田園。相別不足一月。狼狽歸來。見者落淚。在此居留之歐洲人。亦有許多病者。均願回國。悉移置船上。當日艦長查得爾。與林偉廉。病至彌留。即與衆人握手泣別。時司寇牧師因照料一塞拉雷窩內學校之校長。名王多馬者。

Thomas King。未暇及易箚言別之事。船抵愛堡時。歐拜聞之。即親登舟。百般供應。殷勤招待。對於病人。深爲惋惜。惟愛莫能助耳。繙譯官西門約拿斯。亦登船報告一切。凡所經過。事皆順利。此時船上只有一白色水手。尙稱康健。頗能應事。即爲莫維廉之助手。料理船上各種事務。此地距河口尙有一百餘哩。河水既退。前有沙岡。不時移位。非有熟識河道者。不敢領港。但人有怨天之心。天無絕人之路。船在危險之際。忽然下流來一船相救。所來之船。即挨提阿伯號也。救星來到。衆人喜出望外。即請其領港開路。二日之後。已抵河口矣。於是三艦相見。悲喜交集。歸隊於斐南寶浦。Fernando Po。在河口東方
之一大島。放旋之後。艦長林貝德及他水手軍官。均相繼死去。

夫三艦者。曾受命天府。身膺皇典。臨行時固躊躇滿志。萬衆祝歡。必有所得。然後覆命者也。今若此。豈非彼蒼之惡作劇哉。

此失敗消息。傳至英倫。國人大譁。以前之仇黨。羣起攻擊。振振有辭。而泰晤時報。亦鋪張揚厲。百般嘲罵。但經驗爲事實之華。失敗爲成功之母。三艦自受此打擊。知此河可上溯千里而無阻。河岸兩旁。出產豐富。兩岸居民。均甚友愛。不過空氣不佳。時令不正。水土不服。以致損人康健。是爲大憾耳。倘能設法抵禦空氣。改變時令。更換水土。此地雖非世外天國。亦是域中地堂。英國傳道會聆司寇牧師及庫勞德之報告。遂起大信。以爲此次失敗。並非終結。若能奮志向前。繼續不懈。終必有成功之一日。上帝乃萬民之父。向其懇求。大開恩門。助之成功。則黑河兩岸黑暗之居民。均知曉真理。心中大放光明。卽是高等民族。非必白人。始足貴也。且以黑人教黑人。其利不啻倍蓰。故傳道會所定之傳道要素。卽是先訓

練土人。成爲傳道教師。然後以土人教土人。則以前所經之空氣時令水土三大艱難。可不睨而消矣。且在塞拉雷窩內地方教會中。已有此預備。設立。內革羅即黑族。學校。專門訓練黑族男女傳道之才。四圍黑族區域。凡白人所不能到者。本國人皆能走到。無三險之憂懼。有八福之成功。今讀該教會委員會之紀錄。有可述者如下。

黑河探險。所得之暗示。卽此後教會當多訓練本地土人。爲良善之傳教師。以備用本地語言。著本地衣服。多所講解。多所繙譯。用事半而成功倍。可免無限困難。以增無量幸福。

故本色教會。爲英國傳道會決定傳道之不二法門。已利利人。已達達人。尤爲傳道會決定傳道之獨一工夫。

第四章 愛表庫塔出奴入主 一八三八—一八四三

上帝之手。固甚有能力。然其動作方針。及其應用手續。恆非常人所能料及。觀其於建立內革羅教會。即可知其妙手之所在。事前固迷離愴怳。如屈原之行吟澤畔。事後回頭靜思。始知其妙不可及。即如對於內革羅之諸探險家。在倫敦開會。曾有許多議案。提出大會。說明其法則。討論其方劑。必如何作法。始得如何結果。此皆閉門讀書。不知日月之幻想耳。實際在塞拉雷窩內。所進行之軌迹。與所議決之方策。迥乎不同。原來在自由鎮中。有數千內革羅人。乃由奴籍中釋放歸來者。自主之後。即各尋其新生活之程序。內有許多黑人。已經學成。滿腹經綸。欲回本鄉。尋其舊居故里。與親戚友朋。談宗教文學。與自主之自強之理者。亦有全家覆亡。無鄉可歸。不得已居留於自由城中。另謀新職業者。如開墾耕種。工業製造。均爲新生活之法則。且黑族人乃生性會經商者。以其生性習慣。故經商冒險。爲其

本能所及。

當一八三八年頃。有一混合種人。用低價自英國政府買到一昔爲載奴今爲政府所捕獲之賊船。船上置備機器。販買貨物。欲駛向各口岸。相機兜售。未幾招僱許多水手。並請一英人爲船主。命名爲魏伯夫斯。一八四一年三探險艦之一。亦名魏伯夫斯。或卽此艦。裝滿貨物。駛向各口岸售賣。一日。駛進雷溝寺港。泊於蘆葦深處。船上水手認識此地。乃盜賊出沒之處。不敢久留。乃駛向他口而去。此海口卽十六年前庫勞德與諸水手遇救之處也。

雷溝寺之名。在塞拉雷窩內人耳中。並不新奇。但一經船入港內。衆人見之。彷彿記憶十六年之被賣被囚被救被釋。種種形色。自眼睜深處。復演於銀幕之上。乃齊聲大呼曰。『此非吾等之故鄉愛庫 Elko 乎。』於是大衆狂喜。跳躍登岸。深入內地。一探究竟。乃得許多異聞。其異聞如下。

原來在幽麓巴地方。卽庫勞德之故鄉。自彼等被擄。離開故鄉之後。又經過許多主奴之

戰。有許多黑族。被擄販於他鄉。內中有一族。名哀格巴。Egda。聞全族將被質於幽麓巴王。賣爲奴隸。乃羣起反抗。欲爭回自由。於是爲首者。卽率領羣奴。先佔據幽麓巴中央山地。卽在山頭。建築戰壘。以備攻敵。在山中合適之處。另建新城。名愛表庫塔 Abeokuta。舉首領沙第克 Shodeke 爲大酋長。組織新政府。爲長久抵抗。哀格巴民分居於山內平坦之處。各扎部落。太平無事之秋。卽開墾耕種。工商兩業。均甚發達。有事之年。卽荷挺守衛。儼成新國。遠近聞名。不敢來襲。

船上大衆。聞此消息。內有許多爲愛格巴人。乃欲轉回故鄉。一觀丰采。且可幫助祖國之興盛發達。乃百計欲進山探望。無奈山口把守甚嚴。不得其徑。及至行近山寨。山上擂鼓齊鳴。矢石交下。以爲寇至。及經來人說明原委。始知十六年前。都是一家人。乃開關入內。其中花樹鳥獸。如世外桃源。屈指滄桑。回首今昔。

及見所親。泣笑盈庭。當中故舊。亦來情話。招待數日。卒不忍去。蓋彼等於自由城中。已有家室也。故鄉他鄉。夢魂依稀。數日之後。仍經故舊送下天台。回到塞拉雷窩內。傳說此事。凡自由鎮中之屬愛格巴族者。咸願返故鄉。以興祖國。以敦天倫。噫。此即前文所言上帝之妙手空空也。宛轉幽宵誰能及此。

但雷溝寺居民。固地近賊窩。叛奴行爲。乃司空見慣。以爲行所當然。久之其心田亦爲兇殘所染。有如天性。該愛格巴人。於自由鎮回鄉時。由三條大船載之而歸。雷溝寺人見來了許多男男女女。皆衣冠楚楚。囊橐纍纍。遂起染指之心。招集同黨。尾隨其後。至一地點。呼嘯一聲。羣賊盡起。將男女三百餘人之行李。搶劫一空。而三百餘人。亦皆隻身逃走。離散無蹤。若非彼等已在自由城中註冊爲英國公民。又將被擄賣於販奴場。永入地獄矣。

於是英國政府。在內湖海灘。巴達格雷 Badagry 地方。去雷溝寺之西約四十英里。開一新道。越過雷溝寺。直達愛表庫塔。雷溝寺諸寇。遂鞭長莫及。計自一八

三九年至一八四二年數年之間。自自由城回鄉之黑奴有五百餘人之多。皆由新大路直往。遂開雷溝寺於括弧之外。以待以後之征服。征服雷溝寺。見後第十一章。尙在十年之後。英人自得雷溝寺。而西非之大局乃定。

在塞拉雷窩內之非洲牧師。亦知雷溝寺不時發生危險。有害身家。但爲其教友計畫精密。布署周到。教以防敵之法。授以自衛之術。自可無虞。況諸教友已受過文明教育。當不復如昔日之蒙昧無知。一任販奴者之宰割。毫無反抗。且彼等又受過宗教教育。心有所主。膽力自壯。故於遷民之後。在愛表庫塔新國。仍結團體以教手足。以訓里鄰。然則彼等之國民精神。已勝過一切矣。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其此之謂也。

惟在自由城之教會。亦時常掛念彼等之離羣索居。懼其思想行爲。或有背於真理。故欲遣人前往。不時巡閱。以慰勞之。乃上條陳於當地之傳道會。請其設法以保護之。未久批准。乃派新按手之傳教師。名亨利唐遜德 Henry Townsend 者。駐教於巴達格雷。及愛表庫塔兩地方。就近觀察。相機辦理。

選派既定。按手亦成。亨利唐遜德乃由塞拉雷窩內登魏伯夫斯艦。順東岸迤邐行去。同船者尚有非洲牧師數人。水路行五星期之久。始至巴達格雷城。此船之設備。非常簡單。供應亦極缺乏。故行路甚不舒適。蓋此船乃政府所掠之賊船。非英人所特造之艦也。亨利所住之艙。不及狗窩之大。地板上僅能鋪席。進艙時須匍匐而入。躺臥睡覺時。其面即貼近天花板。其室之狹隘如此。

一八四二年十月十七日。船抵巴達格雷之內湖濱岸。亨利即棄船登岸。巴城距此尚遠。必須經過叢萑淺瀨。始能達到。以其爲海濱湖也。此叢萑淺瀨之邊。與海岸爲彎曲之平行線。長約一百英里。左湖右海。中間所留之夾道。寬若一英里。巴城爲著名生疫之區。瘴癘滿天。蒸鬱遍地。人中其毒。輒生瘡疾。此地居民。多敬萬邪之神。名梵諦釋 *Fectah*。恆殺人獻祭。以媚諦釋。販奴之風。尤其猖獗。但與雷溝寺之販奴者。積不相能。同爲販奴者。因其積不相能。故英人利用之。以開新路。直通愛表庫塔。此卽上帝之妙用也。而與愛表庫塔

之新國家。卻極合作。因此城之人。距自由城較近。常與塞拉雷窩內人交易。相觀而善。已略變其奸邪行爲。優待自由城回鄉之人。甚至由自由城遷居此處。經營事業者。亦無危險。故此城爲自由城之往來孔道。內在各族。恆視之爲屬英國之城。無敢在此騷擾生事者。

亨利至巴城之後。始知有英國監理會牧師。富麗曼多馬 Thomas Bird Free-man 者。在三個月以前。已由此地經過。向愛表庫塔而去。且已在巴城建立教會。思欲在愛城建立第二教會。已被他會估先矣。亨利聞之。不禁敬其勇。而服其智。乃亦向愛城進發。

聖誕之夜。富牧師自愛城回巴達格雷。中途與亨利相遇。同行異會。分外親熱。二人款談之下。富牧師即告知當如何豎立十字架之聖旗。此是富牧師之標。非真豎聖旗也。即將此旗豎立於幽麓巴國之中心。使販奴者見之。羣皆遠避。其幻想雖深。日後終成事實也。次日即聖誕節。彼二人在野地合作公禱。又分頭禮拜。爲在巴城之塞人祈禱。

從此之後。二會合作。守望相助。盡力向前。作傳道事業。有如手足。

亨利之身體。本不甚康健。富牧師卻極有筋力。能步行至愛城。亨利既與同志。亦不願甘落人後。乃掙扎勉強就道。富牧對於此路。甚有經驗。於分離時。乃忠告其當如何行路。如何作事。復伙助其行路必需之物。因亨利是初出茅廬。對於傳道經驗。甚是幼稚。對於行走遠路。更是外行。在船嫌艙如狗窠。在路則竟無所備。啓行之時。並未預備

足用食物。富牧即將自己所備之罐頭。送與許多。並給與他項需用之物。又借自己所騎之馬。亨利不慣騎馬。辭而謝之。易之以筐籃。載之而行。盤桓數日。至此相別。富牧暫不回巴。欲北往見大蛤蟆國王 King of Dahomey。大蛤蟆爲最野蠻最殘忍之黑族。殺人獻祭

販賣黑奴。且生食人肉。與愛國爲世仇。勸其歸正。惟留其妻在巴城新立之教會。亨利則仍向愛表庫達進發。

亨利因不慣騎馬。故改用筐籃。所謂筐籃。乃用篠篾編成棺材形之長方筒。當中穿槓。二人擡之。頭後有枕。脚前有踏。仰面朝天。如同行尸。四外景致。不

能觀看。天中烈日。無法遮蓋。行不數里。卽覺頭昏眼花。腰痠腿麻。輾轉反側。如生熱病。兩旁叢樹蘆葦。夾道而生。蠅蚊湫霉。撲鼻穿耳。非快活之旅行也。

走過六日之後。尙未至愛城。第七日便是安息。亨利乃下令工友。休息一日。只讀聖經。不作別事。但不奉教之苦力。覺在野外休息。甚不方便。然亦無可如何。星期已過。又向前趨路。踏盡低溼區域。穿過茂林豐草。跋山涉水。一路尙稱平安。但此路距雷溝寺甚近。不時有其黨羽。埋伏道旁。見行人有財物者。劫之一空。無財物者。擄之爲奴。亦行路之難事也。但愛王已早有准備。自上次失事之後。在中途路上。各驛設立兵站。以防不測。而利行人。照本路行路規矩。凡有外人在內地旅行。必先起一護照。過站之時。向站長呈驗檢閱。各事無誤。然後放行。今亨利之行。未備護照。私自內遊。是犯國際條規。幸把守此關者爲愛王沙第克之介弟。問明來歷。雖無護照。亦一律歡迎。蓋沙第克兄弟。一聞英人之名。便如天神來到。因英人所行之好事。遐邇皆知也。

愈近愛表庫塔。所遇之行人。亦愈多。往來大道。川流不息。可知其王之德政。雖鄰國之民。皆願來受一廛而爲氓也。有一晚上。同在一處搭棚。止宿者二百餘人。其中強半爲墾田之農夫。

一日。行至一山頂。忽見前面萬山之中。有一大城。圍城皆爲堅固之花崗石崗。矗立如浮圖。形勢險要。天塞之區也。當晚卽遣人送信國王。嘉賓來臨。當得回報。當於明日早晨。遣人馬出城歡迎。且扈送進宮覲見。

二月四日凌晨。沙第克王之太子。率領軍隊。前來迎接。此外尙有自由城遷來之居民。亦出城迎接。惟亨利素性樸實。不尙修飾。對於交接禮儀。更從不講究。除一肩行李外。他無長物。來歡迎之同胞。懼其有損於禮節。勸其於進城時。撐洋傘爲壯觀之服飾。亨利本不樂意作此無味之虛儀。乃爲環境所迫。不得已撐傘以待之。移時軍馬至。太子當先立正。行禮如儀。寒暄數語。乃呼嘯起隊。護駕進城。亨利仍坐擡筐之內。高撐洋傘。向前直視。不會騎馬之苦處。軍隊有騎馬者。有步行者。

有抗鎗者。有跨刀者。有一無所有。徒步奔走。其疾如風者。行時亦無秩序。欲前則前以趨之。欲後則後以避之。隨心所欲。如同中國送殯者然。騎馬者其行甚速。徒步者不能及。乃趨前禁之。令其緩行。囂鬧喧闐。如一闕之市。進城門以後。城內居民。空巷來觀。工人輟作。商人罷市。齊呼曰。『白人來矣。』又呼曰。『黑人。之救主萬歲。』可知英人之釋放黑奴政策。實殖民之第一等手段也。

筐駕行至大宮之前。軍隊止步。肅靜無譁。亨利自筐內出。拱立示敬。沙第克下階相迎。握手言歡。沙著猩紅天鵝絨大氅。妻妾圍繞。如肉屏風。大臣環立。如黑紗步帳。致歡迎辭畢。亨利被導於一客廳。設筵款待。未幾沙到。暢談歡笑。極致愛慕之誠。並送綿羊一隻。貝殼一串。為贄見之禮。貝殼在西非洲為通行元寶。翌日請亨利在宮內作禮拜。宮內臣僚。宮外貴族大臣。皆得與聞。所講題目。為『大筵故事。』

路加十九章。所講題目。不恰時勢。

侃侃而道。聞者冷然。繙譯官為安得烈魏來穆教師。

記者論曰。『嚴格而論。亨利唐遜德實乃進愛表庫塔第一個白人。富麗曼多馬雖亦英籍。但父爲黑族。母爲白人。愛城之內。未有以其爲白人者。故雖先三月而來。受同等之歡迎。不如亨利之尊且敬也。嗚呼。人生而幸爲白人。雖品格學問略有退板。亦敬如天神。人生不幸而爲黑人。雖品格學問大見成色。亦衆草爲伍之輩耳。』

在一星期之內。亨利住於愛表城內。閒時出城遊玩阿盧穆石崗 Olumo。見山

之廣大。土之平坦。水之清漣。草木之茂盛。禾稼之肥碩。不禁以沙第克之英武有爲。創立國基。未滿二十年。人口即增至七八萬。十二年之後又增至十萬其建國歷史。可謂浪

漫已極。二十年之前。此處花崗石崗。大洞之內。多藏盜匪。居高望遠。四圍掠哨。各見客旅。或困頓過河。或休息樹叢。彼等卽下山鳴嘯。嚇走客商。分其贓物。倘有勁敵。呼嘯求助。商旅盡死。以故此道。無敢問津者。久之行旅削跡。盜匪

見無買賣可作。卽棄而之他。此處遂爲荒山。無人經營。自愛格巴人。受雷溝寺及大蛤蟆等蠻族之欺凌。乃攜妻抱子。竄於此山坳之內。據崗爲壘。因洞爲屏。與凶鄰爲長久之抵抗。飢無食。渴無漿。暑無廈。冬無衣。乃依山爲城。就水爲池。闢土壤。斬荆棘。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久之便成人家。一年成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二十年之內。乃成泱泱大國。講組織。勤訓練。攻守有方。羣匪乃不敢正目而視。再加以英人之善遇。雷溝寺一役。增長國際親善不少。此沙第克之所以善待白人也。

當愛格巴人據地成國之時。鄰邦幽麓巴人亦因內亂。大起紛擾。逃難而來者。亦據此崗之另一方面以衛家室。久之兩族合立。各名其國。各行其政。各遵其法律。各事其官長。各從其首領。各奉其酋王。而族類則因血統關係。界限劃然。

愛格巴人建國。約在一八二七年。大首領沙第克因敵人侵之。乃帶族人來此阿盧穆石崗之中。招軍爲首。與敵人相抗。久之敵人不勝。乃舍之而去。阿盧穆遂爲

愛格巴人所立新國之宗嶽。乃定新國。名之曰『阿啓』 Ake。山下聚族而居。遼廓渙散。沙第克復以英勇之力。聯各族爲一。乃成大邦。即以沙第克爲總首領。一切聽命惟謹。山上築一大城。長十五英里。以高峻泥爲原料。水火不通。飛箭不透。城外挖一隍塹。奸細難入。此新城卽命名曰『愛表庫塔』。其意卽『在大石之下』也。所謂大石。卽宗嶽阿盧程也。

當唐遜德登山觀察之時。見此城確爲許多城鎮之居民。所集合之合衆聯邦大國。各有其民政首領。稱之曰『阿格保奈』 Oghoni。亦各有其戰事首領。稱之曰『巴魯根』 Balogun。自許多阿格保奈。及巴魯根。公舉沙第克爲總首領。倘一鎮族有事提議。則由各該阿格保奈稟之於大沙第克。由大沙第克召集全體阿格保奈。及全體議事官長。公同議決。由大沙第克公布施行之。遇戰爭時。亦以大沙第克爲大元帥。其餘之巴魯根爲裨將。或先鋒。以抵禦之。故每逢交戰。無不大獲全勝。但沙第克尙有忠恕之心。決不以此勢力侵擾他族。

沙第克死後。卽變行政方針。新敵入亦屢侵之。頗陷危境。

立之國。王道爲先。故其政策在招徠。在抵禦。而不在劫奪。與攻取也。彼與英人交際。深有英人知識。故能建立鞏固國基。沙第克其真天縱之創業王者哉。故沙第克三字聲聞遐邇。聞者皆向風恐後。

沙第克與英人因釋奴問題。發生同情。故見亨利時分外敬重。見英人之態度如此豁大軒昂。而其國家如此強盛堅固。因知民族之道德。與其國家之地位。甚有關係。故於接見亨利之時。無限欽佩。無限景仰。而英人之傳道者。尤能謙恭下士。和藹近人。不遠千里而來下邦。以求親善。敢不恭掬歡迎。熱誠爲真摯的答報。以聯友誼。而敦邦交乎。數月之前。富麗曼來。欲立教會之堂基。沙第克卽給予一塊大地。以爲建築之用。今亨利唐遜德來。亦應援例。給予相當之地址。以示優異。並盼白人不時來此。如同歸家。一切協睦，了無隔閡。

二種教會。

卽傳道會
與監理會

得有如此好機會。可謂絕無僅有之恩遇。但地域廣大。人

衆民多。二教會之工作。譬如大海一涓。天倉一粟。杯水車火。其何能濟。一日。亨

利登阿盧穆崗頂之上。周圍環視。見愛表庫塔壘堡相望。蜿蜒山頭。如萬里長城。直至林表。城內居民。萬家煙火。炊霧直上。氤氳於山麓之間。遙視之。一片雲海。島嶼洲渚。點綴連綿。實天然之佳景也。惜居民皆陷溺於罪惡之中。非二教會之力。所能竟其救濟之功。凡會堂學校。及一切傳道工作。必有許多教會。前來協助。始生效力。故亨利站於崗上。指點計畫。必有六個教會。分配工作。或可濟燃眉之急。

亨利此次之來。並非親來工作。開堂講道。乃爲傳道會作代表。考察形勢。可否設立教會。能設幾個教會。一星期之後。考察已畢。仍回巴達格雷。迨返塞拉雷窩內。繕具詳細報告。寄呈倫敦總會。裁奪施行。

第五章 愛格巴之原始教會 一八四四—一八四六

當亨利唐遜德之請願。呈遞倫敦總會時。衆大主教開會討論。僉以爲上帝既向愛表庫塔伸手。施行拯救。卽不能不先放棄黑河探險之原來計畫。先在愛格巴地方。設立教會。以爲根據地。則黑河探險。或因此處之中心點發展勢力。成效可稽。比較徒在河流中與瘟疫相抗以生。相染而死者。不且百倍其功效。於是議決通過其議案。卽由自由城選派相當人物。前去設立教會。庫勞德者。愛格巴族人也。如選之在本族中作證傳教。必有事半功倍之利。況在塞拉雷窩內地方。尙有許多愛格巴族人。自告奮勇。欲在本族中傳道者。實繁有徒。且庫勞德新在倫敦傳道總會。按手獻聖。升爲大主教。此爲黑族升大主教之第一人。被派前去。組織一切。以亨利總其成。故亨利亦被召至倫敦。受按手之禮。此外又有葛木耳者。Rev. C. A. Gallmur。在塞之工作雖淺。然熱誠可靠。亦被派前去助教。

風聲一播。全城歡躍。許多愛格巴人。及幽麓巴人。皆自告奮勇。隨從前去。或作木工。或作勞力。或作其他技藝。皆與發達本族之新文化。大有關係。塞地總督。見黑族人關懷桑梓。如此其切。大受感動。應許盡其力之所能。以幫助之。而本地提督。亦遣巡船。循海線東行。遙爲鎮攝。以防不測。衆人乃攜妻帶子。預備擇吉起行。

於是擇定於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自由鎮碼頭上會集。一齊登舟。未登舟之先。司寇牧師。領大衆作臨別祈禱大會。祝福前程。不第一路平安。萬事順利。亦且彰顯主能。榮耀大德。屆時至碼頭送行者。萬頭攢集。均豪氣百倍。滿志躊躇。以向祖國。此團體之人數雖多。但爲建設祖國之新文化計。不能不爲最經濟最有用之集合。其中分子。皆是各界之優秀者。在祖國內不爲流氓。不爲土匪。皆有文化一技之長。可以振興祖國者。內中只有四位歐洲人。其餘皆非洲本地人。讀者不憚煩擾。無妨述之如下。

以上連男帶女。大小共二十七人。凡教會行政。傳道。教學。建造。搬運。打雜。皆有職務。皆生功用。登船之後。於羣衆嘈雜。苟得擺之聲中。解纜去矣。

船行一月之後。於一八四五年一月十七日。抵巴達格雷海灘。即以小舢板載至沙岡。一齊下岸。在該處有一維斯理教堂牧師。撒母耳安尼爾 Samuel Annear 十分歡迎。爲衆人下徐孺之榻。妥爲招待。該堂即富麗曼牧師所手創者也。一面遣人至愛表庫塔送信。說明來意。數日之後。送信者回來。言沙第克王已經宴駕。朝中紛亂已極。衆人聞聽此言。如霹靂擊頂。頓失知覺。不省人事。

原來在該族中。有一種舊宗教。乃西非洲普通之邪教。即前文所題之梵諦釋教。該教之勢力。亦極廣大。自沙第克爲王。新建國家。知此教之徒尙虛儀。野蠻殺人。非振興民族。發達國家之新生活。自本族奮力爭回自由。脫卻奴隸範圍後。愈知梵諦釋即是奴隸頭腦。凡拜此神者。非役人爲奴。即役奴於人。同時。英國國家治非政策。即以釋奴爲第一條款。而英國教會。尤以出奴入主爲基督真義。兩情相

感。因而歡迎英國牧師。欣受基督教理。近來又經富麗曼及唐遜德二人訓導。深得救世原理。遂棄自己本族之宗教。不啻敝屣。該梵諦釋宗教之諸大主持。見教權外溢。生活全息。乃羣起與沙第克作對。沙王乃請富麗曼與梵諦釋大主持。當廷辯論。以分真偽。富麗曼口吐聖經之言。如司提反之抗議說法。聽者咸爲悅服。大主持無言可辯。乃反其舌曰。『白人之教。乃真教也。吾與汝皆當順從。』口雖征服。心未反正。不時懷毒。欲行中傷。乃暗置毒藥於酒內。請王飲之。王飲酒之後。知已受毒。乃哭泣痛罵。向大主持曰。『爾之毒計。可慶成功。但國基未固。遽遭摧折。恐我死之後。國家自此多事矣。鐵血奮鬪。爭回自由。二十年之功。廢於一旦。爾不顧大局。置我於死地。恐爾再難得第二個沙第克。爲爾治理國家也。我實告爾。沙第克死之日。必天日無光。飛鳥不鳴。爾自殺矣。爾自殺矣。可奈何。』尋卒。

噩耗傳來。傳道會大受打擊。但大衆議決。仍向前進。至靠近阿杜 Ado 之交

戰兵站

此處爲自巴城至愛城之第一兵站。所以安行旅。保商人。鎮國家者。

或由此兵站派兵保護。驛站相承。可平安至愛

京。但交戰兵站之諸首領。羣上誥誡。請暫留巴城。勿作無謂之冒險。俟嗣王登極後。國事安定。再行進京。亦不爲遲。衆人不得已。又轉回巴城。候前途消息。乃候之又久。不得要領。國事愈呈焚亂之象。乃暫定以巴達格雷爲根據地。卽以維斯理堂爲聚會地點。設計進行。盼望將來之好消息。以求發展其原來計畫。

乃於近處得一地址。經營七星期之久。成一新堂。此堂卽英國傳道會在內地所設之第一教堂也。次日又成立一白日學校。正在計畫進行。順利之中。誰知又來第二個打擊。在四月間。葛木耳夫人因病去世。教堂院內又有第一個白人墳墓。悽然獨立。萬古留芳。

此後有消息傳來。愛表庫塔諸酋長。公舉賽國保 *Sagbua* 爲王。此新王亦親善基督教者。故卽位之後。第一件事。卽差人來請諸位牧師。速速進京。組織教廷。以備宣布國教。衆人正在得意。預備起行之際。誰知凶信又復傳來。在愛表庫

塔西之大蛤蟆國王。聞聽沙第克已死。乃額手稱慶。以爲報仇之期至矣。乃傾全國之兵。來攻城取地。擄掠人民。當沙第克在位時。所有行事。全與非洲原有宗教相背而馳。且恃英人爲護符。國家強盛。大爲四圍之蠻王所嫉妒。而莫可如何。大蛤蟆者。蠻族中之最烈者也。其部屬有一族人。名阿魅森 *Amazons*。殘忍尤甚。生啖人肉。交戰時尤甚兇猛。逢人便喫。有如野獸。否則擄之爲奴。大蛤蟆之王宮大門。卽以六千頭體。串拱以裝飾者。王名蓋奏 *Geno*。凶狠異常。數年之內。因愛表庫塔獨行王道。四方來歸。故恨之刺骨。今聞其已死。乃發傾國之兵。前來襲取。蠻兵遮天蓋地。浩浩而來。

在阿杜之兵站。已受京城命令。備爲左翼。蓋奏因此兵站。距京甚遠。取之不易。且無濟於事。乃分一小部分人馬。來襲取兵站。懼其從後方抄襲也。得此兵站之後。然後合兵集全力以攻愛京。此用兵之大計畫也。計畫已定。乃以素稱驍勇之阿魅森人。攻打阿杜。而以自己之主力軍。攻打愛京。而愛京內之各酋長。亦各挑

選精力大軍。以抵擋之。交戰一日。未見勝負。第二日。愛軍因疎於防守。城由某隙攻破。蓋奏乘勝。率領大軍。直衝而入。焚劫屠戮。盡其所欲。城中登時大亂。婦孺棄家。往野地森林之中逃避。藏於人跡所不常經由之樹根之下。或石洞之內。以保性命。愛表庫塔遂成一片焦土。幸也。在阿杜方面之愛軍。却大獲全勝。一經交手。阿魅森人即棄甲曳兵而逃。愛軍追奔逐北。盡殺其軍官。所謂軍官。即娘子軍也。又奪其王墩。王墩一板杌耳。因王在大軍之中。故只拾王墩。並擄其大蠶。大蠶一洋傘耳。王得自白人。以蓋奏聞娘子軍死。王墩失。大蠶去。大懼。野人迷信。亡國之兆。乃速離愛京而去。愛遂以保。此皆上帝祕旨。不令傳道者先至。以儆殺賢王之報。

戰事已畢。大蛤蟆之兵雖退。愛京之元氣未復。道路仍阻塞不通。諸傳道師。困於巴達格雷。度日如年。愛京之勢力既去。巴城勢成孤懸。雷溝寺之人販。遂挑唆阿杜人。及勃勃人 Poros 在阿杜之邊城。與愛軍絕交。冀收漁人之利。但不久亦平。

諸傳道員。因此險境。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庫勞德乃趁此時。先從事繙譯聖經。

將聖經之一部分。已繙成幽麓巴士語。此亦善用機會。靜待主命之計畫也。萬事皆與愛上帝者有益。保羅之語。向不欺人。假令諸傳教師。於沙第克未死之前。卽至愛京。沙忽被毒死。傳教師亦靡有子遺矣。假令諸傳教師於大蛤蟆未起兵之前進京。必與愛京之民。同罹浩劫。愛京之人。無故殺其賢王。不有以懲之。長此不已。固非傳道之福。亦非愛京之福也。故沙王死而大蛤蟆至。所以應沙王臨死之言也。蓋奏勝愛京。是愛京自食其報。設使蓋奏敗而阿魅森勝。又非傳道者之福。故上帝有祕旨。存於萬事之中。而萬事皆與愛上帝者有益。保羅之言。豈欺我哉。

故上帝所開之門路。隱隱顯顯。虛虛實實。使人恆捉摸不到。話說靠阿杜近處。有一葡萄牙奴隸販子。名馬丁諾 Domingo Jese' Martino 常駐挪弗海口。

Porto Novo。專門暗中販買各處擄來之黑奴。賣於海外。大發財源。今因大蛤蟆與愛京之戰。路線阻塞。以致生意蕭條。欲效魯仲連之排難解紛。使戰事和息。好從中取利。吾將言其不利。不利於販賣人口耳。不朝愛暮蛤。往來亦非一次。幸而和議成功。又恐諸傳道員

識破其奸計。不能在愛境自由販買。乃暗唆巴達格雷人之心腹。在愛表庫塔施行離間。使之反對傳教人員。言愛之國難。皆由傳道者帶來。欲設立教會。反對國教。遂引起國際交涉。同是非洲人。應行非洲事。今不行非而行歐。非自居於亡國之途乎。幸愛表庫塔尙有普通知識者。以極嚴厲之態度曰。『誰是我等之好朋友。無勞贅述。凡救我們脫離奴籍者。卽是朋友。卽是兄弟。凡誘拐我們。賣之爲奴。使之永劫不復者。卽是仇敵。英國人是我們的朋友。傳教師是我們的兄弟。若彼等在貴處有何危險。你們巴達格雷人。應負完全責任。我們要取斷然之手段。以對付之。』自此之後。愛人卽商議決定。仍召請各位傳教師。從速來京。從事工作。

教師們得信。卽再不猶豫的。擇吉起行。但時屆雨節。道途泥濘。不易行走。然失此機會。又恐終身成恨。乃又決定冒雨前往。於本年七月底動員。就道。惟留葛木耳一人在巴留守。餘人盡行。

伏雨未歇。道途滑澀。道狹且長。僅行一人。兩旁水草。處處害人。唐遜德夫

婦及庫勞德均乘馬。唐自此會騎馬矣。庫夫人因有兒女。不便騎馬。故改用弔牀。弔牀者。亦非洲制。以網兜繫於長杆。二人肩之而行。馬行狹道。蹭蹬趨溜。不時陷於水中。抑或陷於泥中。不落後距。卽失前蹄。馬上之人。恆懼隕躓。前路則因戰事關係。數月未修。荆棘叢生。恆絆馬足。路旁之樹。則橫榦杖枒。頻撞馬頭。以示其威。高枝垂藤。如曲蛇懸樹。以待行人。密木附葛。如蛛網盤絲。專候來者。霎時頭上片雲忽黑。一陣冷雨。醍醐灌頂。馬上飲瓊漿。兜中浴玉液。衣袖被藤君扯破。肩胸被玉棒敲瘦。唐夫人騎高馬驚心怵目。庫師母扶搖籃暈腦醉胸。馬倒則玉人亦倒。籃翻則雲母亦翻。倒之又倒。翻之又翻。不得已下馬步行。出籃徒跣。道路隨樹行彎轉。穿過樹左。復至樹右。長杆弔鋪。不能轉折。乃豎而行之。晚上支棚安息。又被白蟻逗醒。地氣湫隘。不能安睡。乃生火烤衣。又招來蚊蟲成羣。如此兩夜。實甚困頓。忽見大河前橫。秋水方漲。小兒懼。乃用和尚杯渡之法。以琵琶箏當船。引港前導。衆人牽馬抗床後隨。前呼後應。終得過之。亦云幸矣。

八月三日。方到愛京。時屆雨節。穿城大河。名曰歐良。水漲數尺。城中居民。聞此消息。咸冒雨來迎。復遣人四處報信。告以聖使降臨。咸來參駕。其餘之人。則前護後擁。送至賽國保宮中。唐夫人騎偏鞍之馬。招搖過市。衆人拍掌歡呼。視爲神奇。因夫人爲白色人。愛京之人。初次見白色婦人。更加驚奇。若非玉米團成。定是石膏塑就。注視不已。渾忘己之所在。愛格巴人。因受英人之恩惠。故視英人如神。今英人肯來居住此城。亦視爲無上尊榮。

愛京自有傳道者以後。遂安如磐石。屢攻不破。國基因以鞏固。

乃用各種方法。宣傳四方之國。如雷溝寺。愛倫 Florin。黑河上游南岸大地。等販賣黑奴之國。告知愛格巴人已與英人爲伍。今而後。誰敢欺我愛人哉。此先聲奪人之計也。

此後即商議唐遜德之品級。結果規定與賽國保之國務卿相等。與王同議國家大事。參贊機宜。擇於某日行受職典禮。王立公會廷中。一切首領。畢集無遺。王乃以最恭順最聰明之演說。歡迎唐衆。衆傳教師亦代替英國傳道總會。恭獻大玻璃鏡一面。以表欽慕之忱。此種敬禮。爲非洲人初次目睹。光可鑑人。南面而立。北面而

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真神奇之寶物也。賽國保恐引起衆首領之嫉妒心。故命將此鏡掛於公會堂內。以昭不貪。而示大公。其聰明御物。有如此者。

數日之後。賽國保召集大會在公會堂內。國王主席。由庫勞德主講。用幽麗巴士語。先述自己已往歷史。如何被擄。如何被救。如何受英人之提拔。教育。始有今日之好結果。末勸衆會長如願作文明民族。必須先使子弟習學英語。然後始能讀有益之書。數十年之後。愛表庫塔不雷英格蘭第二矣。衆人稱善。乃應許先建教堂。後開學校。大家規定。每人至少須捐一千貝幣。約合華銀一元二角五分。國王自己亦捐二萬貝幣。約合華銀二十五元。庫勞德即用此物爲領袖。向大衆捐物。積少成多。以供大舉。此種歡迎。爲世界各異教國所不易見者。讀者知其政否。

第六章 愛表庫塔建築教會 一八四六一一八五一

讀者當能記憶愛表庫塔城之居民。乃由四圍諸色民族。因被逼迫遷來集合。戰敗仇敵後。所立之新共和國。其中言語不同。風俗亦異。然對於根本之信仰。則均一致。而對於白人之尊敬。則尤出於至性。各族自有其民政部長。曰阿格保奈。亦各有其軍政部長。曰巴魯根。已如前章所述。然對於王廷。則各舉元老。至公會堂議事。此種組織。亦爲黑民族中之少見者。唐遜德與庫勞德。受國人歡迎之後。休息數日。即援例拜見城中各族之阿格保奈。及巴魯根。唐述條陳。庫充繙譯。聞者皆悅。故國家與地方均受莫大利益。上下無扞格。萬衆一心。百廢併舉。利無不興。弊無不革。故愛表庫塔。稱西非之強國焉。

聯絡感情。和衷共濟之後。乃進行商議建築教會之地址。同時亦建築傳道員住舍。並男女學校。各首領均有捐助。其結果因阿啓乃先王沙第克帶領逃難之一族。

在阿盧穆園下建國之名。故總教會應建於王城。以尊榮之。建築材以高陵泥爲大宗。計畫已定。繪圖丈量。乃招工建築。先定之工資。爲每日三邊士。約合華銀一角二分。

人太多。乃減爲每日二邊士。約合華銀八分。仍有四百人爭先掛號。不得已又減爲每日一邊

士。約合華銀四分。仍有六百七十餘人。甘願投工。於是擇吉動土。陜薨登馮之聲。終日不

絕。諸領首皆作監工頭目。諸傳道員亦皆充巡察員。成功之後。衆百性睹巍巍廟貌。廣廈陂陀。皆額手曰。『還是上帝爲大。』又曰。『白人真有聰明。』

當建築尙未成功之時。唐庫二人。並未停止傳道工作。不時在大街鬧市。或酋長庭院。講道與尊貴家庭或買賣客商聽。禮拜之日。乃召集羣衆。至一大草廠內。廠外皆是聽道者。或坐或立。皆側耳而聽。低頭不語。庫勞德尤能以本地言語。談道如風。吹動心草。每次平均總數。約五百餘人。全城閏動。大受靈感。

庫勞德在此城。遇一天大之喜事。卽與其親生之母。及其姊妹。重復相會。原來庫勞德孝思極重。每日除傳道之外。時常出門。四處探聽其老母消息。是否仍在

人間。一日。有人來送信。言其母尚在。住於鄰村一破屋之內。其胞姊亦在身邊伺候。其母終日思兒成病。門閭倚遍。兩眼望穿。未有音信。已二十五年矣。此時庫勞德約已四十歲庫聞言。急往前村。尋找其母。其母聞二十五年失落番邦之兒子。無病回來。急出戶相見。及至見面。彼此大驚。母不敢認子。子亦不敢認母。其母則龍鍾眼花。支持不住。其子則目瞪口呆。不知所云。久之乃抱頭大哭。緊握兩手。恐是作夢。哭罷。搓眼視之。曰「兒是阿第宰乎。」庫頷之。仍相對不語。凝思久之。復彼此相看。讀者須知。二十五年已經絕望之母子。今日重得相見。誰復能信其真乎。讀者亦人之兒女。或人之父母。試設身處地思之。當不怪庫氏母子之泠然情況也。

母名阿夫拉 Afala。從此即丟棄舊日之偶像。事奉真主。讀者試思彼母子於恢復狀態之後。各述別後故事。是何等的安慰有趣。原來其母被擄之後。充奴隸二十一年。由其二女用身價贖回。方得自由。其二女先亦被賣為奴，被夫所棄。故亦得自

由。今母女同居。苦度餘生。初未料二十五年之後。一家骨肉。皆得生還也。從此。母女知上帝之恩慈。無限廣大。安心學道。大有盼望。乃於一八四八年二月五日。一家領洗。同時領洗者。亦有數人。其中有梵誦釋之女祭司一人。皆由庫勞德一人爲之施洗。子施母洗。正所以報養育之恩也。庫又爲其外甥女施洗。相傳馬爾西同來傳教之非洲牧師。亦於此時尋得其母。一家團圓。可謂無獨有偶。

第一個禮拜堂。在一八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行開幕禮。雖是泥牆草苫。卻極宏敞足用。大約可坐二百餘人。此第一個禮拜堂。即前言之王家會堂。著落在阿啓區域。其餘各酋長區域中。亦各成立小會堂。本年終會堂成功可用者。共有四個。樣式雖簡陋。規模亦不宏大。與其稱爲會堂。無寧名爲敝棚。但各族視之爲至聖之所。各自愛惜。勿敢侵犯。計四族之成立者。有愛格賓會堂 *Igbain*。歐烏會堂 *Ovu*。愛塔沾會堂 *Itoku*。愛加查會堂 *Ikaja*。而愛加查之酋長。更悉心經營。在自己住邸之前。劃出數畝。親自監工。儼如私用之會堂。開幕之日。彼首先入

內。以啓封鎖者。

原始民族敬神之心。本自天性。在基督教未到之前。非洲民族。即各有其特別宗教。奉之於心。牢不可破。即沙第克王在位時。雖已傾向基督教。不過因黑奴問題。與英國表同情。因以奉其宗教。但彼自己亦奉一個邪神。名阿拉倫 Olurun。爲之建一私廟。而敬拜之。此外。還有一神。名愛法 Ita (祕密神)。又有一神。名歐根 Ogun (鐵神與戰神)。又有一神。名善苟 Shanggo (雷神)。此諸神即以阿盧穆石崗爲叢社。城內居民。即向大石洞敬拜。畏之特甚。時獻祭品以媚之。該時所謂梵諦釋者。業已停息。尚可告慰於宗教。

今愛格巴人雖准許基督教爲國教。但仍爲小乘之信仰。非大乘之包涵。恆嫉視他族人類。視之如仇。必欲剷除。俘之爲奴。剷除仍是仇殺之心。爲奴仍是私利之行。始快於心。故每與鄰近諸村鎮交戰。乘勝亦多所擄掠。庫勞德雖已尋得其親戚。但彼等皆居於阿巴客地 Abaka。某日。愛格巴整軍經武。向阿巴客進發。欲洗其城。庫勞德因其姊妹

在該城中。懼玉石俱焚。心中萬分焦灼。不能匡救。愛格巴人果將該城洗光。擄掠已盡。將被俘之人。以木繩拴來。令當奴隸。庫勞德尋將其二姊與甥。以大洋一百五十元贖之而歸。亦可知同化之難也。

庫勞德與母親施洗一個月。自塞拉雷窩內又來一傳教師。名穆勒爾 Rev. J. C. Miller。彼夫婦二人。同自塞城起身。至巴達格雷下岸後。其夫人卽因病逝世。葬於維斯理教堂院葛木耳夫人墓旁。此是西非地第二個白女墳也。穆勒爾此時心絃欲斷。不能將事。然爲宗教關係。奮力向前。雖有哀情。亦不顧也。及至到達愛城。正值唐遜德假期回國。故穆卽代表唐之工作。

傳道會因黑族團體。雖有不少已被同化者。但四國民族。仍不時交戰。焚殺擄掠。以黑奴爲勝利品。卽已同化之民族。如愛格巴者亦時有反性之舉動。況愛表庫塔國之成立。全恃沙第克一人之英武。創立事業。惜遭奸人陷害。受毒而薨。此時大局脆艱。不絕如髮。幸嗣王賽國保聰明睿智。克紹前徽。使國家安如磐石。使教

會穩如泰山。倘一旦不幸。儻然死去。他人入室。恐國家教會。又將陷於不可收拾之狀況。進而言之。愛表庫塔位於四山之中。四圍之強國。如阿虜魅 Aronney。大蛤蟆。位其西。特山爲險。橫行霸道。雷溝寺巴達格雷。位其南。遵海濱而處。接迎海寇。伊來旦 Iradau 處其北。與黑河上游之回匪溝通。有恃無恐。凡此諸族。皆善交戰。擄掠黑奴爲能事者也。倘一旦不戒於敵。強鄰壓境。爲勢所迫。亦只有舍其主義。共同退化。復陷於混亂之區。今賽國保雖熱心歡迎傳教師。建立教會。丟棄交戰俘虜之勾當。然此皆爲道義所迫。非本性之能事也。況國中分子。優劣不齊。倘賽國保再爲沙第克第二。以後之首領中。難免有再事野蠻之舉動者。且以賽國保本身而論。已有一次侵奪鄰鎮。擄掠其人民之事。若長此不已。則教會所捨命建立之事業。豈非擲諸虛化。故庫勞德與諸大教師。籌之甚熟。正值此時。唐遜德請假回國。藉此之便。使能覲見女王。卽以此危機。奏之女王。或多開口岸以通商。或開拓蠻地以殖民。此皆彼此兩益。萬世無虧者也。賽國保亦以此爲然。故先

召集各首領。及各元老。聚會於公會堂。提議此案。議畢通過。卽繕寫國書。請唐遜德帶回倫敦。上與女王。其國書之內容如下。

愛表庫塔國王。及諸元老諸首領。敬致國書與大英國大皇帝。維多利亞女王陛下。願上帝賜福與女王。平安萬歲。治國興盛。敝國前王沙第克雖恃女王扶持。得以真理治國。惜壽命不永。遽遭毒兇。以致前功盡棄。不克進行。今嗣王雖不肖。仰承厚意。追蹤前徽。僅能維持太平。不能或有阻越。

嗣王卽位以來。開國第一聲。卽是敦請貴國傳道會諸大教師。及其同人。來敝國設立教會。教導子民。全國臣民。及首領子弟。元老哲嗣。均蒙厚惠。銘感五內。永矢弗諼。

惟敝國因事事傾向貴國。致遭鄰邦之忌。恆思破壞新組織。以遂其私願。其中最有勢力之惡邦。卽是雷溝寺。及其他靠海岸之諸城。該城素以黑奴出口著名者也。致敝國與塞拉雷窩內間之孔道。從此杜塞。不得已另尋孔道。艱難

百倍。彼等猶時欲毀壞孔道。斷絕內地交通。以與貴國隔離。稱彼之意。販賣人口。以遂初心。敵國遠處四面楚歌之內。甚願與貴國交通。輸入白種文化。開鑿孔道。自俄撒河 *Ossa*。至歐良河 *Ogura*。聯成一片。將貴國之法律。行使敵國。將貴國之商業。發達敵國。永禁非人道之黑奴販賣。敵國雖有此幻想。但因雷溝寺從中橫隔。使不得實現。飲恨於心。莫可如何。敵國所最希望者。卽是自貴國多來傳教之人。不第能宣傳天國之福音。同時。亦能教導敵國子民。如何種田。如何造器。如何製造各種作物。如煙葉甘蔗酒糖之類。如貴國大女王欲多遣此等教師。從事教訓。請卽暗中遣派前來。因雷溝寺一聞此消息。因利害關係。必設法阻止，不令下岸也。

貴大女王。以前對於敵國之忠實惠愛。至今銘感不忘。釋放黑奴之法政。可垂青史。萬世稱頌。盼望孔道速開。敵國執政。得由此覲瞻天顏。則幸甚矣。臨案兢兢。隕越不置。區區下忱。不盡欲言。遠臣頓首。

國書由唐遜德齋至英廷。女王拆封御覽。當卽命壇且斯德伯爵。代表女王致書賽王，應許相機辦理。以敦兩國之交。賽王與諸首領。又致書女王。並貢土物棉布一大疋。以表謝忱。女王回禮一部上等裝訂之聖經。內分兩冊。一冊爲英文本。一冊爲亞拉伯文本。彼此對照。可以誦讀。該時已不用幽麓巴之繙譯。庫勞德前著幽麓巴文聖經。

未成。尋亦不用。而英王太子。與其同廷大臣。又送鋼製玉米磨一架。

英王頒書下殿。齋送到愛表庫塔。賽王召集元老。及各大首領。齊集公會堂中。當堂開冊。請庫勞德朗讀。並譯大意。其原文如下：

敝爵謹代表英國女王維多利亞。敬致謝意於貴國大王賽國保殿下。與諸大首領。諸大元老。諸大執事台前。國書及禮布。均領悉無誤。幸抒遠念。

敝國女王。深佩貴國大王之眞實幸福。與諸大元老及諸大首領之善誼交際。深願貴國長安久治。國祚永茂。

敝國女王。應許設法支配管理俄撒大河。供給幽麓巴民族。以最優渥機會。

以備與敵國及他國通商往來無虞。

通商往來。交換土產。如果品及各種工藝製造品。以有易無。此誠歸榮上帝之一種作爲。非貪利自私之行徑可比。至於販賣人口。驅使奴隸。及其他一切有違上帝之意旨。妨害其榮耀者。悉在嚴禁之列。

敵國上下臣民。悉知貴國臣民。切盼此等公平互惠之商業。可以溝通知識。輸進文明。但尤有告者。徒商不能增進國之幸福及快樂。英國之所以興。自其結果上之外表視之。固由於商業之發達。然徹底追究。英國之所以享大名。立大業者。全在認識獨一無二之上帝。及信靠捨身救世之耶穌。

敵國女王。深幸貴國大王。及各首領。各元老。歡迎敵國傳教之士。且喜聽其訓誨。致令全國國民四方風動。草上必偃。

敵國女王。欲證實前文之非虛。敬獻貴國大王賽國保聖經一部。內分二冊。一冊係英文。一冊係亞拉伯譯辭。彼此對照。可知其意。

敵國傳道會諸同人。深願上帝賜福。降平安與貴大王賽國保。及其臣民。並深爲感謝各元老各首領之致意保護。嘉惠教師。以故爲之祈禱。使真理廣傳無阻。得享太平。自貴國爲起始點。直至全非。因救主耶穌之名。賜福萬衆。不盡欲言。伯爵簽字。

庫勞德讀完國書。手捧聖經。展開令大衆觀之。其爲永生之寶。與國之書。齊聲

致謝。

此書藏於王宮之內。不戒於火。遂遭焚如。當阿拉啓王在位時。英國另送一部鑲花皮面之聖經。今猶存在。

一面分付來人。將鋼製玉米磨擡

來。陳列表演。與大衆觀看。自上口裝玉米。手搖弓把。轉動齒輪。但聽軋軋機鳴。白粉自下口簌簌飛墮。有如白霜。觀衆拍掌。閉堂喝采。眉飛色舞。喜笑叢生。

.....

自賽國保發國書與女王。到女王覆國書與賽國保。其間水陸兼程。車船搬運。費時十四月之久。此十四個月之光陰。過得雖快。愛表庫塔地方。卻有極大變化。

自一方面言。國事蒸蒸日上。自另一方面言。四鄰強迫壓境。惟有忍耐。依靠上帝。可以得勝。

唐遜德在假之時。穆勒爾工作甚勤。自早至晚。未遑休息。與之同事者。爲一傳道士。一日。走遍數部落。過數村鎮。宣揚真道。有一女教士。名撒拉 *Sarah* Tucker 者。記穆之言行如下。

『穆勒爾之熱誠。實有可稱頌不置者。面上不時呈聖潔之勇氣。及顯著之熱誠。民衆中拜偶像者。實繁有徒。常作遊賽大會。頭頂偶像。大聲呼喊。以邀景福。有時有一羣婦人。手擊花鼓。足作媚舞。以頌神德。若進酋長之家。便見家中供應之阿雷薩 *Orisha*。阿拜佛樓 *Obbatulo*。二英武大仙之畫像。以求無上之尊榮驕貴。殺伐勝利。

昔日耶穌在世講道。恆用眼前光景。現身說法。若撒種。若打魚。若赴筵。若結婚。皆爲說法之好材料。有一次。穆先生站在一大磐巖之下。磐巖名愛遮

幕 Jemmo。巖石伸出。如張大幕。故名。國民無事。常聚此下。以事休息。穆先生卽以此磐幕爲喻。言此磐幕。爲國民所宗。前王所恃以立國家者。耶穌基督。亦一大磐幕也。靠之。卽永遠不能沉淪。不能覆滅。亦如此石。聞者大悅。又一次渡護城河。卽歐良河。見習洗衣服者。卽立於河邊。向大衆宣講。言耶穌之道。亦如大河。爲永生之水。其寶血可以洗淨人罪。亦如此水。可洗去人心之污穢。聞者捧心。又一次見許多人以葫蘆背水。卽以耶穌之語。揚言曰。『凡渴者。須到我這裏來。我要賜給你們活水。凡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聞者皆如望梅。鬧市上有賣木頭者。穆先生卽以木爲喻。以木之向榮。比道之興盛。以木之功用。比道之功利。有賣米者。卽以米爲喻。食之不但得飽。且可生生不息。永傳佳種。見有賣鹽者。卽以鹽爲喻。引耶穌之言。你們是世上之鹽。可以止腐。可以生香。可以變質。所以講道大得人心。恆有許多人。隨之東南西北。各處奔波。儼如耶穌在世

時。有許多人跟隨之情況。」

似這等傳道法則。大得耶穌之心傳。所得之益處。亦豐厚廣大。須知耶穌講道時。百姓甚是喜歡。官長卻是厭惡。而法利賽人及教法師。尤不喜聽聞。穆勒爾之講道。亦是如此。有喜聽者隨之。有厭聞者去之。民間恆紛紛議論。彼此爭執。與耶穌在世時所處之情況相同。有一老首領。卽尼哥底母之後身。激勵之曰。『我們元老咸知傳道者乃宣揚天國真語。一定與世人有益。你只管大膽演講。不用閉口。忍耐到底。自然成功。』穆勒爾稱謝而去。計穆在此十八個月。未嘗止息傳道。以致心力俱疲。委頓而死。

穆勒爾去世之後。庫勞德更盡力於其族中之傳道事業。在同族中募捐。建一類似阿啓之禮拜堂。草泥爲宗。寬敞宏大。暇時則繙譯聖經。用幽麗巴語以求普通。脫稿後。則送於自由鎮。爲之排印。計所譯成者。有路加福音。使徒行傳。及羅馬書信。還著有一本小冊。名『一個傳道者』。又爲之設立男女學校。卽以庫夫人經

理校務。

據傳道者之經驗。若教會不受逼迫。則道理不能普及。不受折磨。則真理不能發達。自一方面觀之。教會似乎進行無阻。萬分順利。而不知其中許多暗礁。時來破壞。城中老祭司。見真道興盛。假道衰微。乃用許多方法。從中破壞。乃愈加破壞。而真道愈明。老祭司莫可如何。故教會之預備受洗者。日日增加。

教會建立在異邦宗教之磐石上。有一自然之逼迫。爲青年教友所不能免者。卽是婚姻問題。有許多青年男子。已經定婚。因受洗入教。老祭司則用反間手段。勸令女家不准迎娶。故有許多青年男子。誓不再娶。除非女子入教。而女人所最敬畏之家神。卽老祭司所命與之阿露菩薩 *Om*。青年婦女。自幼卽受母親之教訓。入之甚深。牢不可破。故寧犧牲丈夫之幸福。亦不願捨棄其菩薩。情願抱佛以終。家庭之可哀如此。蓋女人之於宗教。亦猶地道敏樹。且祭司之威權極大。能用私刑。以保守其宗教。犯者恆置於宗教獄中。令其悔過。或坐足枷。以縛其自由。足

枷者。以木板穿二孔。立於座前。將反教者之二足。夾於孔中。使不行動。座之時久。則兩足麻木。渾身腫漲。甚是難受。有一青年教友。坐此足枷。兩足全腫。痛疼難忍。然而始終不渝其信仰。

婚姻禮節。大足阻礙聖教之進行。而居喪殯儀。尤足與聖教以最大之打擊。蓋婚姻禮節。死喪殯儀。皆魔鬼遺卵孵化之最深巢穴也。一次。有一家信徒。爲殯儀犯規。祭司乃將全家捉入牢獄五日之久。臨釋放時。猶諄諄告誡。下次再犯。刑罰更重。在愛格堡鎮 Igboza。風潮更甚。教會之根基。似乎動搖。大祭司將阿露菩薩擡之出巡。排出儀仗。槌鼓吶喊。弓上弦。刀出鞘。木棒隊耀武揚威。金鞭隊膺膊驚人。大街之上。驅逐基督徒。捉之帶入公會堂。逐一鞭打。而拷問之。令其反供。又將男人之脚。穿入牆孔內。牆外以繩縛之。直至哀呼求救。悔過反正。乃止。讀者須具先知眼光。以觀萬事。此種逼迫。全是假神末路。彌留返照之際。所作最末後之掙扎。暫時可以驚人。霎時雲消霧散。青天再見矣。

如此逼迫。行過五日。全城恐慌。監牢滿座。竟無插足之地。祭司定法。不准親友接見。不准饋送食物。但公會中有膽識之公正人。則起來禁止祭司之妄行。暗中送食物與監禁之人。且安慰之。使之忍耐到底。未幾大起基督徒之公忿。羣起反攻。將監牢打破。將犯人釋放。監內一切要緊之物。搶劫一空。大門亦被摘去。大祭司乃思一更嚴厲之法。以對待之。由此基督徒所得之印象更深。愈加忍受。百折不回。此在黑民族中。破天荒之正氣表現。浩然千古也。職此之故。有許多百姓。見假神之無能爲力。見真理之充塞天地。驚而奇之。從此歸向真道者。愈形增多。即橫施逼迫之異教黨徒。亦驚而訝之曰。『白人給你們的甚麼藥。使你們的心如此堅硬。』

同時。在愛格賓族中。在伊塔雷族中 *Itori*。在愛摩族中 *Ino*。亦有同等之重大逼迫。但在其他族中。則逼迫稍輕。特別在國王賽國保族中。不但不受逼迫。且設法幫助已受逼迫之諸民族。勸其首領。用其權力。壓制祭司之非爲。釋放被囚之

宗徒。教潮乃息。然真正基督徒。得此番教訓。信心越發堅固。宣傳愈到遠處。信徒更加增多。

次年英國領事。奉女王命。來參觀國情。領事謙恭和氣。尊敬有禮。諸首領中之橫施逼迫。反對白人者。至此亦慚顏相見。深悔前此之魯莽。痛恨自己之野蠻。故知折磨不能喪膽。逼迫不能滅教。聖教之視逼迫。猶禾稼之遇風雨耳。五風十雨。始可生長旺盛。七十二風。三十六雨。始可大有豐年。正值此時。唐遜德夫婦復返愛國。乃復盡力於擴大運動。使基督教不第在城中立穩根基。且向四外攀援。蔓延到內部諸族。

此時。又來一位傳教師。厥名亨得爾 Rev. David Hinderer。

約在此時。美浸信會亦派一傳教

士來到愛國。伏其名。英國商人。亦同時入國。

自告奮勇。至四鄉探險傳道。有時騎馬。有時徒步。有時駕

舟。走遍各處。宣揚福音。與各處民族交友親善。趁勢與之講道。常有時正在市中講道。會長聞之。便來握手言歡。請其與之同住。夫四鄉傳道。亦傳道會原始之計

畫。至此。知亨得爾喜歡拓荒。乃命之設法在某鄉某處。設一外站。亨得爾乃選擇阿絲里鄉。Orville。距愛城約八英里。設立教會。此鄉乃擴大計畫之第一外站。時在一八五〇年之秋季也。其初僦居於會長之外院。佔二房間。此房間乃會長用以陳列偶像之神堂。至此。乃讓與亨得爾以事上帝。其友誼之重可知。

當亨得爾往來四鄉傳道之時。深知四鄉各鎮人民之所最懼者。卽是劫奴馬賊。因彼等偵探密布。狡猾多端。恆出人之所不及防。突如其來。將村莊圍困。擄掠殆盡。焚劫一空。故亨得爾每至一莊。則閱其無人。蓋村民皆藏於隱祕之處。以度其生活也。亨得爾乃想起昔日以色列人。懼米甸人之侵掠。恆藏於洞中工作。卽少年英雄基甸。亦曾在醉酒處打麥子。見七師記
六章全夫醉酒處非打麥之場。打麥亦非醉酒之時也。今該族人民各尋其隱祕之處。以度生活。猶不時爲偵探所擒獲。亦云險矣。照當時情況而論。除愛表庫塔城之外。可謂無安全地帶。卽愛表庫塔亦被圍六月。險遭攻破也。欲知其詳。請看下文。

原來在愛表庫塔之西。約一百英里。有一蠻國。名大蛤蟆。國王名蓋奏。屢欲毀壞愛城。以泄其私忿。不幸前此一戰。未能如願。後有人斡旋。停戰議和。

可知大蛤

蟆亦背後有人
從中取利。

數年之內。大蛤蟆繕甲礪兵。誓報前仇。乃於某日。在憫體宮。召集會

議。並大閱軍隊。宮在阿巴魅城 Abomey。是時正值初秋天氣。金風颯颯。如助人之肅殺。蓋奏王定於每年秋季。講武練兵。必獻活人爲祭。以媚戰神。乃於宮前開場設壇。所有軍隊。咸集壇前。兇王登壇。四望軍容。略爲點首。以示滿意。未幾發出號令。所有軍隊。一排一排。自壇下經過。蓋奏一一閱之。又令新練軍隊走上。新練軍隊。約有七千人。齊至壇下。歃血爲盟。効忠王室。於是牽一囚首喪面之人來。殺於壇下。以堅衆志。男子軍已過。遂宣娘子軍登壇跳舞。所謂娘子軍。多充阿魅森 Amazons 族猓軍部下之官長。口出邪淫之辭。身作嬌娜之舞。以媚大王。而勵士氣。其歌曰。

阿魅森之健兒兮。願爾死而忘歸。

歌曰：

黑美願出從軍兮。追陪健兒於戰壘。

娘子軍跳舞畢。阿魅森猙獰軍。乃齊集壇前。由軍長代表娘子軍。大聲唱啦啦

娘子軍萬能兮！

娘子軍千歲！

冶人煉鋼鐵兮！

粗細悉任魚製！

我雖娘子軍兮！

卻帶眉鬚之氣！

告爾奇男子兮！

出我跨下而戲！

唱完啦啦歌。乃下令喊口號。口號甚是簡單。如同慶祝得勝。羣衆一隊一隊呼

喊。相連不絕。聲震地極。其口號爲：

打倒愛表庫塔！打倒愛表庫塔！

其勢如越王句踐。臥薪嘗膽。欲行沼吳。號令軍衆之氣概。

蓋奏見軍容倍壯。可以一戰。乃愈鼓勵士氣。此次出師。誓報前仇。於是阿魅森軍隊。乃搖其戰器。跪於王前曰。『我等前者已勝螞溪 *Mari* 而俘擄之。獻於

王前。今而後賜我愛表庫塔可乎？

等於唱戲不要臉

前者我等又戰勝愛塔帕木

Attapham

矣。王今賜我愛表庫塔可乎？我今出師。非勝即死。若不戰勝。情願納頭於王前。今愛表庫塔。尙站在王前。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王不以爲疾而除之乎。』王乃捋鬚張目望天。徐徐應之曰。『孤王念爾等懇求之誠。或將愛表庫塔賜爾。然必奮勇立志。勿負所託。始能如願。不然。予仍斬固之耳。』

不要臉到極處

阿魅森猙獰軍呼求已畢。娘子軍又向前跪於王前而呼之曰。『親愛的陛下呀。請將愛表庫塔賞給我們罷。』其聲嬌顫。婉轉動人。王頰頰領之。於是掌大燾者。

導之前行。太白旗上。滿懸燭。一娘子長官。下戒令於軍中曰。『兩年之前。我阿魅森軍。曾敗於愛表庫塔之前。今番當取而代之。以報前仇。』誰知又是一場大敗。

此情此景。髣髴造謠。類似小說。其實不是小說。更不是造謠。原來蓋奏王於檢閱軍隊時。正值有一英國司令。名傅爾比 *Commander Forbes, R. N.* 者。來拜謁蓋奏。蓋奏即請之同閱軍隊。一以示國軍之強。愛表庫塔滅在旦夕。一以懼英人之膽。使不敢再助愛表庫塔。而不知正中英人之計。先透信與愛表庫塔。使之早有準備。再回國商議。消滅兇蠻之計也。

讀者亦須知大蛤蟆之所以急於戰勝愛表庫塔者。非徒因其有好勇鬪狠之性也。亦因愛表庫塔恃其新興之國。強大之力。不時出兵四鄰。焚其村鎮。擄其人民。兩年以來。共毀滅村莊二十五座。愛王亦不離變性。因之激惱蓋奏復仇之心。故大蛤蟆之整軍經武。亦自以爲師出有名也。

當蓋奏檢閱軍隊畢。尙未擇吉出師時。此信早已傳入愛格巴人耳中。前文言有一英國領事官。於愛國教亂之後。曾來參觀。與愛人感情甚洽。消滅教案。領事官卽將大蛤蟆之種種舉動。爲愛人告密。勸其早有準備。原來此領事官。卽與大司令傅比同時晉謁蓋奏者也。此亦愛國之幸遇。因內中已設立許多教會。上帝不忍同棄之於蠻人之手。任其宰割。故暗示領事官來參觀也。假令領事官來時。愛國仍鬧教不休。領事官當然令教會暫退戰線之外。任其覆滅。再爲建設。此亦事之所宜然。不能怪領事之金人三緘也。今旣言歸於好。人不鬧教。官不反白。領事官樂得將此中祕密。詳細告之。故愛國之不滅。徒以其有善人也。

愛國大王賽國保及諸首領。一聞領事之言。嚇得魂不附體。然不得不有所預備。以防敵情。故修城鑿池。練兵繕甲。日夜操閱。不遑居息。遂擱鬧教之事於不問。詩云。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卽此意也。練至兩月工夫。至三月一日。星期六。忽聞敵軍將至。壓地而來。聞其軍隊人數。能戰之士。一萬六千人。後備兵

一萬人。阿魁森猗寧軍六千人。合各種軍隊。共三萬二千餘人。而愛國之能戰者。不過八千人。以一對四。如何能戰。不得已又挑後備軍一萬五千人。作守禦之用。

次日星期日。一切安靜。全城之基督徒。皆聚於各會堂。祈禱上帝。祝福平安。

唐遜德領大衆聚於阿啓會堂。庫勞德領大衆聚於愛格賓會堂。司密斯 Smith

領大衆聚於愛加查會堂。齊聲呼籲。求上帝搭救。

以前鬧教之賊風那裏去了。

勿落敵人之手。所求

之語。亦甚簡單。其語曰。『求上帝降平安於我國。因現今除上帝之外無人能保護我們。』此語可與蓋奏閱操時軍隊所喊之語。對照觀看。終日之內。間諜不斷。回報賊中情形。與距離遠近。

又次日星期一。早晨。大蛤蟆大隊。渡過歐良河對城紮營。其最徵倖者。大蛤

蟆軍隊。爲愛薩加人 Issaca 所騙。佯作鄉導。領大軍集於愛城南面。施其全力

以攻之。誰知南城兵力獨厚。防禦亦堅。攻之不勝。屢撲屢退。倘該時大軍集於北

城。北城空虛。牆亦不固。一攻而下。全城休矣。今大蛤蟆以全力攻南城。攻之不

勝。又添兵力。礮火直鳴。喊聲四起。聲動天地。而愛格巴人則皆鎮靜從事。不動

聲色。精密防禦。婦人亦上城助戰。童子亦送水漿。態度甚是從容。置生死於不顧。蓋此戰爲主奴之分。生死關頭也。

許久不分勝負。大蛤蟆軍隊乃變縱爲橫。愛軍亦變橫爲縱。以抵制之。前軍奮力破城。後軍齊聲吶喊。旅進旅退。終無結果。一時之間。敵軍攻破一處。後軍蜂擁而上。旋被愛軍搗石打退。在彼此掙扎。千鈞一髮之際。忽聽奇怪之聲。嬌嫩尖脆。自破口而上。愛人大驚。羣相避易。以爲鬼軍來臨。仔細視之。乃娘子軍也。於是愛人膽氣復壯。殺上前去。娘子盡倒。破口復合。大蛤蟆終莫能爲力。

自早至晚。戰事已過六點鐘。未分勝負。諸教師立於王堂山石之上。遠處瞭望。不斷祈禱。日已平西。愛格巴人忽變戰略。以兩翼出城包圍之。大蛤蟆軍隊乃起搖動。愛人趁勢開門。出戰。迫其後退。大蛤蟆亦甚強勁。原來大蛤蟆軍隊所佔之地。乃一片草地。愛人遣另一小部份。在陣前放火。風助火威狂。火趁猛風揚。乾草烈火一丈餘高。黑煙直上沖天。蛤蟆軍立脚不住。乃向後奔。愛人趁勢追趕。

殺死無算。但大蛤蟆之軍隊。久有訓練。甚有紀律。雖敗不潰。雖退亦整。後殿之軍隊。尤其堅固。且戰且走。故未全軍覆沒。

愛軍追至天明。大蛤蟆始離境而去。此戰之敗。全虧愛薩加族人之欺導。蓋奏恨之刺骨。乃又攻打其城。欲滅其族。愛薩加人求救於愛格巴。愛人遣大軍救之。大蛤蟆乃解圍而走。大蛤蟆此戰之損失。約計之。被殺者三千餘人。俘擄者一千餘人。未至全軍覆沒。亦幸事也。

愛人得勝進城。雖甚慶幸。然而深覺得此次戰勝。實基督徒上帝之力。第一若非白人來告密。則愛人只知鬧教。必毫無預備。滅國必矣。強梁者不得其死。奸勝者必遇其敵。大蛤蟆固無足論。然而愛國之內。若非有許多信徒。亦不能即救其國。觀其近來鬧教意味。亦足以亡其國而有餘。善人可以救國。亞伯蘭之於死海二城。不其然哉。

傳教師因恐城中百姓。虐待俘虜。太不人道。但以人道待人。人不以人道待

己。此事又將如何。例如俘虜中有二阿魅森人。城中百姓有送飯與之者。阿魅森人反殺送飯者而奪之食。此事又將如何。請讀者擱書以思。此種大蛤蟆軍隊。即使全爲俘虜。又將何以處之。

第七章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一八五一

一八六〇年

大蛤蟆與愛表庫塔兩國之爭鬪。自一八五一年開始。彼此互有勝負。上次之戰。大蛤蟆雖曰戰敗。銳氣未傷。更激動蓋奏復仇之心。非毀其城。火其居。擄其人。平其墳。不足以洩其積忿。愛表庫塔人雖然第一次戰勝。終是反動之抵抗。不是主動之征討。主客之形。既不相同。強弱之勢。亦甚懸殊。長此不已。一旦忽於防禦。城闕一破。吳其沼矣。況愛國爲英國傳道會之發祥地。各處所立之教會。如小嬰兒。處處需人顧育扶持。在在需人幫助保護。倘一旦城破。玉石俱焚。不格巴無立足之地。卽英國教會。亦將從此滅跡掃塵矣。愛人憂之。賽國保患。唐遜德及庫勞德惜之。英國政府更爲此初生之寧馨兒。呱呱墜地。便壽終正。上帝總是全智。究竟原理何在。英國大司令傅爾比。前曾參觀大蛤蟆之諸此局勢。終爲愛國捏一把汗。乃往見賽國保。請其注意。設法防禦。

人之關係。至此愈深。

海濱各城。如雷溝寺。巴達格雷。波杜 Portoo。挪富 Novo 等城。因大蛤蟆表庫塔之爭戰不息。交通斷絕。四境遂陷於混亂景象。販奴之風又起。蔓延各以商業經濟而論。販奴政策。亦自有其成立之理由。英國本是商業之國。自宣與各國自由通商而後。巴西與古巴之甘蔗。產量倍增。需要黑奴栽種甘蔗。亦自然之理。黑奴如同牛馬。牛馬有力。不會說話。黑奴不但有力。且會懂人事。又會說話。販之而來。願指氣使。即可工作。且手會作活。頭會頂物。足會行走。比之牛馬。自勝萬倍。故人樂用之。英國之甘蔗糖入超過量。糖價跌落。糖高賠累不堪。國家之收入稅。亦因之減少。年來英國爲取締黑奴。派員遣艦。以及傳道會。各種消耗。所費不貲。每入不抵出。長此不已。亦非立國家之本意。故英國政府。欲收回取締黑奴之巡洋艦。任其自爲。此不得已之苦衷。非主義問題。實經濟原理也。英國爲保商之國。然而因保商之故。竟致阻礙其善政。乃不得不棄其善政。以

從。此。保。商。亦。可。知。政。治。經。濟。本。相。附。而。行。主。義。道。德。又。另。是。一。問。題。有。時。漠。不。相。關。有。時。竟。發。生。衝。突。自。英。國。政。府。宣。布。其。變。政。理。由。一。為。政。費。太。大。國。家。不。能。擔。負。一。為。效。果。太。小。作。去。徒。自。紛。擾。傳。道。會。聞。知。此。事。知。一。旦。弛。禁。販。奴。之。風。必。如。彈。簧。之。復。原。摧。折。必。多。四。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數。百。萬。之。黑。奴。重。入。地。獄。豈。不。為。天。下。騰。笑。於。是。分。頭。謁。見。各。政。府。書。記。各。傳。教。牧。師。各。外。務。部。員。各。殖。民。長。官。各。皇。家。之。內。閣。大。臣。以。爭。回。取。消。此。案。

運動成熟。諸大臣中主張最力者。有貴爵帕理木司吞 Lord Palmerston。及貴爵約翰羅素 Lord John Russell。二人條陳於下議院。說明利害。與大局國體之關係。下議院議決取消原案。

但反對黨從中破壞。屢欲將英國人自奴隸灘 Slave Coast 掃除淨盡。奴隸灘之名。乃因

西非內地黑奴皆由此灘之各岸出口。自佛勒塔 Volta 遊黑河。始得此名。 其中德意最力之非洲各族。如雷溝寺之酋長哈蘇古

Kosoko。及波杜酋長挪富。及住紮巴達格雷之狒狒酋長 Popo。均施其金錢運

動。與奸商合夥。以冀遂其私願。然邪不親正。終歸失敗。

自蓋攻打愛表庫塔三個月之後。海濱諸族皆知愛之強項。不服征討。由於英國之背景。故欲攻愛國。必須攻其背景。撤其藩籬。故狒狒住紮巴達格雷之販奴黨。受哈蘇古之慫恿。起與愛格巴人。及與愛格巴人親善之英國。及其他民族爲難。乃集合黨羽。定於一八五一年六月十二起事。一齊動手。四處響應。給他一個『八月十五殺韃子』。斬草除根。永不發芽。動員之後。戰爭甚是激烈。兩面互有死傷。其結果乃將巴達格雷全鎮。付之一炬。賊人遂失根據。惟留維斯理教堂。及傳道會之房舍。及英國商會之房屋。賊人遠揚。不敢近覬。英國軍隊。甚守秩序。及追奔逐北。不許殺傷。重王道也。哈蘇古見計畫完全失敗。大怒。知雷溝寺爲愛格巴人必爭之孔道。有此孔道。則海岸可通。與英人直接攜手。自由城之人。可以從此下船。直達愛表庫塔。而愛表庫塔國人。亦可自此上船。直至自由城。今巴達格雷。既不能保。則雷溝寺即在艱危之中。於是不能不出全力爲第二次之反攻。乃於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開始總攻擊。天方破曉。哈蘇古帶領水軍。滿載一百五十大列木舟。每舟載兵士三十名。及數門轉輪礮。前來攻打。其勢甚猛。波杜及挪富之兵士。在後督戰。正當戰爭劇烈時。愛格巴大隊來到。以之加入戰線。英軍遂轉優勢。相持六點鐘之久。哈蘇古又敗績。領殘軍望影而逃。是役也。葛木耳牧師臥病在床。不能站立。然猶力疾從公。守其所派定之位置。未離寸步。敵人屢次來撲。皆被擊回。亦僅矣哉。然而哈蘇古其在彌留之際矣。

哈蘇古受此大創。仍不悔改。利令智昏。財致心黑。又約集諸族首領。帶領蠻兵爲第三次之反攻。英人宣布天下。出師有名。爲人道而爭。至死不懼。約計在愛表庫塔尙有塞兵三千名。即在巴達格雷亦有數百人。足可一戰。惟敵方人數既多。來勢又猛。不得不以先聲奪人之手段。乘其不備。侵而襲之。免勞師糜衆。爲無益之久戰。又偵知蠻王所在。先擒其王。賊衆自散。雷溝寺下。其餘之諸蠻族自迎刃而解。乃召集兵艦。載陸戰隊數百人。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自雷溝寺下

岸。突然攻之。哈蘇古方在夢中。措手不及。腹背受敵。乃逃遁無蹤。雷溝寺遂完全入英人之手。焚其巢穴。毀其奴場。削平萑苻。拆掉柵寨。釋放被禁之正義酋長阿起陶 Akitoye。令復其職。管理全族事務。從此雷溝寺便成英人公平交易海口。販奴商業。從此消滅。計自一八二二年見首章至此。雖經三十年之久。始正式歸英國管理。其實三十年之前。雷溝寺已如垂死之秦始皇。病入膏肓。復遊會稽。以鎮壓東南之王氣。英國於此。即可取而代之。毫無慚德。所以遲遲未決者。特守王道。遵善時晦之態度耳。人謂英人作事。恆遲頓不決。吾獨誇其穩健步驟分明。毫無凌轢桀敖之弊。是其長處。然而翻西非歷史觀之。一八五一年。誠爲多事之秋也。

自雷溝寺被英人攻下之後。傳道會之眼光。爲之一變。自塞拉雷窩內。欲通愛表庫塔。卽以雷溝寺爲水旱兩路之門戶。入此門戶。渡歐良河。卽可直至愛城。比轉道由巴達格雷方便多矣。卽以地理之本性觀之。自雷溝寺北上愛格巴。艾澤浦

Jebu。幽籠巴。直至愛查沙 Tjeha。至黑河上遊。無遠道跋涉之勞。及盜賊瘟疫之險。英人自得雷溝寺爲孔道。巴達格雷卽成死地。人煙稀少。地面荒涼。居民之有眼光者。皆遷於雷溝寺。以求便利。故雷溝寺不第爲教會中心。亦爲商業中心。在巴達格雷原有之教會。本爲葛木耳所創立。數年以來。狒狒人一味販賣黑奴。並不注意於永生之道。故葛木耳亦願捨去此地。遷於雷溝寺。設立總站。傳道會又遣一傳道員前來。幫助傳教。一八五二年一月十日。開大佈道會。已復職之會長阿起陶。深感英人之德政。甚喜聽道。大受感動。故雷溝寺自光復以來。成爲西非之管鑰。大放光明。撫今思昔。不禁滄桑。

此時。愛表庫塔教會。遠隔千里之外。如山上之城。臺上之燈。大放光明。大結團體。如瞭望臺立於連營之中。如烽火墩設於要害之地。昌熾茂盛。懿歟休哉。

在愛表庫塔之北。幽籠巴之中。有一城。名愛巴旦 Ibadan。在當時遠不及愛表庫塔之大。城牆周圍。不過十英里。人口亦比庫城稀少。

至作書時。已有
人口二十四萬。

但該城

之地勢。適在幽麓巴之中心。若能在此設立教會總站。必能罄控順手。縱送得意。當愛表庫塔與大蛤蟆等戰事已過。所向自由。亨得爾牧師。意欲在該處設一教會總站。乃與賽國保及諸首領商議。意欲前去。但賽王雅不欲英人再與他族交往。而奪其寵。以失己勢。即堅留亨得爾。仍住阿絲里小酋長家。以羈縻之。亨得爾亦無可如何。

但亨得爾終不因此灰心。最末乃要求如果愛巴旦人歡迎前去。賽國保即可放行。於是亨得爾遣一善爲說辭者。往愛巴旦。見其酋長。說以大義。且曾許之。此實出賽國保意料之外。然有言在先。不能反汗。乃放之而行。但隻身走數百里路。乃最危險之事。且旦人最喜劫隻身客人。或小團體之商人客旅。故亨得爾乃加入大駱駝羣之客商而行。人數約有四千。可謂大矣。除此而外。且有保鏢者數百人。前後左右。妥爲保護。一路偃蹇。騎大馬背上。簷蔭咸施。趨趨不前。致商人不能驅馳疾走。以求善價。與其謂之保鏢。無寧謂之帶累。且其行走也。亦不計程按站。時

而休息。飲酒取樂。時而盤膝。圍坐。戲謔。舌戰。甚或向客旅勒索金銀財物。坐地分贓。不然。卽行罷路。定招土匪來寇。衆客商明知彼等卽是文明土匪。但爲避免野蠻土匪之劫。卽不得受文明土匪之氣。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於是者久之。蹣跚延宕。毫無尅期。亨得爾不能耐。乃自離羣。隻身前行。彼之日記曰。『隨着大駱駝。藏於深草裏過生活。還不是在拿刀的艾澤浦人的手心裏攪着。』

此地正在艾澤浦國之東封。兩國交界。盜賊甚多。險地也。

我惟靠上帝所賜我的衛隊。冒險的過到那邊。』於是亨得爾離羣去矣。

前路樹林森密。荆棘前橫。馬行其中。杈枒擊頂。蔓藤牽衣。同伴數人。飢無食。渴無水。不得已挖河底汲飲。夜晚宿於磐石之上。風淒月黑。林木蕭蕭。欲取一火種煖其凍手。亦無所得。如此五日。方到愛巴旦鎮。當其與同伴。跋足僂腰。進會長阿比爾 Abere 家時。見者皆拍手稱慶。憐其奔走之勞。讚其奮勇之志。亨得爾爲進愛巴旦城第一個白人。

雖然愛巴旦人與愛格巴人同屬幽籠巴族。但愛爲正派。且爲旁支。其民族之性質。亦彼此不同。愛人尙喜和平。注重人道。旦人則喜交戰。殺人爲祭。所有酋長及百姓。亦爲善戰之人。不喜耕種。不善經商。只喜擄奪殺戮。以盡獸性。故四圍之人。呼愛巴旦爲『瘋狗窩』。兩年之前。有一酋長死去。出殯時。一同殉葬者七十餘人。比之中國秦穆公還暴二十餘倍。然而阿比爾總算酋長中之佼佼者。他酋長却仍在敗壞善行之中。亨得爾平日常到公會堂中。聽其議事。所議何事。不過閒談某處生意大。某處生意小。彼之所謂生意。搶劫俘擄之事耳。

愛巴旦地有許多回教大寺。

何處有回教。卽何處有土匪。前文所敘雷溝寺之戰。皆回教爲之崇也。

此回教人。卽與酋長

合夥作生意者。彼等見亨得爾來傳基督教。與彼之生命線大有妨礙。乃慫恿阿比爾將亨得爾逐出境外。其所持之理由。卽以愛表庫塔爲戒。愛表庫塔昔爲善戰之國。故得以立國於磐石之上。阿盧穆也。其後因與白人親近。受基督教之輒化。國中所有眉鬚丈夫。悉變成文弱小生。且幾鄰於婦人女子。不堪一戰。故屢被大蛤蟆所征服。

又被阿魅森之娘子軍所戰敗。可知其孱弱已極。若不急速將其逐出愛巴旦。其將步愛表庫塔之後塵矣。此種理由。可謂似是而非。兩可其說。一般好勇鬪狠者聽之。搓拳攘臂。躍躍如試。但稍有知識者。不難自事實而觀之也。會中有一老會長。極力反對其議論。警告阿得爾。勿爲回教所愚。可遣人向愛表庫塔考察事實。衆議始息。此老會長名阿拜起 *Asbaki*。

愛巴旦之會長及諸首領。雖喜戰爭。但平民却喜歡和平。故亨得爾所講基督和平之道。大爲百姓所歡迎。羣向亨得爾致賀曰。『白人阿。上帝祝福你。你所講的道理。都是我們喜歡聽的。但我們的會長及交戰首領。不願意聽你的道理。常領我們打仗。請你講給他們聽。改變他們的心罷。請你不離開我們。就坐在這裏罷。』非

話坐在這裏。是住在這裏。故亨得爾三月之久。勤力講道。孜孜不倦。聽道者日衆。此風聲傳開。遠處村鎮。亦來邀請亨得爾到彼鎮講道。而本鎮百姓又苦苦留之不讓去。恰巧亨得爾身體欠佳。走路困難。不得已留於此處。勉強講道。日久病莫能興。以爲不

如暫時回愛表庫塔。安心養病。病愈再來。乃報告會長。欲暫時回去。羣衆苦留不住。乃於歡送之中。仍不斷殷勤叮囑曰。『下次可來坐下。』亨得爾於歡送之中。含悲而去。回愛之後。略事部署。因病體沉重。故暫時告假回國。休養數月之久。始抵英倫。

在英倫休息未久。病體痊愈。乃與其夫人於一八五三年之正月。同抵西非洲。其夫人亦熱心傳道者。身體亦壯。雖經過甚嚴重之時令瘟疫。仍工作甚勤。毫無傳染。夫婦二人。在愛表庫塔不久。即同至愛巴旦居住。在該處十七年之久。未嘗止息工作。此處與歐洲文化。相隔數萬里。且與愛表庫塔亦有數日之路程。彼夫婦於此處黑暗之中心。安放教會之根基。堅固深厚。以待後日之發達。非亨得爾夫婦。同具有犧牲性。孰能及此。

非洲所有傳道者之夫人。固皆能盡其心力於傳道事業。然或累於家庭瑣務。或忙於教導子女。或因病而困頓牀第。或因性之所近。而不喜交際。其中未有一人。能

如亨得爾夫人之熱誠犧牲者。夫人無所出。然視人之所出。尤甚於己之所出。而視非洲之黑兒女。尤甚於白人所生之兒女。惟因其與黑人顏色不同。非洲兒女。恆畏而避之。故夫人想出許多方法。以誘致之。見羣兒女來。佯爲弗聞見也者而過之。忽擡頭見之。方開口欲有所言。羣兒驚逸。若逢蛇蝎。一日。有一小女兒。手拈鮮花。欲送夫人。而不敢近。夫人以百般誘惑之色。以招集之。小女兒近前。惟直伸其手臂。不敢貼近。夫人亦直伸其手。以接受之。相去約數步之遙。若隔鴻溝。接花之後。表示謝意。小女兒頷之。終不敢近而去之。觀其意。甚有願親肌膚。而不敢如願以償者。一日。夫人召致羣兒女。示以遊嬉之方法。羣兒喜。乃依法遊嬉。如此數日。羣兒漸稔其非凶蟲猛獸之類。乃敢與之親近。而夫人待之不啻慈母之待親生兒女。羣相感激，呼之爲『噯呀』。噯呀卽母之意。

人貧則呼天。急則呼父母。白人多呼媽媽。黑人呼噯呀。黃人則兼而

呼之。滄州人呼母爲呀。

日久。夫人爲之開一日校。教之說話。教之讀書習字。兒童漸明心理。乃依依不捨。視如親生之母。此無子之夫。旣儼然有子矣。村中有許多無母之兒女。

或寄養爲奴。或流離失所。夫人皆收養之。不第設法濟其貧困。亦爲之設寄宿舍。以懷安之。一日。有一小黑奴乞憐而來。夫人抱之。與之接吻。小兒拒之曰。「噯呀。不要親我。因爲我是黑族。你是白人。我如何敢與噯呀接吻呢。」夫人不聽。終抱於懷。與之接吻。小黑奴感激流涕。不知所云。

.....

當亨得爾夫婦在愛巴旦如此工作時。同時。在愛表庫塔及雷溝寺之周圍。亦有相當之進步。除舊有之傳道者外。又自英國及塞拉雷窩內來到數人。均有熱誠及毅力。其中最著名者。卽庫勞德之長公子。少庫勞德。行事畢肖其父。唐遜德夫婦亦收留了許多小黑女。如亨得爾夫婦之所爲。成立一個大家庭。該時家庭制度。視學校制度。爲尤緊要。蓋家庭制度。置許多不同類之黑兒女。在一個主婦之下。食同案。寢同居。讀同窗。嬉同院。一羣兒女。惟主婦之命是聽。有如今之幼稚園。不第此也。有病則爲之醫藥。有過則爲之責罰。親逾骨肉。愛似心肝。長養教育。如

陶之有範。治之有型。則此一羣小兒女。豈非個個賽母。處處似娘乎。故在非洲內地。傳道。欲養成教會根基。非立家庭式之小學校。以養其性情。不能爲功。若初來卽立學校式的教育。其知識固可發達。其道德仍如其原有之社會。與教會全無用處也。兒女漸大。則關心於其知識教育。才能教育。技術教育。而其最緊要者。則爲家庭式的道德教育。以立其根基。傳道會對於此種教育。已早有預備。卽在自由城設立各種學校。由各處教友家遣送兒女。至該學校而教育之。畢業之後。發往各處。皆棟梁之材矣。傳道會又注意教會之職業教育。非洲產棉花甚多。傳道會乃購置許多軋棉機器。送至各處教會所立之職業學校。以備應用。工業出品既多。又注意其商業。凡此皆所以謀非洲國民之心理建設。知識建設。實業建設之大步驟也。卽以愛表庫塔城觀之。一八五九年卽有教會子弟三百餘人。通力工作。可知其工業之盛矣。回憶一八五四年。印字機初至愛城。至是年一八五九年不過五閱寒暑。所印之報章。名愛路欣者。Ive Irohin。每日出三千份之多。可見其知識與日俱增矣。

由此。歐洲之文學及藝術。亦隨文化而輸入非洲。傳道會之功。爲何如哉。

非洲教會。既如此其發達。自由城傳道會聞之。卽派一監督往而巡閱之。乃於

一八五四年之末。大主教費得爾 *Vidal* 往西非就職。先至雷溝寺。繼至愛表庫

塔。終至愛巴旦。共施堅信禮而入冊者。有六百人。又簡派數人來幫助傳教。加增教會之力量。又在各教會開議事會。商議研究各種問題。及行政計畫。及進行方針。不幸於其回程時。爲蚊所咬。致得瘡疫。自雷溝寺上船之後。卽臥病不起。未至自由城。卽魂升於天。惜哉。

真光大亮。神鐘大鳴。幽麓巴四圍野蠻之區。乃自形穢惡。不時遣人至愛表庫塔請求傳道師。至該處傳道。變化其習性。有愛菲者。He乃幽麓巴國之聖城。在愛表庫塔之東南。有三日之路程。該城原敬梵帝釋爲萬有之神。幽麓巴人敬之。如希臘之於歐琳普。爲衆神之父。爲人類之祖。常殺人爲祭。其大會長歐乃 *Oni* 見愛人之興盛。及愛巴旦人之文化。深奇基督教之力量。如此神奇。乃遣人至愛表

庫塔。請求派傳道師至該處傳教。並立和約。愛格巴族及英國聯盟一氣。又在愛表庫塔之西南六十英里地方。有一族名起圖 *Ketu*。城內居民約一萬人。其酋長亦遣人至愛城指名請庫勞德來國內傳道。又在愛城之北。約二日之路程。有一族名愛查驛 *Tjaya*。其酋長亦遣人來愛城指名請唐遜德來國內傳道。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諸傳道員趁此機會。在愛城四圍。設立分站。以愛城爲中心點。彼此聯絡一氣。愛城遂如烽火臺。四圍瞭望。一切皆在指顧之中。

總計此十年之中。在愛城內生聚教訓。教會根基。甚是堅固。勢力亦甚雄厚。可以一試而霸西非。故以後數章。乃分論四圍教會如何設立。如何發達。如何訓練。如樹之有枝。水之有派。黑河南北東西。遂蔓延如大樹之蔭。河絡之網。

第八章

黑河泛遊北及察達

一八五四年

上章所論十年之生聚教訓。乃言幽籠巴一帶之陸地教會。其實黑河一方面。並未止息探險。而內地之發達。卻引起諸探險家之注意。夫陸地諸民族。既能自由至愛城請牧師。必其人已受幾分文化。已得幾分知識。始能以人之所長。補己之所短。求與英人。並肩而立。如愛表庫塔之所爲者。方能爲此高誼之舉。非然者。斷不欲白人侵入腹地。以教其子民。於是諸探險者舊興復發。欲再爲一試探險滋味。冀能達其最終目的。

曾記得以前於一八四一年頃。政府之探險三艦。頓遭失敗。加之以各方面之攻擊。政府乃如驚弓之鳥。不敢再向黑河啄食。雖於一八四五年英國領事官畢庫夫得Beeroff曾獨爲黑河之遊。然亦無何得意之結果。而綜計自黑河探險以來。可謂無一次非失敗者。例如：

一八〇五年	孟苟帕克 Mungo Park 之探險
一八三〇年	藍得兄弟 Brothers Lander 之探險
一八三二至一八三三年	賴爾德 Macgregor Laird 之探險
一八三六至一八四〇年	畢庫夫德 Beacroft 之探險
一八四一年	英政府 Government expedition 之探險
一八四五年	畢庫夫德二次探險

讀其各次探險所記。輒傷心於其不幸之遭遇。而臨風惋惜之。但賴爾德雖亦於一八三二——三年探險。大遭失敗。其意志卻甚堅強。從未灰心。渠本一蘇格蘭族之一商界大王。資本既厚。膽識亦高。自信黑河必能開放。爲交通起見。亦必須開放。以輸進基督教之文化。第一次探險雖遭失敗。金錢性命。損失殆盡。金錢則傾囊如洗。性命則同行者四十九人只餘九人。彼則仍不灰心。又欲攘臂重尋桃源。政府固深表同情。但不保險。只

助以海軍人員。及他項技術之士。以貝起 Dr. W. B. Baikie R. N. 爲首領。買一
小汽船普列德號 Plaad。乘之共往。賴爾德此次所恃以無恐者。因該處已近基督
教邊境。上章所述基督教之蔓延所及。黑河兩岸。雖未同化。但兩岸居民。與白人漸近親密。即可
因族及族。介紹入內。故賴爾德託傳道會之介紹。欲以庫勞德及西門約拿斯二人爲
繙譯。深入黑河內地。在船上費用一切。由賴供給。庫勞德固甘願前往。而傳道會
亦深幸有此等人才。可乘機探入內地。

小汽船出洋後。於一八五三年七月十二日。進黑河口。過修女岡之後。試知水
量較一八四一年稍淺。駕駛須分外小心。不斷測量其深度。時遣小艇先行。以尋深
流之道。然不時船碰在沙岡上。卽行攔淺不動。又須他項列舟拖出之。探險初步。
卽如此危險。前途焉可厚望。由以前之經驗觀之。知船員之損失。不在野人之傷
殺。而在瘧疾之作怪。從前不明瘧疾之由來。無從診治。此時已發明金雞納霜爲治
瘧聖藥。故船員在甲板上工作者。每日必服金雞一次。

第一程先到阿埠。阿埠卽一八四一年艦長查得爾與該地酋長歐拜和約簽字之處。今歐拜已死。繼任者尙未選妥。惟最有希望者。乃其長子楚庫馬 Tsukuma。此時聞英人來。乃出而歡迎之。一面召集衆首領及諸百姓。前來晉見。先使白人坐於鋪設之席子上。衆人圍坐。聲音龐雜。如一閩之市。雖首領亦禁止不住。大有巴別塔前紊亂口音之現象。巴別塔 Babel。乃洪水滅世後。子孫繁衍。羣衆欲修塔齊天。以避洪水。日久未成。口音紊亂。乃行分散於五大洲地方。聚族而居。故巴別卽口音紊亂。諸族分居之意。白人不得要領。乃召集諸酋長。以貝起爲代表。而諭之曰。『十三年前貴大酋長歐拜。與我白人交好。乃簽和約。永爲紀念。彼此互惠。今我等銜命前來。以踐前約。請卽簽字。以重信守。』楚庫馬應之曰。『昔先王旣明於大勢。睹白人遠來。深有惠于敵邦。用是敢踐前言。簽字和約。永敦世好。先王雖賓天宴駕。其靈猶存於人間。敢不繼續前徽。以表孝思。惟思以前先王簽字之後。英跡忽然斷絕。西風空望。未能交易。此非敵邦之罪。上國實愆其期。今皇舟再莅。重踐舊約。幸勿再失機宜。令人向隅。惟代表其諒之。』於是簽字而退。

簽字之後。庫勞德即要求酋長。欲在阿埠建立教會總站。如西域之雷溝寺。巴達格雷。愛表庫塔等處。酋長欣然應之。於是決定以阿埠繙譯西門約拿斯見前第三章。暫駐阿埠城。教訓愛堡族人。阿埠是其地名。愛堡是其族名。以俟回程。再定計劃。

其餘之人。均上船向上進駛。八日之後。又至愛達城。其酋長仍是阿達。下岸見之。仍如前儀。寒暄已畢。談至艦長查得爾之不幸短命。阿達深爲惋惜。繼乃責白人之不守信約。簽字之後。十三年之久。終未遣一人來傳道。而經商開墾之成約。更杳如黃鶴。不見其影。經庫勞德詳爲解釋。乃知僉遭不幸。非寒盟也。今茲之來。正所以尋前盟耳。阿達乃大喜。令百姓三呼萬歲而散。

一切手續。現已完畢。衆人又坐船上行。一路之上。即聞交戰風聲。前途甚是危險。原來在蘇丹地。蘇丹乃一狹長地段。在撒哈拉大漠之南。東自紅海。西至大西洋。蘇丹即黑人國之譯音。北沙南嶺。瘴癘之鄉。猛蟲甚多。有許多回教

族以游牧爲業。逐漸南下。至黑河流域。水草豐盛之區。乃棄牧爲盜。組織劫奴隊。自命爲佛蘭奈族 Fulani。此族人狡詐多端。團體甚固。因其得回教之遺訓。故機詐忠勇。團體甚固。

將回教律例。勒令豪薩人 Hansa 遵守。豪薩即蘇丹原籍之族人。民性溫柔。雅愛和平。故爲佛爾奈人征服。一反其和平本

性。令其凶殺成名。又令察達人 Tshadda 黑河南岸之一城。遵守。以備供其驅使。侵略幽麓

巴大地。故黑河上游兩岸。幾全爲回教勢力所漫蓋。時騷擾居民。擄之爲奴。且時

當反間兩族。使之互相爭鬪。兩敗俱傷。乃收漁人之利。其勢如此之大。其威如此

之猛。故居民苦之。悉遷於黑河西岸。以避其鋒。即黑河源頭之上諸山地。或移居林木深處。或

潛居水中洲島之上。黑河上游。經過諸山地。於彎曲澗濘之處。恆多洲島。土脈肥沃。另覓生活。以隱避之。回教大首領

達薩巴 Dasaba。爲略巴王 Rabba 之弟。凶猛異常。能馳馬擄靈。百發百中。一中即透。暴虐無

道。故黑河匯流之西岸。闕其無人。

行三日路程。乃至一處。爲十三年前艦長查得爾所買之模範圍。今則水草荒

蕪。樹木拱把。非復模範圍之舊觀。四圍居民。咸來問訊。此模範圍何時開闢。庫

勞德只含糊答應。言不久必來。請少安勿躁。

此段地之對面。即察達支流之河口。土人呼此支流爲笨牛 Benne。船員乃行

偵察此支流之來源。此時雨天時節。河水正高。登桅一望。浩淼一片。船向上駛。見兩岸各村莊。不似黑河兩岸居民之潔淨。更不衛生。身體污穢。不著衣服。但酋長卻穿絲綢之裙。氣貌倨然。此處居民。最懼回人來劫。見我等來。膽小不敢近前。時呈疑惑之態。民中偵探。亦不時前來探聽消息。觀看動作。好作諜報。村內各處。不斷見有被焚掠之痕跡。此村之中央精華處。曾被佛蘭奈人洗劫一次。所擄之人。帶至沙克圖 Sokoto。

黑河北之大城。爲蘇丹地回教之京城。回王居此內。昔爲豪薩之名都。今爲回教所盤據。

獻與回教大王色勒坦 Sultan。職此之故。欲下岸向之表明心迹。及與之傾談交遊。實屬難事。且有時風聲鶴唳。全村之人。藏於蘆葦深處。使人不易尋覓。

幸庫勞德深懂西非土人心理。乃設法與之交際。遣繙譯官見其酋長。說明來意。且以西非所常用之禮節。與之交遊酬酢。土人雖知。來者爲善人。但爲回教之機詐所誤。不得不先事防備。故於船員坐岸之時。即羣來圍之。手拿長鎗。預備廝殺。稍一不慎。即觸殺機。庫勞德智警過人。乃設種種良善之法。以和緩之。終至

釋疑而言歸於好。庫勞德常思探險者往往被土人殺死。其故卽因其心猛氣盛。土人不明來意。卽彼此動手。殺死土人。猶可說也。倘被土人殺死自己。仍是前功盡棄。故探險人才。不但求其有智有勇。且必求其有仁。能忍辱。能受恥。能被罵。不還口。被打不還手。有耶穌之心思行爲。方能稱爲探險家。若身披利劍。手拿快鎗。逢人卽殺。遇獸便擊。一往無阻。大勝而同。此是土匪行爲。不是探險本領。故無犧牲者。雖有飛簷走壁之工。打虎射蛟之力。暴虎馮河。死而無悔。祇是贖漢。有何用處。所謂犧牲。卽爲愛他而死之性也。卽以此次而論。若非庫勞德帶領羣衆。下船見衆人如此示威。因之大怒。激起惡感。彼此交戰。此皆由於神經過敏。不能鎮靜。以辭色之間。表其深意。令人誤解。不得善終。則何益矣。不第此也。此處首領。多與回教之佛蘭奈族有深厚之交誼。爲回教勢力所及之處。如開奴 Kano 及沙克圖等。皆爲大哀米爾 Emir 各城之回教小諸侯 所管之巡獵地。巡獵黑奴之地 內有居民約數百萬。究竟白人帶領許多黑籍繙譯。是來作甚。爲仇爲友。皆不得而知。初次

下岸。豈有不備之理。經庫勞德之說明。始知原委。故知作善事。亦必須有高明手段也。

彼等交涉之後。復坐船循經流直上。已過昔日探險之終點。

即諸艦長病疫之處。

普利德仍

向上舫。一路之上。所見土人。皆狂狂獠獠。不懂人道。歷七星期之久。已行至去

察達河口三百五十英里之處。

即過昔日探險終點二百五十英里之處。

船至此處。所燒之木柴。已經用盡。

船中無火。不能上舫。但貝起仍欲乘小舟前行。以探其究竟。即帶領一英人數非人。獨隊前往矣。

汽船欲折回至察達岔口時。上游大雨。水忽增高。以前兩岸諸地。悉成澤國。

村落亦被水淹沒。水量如此洩漫。駕駛尤覺困難。有時不知何為水漕。何為水汛。

船偶被岸泥膠住。拖拽不出。即由黃水冲刷。滿船污泥。俄而陶娜逗

Tornato 為非洲西岸之大颶風。風起時

日。恆帶大雨。日夜不息。

忽來光顧。大木斯拔。波浪滔天。繼之大雨來臨。勢如倒峽傾盆。船被

風逼於泥內。幾沒船身。雨水增高。船身不能起浮。想盡方法。不能擲出。方欲捨

舟而去。忽上流湧來。將泥沖去。船身乃起。又復駕駛。始回三岔河口。即察達河口。

指計之。船在河中行。已一百零一天矣。繼駛至阿達。此處有一鬧市。名昂泥利

Oritsha

在黑河東岸之一鎮。後教會在此設第一站。

離岸不遠。但未下岸。以觀其勢。乃召西門上船同行。

來時遣之以立教會。

但土人與西門之交誼甚厚。堅欲留之。不願其行。諸酋長又送地一段。以

為教會地址。但庫勞德以為此地甚低。恐河水漲時。淹沒地基。反不易於工作。但盛情難却。只得暫為領受。以待日後再行置換。且應許以後定派二人來此傳教。

是年末秋十一月七日。汽船通過沙蓋。又平安旋於海上。大家稱慶。皆得生還。此為六次大探險之最大勝利。與各族之和約。皆已簽字。所得經驗。知直溯至六百英里。黑河與察達河交匯之處。仍能行駛大汽船。而無妨礙。兩岸居民。性情和善。喜與交遊。惜上游為回匪所及之處。鎗馬所過。廬舍為墟。

至於傳道問題。則更順利。永未失望。於此河口可直達非洲腹地。又可於內地各城。設立教站。往內地偵察。得其實象。易於反掌。傳道會乃預先計畫。分段駐

教。因言語之異同。分教站之遠近。庫勞德籌之熟矣。卽由塞拉雷窩內之神學繙譯會。詳爲研究各地之方言。搭配應用。使講者易於爲力。聽者易於會心。研究已畢。故上條陳於傳道會。如下：

上帝利用塞拉雷窩內之非洲人爲器具。播其傳教種子。實無上之妙術也。此塞拉雷窩內之非洲人。皆來自黑河兩岸。昔日爲奴。今日自主之傳道良教師也。以今日之自主傳道良教師。再回黑河故鄉珂里。教導其現尙爲奴之同胞。現尙無知之親友眷屬。現身說法。吾知其必有百倍勝利。以前探險者。皆知欲施其商業計畫。及傳道經綸於黑河兩岸。但不得工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出師未捷。身已先死。聞者惜之。現該處之億萬無知無告之生靈。倘能於未死之前。得見從前同胞被擄於無何有之鄉者。生還故土。身膺高爵。胸懸榮章。腦具超越知識。心包萬有慈愛。以榜骨肉。以教親友。則彼等於萬分失望之中。竟得意外慶幸之事。其踴躍奔騰。向風恐後之心。爲何如

乎。正是自己現身說法。例如西門約拿斯。本阿埠被賣之黑奴。被英艦截獲。在自由城中受高等教育者也。十三年前。曾隨查得爾艦長至阿埠。充當繙譯。阿埠酋長歐拜見之。驚爲神奇。卽欲留在故鄉。教導在鄉之土人。以事不果。復回自由城。今年再往。惜歐拜已死。若非其子猶尙認識。則不第和約不能簽字。恐全局從此糜爛。不堪復鑄矣。今者若不趁時急速前去。履行條約。再過十三年。新會興起。孰能復記憶二十六年以前之事乎。故以本地人教導本地之百姓。不第言語相合。感情相洽。而聯姻生育。繁殖滋養。生化天國。不比教化天國。愈萬倍乎。謹上。

傳道會讀罷條陳之後。乃開會議。決通過此議案。公佈施行。計畫實現。如下章所述。

第九章 庫勞德之黑河建設 一八五七—一八六四

傳道會準庫勞德之說帖。依次計畫。日久方有成竹。惟進行方術。略有困難。

其大原因卽黑河尙未開放。內地尙未通商。河口三角洲地方。尙未有期船往來待用。賴爾德之船。雖未遭失敗。但以商業計算。已賠累不堪。無資再可供給。英國政府之大艦隊。正有事於克利米爾之戰役。Crimean War. 克利米爾乃俄羅斯黑海北岸之半島。爲黑海之咽喉。東方之門戶。俄欲取土。英法

禁之。乃起戰事。大戰十一月之久。俄卒敗績。許土獨立。去黑海艦台。於一八五六年。立和約於巴黎。咸豐六年。尙未結束。不能調役。欲求助於社

會。社會方徵逐於虛榮。欲求助於商界。商界方競爭於實利。幸一八五六年。戰事結束。政府無事。傳道會乃上說帖於貴爵帕理木司吞。請代爲陳情女王。降旨遣派施行。未幾英政府乃與賴爾德立合同。派一暗輪汽船。卽新式之輪船。名『旭日』者

Dayspring。令其率艦前往。此船長七十六尺。船重七十七噸。船頭刻鵝鴿。口銜橄欖葉。蓋取洪水滅世。挪亞方舟。鵝鴿銜葉。喜報平安之意也。貝起博士。仍爲

司令。格勒佛爾 Glover 職膺少佐。兼充艦長。庫勞德帶領非洲傳道隊。以備沿途設站。

此次上駛。乃順黑河幹流。直至上游。並未走笨牛支河。到蘇丹之略巴地方。庫勞德與貝起二人下船登岸。至回教區域。進沙克圖城。見佛蘭奈國回王佛拉色勒坦 Fula Sultan。勸其罷奴販。以重人道。未得要領而回。蓋販奴爲回教王佔據蘇丹之生命線也。

但開闢黑河。設立教站。連營一千餘里。爲庫勞德平生之一大快事。其計畫。其設備。無一不處心積慮。步驟完善。以成萬世不拔之業。籌備黑河教站。其最得力之助手。其一爲戴樂爾牧師 Rev. J. C. Taylor。乃愛堡族之黑奴父母所生之子。其次卽西門約拿斯。此外尚有數人。皆從自由城挑選人地相宜。才識兼全之人。初步計畫。乃規定阿埠地之愛達模範圍。及其相宜之處。設立教站。但庫勞德之第二步計畫。乃欲伸出北岸。直至回教所佔之蘇丹大地。侵至略巴。拜達 Bida。

開奴。以及沙克圖等處。以擴大基督教勢力。成爲基督教統一之大西非主義。但目下手中缺少一回教之反正者。倘能得一人反正。以基督之精義教養之。成熟之後。回至本國。其傳教之勢力。比自外國來之異言異服。異德異行者。所差不啻天壤。故傳教不及養教。養教不及生教。此物此志也。白人至黑河傳教。此傳教也。庫勞德戴樂爾西門之輩。幼時先被賣爲奴隸。後受教於自由城。深得基督教之知識。然後各歸本族。爲民之教師。以同化之。此養教也。將來庫戴西三人之子孫。以及各族反正之子孫。生而自然爲基督教民。不加勉強。不事教育。此生教也。今庫等欲在黑河一帶。設站以養之。且欲伸至回教國以生之。其眼高於頂。力大於身之本領。可謂超出羣衆矣。庫勞德在幽籠巴地傳教時。曾得一黑奴。該黑奴已爲回教同化。生而爲回教者也。

亨得爾曾深入幽籠巴之愛巴且地。至阿絲里地。駐教多年。該處即有回教奴隸甚多。見前第六。

深明回教教理。自被庫勞德救出釋放之後。深感大恩。愧無以報。今得與英國政府連屬。改變國籍。又受傳道會之栽培。深明基督要理。庫因其深懂亞拉伯文字。故特之繙譯聖經。大得助益。

今庫欲伸其宗教勢力於回教各地。舍此人爲內線。無可爲力者。若以此人入內地。重返故土。以基督徒原理。軟化該教人之拘泥心。及偏見心。豈非幸事。故毅然行之。觀其自記曰：

設立教會。在回教範圍之內。最忌者即是強辯態度。先與人以惡感。拒人於千里之外。所得不償所失。但當以寬宏大量之態度。容納其教義。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然後請其同意。以己之信仰。向其屬民。宣傳教義。彼此印證。可以有得。

是年七月「旭日」駛進黑河。但初步計畫。竟遭失敗。西門約拿斯必須在阿埠下岸。駐教該處。以履行一八四一及一八五四年之條約。但此處會長。已不是楚庫馬。乃是新卽位之幼年會長。名喚阿智 Aje。其爲人也。兇殺殘暴。不可理喻。故庫勞德暫不容西門下岸。至他處再尋機會。乃又上駛至一處。在黑河東岸約三英里之遙。有一鎮。名昂泥刹 Onitsha。以庫之眼光視之。此處地勢。較漲汎水平

線高一百餘呎。當無洪水之患。自比阿埠爲佳。故定在此鎮設一教站。

到鎮停船。下岸之後。見其酋王。說明來意。酋王乃召集各酋長。各軍侯。開評議會。當面敘明來人之宗旨。並詢衆意如何辦理。經大衆商議之後。齊聲喝采。願意。願意。酋王乃簽字。公布施行。由一人朗讀條約畢。酋王即指地爲基。某處可設倉庫。以儲貨物。而便經商。某處可設教會。並設學校。及住舍等。並鳴鎗示敬。盡歡而散。

由此庫勞德乃經營建造各種房屋畢。即以戴樂爾及西門二人主持教務。及學務諸事。並留由自由城同來之三位本族傳道員。協理辦事。於是黑河之第一教站。乃告成立。以本色人分配進行。

西門等一行人。移居岸上之第一夜。即聞酋王將於衆人登舟之後。舉行大祭。殺一婦人。以媚其神。西門當即回船告知此事。庫勞德立時下岸。見酋王。極力諫諍。言殺人獻祭。爲不義之事。多方規勸。辭甚嚴厲。聞者動容。酋王乃准許以後

取消人祭。婦人得免。事乃寢。

由此上舢。至愛達。下岸與其酋王商議。履行條約。設立商場。教站之事。此處酋王。亦非故人。舊事重題。煞費周折。且以禮儀不同。多所留難。不得已仍上舢。至及比 Gbebe。靠三岔河口甚近。下岸與其酋王商議。經商傳道之事。大蒙贊許。乃在此處設立第二站。簡一本族教師。留守於此。兩站全非常初計畫。

船又上舢。過第一個三岔河口。又上舢至第二個三岔河口。來到磕都那地方。Kaduna。該城立於河之北岸。此處河水甚深。尙可再向上舢行。鬍鬚已到回教佛蘭奈在拜達 Bida 所立之營寨。此處正在回教勢力中心之地。霸佔黑河上游一帶地方。衆人並不懼怕。仍向上舢。終日之間。衆船員萬分小心。日落之時。方至一鎮。名葛拉 Gbara。此鎮昔日曾爲大奴比王國 Nube Kingdom 之京城。今已變爲瓦礫。回教人擄掠焚殺之後。任其墟廢。亦不再事修理。本地民族。自經蹂躪亡國之後。悉遷於南岸。流離失所。無敢回者。衆人憑弔久之。方欲下旋。船上有一

老繙譯。忽然猛醒。髣髴記得此處。卽爲其兒時故鄉。四十五年前之浩劫。噩夢如在目前。家山猶在。人物全非。昔日慘象。印象重開。乃在大衆之前。指點河山。揮手天際。悲述其兒時如何被回匪圍勦。如何搶劫。如何焚殺。頭頭是道。哀故鄉之非昔。嘆人事之變遷。不禁戟其老手。指天痛悼。經庫勞德竭力勸之。始揮淚而罷。凝立痴望。終夜不去。後人卽其事而弔之。其詞曰：

藍蔚之天。青葱之地。遠山積翠。玉帶浮金。火傘萬甸。大塊張絳綃之幕。銀花千里。滿天散瓊樹之英。處處園林。家家蔬圃。巨象往來無拘束。敬菓獻花。羚羊結隊亦從容。捋鬚撫角。或點頭而示意。或撒蹠以追風。居民則瓜瓞縣縣。恰似椒聊盈匊。城鎮則周原臙臙。眞如錦上添花。南望愛倫。

Torino 河。羣教以粟易械。北通開奴。

Kenosha 河北大城。距河三百英里。

亦來抱布買絲。豪貴青年。

日惟殺牛設筵。清閒長老。夜亦飲酒浩歌。其餘平民。惟恃勞工。以是之故。不缺衣食。男子耕田以自養。女惟貿易以立家。熙熙壤壤。誠西非之大

富。勤勤懇懇。實熱帶之超人。誰知天驚石破。遽來回匪之鐵蹄。彈炸鎗鳴。同罹池魚之浩劫。鐵時代戰勝
石銅時代青年英俊。繫累海口而爲奴。艷色妙娘。強拉柵柵以姦淫。嬰兒溺於溝瀆。毫耄棄於蠻荒。焚其鎮而火其居。寡其妻而孤其子。一片成墟煙焦土。千秋任地老天荒。野猿猶樂禍幸災。盜我荒園碩果。殘匪亦趁風打劫。搜我賸軸斷紗。又且擄我國王。斬其首陳於列肆。殺我首領。枯其體掛於高竿。逼我鐵工。惟鑄鏈以縛足。凌我木匠。祇刊木槓以穿胸。斯誠四十五年之回憶常在。可悲數萬生命之血恨難消。

老人於灑灑洋洋。說自己幼時歷史。父子如何被劫。親戚如何離散。以後如何遇救。進入自由城。變成英國國民。不第受了知識教育。且亦受了宗教教育。撫今思昔。大爲感嘆。其中下淚獨多者。厥爲庫勞德。因其經歷。與老繙譯同情而異景也。大家在船面上聽罷慘史。觀弔荒景。心中越發焦急。欲見回王。而說項之。使其開一面之網。施慈惠之德。變其宗教政策。以愛人爲心。不再販奴。故貝起與庫

勞德規定往見回王蘇木扎旗 Sumo Naki。與其異父弟達撒巴 Dasaba。該時回王之大本營。正設在拜達。貝起之意。是欲以英王代表名義。往見之。尙有勢力。庫勞德則欲在回教勢力中尋一平安地帶。得受保護。安然傳教。願已足矣。故二人先遣使者往見回王。說明來意。回王得此消息。知英國之勢力充足。不敢違拗。乃派一隊人馬。來迎接進城。以示優遇。

翌晨東方未明。二人下船。隨隊前行。至大營時。天已大明。紅日初升。霞光萬道。此際正值回人晨禱之時。原來回教信仰。晨昏之禮拜。最爲重要。見日出。卽下駱駝。跪到平川。謙恭禮拜。日入時亦如之。鬧市之中。旅行之路。曠野之外。叢樹之中。每至日出日入。卽遙聞祈禱念經頌美歌詩之音。顛聲疊聲。動八荒之表。遊歷非洲者。得聽此種森人毛髮音調。實大不易。禮拜已畢。卽起而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必得勝利。天地間之宗教信仰。與行政方針。心理建設。相背馳如此之甚者。可謂絕無僅有。庫勞德於彼等伏地祈禱之時。乘機攬於鬧市中央。見彼

等方以鎖鏈桎梏奴隸。至奴場販賣。其中有一婦人。及其一小兒。標籤書明價碼。爲七萬貝幣。約合英金七鎊。合華銀七十餘元云。可謂大減價矣。

祈禱已畢。庫勞德仍回原處候命。未幾二人被引至王前。坐於席上。王卽向二人道歉。未能遠迎之罪。並謝不遠千里而來之意。言吾人之幸遇。此皆主之鴻恩也。同教稱主。耶穌教稱上帝。耶。讀者須知。吾人若不知回教人在非洲之行爲。一聽此語。便心悅誠服。不啻若自其口出者。乃細究其行。則竟與言違。髣髴行事是行事。說話是說話。信仰是信仰。三不相關。此種矛盾心理。不第回教人有之。卽凡異教徒亦莫不有之。人心之表現。竟有如此莫明其妙者。

前文曾言庫勞德所用之繙譯。昔曾爲回教中人。今已反正者。庫勞德卽利用彼自己之見證。向大衆陳述自己歷史。如何被虐。如何被英人所救。如何歸正。皆詳述無隱。回王及諸首領聞之大驚。初以爲是冒充回教。及至考問許多隱語祕經。該繙譯皆能應對如流。出人意表。庫勞德用此驚奇之事。趁勢講基督要理。衆人以驚

奇之心聽之。必有所悟。此亦一傳道之法也。

耶穌傳道。卽以此法治好生來瞎眼者。使之站於人前。而作見證。使徒治好生來癱腿者。使之站於法官。

於人前。以庫勞德以謙卑之心。向王請求保護。在回教勢力中。傳耶穌聖教。是猶與虎謀皮。然而回王知來者不善。亦不得罪他們。且來人皆任情交好。以禮貌待人。因此不敢拒絕。亦不忍拒絕。正如啞子喫黃連。心苦口難言。

耶穌在世。未曾以禮貌得罪一個人。都是

交遊以善而退。卽稅吏。淫婦。仇敵。和犯罪的人。亦一律交遊不遺。庫勞德真可人哉。

當此情況之下。回王無法推諉。亦只有另賜一地。在略巴之上。作爲教站。至於其異父弟。除坐在席上嬉戲笑語之外。對於此等國家大事。外交關係。並不聞問。諺云。珈琲雖苦。究能提神。此次外交。竟能在回教地面。宣傳聖教。亦是彼此喝珈琲而已。珈琲之力一過。便又回恢委頓態度。庫勞德雖明知彼等離開此地。不久或將食言。與基督徒以難堪。然庫勞德自思總是在回教中走了一趟。種子撒在地裏。或不至毫無效果。

事畢之後。衆人又回到磕都那。登船上舫。至略巴城。此城亦在河之北岸。形

勢雄厚。有時回王及弟駐蹕此處。以鎮壓全國。此城之緊要處。即在能管鑰大河兩岸之商旅。而縱送一切。北控開奴。爲駱駝商人之要道。南跨愛倫。爲回教之生命線。地形險要。交通方便。故亦可爲傳道之中心點也。

當至略巴之時。岸上老人。尙能記憶五十年前。孟固帕克。曾探險自上游至此。所乘之船。名福利巴。不幸至簸沙大峽。遇礁而碎。孟固帕克。亦於此處殉難。事隔五十年。庫等又乘『旭日』自下游而來。其小心翼翼。正不知若何恐懼也。見前第二章本事。

船進簸沙時。水流爲峽石所逼。激湃湍急。如三峽之灩澦堆。伏牛潛蛟。勢甚危險。兩旁山壁削立。蔭影蔽天。山石磋砢。如鬼如怪。如龜如蟹。使人見之。不寒而慄。方回憶孟固帕克故事。船已舫至近爪巴島處 Jehba Island。忽遇暗礁。船身首尾大震。如石破天驚。滿船漏水。不克補苴。大衆於紛亂之際。船不自主。又被衝至對面磐石之上。船身乃碎而沉。不幸此次探險。又爲邪神所勝。依本地土

人之言曰。人所穿之衣服。其色不正。致遭神惡。因而破碎。但『旭日』之沉。尙未如福利巴號。致遭搶劫。因黑人五十年之程度。亦見進步也。岸上羣衆。卽速以刳舟。划來救命。所幸者船員未喪失一位。且船上緊要物件。亦取下不少。晚間宿於沙灘之上。天不作美。又遣颯伯陶那關前來作伴。大風之後。繼之以雨。彼等所有以遮身者。不過一領雨衣。僅蔽胸背。浙瀝終夜。未有辦法。翌晨又乘刳舟。至大船之下。看尙可修理使用否。及至檢查。無一是處。不可修理。亦不能修理。少佐格勒佛爾。乃決定捨棄此船。另想辦法。

今日水底尙有旭日殘身。輪臥在爪巴磐石近處。此船被棄之後。土人卽取下其喇叭。通風筒。置於島上樹林之中。又取下其汽機。及推行輪。以敬其神。以後於一九一六年。又六十年之後。英工程師在爪巴島建築黑河鐵橋。在林中發現此物。仍陳列於爪巴車站。以爲永遠紀念。

全體船員。乃乘刳舟暫回略巴。以待後舉。蓋風聞後路。又有一隻汽船名『日光』者。尾隨而來也。此亦戰略上應有之步驟。若該船能平安到此。彼等可望有救。否則性命不保。

但『日光』號於一年餘之後。始來救濟。其所以不卽來者。亦有艱難之處。今

暫不說明。惟「旭日」之船員。於此一年之內。所作何事。有甚足紀錄者。格勒佛爾。本海軍出身。且富有冒險性。即自己預備一小列舟。往來於經流支派之中。以探情況。貝起則充外交員。日日與諸首領相酌酢。備爲傳道之方便。與通商之利益。庫勞德則每日籌畫何處可設傳道總站。何處可設分站。略巴之形勢及居民。與以很大之機會。前文已言其梗概。此處爲南北通商要道。北方開奴之駱駝。千百成羣。滿載貨物。向南方愛倫進發。當經過略巴時。因有一河之隔。河水深且廣。暗礁又多。駱駝實不能負重過河。先將貨物卸於略巴貨棧。待時而渡。必須多待時日。方能渡河。庫勞德即趁此機會。與衆客商講論天國道理。沙灘之上。水濱之涯。磐石之顛。叢草之中。皆集談講道之所。往來交遊之區。又經曾王之允許。賜地一段。作爲教會根基。庫勞德即仿照本地樣式。建了數間圓錐體之草房。圍之四圍。豎立木柵。以防內外。

庫勞德又購置一條大刳木舟。除水手之外。可乘六人。安置座位。設備完善。

以之下水。命名曰『傳道舟』。Mission Canoe。舢往內河之兩岸。各村莊。各部落。對居民講道。且有時捨舟登陸。深入內地。有時大受歡迎。有時被逐出境。

經過種種困難之後。船員因水土關係。皆染痢疾。有數人因病而死。

旭日尚未破曉時。船員已死二人。其一爲

副船主。其一爲水手。

於是庫勞德乃思自陸地直達愛表庫塔。報信求救。正當此時。有一美國浸

信會傳道員。名克拉克 Rev. M. Clark。自愛表庫塔來。衆人相見之下。備述來

由。克拉克應許回愛時。代爲報信。且告以『日光』所以遲遲不來之故。乃因印度兵變。平定尙須時日。勸其少安勿躁。並留許多食物與之。以免絕糧。其中最有趣者。卽白糖。茶葉。及珈琲。

衆人在略巴僑居雖久。但與庫勞德以絕大機會。習學奴比國語。平常時與居民談話。長進甚快。說話亦多諒解。卽與回教民族談話。亦有效力。彼等甚願聽道。但以回教勢力關係。不敢明講。悉在暗談。彼等亦知回王擄掠之不善。甚願有良好機會。反教歸正。

一八五八年十月。彼等所盼之『日光』號。乃跚跚其來。彼等歡躍登船之後。卽平安下舫。至昂泥利。第一教站庫勞德尙須在彼處整理教務。乃獨自下岸。見載樂爾之工作甚好。已有數人反正歸主。街市之上。往往有數千百人站立聽道。

此事以後。庫勞德仍不回鄉。又僱小舟向上游傳道。自己學習划船。水手無從拿把。拿把卽拿桴。猶言龍工。經歷許多危險。習學許多技能。覺汽船反不如刳舟之宛轉如意。

一直上舫。至愛達。又舫至三岔河口。

此支河名察達河。亦名笨牛河。因河自彼處來也。

又上舫至第二個三岔河

口。此支河名噶都那河。同回城拜達。卽在北岸。

直舫至來處之略巴。來至此處時。又遇以前之美國教師。並

銜愛表庫塔曾王之命。令其自內地直至愛國。無須遠道黑河矣。因此發明自愛至略之大道中。可設許多教站。彼此聯絡。如同腦線。而同時又發明五十年前之神祕大河。儘可設教站以發達其商業及知識也。

庫勞德既得愛王之命。乃在略巴略事休息。卽起程由陸路向南。欲達愛城。當時因在河上遨遊時。已受痢疾。身體十分委頓。但勇猛之心。勝過委靡之氣。奮力

背日而竄。

背日向南也。

穿過大森林。越過大山嶺。漫過豐草。涉過泥澤。不久來到愛倫

大城。此間之人。已離奴比國語。暫說幽麓巴話矣。

庫是說幽麓巴話者。

再穿過許多山嶺森

林。遙望愛表庫塔之花崗崗。即在目中。大喜過望。速速進城。至教會總站。即與塞拉雷窩內之大主教相遇。大主教亦剛來數日。同行者。即貝起博士。原來貝起博士。已由河口入海。航至自由城。報告一切。即與大主教同來視察愛城之教會。趁此機會聽庫勞德之報告。知陸路遠勝於水路。且昔日希臘大歷史家希拉透得斯之水經注。有河東流者。並非誑語。即黑河上游之一大段也。夫傳道事業。不第有功於社會。而探險工程。亦甚有益於國家。庫勞德可爲西非之偉人矣。庫勞德事畢。即過返雷溝寺。與妻子相見。生死契闊。業已二年矣。

但庫勞德之心意。並非久住雷溝寺。或其他傳道區域。其平生惟一心志。卽是以黑河爲中心。而欲全黑河一片地圖。悉爲傳道區域。並詳細考察黑河流域。對於西非之關係。能將管鑰黑河之全權。悉在一人之手。不第傳道易於爲力。卽經商亦

有莫大便利。文化基礎。即在此舉。故庫勞德於身體復原之後。仍於一八五九年夏季。重行出發。此次賴爾德又供給一船。名「虹」者。自三角洲入港。河口水勢湍漫。支脈交織。形成許多三角洲。先到昂泥利。望看該處之教會。又在受達。考察地勢。因欲上舫至略巴。還在三岔河口時。庫勞德接貝起一短箋。言略巴形勢已變。不可冒險。以有用之身體。爲無益之犧牲。信中亦未述明緣故。使人何以處防。庫勞德自思必是回教老王蘇扎旗已死。其異父弟達撒巴繼續作王。昏庸嬉戲。聽小人之言。宰割奴比全國。重新修築拜達城。作爲回教根據地。復反殺擄舊業。與教會爲仇。有如此者。然庫之心志。從未稍灰。思欲在及比城安置根據。一旦堅固。再事北上。當「虹」號舫入察達河口時。方過三角洲。卽有奸人爲害。將河岸兩邊枯草。放火燃燒。致船被焚。有二水手遇難。於是北上之計。又行失敗。賴爾德因船貨全燬。經濟破產。一氣而死。後人將貨收回。暫停交易。庫勞德只認晦氣。莫可如何。

但庫勞德之心志。至死不休。有志未成。徒抱虛願。未幾又得傳道會之許可。

帶領非洲牧師三十餘人。其中有婦人孩子同登國家所備之小礮船。於一八六二年八月吉日。舳進修女港。入三角洲。船名『探險』號。直上至及比。又舳進察達。原來此處居民。經數次傳道者之來訓導。已預備妥協。要求領洗。於是於九月某日之清晨。在茅泥築之小禮堂內。二百餘聽道者之前。爲八個成人及一個小孩施洗。此乃黑河教會第一批初熟之果實。此初熟之果實。乃屬若干部落之民族。由此少數之種子。栽於黑河流域大地之中。其發芽結實。有未可限量者。故庫勞德記之曰。『此足證明黑河流域之大地圖。大居民。完全爲主所佔有矣。』此次領洗者雖非大地之名人。又非海口之聞人。然因其爲內地之普通居民。遠在二百五十英里之外。固定宣傳。移植苗圃。日後必見發達。且此地即察達河口處三岔之中心。交通便利。二水相匯。五風相聚。由此而建立教會。其最近將來之發達。可以預料。北距回匪。南收黑奴。教會適處其中。擄者不敢再擄。奴者不再爲奴矣。其地勢之緊要如此。

庫勞德與同工者數十人。共同工作。除學道之外又設職業學校。教民種棉。並

教以機器打包之法。以備出口。售與英國。故居民不第文化日進。且富強之基礎。亦由此而定。達撒巴王聞之。遣數偵探來調查事實。庫勞德知其爲偵探也。乃向之婉言曰。『請回去向回王道歎。王雖失信。逼迫略巴之教會。余不失信。終必宣道。以至略巴。履行前約。今我教會之民。如此之強。如此之富。如此之聰明知覺。皆由我一人之教導。及上帝之保護。請看此事究竟是與王有益乎。抑無益乎。請王自裁可也』。偵探聞言。鼠竄而逃。

黑河教會之根基。現已堅立。枝葉繁茂。向外直伸。英國傳道會乃生一難題。卽黑河大主教之設立方法。原來在塞拉雷窩內有一大主教。但只管理雷溝寺以上各地。至愛表庫塔爲止。所轄皆內地教會。然亦遠隔二千英里。時感鞭長莫及之困難。凡行堅信禮。及授職禮。往來往返。甚是不便。今黑河流域。現麗版圖。教會之發達。如此其速。若不急設法。另立教區。設大主教以轄之。勢必渙散無組。

織。貽教會莫大之不便。白人之爲主教者。又因水土關係。屢次探險。皆遭失敗。自上次失敗後。白人無敢問津者。

當時有汪亨利者 Henry Venn。乃傳道會西非洲部份之總書記。動一驚人之議。

卽是黑河教會。應以黑河民族。自行管轄。例如創業垂統。劃分區域。組織法規。訓練職員。皆須以黑河民族。自行管理之。此種改進政策。打破自英殖民以來未有之前例。大約汪亨利得教訓於印度之叛變。然政策雖美。手續須妙。此時黑河教會。初具胎形。基本未固。於進行方略。或有困難。且有未善之處。但令其自立。不受牽制。不失母體之聯絡。常爲自新之追求。與英國及黑河民族。實有兩益。而無一弊。此案提於會議時。大得堪特伯雷之大主教之贊助 Archbishop of Canter-

bury。乃一致通過。由女王頒御牒。任命阿第宰庫勞德爲聖奧德爾書記官 Clerk

in Holy Orders。兼任主教。管理西非傳教事務。

當時因英國政治力尙遠不到黑河一帶。而經商傳教。卻甚自由。故只任教務一職。

國家之任命規定。汪亨利又爲之奔走運動。得一學位。以重其學識。及高尚之

人格。故令其編輯幽麓巴文法律梁。幽麓巴英文字典。幽麓巴文聖經讀本。及其他一切書籍。故牛津大學。特贈神學博士之榮銜。

於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聖彼得大節日期。在堪特伯雷大禮拜寺。特行奉持獻聖典禮。授庫勞德以黑河流域大主教。行禮時。配庫勞德站立者。乃一告老海軍提督雲騎尉里克勳士。此老海軍提督。卽四十二年前。時在一八二二年春季見首頁。在雷溝寺賊

船上。腥臭之艙內。救之出難之人也。事隔四十二年。不料此靈精古怪之小黑奴。

竟變爲莊嚴英俊之大主教。庫現時大概已五十八歲。回憶其在賊船上被釋之後。卽向葡國賊頭『擗

擗拍拍打了一頓臉撓』時之盛氣。竟前後判若兩人。老里克者。亦未料此小黑奴竟能將來成爲大器。是知事在人爲。將相無種。此固庫勞德本身之榮。亦英國國家之光也。同時在大禮拜堂中。雖庫勞德站立不遠之處。又有一位老太太。在旁坐位。乃已故主教維克之夫人。庫勞德在自由城。初入學校時。此老夫人卽其開蒙老師。今庫勞德學貫天人。身膺博士榮銜。開蒙老師。豈可擯而不顧。故亦與老里克同受

榮譽之獎。庫勞德爲設立傳道以來。第一個色人作主教者。言有顏色之黑人作主教。打破以前主

教紀錄。

第十章 二十年困難大失敗 一八六〇—一八八〇

前於第六章及第七章內。詳言教會在愛表庫塔之盛況。及與大蛤蟆之戰事。兩次均獲勝利。其初雖受微創。但終因祈禱之力。及英人之同情。僅免於難。此後於第八章。及第九章。即轉其筆鋒到黑河方面。詳述庫勞德之經營黑河。及其榮譽。今再轉回筆鋒自一八六〇年起。接述愛表庫塔教會之困難所在。及其失敗原因。

話說自愛國之創業者阿啓大王。受毒死後。國家即逢莫大凶危。幸嗣王賽國保。尚能繼續前徽。中興愛國。因此政治宗教。十分發達。另是一番新氣象。已如前述。不料賽王死後。嗣位者不得其人。因之處處呈不景氣現象。事事顯腐化惡化態度。四圍黑雲密布。國家教會。均瀕於亡。此其大可悲者也。

一八六〇年初開幕之時。即風聞大蛤蟆又將報復前仇。前者該國國王蓋奏。因兩次失敗。回國以後。即生聚教訓。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恥。在位四十年。老病

宴駕。齋恨以終。彌留之際。召太子至床前囑之曰。『吾有大仇。今生不能報矣。飲恨在心。未或暫忘。今已矣。無能爲矣。兒是孝子。克繼父志。我死之後。當以兩千人殉葬。以其血澆我之墳。庶我之魂靈不滅。在天眷顧。大葬之後。卽以哭喪棒爲號召。帶領全國人馬。爲我復仇。我必助你成功。然後我目可瞑矣。我已留遺囑與諸族酋王。及各路軍侯。此處之軍侯。卽中國之諸侯帶軍者也。我死之後。仍舉爾居王位。其好自爲之。勿負所託是囑。』其子蓋黎莉 *Celele*。聞聽此諭。伏床大哭。誓爲父報仇。

爲國家立大業。以雪一八五一年之國恥。老王宴駕。宮門不通。祕不發喪。先爲之鑿一大墓。然後開門報喪。大殯之日。卽捉國內之囚犯。及愛國之俘虜兩千人。在墳前屠之。以其血灑於墳上。紅透棺木。凝爲血墳。然後以二千屍首。同埋於旁。

以供血食。

按血食爲享祭之名。古者取血幣以祭。此蓋言取牲之血幣以祭祖也。其實取牲之血幣。只在畜牧時代用之。夏爲流獵時代。用者尙鮮。商爲畜牧時代。用之極多。今自安陽——商之故墟。

所得之甲骨卜辭中。殷祭多用牛羊。一次有用至三百四百者。可知該時牛羊之繁殖。入周爲農產社會。多畜奴隸。讀詩七月。楚茨。甫田。大田等篇。皆足以觀其奴隸生活之苦況。故祭祀多以人牲。以畏赫之。詩秦風。黃鳥篇。記秦穆公死。以子車氏三子爲殉。此三子必爲民族之反抗秦暴政者。故以之殉葬。然反抗者不止三人。史記秦本紀。武公二十年。殉葬者六十六人。穆公三十九年。殉葬者百七十七人。三良便是此百七

十七人之奴隸首領。觀詩中「如可憎兮。人歹其身。」二句。可知子車奄息。子車仲行。子車鍼父。確爲奴隸中之反抗者。觀宋襄公用鄧子爲祭。亦是殺人定威之意。今西非洲大蛤蟆嗣王。用人牲二千報祭。雖曰打破紀錄。然觀武安君坑趙卒四十萬。項羽坑秦軍二十萬。亦野蠻族用人牲之遺傳也。全國之人。無不震懼。蓋黎莉乃以哭喪棒豎立國門。號召全國軍侯。及阿魅森娘子軍。繕甲厲兵。欲至愛國復仇。

一八六一年二月某星期日。愛國之基督徒各教會。方在安息作禮拜。查經祈禱之時。忽聞大蛤蟆新主。以哭喪棒揮動全國軍隊。及娘子軍。蓋地而來。欲滅愛國。衆人聞聽此言。驚惶失措。莫知所以。賽國保亦在新喪。嗣位者不稱其職。各教會遂分頭向上帝呼籲。忽然大蛤蟆軍隊中。傳染天花。紅痘白漿。滿面血跡。渾身刺撓。不知那裏癢癢。軍隊大亂。不能成陣。不得已。乃邁返本國。以求設法醫治。死者無算。愛人聞之。額手稱慶。以爲上帝全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大獲全勝。始終懈怠。不事預備。

過了十三個月之後。到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五日。大蛤蟆新主又帶領本國精壯兵士六千餘人。如蝗蟲般遮天壓地而來。先襲擊愛京最近之一城。名愛薩加 *Issaca*。

殺其人民。焚其廬舍。以報前次助愛誑己之仇。該城原有教會分站一所。教友數十人。教師數人。悉被擄掠。將教友賣於遠方爲奴。將傳道之教師。帶回本國。悉釘十字架。其中有一傳道員。因臨死時。猶爲之祈禱。大奇之。乃釋放之。令其終日在王前讀經以取樂。該傳道者留在大蛤蟆國。約四年之久。終能生還。此是後話。暫不題及。

過了整一年。於一八六三年三月十五日。

大蛤蟆於去年今日獲勝。以爲吉兆。乃復於今年今日進兵。大蛤蟆又進兵

攻其鄉城愛格巴拉 Igbara。毀其全城。變爲荒場。擄其人民。賣之爲奴。此時愛格巴人焦急之狀。如熱鍋上螞蚱。英文俗語謂掛於鍬鉤之上。言其緊張難下也。無可如何。

.....

除此之外。又有一種難題。即在幽籠巴國中兩族之間。時起分爭。愛巴旦與愛查驛兩族。本是同根而生。素極和睦。此時不知爲何人挑撥。讀者注意。其同族欲收漁人之利歟。兩族之間。橫生意見。報仇之心。繼長增高。已到尖銳程度。愛查驛人送一個大葫蘆到愛

巴旦人前。言「請將貴族王之頭。裝此葫蘆中送回。即可無事。」而愛巴旦人亦照樣送一個較大之葫蘆與愛查驛人之前。言「請貴族先將貴族王之頭。裝於此葫蘆內送回。然後行事。」兩個葫蘆。如同戰表。送往不復送回。即可開戰。究竟悶葫蘆中賣的甚麼藥。誰也不知道。於是兩族之間之大道。用木石之類杜塞。偵探四出。以備間諜。鄉田之內。遂無農夫。

於是大戰開始。蠻族風俗。起兵之前。必先殺人祭旗。若無俘虜。即挑選民奴中之最俊秀。最勇敢之美男子。先以之遊街示衆。令大家觀看喝采。然後領於祭壇之上。斬頭灑血。以祭大纛。當遊街示衆之時。穢人仰頭向天。狀甚傲慢。後隨許多婦女。爲之執成殮之衣服等物。據族中人言。活時爲奴。不如死後爲王。爲王之時。爲所欲爲。言所欲言。暫受一時之痛。霎時又轉生爲嬰兒。故後方跟隨之許多婦女。即欲候補爲嬰兒之生母者。而於砍頭之後。衆婦女爭奔向前。以油抹其身。以花裹其體。以尊敬之。以禮祝之。請其於託生之時。轉入己腹。日後嬰兒。被選

爲王。自己卽是國母夫人矣。

戰事一起。田廬爲墟。一片血毒。彌漫天地。全幽籠巴地。幾盡爲戰場。民族混戰。王與軍侯之權。均不能支配。因之他族與愛巴旦善者。則助愛巴旦。與愛查驛善者。則助愛查驛。由近及遠。化整爲零。於是各尋其仇。各助其約。問盟主爲誰。不知也。問霸首爲誰。不知也。愛表庫塔。因之復記前仇。

卽創業定霸逃
奴建國之戰。

乃加

入愛查驛。與愛巴旦戰。將兩國之間之大道杜塞。不許通商往來。而兩國之教會。雖曰中立。但爲國家而戰。亦等仇敵。亨得爾夫婦駐愛巴旦。厄曼夫婦 A. Mann 駐愛查驛。今兩國現經宣戰。兩國教師全無用處。只得閉門閒居。避於山內。所駐之房。悉用爲前站兵舍。

亨得爾與其敵方之同工。彼此隔離。不相問聞。賈福利 Jathens 深在內地。更不知消息。不第音信不通。食物亦暫缺乏。自愛查驛。向雷溝寺通信。須遶道行二十五日之久。貝幣囊空。不能購買食物。亨得爾又身體不佳。必須食富有滋養者。

方能合適。今戰事方殷。何處能得美味。惟日日烤地瓜當飯。即大山亦不充饑。只生胃炎。粟麵如銀。食鹽似玉。教會團體共七十人。如此生活。豈非危險。

數月之久。戰事不息。食物缺乏。爲節省經費計。勢不得不將學校中之兒童送回本地。各歸其家。其餘無家可歸。或因戰事阻隔。不能歸家者。可仍住學校。每日只關青豆一掬。所有貴重傢具。皆運於市上。換取食物。而市上之經紀。又百般爲難。低貶物品。高抬食價。是以極貴重之物。不能易一掬豆。於是在室中刷羅爬剔。搜尋庫中殘物。見有可值錢易食物者。悉運於市。以求一飽。更向以前所棄之垃圾箱內。見有賸餘之火柴盒內。所遺之餅干屑。罐頭內所餘之零星釘飯。集之皆可用。國王雖能以禮貌相待。但爲戰事焦急。已得癱瘓。委頓床第。自顧不暇。何能及人。其餘之小王諸侯。各以戰事關懷。不暇及此。至於外教之人。則更視同路人。漠不相關矣。

如此維持。一年有餘。戰事未了。亨得爾暗中經過艾澤浦。至雷溝寺。購買食

物。回程伴駱駝商人而行。中途罹病。不能前行。而駱駝商人亦被艾澤浦人扣留。商人或被殺。或被擄。所贖無幾。亨得爾之財物。亦被劫掠一空。只留一帽盔。可遮日光。艾澤浦王此次所以膽敢與英教師爲難者。蓋欲以綁票手段。嚇退英人。使之不敢再到內地傳教也。復懸賞以求亨得爾之頭。又遣人送信至雷溝寺教會。言如亨得爾膽敢再私自經過艾澤驛。至愛巴旦者。殺頭無論。同時亦給英國領事一信。所言略同。但亨得爾置恫嚇詞於不顧。自問道入艾澤浦。曉宿夜行。終至愛巴旦矣。艾王聞之大驚。曰『咄咄怪事。惟白人真有上帝。可以救之出險。不然彼籠中之鳥。豈能飛向天際耶。』亨得爾往來費八個禮拜之工夫。險阻備嘗。可謂辛苦已極。而同時亨得爾之夫人。在教會中。代表牧師辦事。亦愁苦多端。盼望丈夫平安歸來。每日清晨六點鐘。必有聚會。爲戰事祈禱和平。

一八六三年三月黃道日。愛巴旦軍隊施總攻擊。將愛查驛包圍。向內合攏。未幾城破。愛巴旦人殺入城中。不論男婦老幼。見面卽殺。殺之不勝。卽俘擄之。此

一場戰。全國爲墟。房屋被焚。田園被平。人民被殺。真是殺得雞犬不留。片甲不歸。全城五萬人。殺擄各半。厄曼於未破城之前。卽逃於他方。陸警爾 Roper 乃未接手之牧師。事前未逃。竟遭俘擄。帶回愛巴旦國。放於其他俘擄之內。亨得爾聞信。見酋王欲保其自由。酋王不准。但准與亨同住。以待解決。愛查驛旣滅。戰事乃已。大衆以爲從此可以安享和平矣。誰知艾澤浦又起與愛巴旦爲難。思欲與之決最後之雌雄。幽麗巴從此多事。亨得爾等仍不能安然工作也。

一八六二年終有英國艦長德維思 Captain J. P. L. Davis 者。與布勒爾牧師 Rev. G. F. Bithler。由愛表庫塔起程。分頭向兩國謁見國王罷兵。誰知無效。而亨得爾及賈福利。在愛巴旦聞有議和消息。皆甚盼望事速成就。但久無音信。而雷溝寺之代理總督。及格勒佛爾。卽旭日號之司令兼艦長。欲至愛巴旦。將亨得爾夫婦救出。從事休養。而艾澤浦國王絕對不許過境。於是幽麗巴大地之和議。又成僵局。傳道事業。又形停頓。已信教者。又形冷淡。未信教者。復反舊態。但亨得爾夫婦之心。

始終興奮。大戰之時。有婦人因無食以養其嬰兒。乃棄之於野。亨得爾雖於萬分困難之中。亦抱回而撫養之。如同己出。故夫婦二人近皆得病。不能再事工作。至一八六五年四月。格勒佛爾遣艦長麥格司維 Maxwell。由林叢鳥道。偷入愛巴旦。將亨得爾夫人以吊床擡之。由原道轉回雷溝寺。亨得爾仍留愛巴旦。因教會無人主持。日久恐成荒場也。未幾有司密斯夫婦者。自巴達格雷來。習學工作。又五年之後。一切熟悉。亨得爾乃請假回國休息。

今試以愛表庫塔爲立場。而觀愛巴旦愛查驛及艾澤浦三國之戰。知三國各有其

目的不同之欲望。如愛格巴族。

即愛表庫塔民族。

因近來商業發達。文化增進。知四圍強

鄰。含有嫉視之意。愛格巴人復用強硬手段。獨闢大道。直至海口。成爲私有。壟斷商旅。故愛巴旦族只可在內地經商。不能攫獲外人之利。且愛格巴族生性卽近於經商者。故對於英人分外親善。愛巴旦族因從前分國關係。彼此互爲世仇。故愛巴

且與愛查驛交戰時。愛格巴族當然偏向愛查驛。而痛恨愛巴旦。恨不欲其速亡。且愛格巴人。亦時恃其強盛。向四圍小民族施以攻擊。而吞併之。當二國交戰時。亦曾加入聯盟。殺人爲祭。文明國人尙猶如此。大爲英人所不滿。故格勒佛爾艦長。深表示其反對之意。惡其獨霸一方。闢道私用。於交戰時期。竟與愛查驛聯爲同盟。將大道封鎖。致傳道經商。兩受虧損。近復多方爲難。與艾澤浦串通一氣。與商人與教師爲難。故格勒佛爾反對愛格巴之封鎖政策。而贊助愛巴旦人之戰勝。此種態度。大爲愛格巴人所驚異。屈指二十年之內。愛格巴人與英國和平交易。且保護教師。捐建教堂。其交情不爲不厚。國中著名牧師。如譚勞德。及唐遜德。皆經愛格巴人之提倡。始能有今日之名譽。今該艦長之態度竟如此曖昧。實予愛人以最大之打擊也。

自格勒佛爾表示態度之後。大蛤蟆聞之。以爲有機可乘。今此之戰。英人必不助紂爲虐矣。於是下令軍中。言愛表庫塔爲西非之箇梗。必須斬草除根。以清宇

內。國中所有基督徒。無論黑白。皆須以刀殺死。永絕後患。此令一下。格勒佛爾卽出通牒。與愛表庫塔之諸教師。令其速速搬回雷溝寺。但有許多教師。與教友異常親愛。不忍舍之而去。於是格勒佛爾卽將由雷溝寺向愛表庫塔之大道割斷。他家割斷。他自己卻割斷。他反對愛格巴之行為。然而大蛤蟆之行為他又怎敢贊成。免於交戰之時。愛格巴人自海口輸運戰需品。此種命令愈使愛格巴人失望。以爲英人此種行爲。不第顯與之絕交。且直陷之於死地。使仇人吞滅其國也。戰事危急。風聲傳開。英國傳道會聞之。大爲激動。乃連合同志爲之祈禱。

一八六三年三月。某日味爽。大蛤蟆國王帶領大隊。蓋地而來。相隔七英里。卽安營紮寨。連營二英里。刁斗相聞。聲勢浩大。天地變色。皆以爲此次一戰。愛表休矣。愛城之人。亦有恃無恐。城內壯者守城。老者送飯。婦女相間。站於城上。兒童亦挾弓背矢。立於壯者背後。以爲備伍。牧師禱於堂中。教友流淚出汗。但聽號令一聲。金鐵齊鳴。誰知候之又久。不見挑戰之騎。遣間牒往探虛實。而

大蛤蟆已連夜拔營遁回本國矣。此風傳開。羣皆驚異。不費一兵。不折一矢。而大獲全勝。此實自有戰史以來。未有之前例也。事後布勒爾牧師記之曰：

大蛤蟆於一氣喝成之戰局。竟未鳴一鏑。未響一矢。蚤夜引去，此誠神祕不可知之奇數。自何道而來。仍向原道而去。意者上帝垂聽其子民流淚祈禱。汗血哀求。以得此佳果歟。上帝之臂。常助於人之所不知。而成於人之所不覺者也。然而善人可以救國。吾終信其不謬。

一年之後。卽一八六四年之三月。大蛤蟆又帶領一萬精壯軍馬。將愛表圍困。予以嚴重之攻擊。但所擊之部份。正是基督徒把守之地段。久之未能下。敵人傷損太大。乃自行引退。據云大蛤蟆此次一戰。損失許多軍中精銳之花。所謂花者。其娘子軍耶。

愛格巴人因爲屢次勝利。卽生麻醉。以爲我之民族。乃天之驕子。爲所欲爲。莫敢誰何。其實彼之存在。實上帝予以自新之機會。援所多馬俄摩拉之前例。使之。

知善人可以救國。速速悔改向善耳。其所以不滅。非因其民族之良善。實城中尚有許多基督徒也。格勒佛爾之所以欲令傳道者悉移至雷溝寺者。乃欲藉大蛤蟆之凶殘手段。將此城毀滅。另易新國王。然後可以與英國合作。不侵人國。不販奴隸。以教師之力。改正國俗。改善政治。始可成爲非洲之第二英國。今乃若是之自私自利。腐化惡化。仍與艾澤浦表裏爲奸。侵雷溝寺背後之一城。名愛磕拉杜。Ikotlu者。共分其財。共俘其奴。故格勒佛爾遣一小隊兵士將愛格巴人逐出境外。從此愛格巴人卽與英人感情甚壞。唐遜德爲此事亦甚焦灼。請求政府給予機會。向愛格巴人勸說。令之改善。但格勒佛爾之條件甚嚴。恐愛格巴人不能忍受。是以遲遲不敢嘗試。愛表庫塔之老王已死。新王皆過渡之昏君。仍不離販奴嗜好。若非藉基督徒之力。與英人交好。彼早各行其道。棄前王之遺囑於不顧矣。此愛格巴人之行爲。所以不滿於格勒佛爾者也。

然而英人之傳道者。既與愛格巴人發生關係。因感情作用。卽不欲棄之不顧。

而奸族恆從中挑撥。極力破壞。讀者注意是那一族。故愛格巴人與英人之情感。其裂痕甚深。

唐遜德屢思奔走於兩者之中。方圖恢復舊交。均皆失望。未蒙格勒佛爾之信任。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三日星期。風潮遽發。市民結合。齊向教會攻擊。凡英國傳

道會。美國浸信會等。悉遭燬滅。自該日清晨。各軍侯好戰嗜殺者。即遣人向各鎮送告

示。不准開堂講道。並峻令市井無賴。前去騷擾。各教友乃如鳥獸散。此次爆發之

動機。全在仇視英人。故專與英人爲難。其餘則置之不問。衆人齊上。一聲呼號。

房屋坍塌。器具破碎。一切貴重物件。悉遭劫掠。英人亦不與之抵抗。只袖手旁

觀。任其造作而已。本地人略有抵抗。則身受棍撻。百般凌辱。婦人則拖至戶外。

撕破其衣。以羞辱之。如此無禮之暴動。交涉乃起。衆傳教師不得已均狼狽逃回

雷溝寺。此不幸之禍災相繼二十年之久。教會未能復興。

聖經云。『萬事都與愛上帝者有益』上帝妙手空空。世人那得知其故。如禾稼

然。不經風雨。不能成熟。如黃金然。不經煅煉。不成純鏽。愛表庫塔之所以能有許多信道者。特以阿起之能創立國基。賽國保之能堅守大業。因釋奴關係。及國情地位。均與白人生莫大同情。故因之而信奉白人之教。非先信奉白人之教。而後與白人發生關係也。故其信教。終是外鑠之物。感情之果。一旦感情破裂。即可棄其教而不信。況阿起賽國保。及以後之諸酋王。並非天性反對販奴事業。所反對者。自己爲奴。爲人所販耳。阿起創國之戰。乃因自己居於爲奴地位。故竭死力以與販奴者戰。及其戰勝仇敵。成爲自主之國。反欲役人爲奴。四處劫掠。賣之外國。以擢厚利。而猶欲恃英人爲護符。以教會爲招牌。爲所欲爲。多行不義。此格勒佛爾之所以欲收回其親善之交也。然而在愛城之教會。已根深柢固。不可動搖。諸位傳道教師。在此數十年之工作。恩情似山。交誼如海。今一旦廢棄。離之而去。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明知其不善。舐犢私情。亦不忍棄而去之也。今因感情破裂。教會被毀。傳道者不得已逃亡海口。以表面觀之。似非佳兆。然以上帝妙手的

骨子裏。以遠鏡視之。此次之暴動。實與教會國家國際三方面皆有莫大之發展。如花之在苞。經雨怒放。如芽之在地。被風吹坼。風雨一過。教會之光輝愈明。教會之根基愈固。人民之恨乃消。英國之疑亦解。從此教會完全自主。國家日臻上乘。國際亦復敦厚。此非上帝之妙手回春歟。

果然風潮一過。人心思悔。在愛表庫塔。原有教友一千五百餘人。自經此難。白人盡去。大家更加堅固。嫌疑悉捐。其中有許多黑族牧師。設法在教友中暗中聯絡。互相慰問。至各家輪流作禮拜。其中最有力者。厥爲慕爾先生 Mr.

Moor。不第至各家領禮拜。且在既燬之阿起禮拜堂中。領大禮拜。所講之題目。即引耶穌之言。『我立於一旁。恨不得此火已經著起來。』蓋指當前之景況。爲雙

關之言論也。

阿起禮拜堂。於一八六六年。如。今已重修。方六閱月。此次又被焚燬。女王第二次所送之聖經。又被焚燬。

去年不成於火。被焚。女王所贈之聖經。亦遭焚。

此時愛

格巴之教友。即如失牧之羊羣。無人領導。乃竟與愛巴旦之教友。遙爲聯絡。如同兄弟。且彼此諒解。以前之仇恨與誤會。業已打消。因之於兩族之間。設立和平

會。彼此往來。彼此致好。因之兩族間之未信道者。亦彼此間接通好往來。讀者請看。愛表庫塔此次之爆動。豈非如無名腫毒。熟滷墳起。一徑刀圭。膿漿直流。敷藥包紮之後。全身之痠痛發炎。霍然若失之好現象歟。吾固言萬事皆與愛上帝者有益也。

故兩年之後。本地教友。又將阿起禮拜堂重行修起。初次聚會者。卽有一百餘人。收捐值七十三鎊。遠處之人聞之。皆同來禮拜。當日領聖餐者三百十六人。可謂盛矣。

當事變之初。唐遜德遠在英倫。未與其難。事變之後。交通斷絕。未便前往。但愛表庫塔城中教友。深願唐回。唐初寫信勸之慰之。瀝敘其不能回站之苦衷。事在一八七〇年之初也。及至聞阿起禮拜堂重復修起。乃額手稱慶。遂於一八七一年五月離國。回至雷溝寺。及至起身前往愛表庫塔。行至愛舍瑞 *Tahari* 地方時。又爲斥埃隊逐回。直至一八七五年。始准入城。復其工作。然艱難相別。已八年於

茲矣。舊羊已歸老牧人。相見之下。其歡迎之淚。正不知當流若干斛也。

誰知來未數月。國難又起。大蛤蟆始終未忘父仇。願比死者一洗之。又整隊前來。靠近城牆。紮下大營。但愛格巴人。因與交戰數次。已成習慣。並不十分懼怕。此次反守爲攻。乘其不備。將自己軍馬。分爲兩大隊。衝出城去。喊聲大起。殺氣冲天。由兩面夾攻。在平地上與之交戰。交戰數日。高下之勢。既不相類。主客之形。又相懸殊。大蛤蟆軍隊。漸漸不支。敗下陣來。此時城內祈禱之聲。與城外撕殺之聲。空氣浪剛柔相濟。疎密相間。其爲氣也。高下不一。溫度不齊。薰蕕不同。哭笑不分。唐遜德則站於石齒之上。以千里鏡視之。見大蛤蟆漸漸退。漸退漸遠。聲浪由大而小。眼光由顯而微。直至滅跡銷聲。永不復反。

一八七五年八月間。唐遜德因勞苦過度。身體多病。乃盪返雷溝寺。規定回國。永與愛人相別。此次相見。雖只數月。然能與愛民同居甘苦數月者。惟唐遜德

一人而已。其餘則遵格勒佛爾之命。尙遠在雷溝寺也。唐去後。白人斷跡。直至一八八〇年始與白人恢復舊情。屈指絕交已十三年矣。回溯自一八六〇年。以至於今。二十年之風雲彌漫。煙塵四起。讀者試以歷史眼光觀之。其癥結究竟何在。

第十一章 雷溝寺與教會總部

一八五一—一八八〇年

前於第七章內詳言一八五一年雷溝寺販奴會王。與英人大戰。失敗逃亡。葛木耳牧師趁勢佔得一片大地。作爲教會根基。英人自得此城。卽開闢爲通商大港。修築自雷溝寺至愛表庫塔之大道。與內地通商。甚見發達。當一八五四年英國傳道會總監督費得爾。到西非巡閱各地時。見前第七章之末段。見各地教會。實甚發達。欽佩莫名。而此海口爲英人所有。不第通商便利。卽向內地傳道。亦以此爲良好之根據地也。今再回頭另敘其顛末如下。

自葛木耳佔據此鎮之後。卽在鎮之南隅。建一大禮拜堂。命名曰『三一堂』。材料雖是茅泥。然自遠處望之。雖非峨特式之雄壯。亦具希臘式之美觀。堂高數丈。外牆用石灰漿刷洗。如同白宮。自海外入口之船隻。距港尙遙。卽見白點夾於天水之間。形如白鷗。榜人卽知雷溝寺近矣。該口岸海濱。淺草泥沙。離岸不遠。有一內湖。海湖之間。爲一沙崗。夾道樹叢叢生。不見沙填。

。故湖水海水。遙望一片。渺漫天際。
 為海寇出沒之處。奴隸窩藏之所。此堂之開幕禮。祇由大主教費德爾。及同人所履行。
 同時亦有數人領洗入教。又在新曾王宮前。向大眾講道。曾王左右站立許多男女奴隸。及曾王之公子公主。再向右外為基督徒之立場。左外為諸嬪妃。及小公子公孫。公主貴人所立之地。四圍則為聽道之觀衆。大主教費德爾與傳教師葛木耳。則立於衆人之前。所鋪之蓆上。旁設小桌。以備放書。頭頂青天。脚踏蓆地。即向大眾講論耶穌之一席話。『凡勞苦背負重擔之人。可速向我來。我將賜以休息。』憑繙譯之重舌。聞者動容。

葛木耳又在雷溝寺極北之一隅。昔曾為販奴柵者。販奴柵即藏奴隸之倉庫。庫勞德未賣之前。即囚於此處。建一禮拜寺。又在該處設立一學校。此增長不息之工作。即與希望不倦之結果相與俱來。

此時所存之曾王。只杜蘇牧 Dosumo 一人。此杜蘇牧。即以前變亂不肯向賊。有功復職之曾王之子。亦贊成釋奴之一人也。當於變亂之時。彼見英人勢力雄

厚。知賊會不足恃。乃以全城投降。英人念其有功戰績。仍立其爲王。自與英人定條約通商以後。凡事發達。數年之內。竟將雷溝寺製造成英國之利物浦 Liverpool。至於艦長格勒佛爾。對於幽麓巴之政策。無論如何設計。或改變。初與雷溝寺之商業無礙。方稱得是英國之大西非洲主義。故對於幽麓巴之內戰。雖取不干涉主義。然有妨於其商業計畫者。則以仇敵視之。所謂商業。乃公正之交易。販奴事業。在所痛恨。

夫所謂雷溝寺者。昔爲極污穢極可怕之販奴港。今一變而爲法律准許之通商大港。自英國來之貨物。皆以駁船自大船運於岸上。堆積碼頭之上。如山如陵。自幽麓巴來之棉花。椰子油等。亦堆積碼頭之上。運於大船。向英國售賣。自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九年之商業。可達二十萬二千鎊至六十七萬鎊之多。其商業之日漸發達。可按而知。今則四圍一望。凡碼頭。倉庫。總督署。教會。學校。洋行。商店。無不壯麗美觀。靠近對岸一帶。碼雷那 Marina 地方。歐人在此建屋設肆。以通交易。

夾岸天險。實富沃之區也。

在此通交易者。未必皆爲歐人。亦有塞拉雷窩內人。其中不少爲基督徒者。故此處之教會。幫助力甚大。往來客商。輻輳於此。除到禮拜堂作禮拜外。凡酒色財氣。毫不玷染。教會之來賓漸多。捐助之基金愈厚。亦新開闢之佳境也。

當一八六七年之頃。正值愛表庫塔人與英人絕交之時。將所有英人逐出境外。英人卽以雷溝寺爲最後之根據地。自愛表偕來之教友亦甚多。皆立家於此。或有遷居鄉村居住。以避塵囂之氣者。又有順內湖之沿。分散居住者。尤以埃埠得埋塔 Ebute Meta 一處爲多。各立教會。以事上帝。故雷溝寺一隅。幾全爲教會所包圍。皆自愛表庫塔逃亡而來者也。各教會所立之訓練班。及婦女學校。尤屬發達。今所知著名之教會。如法集 Faji 之基督教堂。專爲說英語之教友而設者。法集之聖彼得堂。專爲說幽籠巴話之教友而設者。阿盧樓亞之櫻欄教堂 Palm Church, Aroloya。埃埠得埋塔之三一教堂等。皆著名之大建築也。因商業發達。人口衆

多。方法便利。故所有教會及學校之基金。皆十分充足。故於一八七一年。有幽麓巴四位傳教者。同時接受接手禮。出外傳道。一八七六年又有三人受接手禮。出外傳道。其中之一人。名非力伯查禮 Charles Philips。以後不久。升爲主教。

卽以其工作言之。亦有甚足驚人者。在一八七二年傳道會計算雷溝寺有教友達二千人。巴達格雷亦有教友二百餘人。愛表庫塔及愛巴旦共二千人。所捐之款。屬於雷溝寺者。有一千四百鎊。屬於內地者。雖在變亂之中。亦有二百五十鎊。

惟有一事。足使傳道者。生大恐懼。卽水土問題。此處渾沌初開。草昧初創。本地土著。身黑膚厚。可抵瘴癘之氣。與蚊蚋之毒。獨白人每至此處。輒受瘴毒之害。工作不久。卽須回國休息。於是英國傳道本會。爲之設計。凡來非洲內地傳道者。卽課以短期之工作。予以不時之長假。然教會工作。不比銀行職務。五日京兆。但聽報告足矣。乃是親身工作。以勞苦比其成效。若課以最短之工作。卽便離去。作不時之長假。對於教會之牧畜。豈非一齊人撻之。衆楚人咻之。豈非一日曝

之。十日寒之。傳道會雖知其不可。屢次欲更正其提案。然事實恆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有許多被任命爲傳道者。至非洲下岸不數日。或不數月。卽死於疫癘者。亦有經久艱難。逐水草以共生活。久而不死者。如唐遜德在內地工作。四十年之久。葛木耳工作二十一年之久。亨得爾工作二十八年之久。後皆身體麗病。不能繼續工作。葛木耳於一八六二年解職。唐遜德於一八七六年解職。亨得爾一八七七年解職。此三人者。若非幽籠巴國有內亂。其工程當非僅數十年而止。由此觀之。英傳道會之提案。特形式耳。非信仰工作之本也。今科學昌明。充職業者須以檢驗身體爲前提。或注射血液。或改變皮膚。皆爲今時職業當務之急也。故自一八八〇年。曙光初放。內地平安。二十年之閉塞。今已大白。歐人復至內地傳道。毫無禁止。亦無疾病。故知習慣乃勝利之基。忍耐亦抵抗之本。

第十二章

小黑奴竟成大主教

一八六四—一八七九年

此章但詳論庫勞德一人之事實。前於第九章之末。曾記庫勞德之尊榮受職矣。受職之後。卽返回非洲。仍繼續工作。其不間斷之活潑精神。實有出於尋常之表者。故有人記之曰。

若有人兮渺小侏儒。黑肉爲身。鋼鐵爲神。瘡痍見之而生畏。蚊蚋遇之亦徬徨。工作不息。不見勞瘁。聰明絕頂。信仰尤深。爲樂天派。不懼大事之當前。大希望家。凡事勇猛而無阻。赤足冒險。常爲人之所不能爲。科頭示衆。亦常羸無上之尊榮。誠本色之牧師。更鄉土之聖哲。

庫勞德自受職之後。卽遣返黑河。先至昂泥利。接手一非洲牧師。黑手按黑頭。此爲破題第一遭。但此方面行接手禮之時。彼方面卽有殺人獻祭之事。一曾王之子死。出殯時。有數人活埋殉葬。其中有一小女。方纔八歲。亦被選殉葬。以備

在彼樂國爲王子捧鼻烟壺。教會亦無法禁止。

非得政治力。不可爲功。

數日之後。庫勞德上行至

三岔河口。在及比地方。有數人受洗。乃回至愛達。欲尋一教會立足之地。乃順河而下。直至海岸一城。名埠內 Bonny。欲見其酋王。商議此事。

埠內城在當時情況。甚形渾沌。位於一三角洲上。城之四圍。水鄉漫漶。皆生

低樹叢林。及硝皮樹。泥淖難行。有一污泥河。貫流其中。海水退時。則河水滯

澁。上流之黑泥。臭如大糞。擁擠而來。居民臭之。輒中瘴癘。

內含炭輕氣質。

海水漲時。

則河水泛濫。溢出兩岸。居民房屋。輒被沖倒。泥濘與黑油雜糅成團。遺於道上。

踏於足上。終日洗之不去。大淖之中。叢樹之下。乃鱷魚及大蟒之家鄉。淺水之

處。內多子。乃蚊蚋之地獄。凡此種種環境。卽予居民以宗教之思索。澤中大蛇。

大蜥蜴。生殖極繁。其大者往往有六七尺長。居民以此爲保護城鎮之大神。故多作

佛事。以媚之。雖有旅行者由此經過。被蛇尾所擊。受傷甚重。亦不敢設法以驅除

之。殺一蟒蛇。如殺人之罪。處以死刑。彼等亦知鱷魚蟒蛇等。本身原非神聖之

物。不過已死之先人之靈魂。往往託蟒蛇以享祭。猶中國之附尸上體。故加害於蟒蛇。或誚謾於鱷魚。卽是加害於已死之先人。而誚謾之也。其罪不綦重乎。四圍叢林黑暗之處。卽覽覽 *Jinn* 大仙。所居之處。其神甚兇。民多畏之。廟祝亦惡。恆迷百姓。以斂香火。

因此城靠海。在三角洲上。故近水樓臺。卽成一販奴隸之好市場。數年前歐人亦在此處作椰油生意。歐人坐於船上。泰然以物易物。故本地人亦大發財源。或戴洋帽。或穿洋汗衫。儼然一黑臉之歐人。而不知其心仍野蠻如故。是知徒高不能以開化。徒富不能以文明。必教之以禮義。訓之以知識。養之以宗教。敦之以品性。然後始能爲現代之人也。昔於一八四一年。艦長賴爾德探險時。經過此地。見人民之知識甚低。且交通不便。污穢不堪。乃飭兵士爲之修治道路。作經商傳道之預備。

本地會王。有名牌撲耳 *Poppel* 者。自詡爲埠內之大王。但毫無權勢。百姓

即爲諸酋王之奴隸。對之毫無愛戴之誠。此王昔與諸王爭霸不勝。被放於一海島之上。島名阿蘆薪 Ascension。賴英商之力。得入英國。習學英語。一八六〇年。領洗入教。賜予聖名曰維廉 William。後被送回埠內爲王。兼理教會之事。然此人無甚魄力。在教會亦徒擁虛名。國中有事。亦不能加以分析。而判斷曲直。不得已寫信與倫敦之大主教。戴德博士 Dr. Tat。請求遣一傳教師來此處傳道。願供養廉。大主教知庫勞德可充其選。且庫已爲黑河主教。當然舍庫末由再尋相當之人。乃將維廉之信轉於庫勞德處。令其就近設法幫助。庫勞德得此機緣。且地點正在黑河首部。焉有不去之理。

及至此地見王。呈上薦信。商妥之後。即遵命相度地點。見全島低下。地氣潮陰。無一可用之處。最末來至一處。地土略爲乾燥。惜爲地太狹。只可暫作學校及宿舍地址。島王大悅。乃與諸軍侯首領。共同簽字。給地撥款。每年經費一百五十鎊。專爲學校及傳道之用。庫勞德即安插二人於此。一管學校。一管教會。但城內

終是狹隘。不敷應用。庫乃出城行約一里餘地。見有一塊小地。高出春潮約四尺。滿長樹木。庫見之。滿心歡喜。回報會王。可爲永久之地基。乃復旅行至他處視察。

其後於一八六六年。庫勞德又至此處。與會王相見。因目下學校教會。甚是發達。於是又提出進一步之要求。卽請王與諸軍侯批准城外墘塊之地。比上次所發見之區域。尤爲高大寬綽。此地本爲灑灑享祭之所。欲求以爲永遠地址。灑灑祭司。見庫勞德欲索其神社。乃揚言於百姓曰。『如在此處建築教會。則灑灑必將激怒。而加害於人。』百姓曰。『然則基督徒將從此危乎殆哉。』但庫勞德曰。『請把那塊地放心大膽的給我們。若灑灑神出來爲害時。有我們基督徒和牠開談判好了。』王見庫理直氣壯。不懼邪魔。乃與諸軍侯簽字讓與。

及至僱人至該處伐樹。工人因懼灑灑之怪罪。相向觀望。不敢動手。王不得已。乃招其太子。及御前奴隸臣僕。一同動手。太子與諸奴隸臣僕。亦瞠目而立。

不敢向前。

太子名佐治 George。曾留學英國。亦基督徒也。然學識甚淺。

王嚴迫之。不得已。與諸奴隸臣僕。執畚插

戰慄向前。請庫及諸位教友爲之讀經祈禱。如同咒語。然後閉目舉鋤。向大樹直

砍。土石崩裂。樹葉橫飛。械籟崩磕。萬山皆響。百姓捧心而慄。不敢仰視。會王

與諸軍侯。叉手而立。口呆目瞪。庫與衆基督徒。則翻聖經默祈。以助其膽。王子

與諸奴僕。見未有變異。乃膽大作去。衆工人應聲而上。一齊下手。未幾時。叢林

盡偃。草亦被割。露出平地。乃見地上滿佈獻祭所殺之人骨。及被棄之雙生小兒。

非人以雙生爲不詳。或有覽靈皮肉已爛。骨尙未枯。然則所謂覽靈。不過此耳。妖由人及祖宗在內。故棄之以享神。

興。不其然乎。地基既平。乃興土木。以高陵泥及茅草。建一美觀之禮拜堂。巍然

獨立。居民乃安心渡日。無復覽靈之祟矣。於近處又得一銅鐘。口寬一碼有餘。臥

於草中。多年不動。土人亦敬之若神。庫等飭人自土中剝出。刷洗乾淨。見鐘上有

雙行刻字。上款爲『敬獻大埠內大酋王阿仆卜夫布拉殿下。』For Opooho Foorbra

king of Grand Bonny。下款爲『挪富克當漢姆 Downham 敬鑄』。乃知此鐘。

鑄於一八二四年。適在庫勞德被釋之第二年。王死國滅。鐘亦成銅。駝荆棘。竟爲祟至此。衆人將鐘起出之後。卽懸於禮拜堂鐘樓之上。每逢禮拜。嗡嗡動遐邇。召請全三角洲之人。前來禮拜。如順風相送。海外之人。猶能聽之。廢物不但利用。迷信亦從此破產。

但猜忌之廟祝。見颯颯之神威已滅。香火又窄。無利可圖。卽出許多方法。欲除滅聖教。最後思得一法。另造一神龕。以死人骷髏。裝飾得好看。請人來拜。但有許多人。已知基督教之真理。不願再開倒車。廟祝無法。只得改行而已。於一八六七年之復活節日。新王卽前王之子佐治。前王已死。被舉爲王。號令全國。大驅鱷魚。不准殺人獻祭。以破迷信。有許多讀此告示。心驚膽戰。以爲得罪颯颯。必有塌天大禍。寧相牽跳海。葬於鯊魚腹中。亦不敢動手。殺此神物。

但基督徒卻有此膽量。捧着曾王勅書。約會諸位同志。跑向泥淖大澤。水草淺渚之處。羣向鱷魚示威宣戰。鱷魚等見來者。皆手執長鎗利劍。向之示威吶喊。以爲又是大祭之日。殺人快活。或是甚廢忌日。某婦人養了雙生。丟來餒食。或是甚

麼小姑娘。牠的未婚夫死了。前來殉葬。於是各種爬蟲。大蟒蛇。大蜥蜴。大長蟲。大鱷魚。都來張着血盆大口。等着爭食。誰知一言未了。衆鎗齊鳴。諸棍齊下。打得大蟒不能掉尾擊人。打得大蜥蜴不能含沙射人。打得大長蟲不能變身纏體。打得大鱷魚不能活吞豬羊。方欲轉身入水。逃之夭夭。又是一排長鎗。一節節棍。打得諸位神靈。鱗鳳龜龍。南軒北轍。東橫西豎。不能動彈。被打死的。仰面朝天一聲收。尙未死的。伏在水中作龍吟。滿城內外。凡有水澤之區。悉成了爬蟲獵場了。將已打死者。拖上岸來。擺在市上。賣龍乾。蜥板。成了一個歲暮大減價。每市都有五六十條。全城千數百條。澤爲之墟。島上居民。平日爲廟祝所矯殺獻祭。從中取利。至此混元寶盒大揭其蓋。紙糊燈籠滿身窟窿。萬民稱慶。事後有非洲探險隊代表。爵士亨利張司通 Sir Henry Johnston。向皇家地學會演講曰。

此次埠內驅除鱷魚大會。竟能下定決心。鏟除淨盡。此不第吾英人之利。亦

地方之福也。而吾人蒙此感惠。所當感謝者。不是冒險直前的海軍人員。不是駐紮鎮攝的提督領事。更不是油嘴滑舌。岸然風度的碩腹大賈。乃是鎮靜不躁。勞作不休的傳道會的大代表大主教庫勞德先生。……

埠內之大患已除。庫勞德即於是年。又在河口之諸三角洲內。往來巡察。

黑河入海

之處。如埃及之尼羅河口蛛網密布。向海內伸。如掃帚星。兩水夾流之泥陀。星羅棋布。不遺枚舉。

至一處。名布拉斯 Brass。庫勞德即更其名

爲布拉斯圖旺 Brass Tuwon。所以別於著名之海口布拉斯尼比 Brass Nembe也。

此處離海岸尙有數英里之遙。居民所敬之爬蟲大仙。與埠內人民所敬者大同小異。惟此地有一種毒蟲。名曰神蟒 Boa Constrictor。自古相傳。人死之後。其魂即居於神蟒之中。故寧由其肆虐爲害。無敢如之何者。日間藏於大樹腹內。探首向外。以偵查不速之客。禽獸不知其狡計。走其蔭下。輒爲所纏。窒之而死。以食其肉。英人有潛來此處。擒拿此蛇者。以之熬油。可食可用。其品甚美。一八五六年頃。本地酋王因英人潛殺其鸞鸞。恐於地方不利。乃與英領事立合同。內有一條

曰。『此後英人如有神蟬油出口。科以重罰。』然而販奴殺人等種種敗德之風。彼反不加取締。此可謂只知其小。不知其大者也。人民文化之低。於此可見一斑。

庫勞德在此處傳教。亦甚順利。酋王歐啓亞 *Ockiya*。甚是歡迎。且指一地爲傳道會建築之用。又應許供給傳教師一半薪金。至於掃除毒物。雖不如埠內之興奮。然亦去之無斃。領洗者數人。內有小軍侯多人。歐啓亞之子亦領洗。成爲學校老師。雖有許多小王。及小軍侯反對。亦終不屈服。惜十年之後。歐啓亞年老智昏。又反覲覲之迷信。可知惡根難除。劣性難移也。

夫教會之有悲劇也。亦猶其有喜劇。主教之飲愁杯也。亦猶其唱頌歌。庫勞德方在諸三角洲內尋找諸種覲覲而除滅之也。忽聞上游三岔河口及比鎮中之教會被燬。其故因兩族交戰。互相仇殺。及比族大敗。勝族卽侵入鎮中。肆行擄掠。所得無算。搶完放火。殃及教會。凡教堂學校。及壓棉機器。悉被燬於火。對岸羅谷寨 *Lokoja* 之領事。見教會起火。領事名費爾。所駐之地。卽昔日所購之模範園。事在一八四一年。乃派列舟往救。只救性命。不濟

產業。其未過江者。均藏於叢中。僅免於難。此次教會損失。實屬不貲。庫勞德在三角洲驚悉之下。適至其地。見所燬之物。狼籍滿地。不能復用。乃痛責會王。因爭私利。而害公品。會王亦低頭無語。忍受其責而已。此後庫即將教會中心。移於對岸羅谷寨地方。遙領及比大地。以避其無禮之騷擾。

一八六七年。可謂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及比之劫難方過。誰知又來綁票之災。原來庫勞德往來河上。作教會之視察。及建設工作。已二十五年於茲矣。愛達之阿塔 Atta 地方。有一小會王。名阿巴寇 Abokko。居於歐寇歐謙山 Oko-Okien 上。不時與庫勞德見面。外貌雖甚恭維。心內卻甚奸詐。庫見其鬼頭鬼腦。態度不倫。知非善類。不欲與之交際。故恆遠之。會王由之心生嫉妒。久欲害之。以快大欲。嗣又見其往來河中。有時乘兵艦以往。有時乘商船以來。有時趁大舢板。有時駕小刳舟。凡往來河上者。幾無人不識。無人不談。每日必有其坐船。每船必有其足跡。該小會王遂以爲庫必稱家私。有百萬之富。不爲巨商碩賈。卽是

顯官大僚。此次又見其在列舟之上。赴上游公幹。舟中除其子但第孫 Darlington 外。只有幾對水手。船中無礙。手中無鎗。諒非敵手。乃一聲呼哨。迎上舟來。將庫氏父子。綁過船去。藏於山寨之上。遣人說票。庫父庫子。各一千鎊。交上贖金。領回肉票。不然裂票。悔之晚矣。

藏之數日。不見來贖。因羅谷寨之領事。不准贖票也。若贖票之例一開。則此後英人之生命。將永不得平安。乃設法救之脫票。阿巴寇情急。乃將庫氏父子。移置一船上。使人監守之。不與之衣。少與之食。使烈日曬其背。裂皮出油。以逼迫之。領事往見數次。交涉無效。乃暗示意於庫氏。以逃爲上策。庫勞德會意。卽於領事下船時。急跳於領事官船之上。一面開鎗。向外力划。賊船亦放毒箭以追之。領事爲掩護庫勞德身中毒箭。乃倒於艙內。庫百般扶之不起。口中猶喃喃令速划逃。船尙未至碼頭。領事已死。庫大哭。自恨百身莫贖。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費爾愛國愛友之情。於以見英人之性情。

庫自被任爲黑河一帶之大主教。彼每日之工作。卽溯游沂回。於大河左右之各教會。而看顧之。如牧羊者之走前走後。反左反右。於羣羊之間。毫無倦怠。觀其日記所書。或乘礮艦。或趁商船。或駕小艇。或坐大駁。無日不在河上周流。有時至某教會施洗。有時至某處接手。有時勸慰受逼迫之人。有時勉勵甚軟弱之人。更有許多難題。不時發生。立待大主教解決者。而最使其傷心之事。卽教會間之德行。易被外界之引誘。而有墮落現象。其每日與諸酋王所爭辯。嗷嗷不休者。非祭人問題。卽殺嬰問題。

原來殺嬰風俗。在非洲爲一種最惡之習慣。非洲之爲父母者。以爲偶生雙胎。必是有鬼魔前來作怪。如留之而不殺。日後必成大患。或傾家敗產。或赤族滅宗。此種恐懼之心。勝過母子慈愛之念。故下一決心。殺而棄之。

后嬰初生時。妾媵亦曾棄之隘巷。棄之寒

水等處。終不死。故於收養之後。命名棄以厭之。郭沫若氏。以爲該時尚在母系時代。養女尙可爲王承繼產業。養男終須出嫁。要此胎錢貨何用。故棄之。如中國南方現時之潮女風俗。其所見不謂無解。然以余意觀

之。后稷與臣契。或皆爲雙生。姜嫄或卽娥皇。簡狄或卽女英。二子或皆爲一人同時所生。或爲二人同時所生。雖不得詳。然商人祀契爲支鳥之降。明是遊牧之吉節。周人祀稷爲穀神之祖。恰是農業時代。數會之言。不可盡信。卽以今日非洲之事衡之。古史終當現實耳。

或逐其母於荒野之地。在埠內城及愛堡等地。凡是雙生。兩殺無論。在其四圍各地。獨殺後生。只留前生。觀此或契爲前生。稷爲後生也。還有一處連雙生及其母

全殺而棄之。或逐其母於荒郊野外。爲禽獸所食。各處教會。雖明知其不善。亦無可如何。庫勞德不時與其曾王爭辯。理由雖正。迷信難除。日久教會之光。漸漸放大。教友之中。凡有雙生者。咸撫養之。且感謝上帝倍增人口。外人見之。不第不妨害宗族。且發達宗祧。父母愛子之心。乃是天性。既無所害。誰不願留之以繼續後嗣。是以教會最盛之地。其風漸熄。庫勞德復申明其真理。向諸曾王抗辯。甚有效力。

但有許多曾王。明知其惡。而不敢直接以坦白之命令禁止之。遂思一法間接爲之。例如埠內之曾王。明知殺嬰爲惡者也。然不敢明下命令。只書一紙告白。令凡學生者。從速送至教會。代爲收養。如今之育嬰堂然。晚送者被殺。不負責任。居

民見此告白。咸慰厥心。爲母者受孕後。亦可平安等待。免得臨盆時張惶惴慄。如臨刑場。一見雙生。卽速送至教會代收所。可保無虞。教會所收之孿兒。日見增多。以後教養成人。皆是英俊。此時爲父母者。見不殺雙生。不第不爲家社之害。且增種族之光。人心一變。惡風去矣。人心合而爲風俗。人心變而風俗自變。主持殺嬰之惡廟祝。亦因其事實。大變厥心。領洗入教。以求懺悔。

第二件最醜惡最野蠻之舉動。卽是人祭一事。庫勞德與諸同志。不時爲此事憂心。爲此掛念。但無法可以救護。下自三角洲。上至黑河源。一帶大流域。一日之內。所死於獻祭。及殉葬之英俊青年。不知凡幾。風俗所逼。習慣乃爾。誰無如何。只有長嘆。

除此而外。更有使人擔憂者。卽兩族間之械鬪。其禍恆數年不息。殃及池魚。延及教會。野蠻之國。以破壞爲是。難講和睦。前者及比之例可證也。有一次聞羅谷寨亦在危險之內。因有教會在此地。因回教王達薩巴又想侵掠此地。大兵一至。玉石俱焚。

豈能不損及教會。庫爲正本清源之計。乃至拜達面見回王。言侵略之非人道。且以言其不利。回王語塞。乃卽罷兵。庫亦墨者流亞歟。蓋回王亦知今日之趨勢。萬國交通。文明觀瞻。非復昔日獨霸之局面。且黑河兩岸。商業繁盛。各國之人。在此貿易者。所在多有。各大鎮又駐有英國領事。若再如從前之橫行無忌。恐被英國所逐。失其根據地矣。以後果然。被逐出境。故不如順水推舟。罷兵爲是。

庫勞德又在昂泥利城向會王講基督眞理。王之公主當卽信服。領洗入教。同時受洗者。更有許多貴婦。但不多幾年。在此城又有人祭之事。所選擇之犧人。乃一聰秀之小女。於臨刑時。以繩拴其兩足。而拖之前行。拖行數里之遙。皮肉皆磨穿。血花四濺。狼嗥鶯泣。直至氣息全無。僅有知覺。然後殺之。以饗鬼神。又有一次。該城鬧牛痘瘟疫。羣衆不明其理。乃歸咎於教會所鑿之井。言如能以活人放於井內。以孝敬之。則牛痘可免。諸如此類。不可勝紀。教會不第爲之擔憂。且受不自之怨。

惟有一事。可以大慰吾人之心者。卽是一八七〇年庫勞德回倫敦時。其子但第孫在神學院考試及格。庫勞德親自接手。任之爲非洲牧師。庫爲非洲主教之第一人。而以黑手按其親生之子。又爲破天荒第一次也。此時聖道傳開。各方向風恐後。卽素日非傳道員。亦以傳道爲急務。如埠內之商人。自聖教普及以後。卽與民更始。公道交易。不再作僞。居於鎮中。或居鎮外。皆顯其大國民精神。基督教國之好模範。此皆由庫勞德一人所感化者也。

教會中有受逼迫者。庫則多方勸慰之。救濟之。小逼迫零星迸裂。不時有之。全城全鎮大受逼迫。亦常不斷。如在埠內之教會。已十二年之久。不幸於一八七三年。基督誕日。教友爲慶祝聖誕。不知如何觸惱甕甕廟祝。乃向諸軍侯言奴隸信教。他無所圖。不過爲求暫時之快樂。與自由。如常令奴隸快樂。與自由。日久則不聽調動。吾人將無奴隸可用矣。曾王聞之。以爲然。乃下令不許奴隸在星期日到禮拜堂作禮拜。諸奴隸自領洗入教。方得一點自由。與快樂。豈能甘受命令。不享

幸福。於是仍去禮拜。置命令於不顧。曾王大怒。鎖其手足。放於樹林深處。以之餓獸。全教會乃起恐慌。正值庫勞德來此。乃面見曾王。與之抗辯。言奴隸之身體。可以說是屬曾王的。然而靈魂卻完全不是屬曾王的。乃是屬上帝的。曾王雖有權力。不能拿人之靈魂。完全爲己所用。曾王大悟。事乃已。庫乃記之曰：

『吾曾向諸曾王諸軍侯質問一事。是關於真理者。上帝遣其愛子。爲世人贖罪。奴隸亦在其中。耶穌既將其靈魂贖去。諸位大曾王。及大軍侯。能說他們的靈魂。還在掌握之中。而任意縛束之嗎。』諸大曾王與諸大軍侯。皆言『不能』。故釋奴之事成立。

庫勞德如此辯證。諸會長無語。算是庫勞德得勝。但諸曾王以不懂論理學。心裏不服。口中難言。正如啞子喫黃連之情況。故奴隸之待遇。仍未改良。

逼迫。恆起於信仰之執迷。或阻礙之風氣。如已受洗之奴隸。其主人爲拜偶像者。祭餘之肉。例爲福肉。喫之可以受福。然有人言此肉既爲祭邪神之肉。拜真神

者。卽不能以爲福肉而食之。在使徒時代。異邦人及猶太人。恆爲此問題。大起爭論。不料在此三角洲上。亦有相等之難題發生。此處有一土人。自名爲大隊長赫立德。彼有一奴隸信教後。命聖名曰約書亞。自信道後。卽不食家中之肉。其主人怪而問之。逼之而食。不聽。愈怒。百般刑撻。終不肯食。某日主人將其自高處擲下。欲行摔死。亦不稍屈。曰：『主人無論分付我作何事。我必盡心力而爲之。惟有喫祭肉一事。至死不能從命。』主人大怒。乃以刳舟載之。至河之中流。捆其手足。放於水內。欲行淹斃之。誰知奴隸善水。入水不沉。主人又將彼拖於船上。冀爲末次之復省。從之則已。不從則推下水去。約書亞終不從。乃推之入水。仍不沉如故。主人命水手以槳擊其頂。復以篙向之亂刺。乃沉死。嗚呼。慘矣。

又有一爲主人者。亦逼其奴食祭肉。奴隸不食。乃言曰。『主人。我是屬乎上帝之人。不能喫拜偶像之物。』主人大怒。六日不與飲食。乃庾斃。有許多奴隸。皆是庾斃者。因主人知教會之勢力。恐明施暴虐。教會加以質問。故皆暗中庾斃。亦

有被主人送至野地樹林之中。赤身露體。綁在地上。引蒼蠅蚊子。螞蟥甲蟲。羣來蝕之。使其零碎致命。雖有號哭之聲。遠處亦不能聞者。又有兩人被看守在樹林之中。一年之內。應許反教。即可升爲小侯。其二人曰。『我的心門已經被耶穌鎖上了鑰匙。被祂帶到天上去了。地上無人能開。』盪盪之祭司。雖百般引誘。亦無如何。當教友如此受難時。教會恆爲之祈禱。其辭曰。

『祈天主勿降火與硫磺與彼強項者。但當降愛心如保羅在大馬色道上大光照目可以悔改。』

由以上之情節觀之。知黑河之口。已飲基督之血。得立根基。由此上溯。全黑河流域。當然玉帶在握。袍笏登場。誰能言黑人之子。不足與有爲耶。

大難之後。必有反正。果然少主教但第孫即庫勞德之子來。向所謂大隊長赫立德者。

以忠信之言相勸。以溫厚之心相交。勸其不可如此。太無人道。自取罪戾。多方解釋。萬般規勸。赫立德深痛悔前次待奴隸之如此無禮。如此殘忍。大有虧於人道。

亦有背於天道。乃以身作則。勸其餘之凡爲主人者。力改前非。一心向善。未幾自己亦領洗入教。而爲基督徒矣。假令當時教會爲俠義之武勇。當前之報復。雖曰以直報怨。互相平衡。其結果未必有如此之完美。故犧牲爲勸人第一之良方也。此主人領洗之後。卽將室中所有之偶像丟棄。並收集其他主人之偶像。載了兩船。全委棄河中。從此教會大盛。每星期聚會者。有一千餘人。不再如受逼迫時。皆躲於叢林之中。暗地聚會也。

剛硬之逼迫易受。柔軟之誘惑難搪。故聖者恆言『剛硬之逼迫。足以立志。柔軟之誘惑。反以喪德。』此不可不防者也。黑河之三角洲。及上游一帶地方之人民。皆被庫勞德之感化。而歸於天主。故黑人不第明瞭白人之德義。亦且佩服白人之聰明。卽以庫勞德而論。以少小奴隸。而升爲大主教。有白人之聰明。有白人之德義。且也寬宏大量。器宇軒昂。和藹近人。體貼周密。能使黑人去其惡習。趨向文化。釋放奴隸。不敬假神。不殺生獻祭。不溺斃雙生。而且容貌禮儀。思想言

語。恆與白人相摺。且有時過之。以故白人之來經商者。皆畏而愛之。親而敬之。與之來往交際。毫無隔膜。更無戒心。白人雖亦良莠不齊。但一經庫勞德之從事調劑。其存心虔誠。不妨於交易之中。露其相愛之辭。卽狡猾成性。恆喜欺騙者。亦稍斂其劣跡。恐貽教會以大辱。蓋當時每有經商之白人。自命爲基督教徒。然而觀其行爲。聽其言語。反貽黑人以口實。以爲白種人之基督教國。爲何亦有此人。日久相親。紙窗穿破。基督之名。乃大受侮辱。不第白人如此。卽黑人之爲傳教員者。當教師者。本來卽未受極深之訓練。不過據其堅信。及其熱心。可以共事。對於一切物質文明。假冒文化。若何解釋。若何應付。不第不知其道。且恐身受傳染。而亦不知其何以致此。故粗笨之教友。恆隨大流以去。流極不反。而謹訥之人。又徬徨道左。羣視教會爲無用之物矣。庫勞德憂之。亟思所以改變之術。夫教會之增長。如櫻欄樹然。剝一層皮。又剝一層。如此新陳代謝。繼長增高。與年歲相推移。非永久駐容之死物也。全賴管理者之不斷設計。不斷經營。勿懈怠。勿失

望。不擅離職守。不守株待兔。斯可有望耳。歷看庫勞德所立之教會。自初立以至於目下。其中經過許多變化。每變一次。即另有一副局面。上文所言之變化節節。即生出局面層層。庫勞德只知謹慎管理。不離職守。至於變化。任其自然而已。此次沉機觀變。知黑河流域之教會。如春花怒發。如春草叢生。種子種在地裏。經風日之吹煦。雨露之潤澤。乃忽然拆甲萌動。不可掩蓋。不可收拾。至此庫勞德不得不向英國傳道會。請一快船。以便乘坐。往來上下。監視教會。或者於疾速往來之中。使其變化過程。有良好之局面也。英國傳道會。知時機已至。乃允撥一快船。以曾充傳道會西非洲書記之名。命之曰『汪亨利號』。見前文。以紀念之。船到。庫遂乘坐此船。上下河流。以監察教會。

此船之功用。亦出入意料之外。不第在諸教站之內。大盡厥職。且能上溯至笨

牛 Benne

黑河第一支流。遠過於貝起

見前一八五四年。

所探者。一百四十餘英里。

事在一八七九年。即此船到非洲之翌年。

誰知歡樂之中。又生憂患。昂泥利之鄰近各族。又生械鬪。械鬪之中。恆殃及

池魚。故往來經過之輪船。不問其爲中立與否。一概放火燒之。該處之教會。被亂黨放火搶掠一空。靠近有一礮艇。領事官亦在船上。欲詢亂起之究竟。會王傲而不答。縱令放火。『探險號』亦被攻擊。艦長受傷。屢次內亂不已。正所以予公管之機會。次日清晨。英礮艦下警告書。令居民速速遷避。欲焚燒昂泥利城。以去障礙。未幾大起。黑烟蔽天。霎時鬧市變成一片焦土。此亦不得已之戰略也。教會之一部份被焚。此皆由各會王不守本分。割地自據。互相爭長。因之戰爭頻仍。內亂不息。全國毫無組織。予人以話柄。欲行喧賓奪主。以行瓜分之政策。此誰之過歟。未幾果然。變亂未開始之時。該處教會。至星期日尚有二百六十餘教友。來作禮拜。今此之亂。皆風流雲散矣。

事變之後。大家商議。欲將教會移於河之西岸阿撒巴城 *Asaba*。以避野蠻之內亂。但昂泥利人堅執不動。不願西遷。願在險地以保身家。寧願讀經。祈禱。教學。以終其身於不可知之命運。亦不願逾雷池一步。於是庫勞德之擔憂愈重。

第十三章

白人新添之生力軍

一八八〇—一八九二年

黑族教會。本其祖宗之習慣。幾成爲第二天性。一旦聽傳道者之勸言。及警告。遽變初心。成爲新人。從此便乘長風。破萬里浪。一順無阻。乃最不易之幸遇。白人站在基督教國土之上。有十九世紀之歷史。其政治風俗。不知幾經革命。幾番更改。始有今日之壯觀。故白人生在白土之上。其天性。其知識。其道德。其動作。皆有無意識的宗教範形。無事勉強。故自由的沉浮於基督教義大海之中。往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若夫黑族教會。立於黑河流域之疆土。以其鼻祖之習慣。環境之陶鑄。凡所作爲。亦不自知其爲罪大惡極。自白人來此傳教。開通其知識。模範其道德。黑人始知以前之不善。再經庫勞德之現身說法。更能促其反省之心。而有向善之志。然行之既久。或遇逼迫。則人心懈怠。終覺枯澁無味。而有易遷之心。逼迫猶可抗。引誘不可當。偏邪之意時作。背道之舉恆興。例如嫁娶禮節。出

喪儀式。若教會不爲之規定禮節。參酌本地情形。加以西國點綴。必無愜人意之處。使觀者大悅。若徒言不許磕頭。不許拜祖。磕頭卽是奴隸。拜祖卽是偶像。不許唱戲。不許跳舞。唱戲聲近褻謾。跳舞跡近淫奔。種種消極訓育。而無相當積極之規則。以領導之。則教友之地位。豈能永久站立。而無傾跌之憂乎。白國之人。生於白國之土。不知黑國之艱難。只知宣傳教義。格格不入。不知規定禮法。循循善誘。甚或以白人禮法。硬逼黑人遵守。黑人不能受。輕則記過。重則開革。故白人傳教。往往只以白人規矩定爲教義。傳之異邦。白人一去。旋又復原。以前功績。只等泡影。云何能濟。

故西非自經英國傳道會任命庫勞德爲黑河一帶之大主教後。以黑族主教。管理黑族教會。其所作所爲。實有堪稱道者。然英國商人。恆帶本國之劣風惡俗。行來非洲。在英國行之或屬無妨。在幼稚之黑族行之。卽生障礙。白人之國俗。自奉基督教義後。革除舊習。避入道院。如此一千餘年。修真學道。與紅塵隔離。教皇之

權。大於國皇。民間社會。凡一切隱風弊政。舊染汚俗。皆束之高閣。不准沿用。國家遂入清靜之鄉。成西漢之局。所謂文藝科學。亦多不貴重。十五世紀之後。教皇之條例。束縛太重。而修道士卻有放縱之機。一旦爲黠者所識破。乃揭竿而起。以從事革命。文藝科學。亦被釋放。所有以前曾經幽閉之政教。風俗。雖被釋放。然事隔一千餘年。不能復用。故以新基督教義。從事斟酌。始有今日之現象。故讀文藝史者。皆以一千年爲黑暗時期。斯言誠然。然無此一千年之幽閉。白人之國。實不能有此新氣象也。復興云乎哉。

以此往迹。而推論黑族教會。雖有白人之宣傳。庫勞德之作證。信上帝固易。靠耶穌亦不難。獨至論其固有之政治風俗。規矩禮儀。不經幽閉手續。甚難得其美好結果。成爲永世不變。自由信仰之宗教。觀庫勞德之往來河上。馬不停蹄。舟不止運。突不黔而起程。席不暖而過征。摩其頂而櫛風沐雨。放其踵而涉水跋山。爲此教會掛一慮而通宵不睡。爲彼教會系一念而躊躇未休。庫勞德其真西非之墨子。

乎。然而身在上游。而下游事變。身在下游。而上游事起。教會時起爭端。不爲祭肉問題。卽是婚喪儀式。教區又遭浩劫。不爲會爭焚殺。卽是離經叛道。回教常勾引耶穌教

·叛道 庫氏之心碎矣。不有白人之幫助。其何能濟。

然吾常見白人之傳教者。以爲本地之風俗禮節。全不可用。政治律例。亦背真理。乃動以白種之風俗禮節政治律例。以標榜之。推行不動。則取十條誠以畏嚇之。夫十條誠乃紀元以前之舊律。以紀元以後賴恩得救之信徒。逼之屈服於西乃山之下。聽雷轟霆殛之聲音。看駭雲礫火之光色。其有不驚心動魄。灰意懈志。而懼而逃之者乎。故非洲之教會。在此時以外表視之。如行退後。似乎冷淡。實密雲縹雨。寂氣待風之時期也。待雨過天晴。風去草興。將來之茂盛。有非意料所及之概況。庫氏其耐之可也。

在上古時代。羅馬及希利尼之學說。乃是將宗教與倫理分爲漠不相關之二事。

大祭司管理宗教之事。哲學家管理倫理之事。二者分道揚鑣。各不相謀。人類對於

上帝。當如何行事。及人類對於同類。當如何行事。均是兩種面具。彼此易置。對於事奉上帝。獻上祭品。不稍吝嗇。即是信仰。至於自己生活法則。大祭司不得過問。『宗教是宗教。道德是道德。』此古代民間之諺語也。近英人亦言。『宗教是宗教。買賣是買賣。』兩種事實。不能吻合。非洲民間情況。亦是如此。宗教即是獻祭行禮。作樂守戒。至於個人之品性。及行爲。則與彼無涉。姦盜邪淫。及一切類此之行爲。與上帝無干。不妨害同胞之生活。卽爲完人。

此同胞二字。或譯鄰里二字。卽摩西律例中所

言之鄰舍 Neighbours。彼所言之鄰舍。卽一支派一族所居之鄰舍也。狹義言之。爲最近骨肉之親。廣義言之。爲十二支派之以色列人。惟其只愛同族。不愛異族。故摩西建國。以殺異族。與同族爲天經地義。數千年立國綱領。卽以此爲大宗。其後律法誦教導百姓。又加恨仇敵三字。所謂仇敵。卽是異族之人。其實上帝之誡。並非如此也。耶穌在世時。一反舊說。狹義不是骨肉。廣義亦不是同宗。乃將恨仇敵三字易爲愛仇敵三字。故律法師恨之。置之死地。回教遵守古訓。故坐而念經。起而殺人。摩罕麥德念經時。滿面春風。殺人時頭上青筋墳起。在非洲之回教。亦引此例。凡是回教則愛之。異教則殺之。禁之。擄而奴之。故回教在黑河一帶。視殺擄爲無上天職。視販奴爲第一本分。皆由只讀摩西經而誤之也。

人爲其所拜之上帝。而立於天地之間。雖多行不義。殺身赤族。亦所不顧。蓋如此死法。可升天堂也。其錯誤卽由於其錯認上帝。未能將上帝與道德打成一片也。

非洲之異教徒。一旦聽信真理。盡棄其所學。而服從耶穌。據有上帝觀念。在

心成像。變其氣質。而爲清潔重生之人。此內部工作。大非易事。若云棄其舊有不美觀之禮節。來禮拜堂公衆祈禱。讀經講演。歌詩彈琴。分領聖餐。多方捐助。此種美觀之儀節。均樂爲服從。一則可與白人平等。二則較同儕之黑人高超。酋王與諸軍侯之有勢力者。皆願爲之而不倦。一旦動其心坎。刺其意囊。謂之曰。『去爾役奴之心。許其自由平等。閉爾殺人之心。不許以人獻祭。泯爾殘忍之心。不許驅人殉葬。不許娶多女爲妻。不許跳邪蕩之舞。不許歌淫亂之歌。不許欺騙人。不許起貪心。』人皆瞠目退後。趨而避之矣。故宗教乃是改良道德。而改良道德。實難能之事也。故白人。知宗教之不能治其標也。乃將以上條例。編之於國家律例之中。以政治之力拘束之。使不敢犯科陷罪。殺人者死。重婚者罪。偷盜者獄。拐帶販奴者處以幾等徒刑。以助宗教之不及。雖有欲犯科者。以刑罰得中。亦不敢輕爲嘗試矣。故尊重土匪。貴尙強盜。喜歡多妻。嗜好販奴。烟酒公賣。賄賂公行之

國。徒以政治之力。不能驅除淨盡者。以其不以宗教治其本之故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爲政。』所謂徒法。只用政治力以治其外。而棄其宗教力以感化其內者也。所謂徒善。只用宗教力以變化其內部。而無政治力以範圍其行爲者也。故二者皆歸失敗。

故基督精義。非徒外表。乃在內心。耶穌曰。『你們若不改變氣質。像小孩子。必不能進入天國。因爲在天國裏。都是像小孩子那樣的人。』何謂小孩子。卽以庫勞德本身而論。生於幽麓巴父母之邦。一切風習。尙未入目。卽被掠於雷溝寺。欲賣之爲奴。旣而被艦長里克截獲。載入自由城。送之倫敦。所受之教育知識。及宗教信仰。皆得之於英國上等虔誠基督徒家庭之薰陶默染。長成大人。便成第二天性。其人格已固定不移。皮膚雖黑。內部儼然一完全之白人也。此外雖亦有被釋之黑奴。與庫勞德爲同科。然不爲戰鬪不利之殺人凶犯。卽爲殘忍不堪之破獲強盜。不幸而爲黑奴。又不幸而被釋放。雖亦與庫勞德受同等之教育。而其人格可謂天壤

相隔。一得機會。便又作惡。一受引誘。便入地獄。庫勞德在黑河上下梭巡各地教友。焦心積慮。其能免於憂患乎。故耶穌又曰。『你們是潔淨的。但你們不全是潔淨的。』故基督教之精義。是以清心爲主。耶穌八福。第六福曰『清心者福矣。以其必得見上帝。』數雖第六。實居第一。蓋第六以下爲形而上之哲學。第六以上爲形而下之科學也。即倫理學之行爲形而上與上帝生關係。形而下與世人生連索也。

故教會開學設教。不是專爲開通知識者。乃是訓練德性者。不是徒事研究者。乃是注重實驗者。以耶穌之心理。同化世人之心理。以耶穌之人格。陶鑄世人之人格。基督教之能事畢矣。故古人之祈禱文曰。『訓練我順上帝之意旨作事。因稱是我的上帝。』請三復斯言。便知其旨。

故教會之興也。不在多有知識之人。乃在多有德行之輩。教會中固不少熱心向善祈禱虔誠者。然經驗不足。人格不固。一遇艱難。立脚不住。便入漩渦。其尙能帶領羣衆。從事進步乎。故開荒之教會。應有注意者三事。(一)梭巡不斷。以觀

其變。如初栽之花草。須每日數次監察。(二) 審察檢閱傳道者。是否行爲有玷。心地虧暗。(三) 傳道者所娶之妻。是否同心爲主作工之人。能注意此三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於治教會也。庶幾有豸。

於是庫勞德今年七十歲矣。

大約生於一八〇六年。但幼時記憶不清。其母亦不能統計其年。

年逮古稀。猶事奔走於

黑河上下。心力俱瘁。憂患交迫。去今年不遠。庫夫人又因勞瘁。先庫而逝。室內無安慰之人。戶外多荆棘之事。每至勞頓歸來。寂寞淒涼。老景龍鍾。其何以堪。幸也。傳道會爲之薦舉兩個非洲副主教。以助其工作。其一卽其愛子但第孫先生。其二卽亨利張司通。前在雷溝寺作牧師者。但第孫任命管理河口三角洲一帶教會。張司通任命管理河上自昂泥利至羅谷寨一帶教會。此外又有一英人。卽曾在汪亨利船上主事之阿釋庫德 Mr. J. H. Ashcroft 先生。專管教務雜事。於是老庫勞德之仔肩輕矣。

三人受命之後。卽各至教區接辦酬應。其在三角洲者。尙能運籌如意。而在上流各地。則數起恐慌。使教會動搖。因有許多英國商人。販來許多小說。在各河口出售。該小說在歐洲大陸。尙不見爲大害。而在新開闢之黑河。使傳道者讀之。則反生邪念。因該小說之內容。不爲言情。卽爲豔史。甚或如少年維特之煩惱。爲情而死。又有各種偵探俠義小說。其中奸盜邪淫。無惡不作。雖小說結果。可以賞善罰惡。然讀者恆爲肉慾所克。不顧其罰。只顧其惡。傳道會與庫勞德並憂之。然亦無如之何。

還有許多教站。因主教不常來巡察。乃鬆懈其教規。放寬其管理。以致信仰未純粹者。卽與之施洗。資格未老練者。卽以之講經。遂引進許多志氣薄弱。行爲不端之人。領洗入教。久之傳道者亦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其可已。經大主教查出。輕者停餐。觀其後行。重者開除。永不敘用。此其羞辱爲何如乎。故教友教會。兩受其傷。

其大原因。卽是教會方在初立。甚形幼稚。必須常有扶持教導。警戒勸告者。始能推行無誤。若一年只來巡察一次。或二次。每次住驛三日。或五日。來時歡迎。去時歡送。常來作禮拜者固來。不常來作禮拜者亦來。大主教來。只見滿堂人面。似乎個個春風。人人化雨。主教訓話。如領陽春。大眾唱歌。如和白雪。擁擁一堂。濟濟兩日。主教一去。便都如鳥獸散。屢加敦請。不見其蹤。倘使主教在此。連住十日。或一星期。不辭而溜者。便如過江之鱈矣。

庫勞德爲此經營籌劃。用盡各種方法。毫無效果。乃知各區駐教者。不得其人。乃思以善法加增駐教者之力。或加以更切實之訓練。謹慎選擇。其後以經驗所得。非有白人之扶助。不能見效。不是奴隸性。乃是先天性。乃上條陳於傳道會。使於每教區之內。加增數個英國教會。或者本地教會。以觀感之力。濡染之方。監督之威。領導之權。略知模範。而有所警惕。日久養成其純粹虔誠之心。方算達到目的。卽耶穌所謂改變氣質之人也。

第一個被遣來之英人。卽多馬腓力伯 Thomas Phillips。乃是哀爾蘭人。曾畢業於義司靈吞 Islington 神學。以後經商。現居倫敦。英國傳道會欲派之以助黑河教務。庫勞德乃爲之行按手禮。以任命之。英人被黑人接手。獻主爲聖。此爲破天荒第一次。多馬到職之後。甚見勤奮。不久卽又辭去。繼其任者。爲雅各韓米利吞 Rev James Hamilton 渠本醫學會中人。原想在羅谷寨設立醫藥會。先遣醫士白浪 Dr Percy Brown 先生。到該處籌備會務。未捷先死。故白浪留於此處幫忙。其他還有三位自平民教會遣來者。大家一同乘汪亨利號而來。分頭工作。成績甚佳。教會乃日見發達。自此西非洲教會。加入白人以鎮守之。教會乃日見純粹。庫勞德大慰。此非西非之不足以談獨立。實因太幼稚之過也。最後報名來幫忙者。爲一最著聲望之劍橋人。名約翰魯濱孫 Rev. John Alfred Robinson。非洲教會。乃蜚聲起。

正當此時。西非之地理。已被傳教者鐵鞋踏遍。黑河流域。已被傳道者列舟窮

源。居民之野蠻者。已變爲和順。愚昧者已變爲聰明。其禮貌風俗。言語服制。已漸與英人相近。因之商業往來。和平交易。歐洲列強聞之。乃欲插足其間。共分漁人之利。亦派船載貨與非人通商。兩國商人。積不相能。兩國政府。從事交涉。引起列強注意。乃有所謂列強爭長問題 Scramble for power。英法德遂各爭其濱海保護地 Hinterland Protectorates。以便開港通商。由此探險權。經商權。及優先權。惠利佔三國爭鬧不已。嗷嗷不休。勢將用武。全西非之地。如羣狗爪下之肉。不知鹿死誰手。幸未引起歐洲大戰。西非地界太小。不及東亞值得一戰。故各後步。和平瓜分。於是所謂和約。會議。諒解。諸名詞。遂於字典上多加注解。而所謂畫界線諸問題。又往往因獨裁關係。引起抗議。卒以英人不欲多事曲從就敷。遂定國界。當時非洲土人。尚在夢中。今觀西非地圖。各染其海濱保護地。若者爲紅色。若者爲綠色。若者爲黃色。皆漁人所分之鵝蚌之肉也。平心論之。英人犧牲如許金錢性命。以釋黑奴爲前提。以傳揚聖道爲職務。以努力探險爲本事。而乃於開關之後。教導成名。歐洲列強。乃從而瓜分之。爲商

業出超計劃。爲殖民獨霸主義。遂陷西非於永劫不復之慘局。此非庫勞德始料所及。亦非英倫政府初料所及也。非然者。開闢之始。卽以政治之力克服之。然後在內宣道。以變其性。雖系於一國。猶屬王道。不幸罹此霸道天下。西非人民。亦當恨自己以前之愚昧。不知振作。徒知叛奴。不知努力向上。只知會爭相殺。西非之車。東亞之鑑也。

黑河流域。自經英國傳道會探險發明之後。列強垂涎。皆欲取而代之。不然。

亦分而半之。一八八〇年。法國商人。卽在河之下游。置商站——碼頭。約有三十餘處。英人因欲統一黑河商權。且法人因言語不通。大受虧損。乃轉賣與英人。所辦之非洲聯合公司 United Africa Company。此公司前數年爲英人佐治金爾第所創辦 George Goldie-Taubman。

其後人皆稱之爲爵士佐治金爾第云。其人思想高超。志量宏大。思欲創立大內革利亞國。

譯言大黑河國。

於一八八五年。下游各地。及三角洲。宣布爲英國之濱海

保護地。因其中有一支煤油河也。

可於此河之淤泥中煉取煤油。

一年之後。該公司在政府立案。改

名爲皇家黑河公司。有經商自由權。及政治管理權。凡在此權區域之百姓。卽爲自主之百姓。不准販賣奴隸。不准會黨爭鬪。犯者罪無赦。今觀其十四年之計畫。並創立公司之條例。則知該公司實以平安福利爲前提。因以創立穩健之殖民政府也。故該公司可謂大內革利國之救贖者。黑河下游。自設立黑河公司。及殖民政府後。居民乃安堵生活。不搶不奪。安居樂業。在自治之下。則如彼。在被治之下則如此。黑河之民。不覺亡國之苦。而大聲呼喊曰收回黑河。可深長思之。而教會之勢力亦愈大。不再如前之在風雨漂搖之中矣。教會之中不提倡本色教會。必須外來之文化。吾前言治野蠻之國。必先以政治力統一其秩序。利以誘之。刑以驅之。使之齊一。步驟均勻。咸聽指導。然後訓練。以得其心。而敦其品。所謂軍政訓政化政三大階段。不可缺一。不能倒置者也。西非東亞。魯衛之政耳。

商業因教會而識路徑。教會因商業而愈形發達。蓋遍地皆英國商人。若無英人教會。以維繫之。只有黑人教會。必愈見其弱。是以庫勞德之計畫。以英人稠密之處。則增添英人襄理教會。凡英人足跡所不能到之處。則仍以黑人主持其事。事

半功倍。黑人漸有白人意味矣。但大部份之工作。仍以黑人爲主。所以不示以強賓奪主也。但商業愈盛。酒販愈多。故庫勞德處心恆慮。以歐非合作之手續。以取締酒販。此亦不得已之苦衷。當爲政府所諒解者也。故有許多虔誠之商人。願加入本地教會。以共同工作。

內革利亞之大事既定。乃北望蘇丹。以求伸張其教權。當庫勞德乘船北上。至奴比時。見黑河兩岸仍在回教之手。豪薩即蘇丹大地之族名及佛蘭奈即回王所轄之地乃在大回王之

手。不時念經殺人。祈禱放火。當時該一片大地。尙不知爲蘇丹中央之大地段也。

蘇丹大地。西自大西洋。東至阿比辛尼亞國。如帶。

當一八八〇年頃。有一青年。曾受軍事訓練者。名布魯克

Graham Wilmot Brooke。欲探險蘇丹大地。以知其究竟。此人年雖青春。志氣卻甚蒼老。久已夢想欲在蘇丹內地開闢新境。爲傳道總站。於是自西非海濱。渡過

阿雷加里亞河 Algeria。穿過撒哈拉大沙漠。向南轉渡過森尼革勒河 Senegal

River。在今之法屬幾尼亞境。來至孔戈。又北轉至黑河。周流一遭。北望羅谷寨。知此

鎮爲中蘇丹之門戶。思欲在此立一教會。以爲根據地。因其能說豪薩語。及亞拉伯語。故冒險前往。冀以達其目的。計畫雖大。卻甚危險。但布露克有英雄之膽。具雄獅之心。佩上帝之信。勇往直前。不懼艱苦。運用其機智。仗恃其膽量。凡所計畫。必欲實行。心想只爲一己之名譽而冒險。不欲爲教會之支配而工作。乃自寫書信薦於英國傳道會。甘願作探險事業。英國傳道會乃爲此事。開大會通過其請願。令其前往。於是布露克之膽量愈壯。志氣愈高。熱火中燒。不可撲滅。願至豪薩大地。一試其身手。

自布露克被指定工作之後。未幾。有魯濱孫者。亦加入工作。二人同心協力。不分彼此。互相謙讓。互相勉勵。故其工作。甚見發達。魯濱孫駐教於昂泥利。辦理教會事宜。布露克出外工作。冒險作傳道工夫。其後傳道會又派來二人助教。其一爲白德貝醫士 Dr. C. F. Hatford-Battersby。其一爲劉義思 Eric Lewis。二人皆非神學畢業。然劉義思之成績獨佳。故以後亦受接手之禮。正式受職。

其後又有二位助手。自英國西哈德浦 West Harlepool 來。其一爲該地聖雅各教堂之副主教艾登牧師 The Rev F. N. Eden。其一爲該堂之後補牧師達賓孫先生 H. H. Dobinson。二人皆熱心向前。不懼危險者。故庫勞德倚之如長城壘堡。於是黑河上游之教會。蜚聲祖國。庫勞德積勞多年。須至英國母會報告。此乃庫氏末次回國之紀念。於是英國傳道會招集各處代表。定於一八九〇年一月二十日。在愛賽德紀念堂。五十年前。曾在此堂聚會。歡迎李楓蓀大衛。探險南非勝利大會。時女王初結婚四月。其夫愛貝德主席。演講見第三章。開歡迎大會。被派定之牧師。輪流演講。第一個演講者。卽庫勞德先生。岸然道貌，黝然蒼老。諄諄而談。懇懇而道。聽衆感泣不置。歡送之後。仍回黑河教區。此時將各英人助手。分派其工作地帶。駐紮經營。無不指揮如意。手腦應心。計在蘇丹區駐教者。以布露克夫婦。及劉義思與其女公子爲委員。駐紮羅谷寨。以遙領之。艾登及達賓孫駐昂泥利。以遙領之。本乃德 Bennett 駐阿波西 Abutshi 以遙領之。此三處駐紮牢固。全黑河之教會。乃聲壯十倍。

但說羅谷寨團體職員。商議如何在回教中傳道。與之親近。得聞耶穌之名。於是大家規定。襖英服之制。衣豪薩之衣。居簡陋之屋。坐席毯之地。喫牛羊之肉。脫足根之襪。穿木屐之板。進屋脫鞋。見面舉手。正如保羅所言。在甚麼人當中。卽作甚麼人。爲的是要得甚麼人。諸同志情願脫離皇家黑河公司之保護。及拘束。而與平民同居同食。生活自足。布露克記之曰：『若有人將我收監。請其收監。英國政府幸勿干涉。若有人將我殺死。請其殺死。絕無事前抵抗。』至一八九一年。又來二位護士。幫助醫院各等工作。

但在昂泥利之團體。所經過之情形。卻與羅谷寨者不同。因當達賓孫等未到職前三個月。該處又起會爭。焚殺擄掠。無日平安。教會又遭焚劫。酋王尤反對教友。下令二條。任取其一。不可不取其一。亦不可兼取其二。卽反教從酋王之所欲而爲。或全家驅逐出境。至河之對岸。命令一下。有許多教友。因懼其勢。且爲家庭所累。不得已而屈服者。只有少數人。情願出境。以尋樂土。故教會又形傾覆。

及至達賓孫等來到。已一片荒場矣。達賓孫乃從事召集。另行經營。四年工夫。艱苦備嘗。始有規模。重修教堂。再開學校。另組職員。一切完備。如雨後春花。兀然勃然。乃又從事修剪。除去會中敗類。清潔其中污穢。而以前之腐化惡化分子。因不得私利。從前每次黨爭。教會必受池殃。皆是此類分子。爲之作祟。乃起反對。開除之後。始獲平安。可知初步黑人管理。始能平安也。其中搗亂分子。遍處宣傳。致在下游之教會。亦受其影響。但不久消滅。能忍耐。不致自破。未幾自英國又來數位女士。專門教授婦女學校。又運來印機一架。專印傳道單張。及各種書報。

惟三角洲之教會。十分發達。少主教但第孫作事勤奮。有如其父。所建之禮拜堂。爲非洲第一。滿座時可坐一千三百餘人。讀詩篇時。互相問答。其聲之高。響徹雲霄。靜心聽之。可達英倫之耳。該時尙未有無線電話。然估量時間。靜心聽之。聲聲泠然。讀者讀。聽者聽。唱者唱。和者和。都是黑人。沒有白種。

三區教會。雖皆經白人之幫助。異常發達。但在順利進行之中。忽遇大星隕折之

事。在羅谷寨之魯濱孫。終因與平民太親。不服水土。遽遭癘疫而卒。數月之後。布露克亦病疫不起。同葬一邱。他人因種種關係。又須回國。羅谷寨之教會。爲之一空。一八九二年三月葬儀畢。達賓孫記之曰。『上游傳道區域。不過有白種十人。而今亡矣。』其長嘆之聲。可感天地。到底黑河區域。不宜於白種生活。然根基已固。無須白人之幫助。黑人儘可循其前徽。好自爲之可耳。

哀哉！一八九一年之末日。（光緒十七年）老主教庫勞德世事完畢。於雷溝寺逝世。生榮死哀。聞者下淚。臨死之前。猶計畫黑河教會之進行。掛念各該處之教友。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庫勞德大概享壽八十五歲。或者多於此數。

五十年黑河探險。業已成功。讀西非教會史。庫勞德之名。應佔首頁。讀傳道史。庫勞德之名亦應列第一。論個人德性。庫勞德亦不能列爲第二。巍哉。高高乎。大哉。洋洋乎。庫勞德之爲人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與庫氏。又

三。致意焉。

由野蠻族拾取之野蠻小兒。無世家之鍾毓。無資業之育養。所有者惟世襲之生番習慣耳。由其擷海盜耳光知之。但一經訓練。便成基督徒之高尙人格。爲人類之模範。爲繙譯

之能手。爲傳道會之冒險者。爲非洲教會之組織者。身爲主教。職分尤高。眼光遠大。魄力雄厚。牧養教友。成爲實業之教會。祛弊政。改惡風。開知識。講學問。振實業。竭力生產。故西非幾成爲歐洲生活之泉源。各種穀類。各種果實。椰子油等等。皆爲該地之大宗。致富之出產。庫勞德知富而後教之理。故刻意爲民致富。以興教會。各酋王均尊之如父。敬之爲師。其聲勢之大。名聞之廣。爲自來傳道會遣派之各盡其職之歐非各牧師。得未曾有。

總之。庫之品格。卽聖使徒之模範。其熱忱卽基督徒之源泉。其虔誠忠信之態度。及溫柔慈愛之心田。當久爲其所立之教會。及爲其所服務之傳道會。所銘刻五內。沒世不忘者。回思其已往之作爲。誰能冒險於不可知之數。捨命向前。誰能忍

耐○於○艱○難○之○紛○乘○疊○來○。而○力○求○光○明○之○大○道○。其○精○神○撓○而○不○屈○。處○艱○難○以○和○平○從○事○。故○恆○得○勝○利○。自○野○蠻○宗○教○。下○等○奴○隸○之○中○。一○旦○升○而○爲○大○主○教○。工○作○之○時○。雖○有○人○屢○欲○破○壞○之○。下○賤○之○。藐○視○之○。批○評○之○。庫○皆○笑○而○受○之○。寬○以○恕○之○。彼○之○境○遇○。一○生○多○在○憂○疑○之○天○。踢○踏○之○地○。毀○謗○之○加○。譏○誚○之○來○。彼○皆○漠○然○迎○之○。逆○來○順○受○。恐○嚇○之○來○。從○未○破○膽○。一○直○忍○耐○到○底○。臨○死○之○際○。方○解○放○重○擔○。撒○手○歸○去○。

第十四章 教會之改組與進步

一八九二—一九〇〇年

前章之末。言庫勞德之品格。之態度。之才能。之聰明。皆足以範圍一切。而無愧色。其創立教會。及管理方法。亦以此諸品德。運用周旋。綽有餘閒。惟其生平以和平待人。未免失之過寬。雖初創之教會。不可過嚴。以示寬大之意。則行之既久。恆有失之過慈。不可更正之虞。黑白之眼光不同。即因其心理過狹。非人格之罪也。庫勞德一生之工作如開墾者。土石並耕。荆棘盡剷。所撒之種。高下不齊。南東異畝。及其長成也。穠薄異其色。長短殊其株。使不有明人以修理之。以移植之。則全田烏瘴。必有秋成不可下手之虞。治田以土脈爲先。選種其次。物有衡量。事有秩序。方能爲大農夫。今庫勞德之開墾。及經營。可謂大田多稼。秋收有望矣。然一旦罷手。後繼之者。仍照前番手續。仍是拓荒之舉。而非精進之功。其何能濟。傳道會籌之熟矣。方針既定。手續方殷。欲物色相當之人才。百不選

一。況當時庫勞德所經營者。爲黑河一帶。而幽麓巴一帶。則爲塞拉雷窩內之諸主教。遙爲轄領。相隔一千五百英里。水陸遙征。山河併險。每年或巡閱一次。甚或兩次。常有相隔多年。未有教差一次。英人亦知其難。今庫氏已死。甚願趁此機會。將黑河教會。及幽麓巴教會。打成一片。合併爲一。使一人就地監督。而治理之。此固法之至善者也。乃召集大會。商議改組之事。經大衆之議決。兩地合併。更名爲『西非赤道教會』。其結果選定希勒 Joseph Sidney Hill爲大主教。

希勒人雖年輕。精神穩健。前在雷溝寺教會。曾任要職。不久因病辭職。賦閑在國。一八九一年病愈。思欲再到黑河。一試身手。此次大會選舉。卽被選爲合併委員。其爲人也。領袖性甚重。遇事剛毅不屈。處煩理劇。老練圓通。臨當大節。運籌多才。目下領導西非大地教會。非此人不能爲功。少庫勞德爲之介紹與黑河大衆。並交代一切。使之熟習一切往事。復引之巡遊各處。使之解決一切難題。皆能迎刃立解。如此六個月之親接。凡黑河一切教會。均滿意於其和靄近人之態度。及

其實習經歷之常識。傳道會知其爲可託之人也。乃召之至倫敦。行接手之禮。希勒領命之後。又舉薦二非洲牧師。可爲其助手。同至倫敦受職。二人者。其一爲以撒歐盧烏 Issac Oluwole。其一爲查理腓利伯 Charles Phillips。於是傳道會於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聚大會於聖保羅堂。爲三人行接手禮。從此英非攜手。黑白同工。其進步之迅速。有非意料所及者。而希勒所定之計畫。至今猶進行不已。

本年十一月。希勒銜命向非洲進發。教會爲之祈禱。親友爲之祝勝。同行者除希勒太太外。還有幫辦傳教者十二人。其中五位男人。七位女人。皆一時優秀之選。十二月中旬船抵雷溝寺。喘息未定。大難忽來。希勒夫婦均痛於一八九四年一月五日。於數小時之內。相繼病故。屈指工作方纔三星期耳。到底白人不利。還是自立的好。英倫接電。驚惶未定。不知所措。尙未研究善後方法。接連又來三四電報。雷溝寺傳道者。死亡相繼。計一月十七日。馬提亞牧師 Rev. E. W. Mathias 逝世。一月

二十日。費奈爾牧師 Rev. J. Vernal 逝世。一月二十一日。司嘉雷牧師逝世。

Rev A. E. Scaley。一月二十三日。曼橋小姐 Miss Mansbridge 逝世。七日之內。死傳道者四位。此誠絕望問題。不易解決者也。若非黃眼瘟。一定黑死病。

英國傳道會。受此重大打擊。心膽俱裂。隱憂萬端。以前之計畫。均歸失敗。將來之進行。如何善後。連日之內。惟恐再有電報前來報警。上帝保佑。數日之後。再無警信。大衆方安席議事。因不知死亡之底細。必須等郵船到英。方能知其詳情。未幾船來。拆郵而讀。只知死於一種瘟疫。不知其名。希勒死於下午。其夫人死於半夜之後。其餘均受傳染。而曼橋小姐死得尤悽慘動人。其狀可畏。當時之人。彼此研究。有以爲是瘧疾者。有以爲是痢疾者。又有人以爲是黑水病者。糶此病者。口吐黑水而亡。當時醫學。尙未昌明。黴菌體尙未發現。由今思之。不過一種黃眼瘟。除注射血清之外。別無良法。非普通草藥之藥。所能治療。人之生死。雖由天命。然亦有幸有不幸也。

當然希勒等之死。予衆人以最大之卻步。無敢復問津者。黑河之教會。業已兩年無人視察。若再事擱置。恐有損於庫勞德以前之工作。故無論如何。傳道會不能從此罷手。故委員會又提出一人。乃特格偉牧師。Rev. Herbert Tugwell。此人乃劍橋大學畢業生。四年以前。卽自英倫至雷溝寺服務。現時對於黑河區域。悉心考察。富有經驗。知識充足。眼光遠大。委員會主席——堪特伯雷之大主教——視之尤爲滿意。乃召回倫敦。於三月四日去希勒之死纔兩月。星期日。在藍貝德宮歷史學會小禮堂。Historic Chaple of Lambeth Palace。行按手禮。五日之後。仍在愛賽德紀念堂聚歡送大會。主席者爲加利司之大主教德雷。Bishop Bardsley of Carlisle。其演說詞中。有破除衆人之自私自利。不願特格偉牧師去非洲者。其警句曰。『吾知衆人之中。必有以此爲言者曰：「去非洲傳道。不過促其壽命。何如在本國傳道。可享大年。可得大利之爲愈也。」吾誠告爾。此乃以色列猶大之心理。以賣主爲榮之伎倆。凡吾真正基督徒。幸勿存此私念云。』大受感動。浮言乃已。

特格偉領文憑。由英倫起程。不數月。又來到雷溝寺。通知各處。本身已受職爲視察大使。以雷溝寺爲根據。組織各部。並分配幽籠巴各教會之區站。未幾來到三角洲視察一切。又乘船北上。視察黑河流域。教民到處歡迎。特格偉本身。亦與水土相吻。不生疾病。故居處與黑人相同。而無損害於其生理。以前一切之退步。今皆轉向趨前。亦數年以來之好現象也。

在特格偉未就職以前。幽籠巴教會。已呈荒蕪現象。時有內部之衝突。外界之擾亂。欲熄滅此教會。此事之大概。在前第十章內已經道及。自一八六〇—一八八〇年但有許多教會。根基已經堅定。可以自立。故教會十三年內。未有英人之幫助。推行如故。其中最著名之本地牧師。即是雅各張孫 James Johnson。此人以後視一九〇〇年升爲幫辦主教。視察三角洲一帶。渠本爲雷溝寺神道學校所造就之人才。派往幽籠巴各地。管理教會者也。在當時教會。還未成熟。易被引誘。且意見不同。爭端互起。處此困難境遇。若非老練圓

通。堅忍剛毅。忍耐寬容。膽識超衆。鮮有不因事而踣者。張孫者。能聯合衆教

友。結成團體。在諸種困難之中。推進不已。雖有異教之侵掠。指回教及反英

之運動。指愛表庫塔而言亦因特格偉之因應得法。處事方正。卒能履險如夷。維持現狀。待

二十年已過。一八六〇—一八八〇恰二十年愁雲漸消。風景重麗。英人傳道者。乃知時期已到。可

以再至幽麓巴傳道矣。屈指幽麓巴大地。自與英人斷絕關係。不見白面者。已十三

年於茲矣。二十年之強感。有十三年不相往來。

英人初來經理教會。尙覺甚難。因目下教會之分子。皆少年新進。後輩晚生。

其於所謂愛表庫塔之英武立國記。愛巴旦之冒險傳道篇。其中之主脚。如身老持重

之唐遜德。冒險傳道之葛木耳。善於拓荒之亨德爾。諸大偉人。在彼輩青年之耳鼓

中。或者未曾敲過。時代落後。理應淘汰。居今日談及往事。情況已變。不成問

題。此時英人復來傳道。舊事重題。經老人之教訓。知前徽之可欽。後輩青年。乃

歡迎如故。傳道會又遣來一批守童身之貞女來各教會。擔任各事。一如男子。而有

時勝於男子。現時全國情形。已經大變。所謂可怕之大蛤蟆。已於列強瓜分西非時。被法人佔去。將兇殘之酋王。驅逐遠方。不知去向。阿魅森之恐怖。從此絕跡。娘子軍亦成游魂。三害既除。百姓如解倒懸。由此可知內爭不息。是亡國之兆。不圖自強。必被人亡。吾於大蛤蟆。何多尤焉。事在一八九二年見前篇。

其分布黑河大國統一後之專稱。駐教之法。即以歐盧烏駐雷溝寺。遙領愛表庫塔。及艾

澤浦地方。以腓利伯駐歐得昂杜 Ode Ordo。管理幽麓巴中央地方。並遙領北

方一帶教會。特格偉自不限定駐地。只往來於三者之間。不時巡察。解決其難題。

檢察其情況。作詳細之報告。備完全之方略。同時又經歷黑河一帶。全體視察。以

備作有統系之組織。而有滿意之進行。

獨至於三角洲之各教會。因昔曾受教於庫勞德。感恩知舊。未忘大德。今其子

副主教但第孫。猶能繼承父業。肯構肯堂。教友念前業未衰。亦敬其子。今英國總

會。無端欲派英國大主教。分地駐紮。如同監視。柴載遙臨。未免又反奴隸政策。

四年之猛厲政策。幾陷三角洲之教友於不義。而有離英獨立之心。其父開國元勳。其雖子恆反朝罵殿。經副主教之勸慰。意氣未消。種族觀念。由此而生。故三角洲之政治經濟。皆有所預備。而爲獨立之張本。亦可知庫勞德經營教會。以經濟爲要務。英國傳道會。亦知其意。人各有志。不能相強。資格已成。何用壓迫。故漸許其爲半獨立性質。一切會務。仍須由大主教遙爲視察。三角洲之教友。大不滿意。於是特格偉卽上條陳於英國總傳道會。准其爲本色之自立教會。但編纂教會憲章時。大費周折。因無已往背景。又無習慣法則。是以意見差參。頗不一致。於是經腓利伯但第孫達賓孫等協力參酌意見。運應得宜。特格偉始在大會決定各條憲法。大見滿意。呈由英倫傳道會批准。在堪伯雷大主教案下註冊。公布施行。此非洲教會自主之好朕兆也。

三角洲教會之能自立憲法。爲特格偉主教平生第一快事。達賓孫亦言。『我們傳教當一面倚靠上帝。一面倚靠非洲本地人。』其含意甚深。言傳道者初宣傳時。固當求上帝賜膽量。經營開創。然教會多年長成。卽不可如百歲嬰兒。常在父母之

懷中。噢咻不已。當長成如基督之身量。克以自立。如英國之母教會然。亦可派遣教師。至他處傳教。不可橫施壓制。使其失自主之心也。達賓孫爲此事。亦時遇許多難處。乃自矢曰：『教會無憲章。猶國家之無憲法。名不正。言不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看此情況。教會似應有一定憲法。俾教友有所遵守。自奔前途。無須主教之時時更正。時時指點。如無知之嬰兒也者。』及至見三角洲教會已立憲法。乃有感而言曰。『三角洲之人民。程度未必高於黑河流域一帶之居民也。今三角洲教會已立憲矣。其他上游之各教會。尙遲遲吾後。果何爲乎。』在埠內鎮。已有常聚會之教友。自九百人至一千六百人。當達賓孫在三角洲時。親見其景。乃言曰。『感謝上帝。埠內原是一野蠻之鎮。逼迫教友。反對傳道。時恆有之。今則大半已歸於教會矣。』下文乃其一篇筆記。

當特格偉與鄙人欲於某星期日在埠內大教堂講道時。事先卽有書警告余曰。『爾所講之道。必立時在六處或七處地方。宣傳至內地各教堂。甚至愛堡市

場。亦得聽爾之言講。』該時絕對未
有無線電。余初聞之。覺其言之過於誇大。其後乃知埠內人不第善交易。亦善交際。其足跡遍全國。一日可行數百里。朝發夕至。或販椰子油。或販各種土貨。各處居停。皆有其小禮拜堂。小祈禱所。在該處亦有所謂小教師。爲之繙譯宣傳。

此時黑白同心。中外一體。所有困難。盡皆消滅。無用之教友。盡被挑剔。搗亂之教友。亦被開除。荒廢之事。盡皆舉辦。軟弱之人。盡皆回頭。各事之建設。如日出東方。蒸蒸日上。達賓孫與特格偉齊心協力。辦事穩健。處處忍耐。以善意待人。不以虛僞相加。於是各處皆知其爲人。乃欲與之相親。於是非歐兩族傳道士。同工合作。大見效驗。故達賓孫在昂泥利六年之久。未嘗有失。在此處曾立一副主教。未幾病故。因而停頓。在幽籠巴之歐以歐城。又設一訓練所。名聖安得烈學院。以備訓練教習教道員。及牧師等。本年在愛表庫塔慶祝就必烈大會。Julilee。就必烈大會。乃天主教五十年大會。愛表庫塔自阿起立教會至此。已五十週年矣。且建立新教堂。又在愛巴旦設立新教區。是年又在

艾澤浦新立一教會。各教會之組織。皆甚完善。掌教之分子。亦甚優良。有人此有土。故教會日見擴大。

此時即所謂皇家黑河公司所訂之貨物。亦皆照立案所定之章程。進出港口。並無私貨。或害人之物發見。以嚴厲之手續檢察之。取締之。無時或懈。故奸商無可插足。販奴之事。皆成陳迹。其或少有變亂。皆不安分之流氓土匪所爲。不久即歸平定。本地之騷擾。亦不時發現。因各民族尙不明瞭公司即行政機關。買賣兼治民主義。故民族之間。恆爲所欲爲。各酋王亦不知其真正權利所在。往往逾出軌範之外。復反舊性。行動非法。公司取締之。干涉之。又激起惡感。時欲以武力將公司驅除境外。公司又不得不與之交戰。以消滅其不法行爲。例如在一八九五年三角洲上。有數鎮居民。欲行攻擊修女港外之阿加薩地方。此地有許多經商之歐人聞變。即皆逃避一郵船上。事後聞兩族戰爭甚烈。苦露地 *Kuloo* 之幼童。被殺者甚多。亦有許多非洲人在洋行中當大寫者。亦被殺死。殺死之後。即擄其屍。拖至樹林之

內。大家饗食。二年之後。傳道會之一教友。至笨因地方中。埋伏被殺。似此會爭相殺。與治安上大有妨礙。勢不得不遣一小隊以鏟除之。以消後患。故世界之擾亂治安者。皆可以武力除之。不與同世界。

黑河下游各地。皆可以宗教力及政治力以感化之。以拘束之。獨至黑河上游。

蘇丹內部。自拜達以上。卽不能以二力繩之。此處一有不靖。南部因之不安。因歷來蘇丹內部各族之相爭相殺。如朝夕之不定者。徒以有回族雜居在內。今日峻甲攻乙。明日復峻乙攻甲。無論甲乙孰勝。回部皆有漁利可圖。教會在此處歷來所遭之池魚。不爲不多矣。故爵士金爾第見前十章忍無可忍。必欲掃除此害羣之馬。始可肅

清中原。百姓方可安枕無憂。各民族皆贊成此舉。於是下令動員。齊攻拜達。於一八九七年。一月吉日。全城皆燬。將回王驅逐出境。於是奴比國之販奴場。遂失其根據。在英國金鋼就必烈大日。慶祝女王六十萬壽時。有上諭一道。宣告黑河流域販奴事業。永遠禁止云。

大主教特格偉。久欲在此城設立教區。特以回王從中破壞。未得所欲。及至拜達被燬。回王北竄。公司下令。以基督教佔領其中心。而回王之惡貫滿盈。猶嫌其遲。去庫勞德及皇家助員首領具起博士之謁見。已歷四十年。惡貫之長。不爲不久。公司之滅此朝食。已嫌其晚。回思此四十年之中。已有人口五萬。以之爲教會中心。誠爲當務之急。但公司之兵既退。回王之卒又來。仍舊佔據此城。故未敢即言平安。

特格偉之計畫。雖似失敗。但彼終未止其運動。其思想又遠於日前之拜達。乃思欲在巴撒地方。在拜達之極東。距笨牛河之北岸。立一教會。在此處不第可使教會向東開展

至蘇丹之尾。亦可牽制回王之後路。根基鞏固之後。回王即如囊中物矣。於是在一八九六年即上行至克斐地 *Keffi*。巴撒大地之在該城爲巴撒人設立一教會。此乃在黑河北岸之第一個教會也。

總之特格偉之意志。是欲實踐布露克及魯濱孫二人之探險及經歷。不使二人齎志以終。無所表見。此事當於後章論之。

第十五章

中部蘇丹之大探險

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

自一九〇〇年以後。黑河之教會已能自立。傳道者乃轉其視線於中央蘇丹。天然美景。竟爲回匪之巢穴。出沒草際。爲害黑河上游北岸之居民。漸侵其勢於幽籠巴大地。使大內革利亞主義。不能實現。此亦政治上之闕憾也。昔布露克遊歷中部蘇丹時。見其地豐草惡林。大有瘴氣。居民渾渾沌沌。洵是太古狂獠現象。乃作書記其事。獻與英倫。爲詳細之記載。作熱烈之請求。英倫傳道會。讀其書。乃收爲計畫。卽以布露克與魯濱孫二人同駐羅谷寨。以窺回匪動作。而立教會之磐石焉。不幸二人短命。均死於熱病。其餘之人。又相繼回國。匪區又形猖獗。作惡如故。

考當時情形。中央蘇丹確爲許多小豪薩國聯合而成一大國。自經回匪之佔據。強竇奪主。勒令居民奉行。回教以佛拉色勒坦爲大皇帝。以沙克圖爲京城。統轄全國。沙克圖在蘇丹極北隅。每一小豪薩邦。有其自己之小王。亦回教人。稱之爲佛拉哀米爾。雖

稱自主之邦。卻非獨立之王。每年須進貢大皇帝土物。名列下藩。城皆有牆。如大東之城。如中國之城。城外密密叢叢。許多村莊。以拱衛此城。諸豪薩國本族人。約一千五百萬。屬酋部落亦有五百萬人。即非同族者。通國全用豪薩語。豪薩族本純粹之內革羅愛德之黑皮血統 *Negroid Race*。性情良善。體格健壯。喜經商。好和平。素日安分守己。以務農爲業。自經回匪佛蘭奈。帶領羣匪征服以後。遂據而不去。招集各處馬賊。佔山爲王。好勇鬪狠。是其天性。故豪薩民族。畏之如天。敬之如神。年年供奉。歲歲服役。回匪所作事業。無非擄人爲奴。販賣他國。豪薩人本溫柔良善。一旦見凶神自天而降。殺其父母。擄其妻子。豈有不懼而羅拜之理。自此以後。蘇丹大地。遂入回匪之手。盤據諸小豪薩邦。向其小王所進之貢。大半爲奴隸之類。諸小王再向大王進貢。亦是如是。而大皇帝每年坐得萬千奴隸。嬪妃。金錢。遂受用不盡。諸小王常因所貢不足。派兵至四鄉任意搶掠。以逞其欲。回王所居之城。名沙克圖。距北鄙甚近。背沙漠以控制全蘇。進可取。退可守。逃亦有

所。故回教所最重之城。不在沙克圖。而在開奴。

開奴踞沙克圖之東。一千餘里。爲商業之中心點。回王所以不駐開奴。而駐沙克圖者。一因黑河兩岸地土肥美。民物豐阜。距東方文化較遠。可以隨便擄掠焚殺。無人拘管。開奴爲通商大邑。大庭廣衆之下。公然殺人放火。實體面攸關。故居彼而不居此也。昔於一八三三年。克來布吞 Clapperton 曾發現此城。後於

一八五六年巴替博士 Dr. Barth 亦到過此城。此城之風俗習尚。符咒蠱巫之術。

不亞於替柏圖城之居民 Timbuktu。城牆全是泥土。版築十分堅固。四周約十

二英里。居民六萬人。俗稱之爲非洲之曼遮司特 Manchester。曼爲英國工業大城。觀其

內容。洵不誤也。每日駝隊由城門所進之貨。大宗爲棉花。生牛皮。藍靛。自其市

場所出之貨。爲著名之開奴牛皮。熟牛皮藍色布。運往四方遠處。圍城三十英里之

內。有四十餘著名大鎮。如輻射線。鎮皆築以堅厚土牆。扞衛拱辰。此外尚有許多大村。此邦小王管轄一千二百方英里之地。箝制二百餘萬之人口。考此城之歷史。

遠在千年之上。自回匪佔據此地。卽勒令民間信奉回教。開奴不過七個小豪薩王國之一。已如此之強盛蠻悍。無惑乎基督教之必欲得此。而解其倒懸而不得也。

自前數章之記載。讀者曾記得庫勞德與布露克之計畫。對於中央蘇丹之布道。若何焦急。其後雖出師未捷。身已先死。而其計畫。卻留在人間。終未能一日消滅。在倫敦有人爲紀念魯濱孫遺恨。發起創立一豪薩研究會。專門研究豪薩語言。備作字典。繙譯聖經。爲欲此事之成功。魯濱孫之哲嗣。查理魯濱孫 Rev. Charles H. Robinson。以後更名謙遜魯濱孫。爲皇家地學會之著名書記。並爲大東西報之主筆。文才甚富。於一八九四年之末。親往西非考察真象。徑來開奴。經過笨牛。及克斐二鎮。一路考察諮詢。遺老鄉風。並遊賞其名山大澤。筆之於書。在開奴城。一連住了數月。採取實料。編纂字典。事成回國。此乃基督徒第一次爲傳道之預備而進開奴城者。但其本人卻未正式受職。而爲傳道牧師。

未幾有許多。以私人資格。結合團體。並不與其他各大團體相聯屬。亦思遣

派能冒險之傳道員。至開奴傳教。於是有人連合信仰同志者。組織一小傳道會。開成立大會於非洲北岸之埤哀利地方 Tripoli。欲由此直穿撒哈拉大沙漠。而至開奴。於是僱亞拉伯駱駝。往南啓行。經過土耳其及法國殖民地。走至四百英里之處。纔至沙漠之中心。再不能前進。其中只有四人。誓志前行。欲尋黑河流線。其中一人。已至河口。力竭而亡。二人已行至中途。折道而回。惟有一人。得到開奴。但遊歷至幽麓巴地。欲回笨牛時。中途遇盜。竟爲所殺。所得材料。均不復存。此一。場。空。夢。雖無意識。然足見英倫人之好高尚。好奇異。好冒險。好考察之特性也。雖無結果。以身殉之。亦足以自豪也。

布露克之英雄探險記。曾引起許多讀者之注意。不第英國本部。即北美洲加那大地方。亦有人思欲組織宗派信仰協進會。前去探險傳教。於是有許多青年人。組織成立大會。但青年浮躁。不懂旅行手續。不知旅行常識。只具一片熱誠。草草備裝。即行首途。來到雷溝寺。亦不掛號。亦不預備。徑自按圖索驥。向黑河進發。

中途因病死了一個。接連廢疾一個。轉回本國。惟第三名叫考文司 Covans。仍努力不懈。向前直竄。囊中無糧。囊中無錢。亦無處世經驗。不知路徑。竄於窮荒。迷路不出。被土匪拐騙。搶奪欺凌侮辱。乃至氣憤而死。死後葬於遮兒庫村。

Gierku。在豪薩國之正中。怨哉可惜。

由此可知探險一事。並非如小學生在現代書攤上。買幾本英武。飛俠。劍仙。諸浪漫小說。便激動其好奇之心。牟名之意。貿貿然組織團體。即欲赴湯蹈火。作無

謂之犧牲也。

譯者按余爲小學生時。適逢甲午之役。李秉衡帶兵駐烟台。由濟南青洲一帶。招募之新兵甚多。文登一戰。均斷右臂。割治於烟台東山醫院。余充慈善會看護。見其沉痛之情可憫。

問其當兵幾年。僉云初試。問何以不教而戰。則曰。昔在家鄉。觀集劇見稍雲大戰長坂坡。張飛喝斷當陽橋。心甚羨慕。恨不能已爲英雄。可以殺敵。正值李大帥招兵到文登來。打日本狗子。故齊來報効。誰知來到前敵。不見日本狗子。只見鎗子由地裏迸上來。但打我們的右膀臂。所以弟兄五百人。都斷臂而亡。我們逃命。今非洲北岸 埗 哀利 團體。雖全軍覆沒。加那大之宗派信仰協進會。雖無一生還。然事垂青史。萬古留芳也。今鐵路交通。電線如網之西非洲。試過幽麓巴至開奴一帶。高山流水。空墳夕照。猶見遮兒庫村旁之石碣。紀念考文司之芳名。不禁嘆英倫族之特性。使人敬仰不置。較之閉戶不

出。懶惰成性。只讀飛俠小傳。以消遣者。不又有霄壤之別耶。

惟布露克及魯濱孫之探險。不第爲富有意識的。亦爲長於經驗的。事前當若何預備。事面當若何應酬。何爲而起始。何爲而終止。確有先見之明。真有抵抗之力。然後可以與之談探險。非然者。特徑情直行。鹵莽滅劣之徒。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非智者所貴也。英國傳道會知之熟矣。以二人之計畫。作傳道之方針。二人雖死。精神長存。故當努力奮鬪。繼續前徽。於是黑河教會有納德者 *Lewis Nott*。欲與特格偉同事艱難。前往探險。傳道會亦准其繼續未竟之業。惟特格偉之本意。是先以考察形勢爲先。明其陰陽。悉其五行。始可從事設立教站。於是於一八九七年與納德起程。穿笨牛之北。直至盧谷 *Loko*。橫過大陸。又至克斐。乃去開奴之第一程。此間動作。當於末章述之。主教於回程中。寄書於某報中。報告一切。並請求同志前來冒險。共同工作。但久無回音。以後納德自己徵求三位同志。先帶至捶裏利。訓練其旅行常識。習學回族語言。待機而發。誰知納德忽罹重病。不能就事。一切計

畫。又歸虛空。

但主教特格偉。非欲失敗到底者也。此時所選之三人。已訓練成功。主教見時不可遏。乃自己欲帶隊至開奴工作。於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吉時。由雷溝寺起程。主教自己作首領。在埗哀利所練之三人。一爲得雷賴德牧師 Rev. J. Claude Dudley-Rydr。一爲李吉孫牧師 The Rev. A. E. Richardson。一爲倪勒爾醫士 The Rev. W. R. S. Miller。還有一人名柏爾真 Mr. J. R. Burgin。乃一未按手之傳道員。管理同人行囊包裹等類。其行程方略。乃穿幽麗巴大森林。直至黑河。故行囊之中。不第須帶乾糧等物。亦須帶各種貨物。預備路上以貨易貨。換成貝幣。當時內地惟貝幣爲通行元寶。價值如此低廉。故一袋貝幣。有兩萬餘顆。不過值五鎊半金錢。而此次所帶之貝幣。及行李貨物。即須分與二百四十個苦力。背負行走。

當時幽麗巴幣制。乃四十貝爲一串。五十串爲一頭。十頭爲一袋。故一袋之貝。恰兩萬枚。此不過五鎊半金錢所換者。行數千里路。一袋貝幣。當然不敷應用。

況又有貨物。又有二人。名巴庫者 Bakko。乃奴比國人。奴比即黑河。南岸大地。爲虔誠之基督徒。

亦請求同行。一路之上。充當繙譯。兌換貝幣。買賣貨物。並與各路酋王辦理外交

事宜。一路之上。六人同伴。談談笑笑。頗不寂寞。第一程即穿過濃林。至愛巴旦

所立之教會。又至歐幽 Oyo。又經過愛倫。乃至黑河南岸。在查巴地方 Tetha

過河。

即四十年前旭日
號沉沒之處。

由此向北。即蘇丹大地。原來蘇丹大地。乃波狀之大平原。處

處以石山點綴之。

赤道下之秋郊。
草木黃而不落。

秋郊。平原。豐草沒項。至冬日約聖誕節時。草葉疎

黃。風乾物燥。一片野火。烏雲漲天。大地頓呈荒涼滋味。

記者曾親至其處。見過裂景。時
當夜半。萬籟無聲。只見野火障

天。寬約二英里。火舌恬雲。烟幕撐霄。星月為暗。禽獸遁藏。
風聲忽忽。氣象慄慄。旅客見之。心魂不安。此皆是實錄也。

主教領隊前行時。當夏盡秋初。

豐草礙人。主人騎馬前行。苦力頂物後隨。故須不時回頭。懼有迷失。路上辛苦。

真如唐僧取經。處處勞人。非洲之苦力。乃著名之刁猾之輩。甚難管理。起行不能

隨便。必須商量滿意。休息亦不能自由。必須看其高興。

如此程度。只
可作奴隸。

常有時內部叛

變。難斷是非。一次有一百二十七個苦力。同時罷工。將行李擲於地上。佯徇而

去。移時又來。要求增價。如不增價。乃相率而去。各歸本地。

車船店腳牙
無罪也當殺。

於是又

須另僱新苦力。以補充之。此處苦力多爲豪薩人。一時不能僱得許多。乃於某處先安行李之一部份。向前隨僱隨取。本來河南苦力。深知河北一帶。乃強盜出沒之處。時攜行人。販爲奴隸。故相戒不敢前行。卒歸罷工。各回家鄉。回家之後。彼此傳說。添枝增葉。乃成傳奇。於是探險家之一舉一動。一言一事。皆爲彼等談話之資料。四圍廣傳。遠近聞知。

彼等所到之處。因大隊人馬。不類商人。有似戰士。有數處小酋王。不敢接待。懼是奸細。有數處小王。外貌顯出十分敬意。但內心卻戰懼不已。故禮貌之間。處處防備。常有時大隊還未進莊。莊內之人聞之。卽扶老攜幼。竄於山林深處。以躲藏之。或據巖石之間以窺伺之。村中探馬。時出偵探。將所探得之事實。傳驛報告各村。於是風聲傳開。回王哀米爾卽召集各小酋王商議如何處置。彼等愈行愈近。則回王之惶恐愈甚。以後調查白人之中。並未帶有鎗械。及任何武器。不過前來攜手。相交而善。

大主教特格偉。帶領羣衆。進入蘇丹時。不過爲探險傳道之預備。初不知政治之間。亦暗有轉動也。原來主教於起程前之三星期。英國卽與德法兩國訂立條約。實行瓜分西非。規定蘇丹一帶。豪薩大地。完全歸英國掌管。代理內政。保護平安。於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正式簽字。一片大地。只要一支鵝翎筆。橫立一戳。上下彎轉。半分鐘工夫。數萬方里之大平原。卽入於英國版圖。此乃說到不景氣之國。無組織之國。專門搗亂之國。殺戮人民。不如黑奴之國。貪財瀆墨之國。學問不長進之國。懶惰安逸之國。土匪充斥之國。女子不求生產專事摩登之國。男子不務實業專門運動差缺升官發財之國。大烟瀰漫之國。白麪紛飛之國。多娶姨太太之國。常開倒車之國。處處無盼望之國。亦應受外人一筆簽字。代理內政。保護平安。方稱天下人之心願。一經簽字之後。回王必須拔碇。小酋王亦再不敢橫行霸道。肆無忌憚。所獨慶幸者。惟該地之百姓。從此再不受回王之氣。再不行每年供給若干奴隸。從此長治久安。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真是僕我后。后來其蘇也。

當大主教特格偉。率領大隊。到沙克圖。進城之時。正值英國女王下旨。與大色勒坦。及各小哀米爾。及各小酋王。言此後英國擔負治理蘇丹大地。簡派西非前線駐防軍之偵緝大隊。移駐蘇丹內地。並偵查合適地點。以備總監駐蹕之所。此時該偵緝隊。正在磕都那河。即靠近拜達之一支河。流入黑河。一帶。相宅地點。以爲新任總監陸嘉德爵士 Sir Frederick Lugard 之總理衙門。沙克圖之佛蘭奈及哀米爾。一聞此信。驚惶失措。不知所云。正值此時。特格偉之探險隊。業已進城。探悉之下。知只爲傳道而來。乃急智忽生。轉託該傳道團體爲之說項。甘願服從大總監之命。尊磕都那爲上邦。因總理衙門在該處也。只要有好官作。亡國之慘。等閒事耳。好在蘇丹大地。本不是他固有的。乃是強賓奪主。擄掠而來的。擄之而來。送之而去。回沙漠去作富家翁。依然在天地之間也。

當特格偉帶領大隊在蘇丹大地前進時。頭上赤日當空。如燠如炙。地下草澤泥淖。如煎如蒸。行程甚慢。撥草而邁。不幸此人被蒸。身得熱病。又不幸彼人被

燠。腸嬰痢疾。病而不死。卽須以繩床擡之。不能助人。反助於人。被助者漸多。助人者漸少。行道之難。視蜀道若康衢耳。每至一村。或一鎮。住宿時。又不准在村內支搭帳篷。須於村外空地寄宿。所以防不測也。晚夜牆門緊閉。瞭望者梭巡不絕。通夜不睡。其懷柔遠人也如此其酷。豈文明之國。所宜出此。

是年四月六日。大隊到了一豪薩之大都。名薩雷亞 *Nalis*。

在沙克圖之東南約數百里。

城牆甚

高大而堅固。此城之哀米爾聞之。迎接進城。招待甚殷。面色甚謹。心內甚虛。蓋

此哀米爾卽一著名之販奴大家也。經倪勒爾醫士說明來歷。哀米爾信之。因彼亦知

英國軍隊到此。不過兩日路程也。

薩雷亞在噶都那支河之北。正兩日路程。

故相信之中。又生疑惑。

信其爲傳道。疑其

爲英軍之偵探。

彼等在此。確是十分受歡迎。尤其是此城之哀米爾。因彼可藉優待傳道者之

功。以保其祿位也。

亡國之惡王。皆是自保。

但主教等不願在此多住。甚願趁此遊歷各小國。以

覘其情況。哀米爾則設種種方法。以阻其行。或以善言餽之。而尼其行。或以恫嚇畏之。以警其行。曰：『他國之哀米爾。必不能待爾等若是之熱誠歡慕。亦不能』

令爾等居於城內。蓋開奴之居民。皆自私自利。其哀米爾甚惡白人。爾等去之。必且自悔。不如留之爲愈。以待後效。」此哀米爾雖是滑頭。然所言者皆是實話。主教聞之。初尙猶夷。及觀

其後。亦無妨礙。且此城居民。皆甚歡迎白人之來。倘不聽話。失此機會。不第得罪哀米爾。即使前進。背景無幫助之人。亦未必能如斯順利。況此城距開奴不遠。

亦傳道緊要之區域。若能以此爲中心。設立教會。四通八達。亦是美事。

特格偉總算太弱。失此

機會。當時若排衆議。從哀米爾在薩城立下教站。南倚薩都那。北控開奴。其進行傳道計畫也。勢如破竹。今乃離薩而赴開。開不能得。薩亦失據。進退踏空。磕之大本營。亦不能得其實益。徒使累人。待斃曠野。極目荒郊。則何益矣。余以爲倘使庫勞德處之。必不若是之兩難。

但大衆之意。還是以開奴爲傳道中心。因政治中心。與傳道中心。在野蠻之

國。必須相副而行也。

即使在薩城立教站。亦未是總站。可先設下臨時根據地。亦有何妨。

特格偉不能折服衆議。亦只得隨

從。非首領之才也。既如此規定。哀米爾亦不能強留。

彼等心中以爲哀米爾是用牢籠手段者。即便用手攔手段。究與教會有益。大衆不願用手段。

乃自敗。乃送了許多東西。仍是用手段。爲路上費用。

知其必將受窘。

且遣馬隊以保護之。

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也。不

與其退也。此孔子交際之法。

又遣馬快前途送信。言來者白人。乃是上國之賓。非我仇也。凡我同

志。均須解除武裝。放下恐懼之心。以歡迎之。臨行之日。哀米爾又遣使者來送行。曰。：

多謝白人惠然肯來。非爲殘害。乃爲安懷。居我數日。安堵無災。雞犬不驚。門戶大開。忽然遠別。去思哀哀。上帝臨汝。福壽康哉。

百姓亦來恭送。握手而別。

可惜好機會。盲然放過去。

人馬迤邐出城。安心在路。預計由此至

開奴。亦須八日。大主教特格偉。先寫一信給開奴之哀米爾。說明來意。遣快馬兼程齎送。深以爲哀米爾見信。必遣人歡迎。一如薩雷亞之作夢故事也。誰知哀米爾見信之後。大發雷霆。卽速寫回擋駕。付原快馬。回去復命。不幸快馬回程。與大主教之去程。彼此相左。未能擋駕。反而駕臨。冤家相逢。如何是好。

此事卽因主教來見之日。卽女王旨到之日。兩事恰在一日。故蘇丹大地居民。一面見女王上諭。知蘇丹已歸英國管轄。一面見大主教帶領許多人馬僕夫。並無武器。故誤將二事。打成一片。以爲女王先遣和平使者。來宣撫安慰。若不聽命。後

面即有大軍來到。沙克圖之色勒坦。自從主教離別之後。即速遣使者至各城報信。一報女王旨意。二報和平使者。不日來到。諸哀米爾見信皆言。：『這怎麼處呢。
平日作噩。臨時無佛可抱。亡國之慘。皆是如此。那白色的和平使者。眼看來到了。我們必須設法。將和平使者阻礙之。使不得進城。免得白色宗教。傳到我們中間。』

一路之上。謠言蠱起。主教及羣衆聽之。又好笑。又好氣。不數日。來到開奴地界。異言異服。見之者皆趨而避之。開奴之哀米爾。以爲既擋駕。而又強來。必非良善之輩。即鼓動百姓。羣起反對。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又令各城鎮之小會王。不准出城歡迎。均託辭有病。不能前來參駕。分付已畢。即關門睡覺。

一九〇〇年四月十九日午時。大主教等仍舊在路。向開奴進發。正走之間。忽見前面白沙一片。塵囂直上。雲影之中。隱隱露出一座城池。紅泥爲牆。雉堞參差。女牆之中。似有戒嚴設備。防禦工作。該時赤日當空。燦銀流金。大主教及衆牧師。在馬上揮汗如雨。說道。『這就是那開奴城門阿。城門已近。爲何不見哀米爾』

出來迎接。』於是諸苦力亦暴跳起來。齊聲高唱讚美上帝之歌。城上瞭望之人。望見主教們來了。卽速下城。進宮報告。當他們進城時。城門半開半掩。主教羣衆不待迎接。卽驅隊進城。穿過如隧道之灣曲陰黯之甕城。卽來到正門。不等准許。卽行入內。

衆人向城內大道。走了不多時候。卽見來了許多隊子馬。馬上騎的都是文官武將。衣帽都麗。鎧甲鮮明。爲首的。乃是度支大臣。向大主教鞠躬說。『今日敝國王。大哀米爾。不幸身有采薪之憂。不可以風。有失迎迓。敢以小臣代爲奔走。幸勿見悲。明日敝國王稍有痊癒。卽當免床服冠。疾造於朝。以求明訓。』大主教尙未回言。隊子馬卽夾衆人於當中。驢驘前進。隊子馬皆用全副裝飾。銅鞍鐵鐙。綴以絲繸。轡轡鈎繫。悉以紅綠黃黑各色皮條鑲扣。走起來追風掣電。好不威風。惟因主教之馬。已形困頓。苦力之足。已經放穿。那裏隨得上隊子馬之顛馳。故皆遺於後方。走過人烟僻靜之處。卽來到鬧市之中。街道甚窄狹。兩邊紅土房屋。皆工商

肆廠。其局勢甚有類於東方之城市。未幾到了一處大空屋。亦是紅土建造。內中空氣。甚是清涼。一切回教之大宮殿。大禮拜寺。大尖頂。皆用紅土雕琢。亦特別之技藝及美術也。衆人因甚困乏。亦不客氣。一切供應。無不享用。飯罷沐浴。卽沉沉睡去矣。

第二日晨起。盥漱方罷。度支大臣。又來帶領衆主教出城。至佛蘭泥叟宮。Franiso Palace 晉見國王哀米爾。距城約有六英里。另有一隊儀注。軍馬陪之而行。度支大臣卽指導各種儀注。預備行禮。原來回教王皆善騎馬。上馬後先馳驟一週。掄鎗舞劍。如同衝風。弄得塵土蔽天。霎時頓住。卽緩緩而行。如走平地。當衝鋒時。莫之敢當。黑族小奴視之。羣咋舌羅拜。甘居下邦。任其蹂躪。

主教羣衆。被這些耀武揚威的軍馬。領到佛蘭泥叟宮。進了一間大客廳。亦是紅土建造。在那裏等了三點多鐘。然後纔傳諭進見。在他們等候的時候。因爲時間很長。都等得不耐煩。有的喝茶。有的睡覺。這是東方的規矩。有甚麼奇怪。

三個鐘點以後。有人來傳國王之命。說是令衆進見。即另有一羣隊子馬。更加鮮耀。引導前行。滿街上人山人海。攢頭縮腦。翹首相望。彼等皆自開奴城內來看熱鬧者。見大主教等隨隊馬前行。乃舉手大呼曰。『噉噉噉。噉噉噉。The Waziri! The Waziri!』意即曰。『生客！生客！』蓋非洲呼其國王之上賓。皆曰『生客』。隊子馬中即有一高爵位者。攬轡在主教之前引行。蓋懼其馬因呼聲驚駭而逸。有所失議也。引至宮前。即下馬引衆人入宮。當引至大理院正廳時。廳內已有許多貴爵。席地而坐。衆護衛急將主教們的旱傘取下。只聽一陣號響。即將衆來賓引至偏殿入覲。

在廳內遠陬黑暗處。有一穹形小亭。內設高座。座上鋪以深紫色之布。上坐者即開奴之國王。在座之周圍。鋪有涼席。上坐諸貴人。相機而喊。『札奇！札奇！』Zaki Zaki。意即『獅王。獅王。』蓋國王無論說甚麼話。凡有重韻處。羣皆以獅王應聲頌之。獅之尊嚴。膂力。吼音。攫拏。皆甚猛烈可畏。豪薩之國王亦如

之。諸主教聽之。其亦心動而驚悸耶。但國王之面。卻不輕易使人望見。屋深光暗。居室之一角上。有大穹窿。以遮蔽之。光線尤暗。國王之面皮。雖不十分黝黑。然以深黑色之纏頭巾。繞彎滿頭。以至兩腮盡處。下垂如蛤殼。惟留額蓋。及眉眼一段。遙望之。只一團黑絨球耳。尙何能識其面目。

觀禮已畢。國王卒然問曰。『你們是來作甚麼的。』其聲音之長大。如閻鐘之響徹雲霄。經繙譯巴庫說明來意。國王又曰。『他們到底是來作甚麼的。是來當兵嗎。』庫白。『不是來當兵。』國王問。『那麼是來作買賣嗎。』庫白。『也不是來作買賣。』王怒問。『那麼他們到底是來作甚麼。』庫白。『我們都是宗教先生。我們都是基督徒。我們來是要請求國王。准許我們教導你的百姓。』王冷笑曰。來教導我的百姓。我們這裏有許多麻利牟斯。Mallams。即回教之牧師。可以教導我的百姓。你們能教甚麼。你們能教可蘭經嗎。哈哈。哈哈。』於是不等主教們發言。即揚言宣告於衆曰。『他們必須回去。他們必須即速回去。這裏沒有收留他們。』

的地方。我痛恨他們。」

當下特格偉又發表意見言。『我們已經走了好幾個月。好容易來到這裏。路費已經用盡。艱苦業已備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們來了。若這樣叫我們白白的回去。豈不被天下的人恥笑。再者我們來與國王及百姓是有益的。我們不是危險之人。我們是和平之人。我們是來傳福音之人。我們是上帝的宣傳者。爲甚麼叫我們回去呢。』說了一大套耶穌教的話。如同蘇秦初出茅廬以連橫說秦。亂馬交輸。秦王那裏聽得下去。

『呸。』國王怒白。『你配稱爲上帝的宣傳者。你真妄瀆已極。』

護罕麥德方能稱爲上帝的宣傳者。

就照你這句僭妄的話。就可定罪。你必須速去。』特格偉又言。『請國王不要生氣。慢慢聽我道來。我們不但是牧師。我們中間還有一位醫士。可以治王與王的百姓的病呀。』薩雷亞歡迎之。竟不去。開奴拒絕之。偏要來。這就是耶穌教的神祕處。

哀米爾又糊亂說。『我們的可蘭經。就是萬寶囊。丸散膏丹。各藥俱全。不用你們甚麼藥。速速回去。不要在這裏騷擾。致干罪戾。』主教又懇切的說。『若大

哀米爾疑惑我們有軌外行動。可以派人監察。日夜守伺。看我們若是守規矩。就留下我們。若看出我們有非法的舉動。就刑罰我們。因為我們是大哀米爾的朋友阿。」國王大怒白。「你們不是我的朋友。你們不能暫留。你們未經我的允許。就擅來我國。乃是大大的恥辱。你們可以白白出去。我不追究以往。快走。不要說話。」

「那麼我們在這裏少住幾天。休息休息不好嗎。」主教說。「你們想住幾天呢。」國王說。「住直到大哀米爾喜歡的那一天。纔能動身呢。」主教說。「那不行。那不行。到底住幾天。我好批准。」國王說。「一個月行嗎。」主教說。「那一個月。」國王說。「這一個月或下一個月。你們現時必須離開這裏。若你們要來。必須先到沙克圖那裏。得教王色勒坦的准許。我自然就叫你們住下。」

主教很機伶的說。「那很好了。就請國王打發人到沙克圖。請事色勒坦。是否已經准許我們在此傳教。我們可以暫時在此等候回信好了。」國王說。「那不行。你們必須自己去拿了准許狀來。方能爲憑。未拿來之先。你們必須離開這裏。」

反復一切話。哀米爾是僵鐵頭。特格偉亦不精妙。彷彿是開玩笑。不是莊嚴的開譚判。在特格偉以爲此地已屬英國儘可開玩笑。有恃無恐。而不知千里迢迢。辛苦艱難。空手而回。無謂之極。一步失著。處處失著。於予余何誅。

國王在此蠻硬談話之間。在四圍席上坐著的諸貴人。不斷的鞠躬以手拍地說。『札奇。札奇。願上帝賜福。大王萬歲。札奇。札奇。願上帝賜福。大王萬歲。』不斷的呼喊。吵得主教們耳聾腦暈。所對的話。全無是處。不佔勝利。因爲今天談話的時間長。爭辯的言語多。諸貴人不在乎聽得見。聽不得見。懂得不懂得。只要大王說話。就拚命的直喊。喊得嗓子都啞了。還在那裏亂喊。大主教氣得沒法。

讀者須知。這位哀米爾。爲甚麼這樣懼怕白人。爲甚麼薩雷亞與沙克圖二城的回王。就喜歡與白人相親。這裏面有個緣故。沙克圖及薩雷亞雖然是宗教不同。嗜好不一。但歐洲協約告成。豪薩大國。已經屬了英國。若再任性叛奴。不與英人相親。早晚必被竄黜。所以總得如饑貓餓狗。在主人面前。看見了好喫的東西。佯臥在地上。裝着未看見。以討主人的喜歡。這位開奴的哀米爾。名叫阿留 Aliu。

當○初○乃○是○以○鎗○刀○奪○取○他○人○國○王○之○位○。由○篡○弑○而○得○的○國○位○。天○王○處○尚○未○註○冊○。那○能○公○然○宣○布○於○世○。況○且○白○人○常○在○這○裏○居○住○。必○定○知○道○他○的○祕○密○。若○一○旦○宣○傳○出○去○。被○英○國○政○府○知○道○。豈○有○不○代○為○報○仇○之○理○。所○以○反○對○白○人○如○此○之○利○害○也○。這○是○賊○膽○心○虛○。亦○不○足○怪○。

於是乘人又被送至初來了等候室內。室內溫度已升至九十五度。悶熱之極。莫可如何。住了有三點鐘。那位度支大臣又來了。傳王命。只准在此住三天。預備起行。非然者。當出斷然之行事。衆人聞聽之下。各涼水澆頭。萬事皆灰。欲再見王。亦是無益。數月之辛苦。許多之金錢。十分鐘的談話。斷了個『快走』二字。殊爲不值。於是當天即回開奴城。預備一切。

數日之內。謠言四起。城中百姓宣布恐怖之言。向主教之苦力言。如不速逃。必被人暗殺。或販賣爲奴。每晚上就有人來報信。言不到天明。衆人的頭。就要都被割掉。巴庫又聽說。城中女人。如有爲之作飯者。必被處死。同人即自己預備食

物。不再去麻煩別人。速速預備起程。星期日又欲共分聖餅。禮拜安息。國王見來賓遲遲吾行。又下令七日之內。若不走脫乾淨。是有心爲難。恕不客氣。強迫出境。亦不准再請見王。衆人無法。只得趕朝走路。不容稍緩。國王示無退步條件。乃決心起行。未啓行之前。主教特格偉致國王書。用豪薩文字。其言曰。

『上帝乃無所不能。掌管全世界之真宰。以白人之手。致書與開奴哀米爾阿

留陛下。

商量不是買賣。同王那懂交情。明明大地之主人翁。乃賺了個哀憐乞食之化子。

謹抒友誼之情。致敬。致敬。一萬

個致敬。直至手不能擡之致敬。願上帝保護陛下。萬壽無疆。自接尊諭。令速出境。萬疚在心。隱憂難釋。善意來朝。不蒙明察。驅逐出境。不聞饋鎰。萬里跋涉。艱苦備嘗。卽此一心。亦證肝膽。所爲無他。只是友好。哀憐百性。爲之修福。和平教訓。未施強迫。令我出境。非陛下之功。實我上帝之力也。帝不旻汝。誰能救之。

上帝欲棄之。故終使二人無緣相見。願自今始。帝簡爾心。悔此前行。重卜新居。

其意不悔改。必被上帝棄絕。被英國政府棄之荒野之外也。念茲在茲。亞們亞們。

此無聊之書信。漫說一封。卽書十上而說亦不能行也。上書之後。未有回信。

乃於四月二十七日。

四月十九日午時進城。次日見王。

大衆起身。穿出開奴城門。又向薩雷亞啓行。沿

路之上。所有城鎮小酋王。已得國王命令。可供其缺乏。不可歡迎過分。違者殺無赦。開奴之度支大臣。於歡迎時。曾施以友誼之談話。並招待之於夏屋之內。而供其食用。引寇入城。若非國王如猛虎。誰能驅之而出。札奇著罰貝幣四十萬枚。二十口度支的家宰。因爲供給飲食應用。著斬頭棄市。特格偉聞之。當大主教在路上聞之。深悔自己失著。負咎在心。

五有三日。大衆又來到薩雷亞城。甚以爲國王與羣衆最低限度。亦應如以前之歡迎。准其受地建堂。開始講道也。誰知大謬不然。哀米爾見之。不似從前之熱誠。因爲國王接開奴王之信。不許招待白人。視爲親友。把者有罪。原來在主教離開薩雷亞時。卽有一英國參將。名毛爾蘭者 *Morland*。帶領一部份人馬。到薩雷亞來。說此地已屬英國女王管理。望速交代。於是沙克圖王。卽下令開奴與薩雷亞

三王聯盟。團結起來。與白人奮鬪到底。作長期之抵抗。合力禦侮。大主教回來之時。三王已盟結如兄弟。與英人相抗。豈能再事歡迎。但是老百姓一方面。卻是望雲望霓。後來其蘇。今見主教如此狼狽。心雖憐之。而不敢行事。

大主教此時進退兩難。將至何處以求暫時息肩乎。忽想離此處約三十英里之

遙。有一小鎮。名遮兒庫 *Chickin*。

即探險家考文司。被欺死葬身之處。

小鎮居民。不過二百餘人。有英

兵一小隊。在此駐紮。若能稍受辛苦。往該處暫避艱險。且求伸展。是或一道也。於是整隊出發。向遮兒庫進行。臨行之時。百姓皆來送行。齊聲呼口號曰：『再見。下次一定再來。』亦一快樂之離別也。

不久來到遮爾庫。離鎮尚遠之時。德雷賴德即言。此城之近處。有一加拿大青年冒險家。考文司之墳。吾人當前去禮拜。致敬此少年之英雄。吾人此次能死於其旁。千古幸事也。誰知此讖語。竟應在他自己身上。到鎮未久。於六月一日。病痢而亡。葬於考文司之旁。爰得我所矣。大主教特格偉。李吉孫。倪勒爾。三人同罹

熱病。

一路勞頓。未得其志。

倪勒爾已近死門。惟有柏爾真與巴庫二人。尙稱健旺。

二人皆黑族。

故充

當看護。伺候病人。未幾柏爾真亦病倒不起。李吉孫欲逆反故里。弄得同人如鍋上螞蟻。出入皆非。參將堪巴爾 Kembali 上條陳大主教。及倪勒爾。柏爾真三人。不宜在鎮上養病。應再向南遷。以養沉痾。然人各有志。亦不能相強。三人忍之不去。終在此開一小禮拜堂。及一醫院。但困難愈久愈大。沙克圖薩雷亞開奴三王結盟。亦英人之一勁敵也。故於一九〇一年一月十四日。衆人遷於盧谷 Loko。茶牛暫時休養。一連住了五年。此次探險雖無結果。亦探險成功史之開宗明義章也。

一九〇三年。北內革利亞。

即黑河北部之大蘇丹。

已到轉變時機。沙克圖之色勒坦。及開奴

之哀米爾。聯合一黨。仍作販奴事業。

薩雷亞總算會。迎取風頭。

英兵禁之不可。忍無可忍。乃總

動員。向前征討。

英人恆會沉機觀變。待時而動。師出有名。

開奴恃其牆高土厚。可以禦敵。誰知英兵前

進。初頗失利。未幾攻破城門。直衝而入。開奴遂入英軍之手。布告安民。販奴事業。從此絕跡。而所謂國王。大哀米爾。阿留者。亦黑布纏頭。逃避無蹤。使當時能聽大主教。特格偉之請求。洗心改過。賜地建堂。則不第此城不毀。卽其位亦可長保。然而此一席話。直等與虎謀皮耳。今讀大主教之臨別贈言。未嘗不收亡國奴之安危。利災。樂其所以亡者。開奴滅亡之後。不久沙克圖亦相繼淪陷。英政府遂得按條約。統治大豪薩。

第十六章 內革利亞過渡時代

一八八〇—一九三〇年

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歐洲列強雖亦有攫食西非之意。但該時探險之工未畢。西非中央之內容。多不明瞭。且列強正在均勢。本國輒多事變。對於西非之權利。不第鞭長莫及。且亦動輒棘手。故姑縱之。以待後取。自近十年來。英人之探險者愈多。內容漸次明瞭。知其內部諸無告之民族。爲強酋所蹂躪。正在呼天籲地之時。水深火熱之中。諸傳道士本基督之熱慈。作魯仲連之排解。設身處地。爲之勸導。摩頂放踵。爲之奔走。卒以諸酋王利慾燻心。不肯放手。販奴之事。成爲癖性。祭人之風。等於司空。故考文司死於非命。魯濱蓀亡於疾癘。猶且酋爭甚烈。無故殺人放火。時而擄人爲奴。到處洗村劫鎮。故大蛤蟆惡貫滿盈。國亡於法。而世絕沙克圖窮兇惡極。土隸於英以告終。惡酋剪而民困蘇。倒懸解而霸政熄。故自政治狹義觀之。諸列強初尙逐鹿西非。終且瓜分內部。固西非之不幸。然自民族之發

達史觀之。般克夏。周克商。但殲渠魁。而天下定。誅獨夫。而蒼生歡。此亦王道之術。天吏之誅也。初何患黑人之亡於白人哉。且英人之待黑人。初未嘗以奴隸視之。塞拉雷窩內之傳道士。強半皆黑人之子弟。庫勞德其尤著者也。自由城之居民。悉皆獨立之黑族。愛表庫塔之磐石教會。卽其效果也。是知白人之瓜分黑河。並非逐鹿求利者比。先鏟除其惡酋。繼訓養其百姓。然後自由通商。以有易無。自由傳教。所得同心。此大同之現象。豈亡國之慘劇。神羔得勝。高供聖龕。從此天下太平。萬國同宗。西非捷足先我而登矣。

故西非黑河流域。昔爲黑暗慘毒。擄買焚殺之市場。今因白人之探險布道。勸化鏟除。成爲一片乾淨土。更其名曰內革利亞國。初尙以黑河爲界。省分南北。今則聯爲一氣。受一政府管轄矣。政府設在雷溝寺。卽昔日販奴之巢穴也。名雖英倫保護之國。實非英國附屬之邦。內地仍有自主之諸首領。一切組織。悉皆自治。不假干涉。人民悉清淨之內革羅族。其中微有不同者。卽體格語言。服制風俗。生活

組織。各因以前之習慣。而略異其致。例如豪薩。愛格巴。幽籠巴。愛堡。奴比。佛拉。諸大族。固不同其形貌習象。而各族中亦各有其小族。形貌習象。絕不相同者。如中國之省界縣界。亦不能強其全同。然亦未嘗爲統一之阻礙也。

讀者切勿誤會非洲之人。是無禮儀。無組織之民族。以爲會長口中之言。卽是聖旨。且朝三暮四。任性反覆。如某某國各首領之所爲者也。非洲之人。雖屬野蠻。然野蠻二字。談何容易。殺人獻祭。乃敬神之至意。販人爲奴。乃五刑之極品。中國古時。亦殺人爲祭。成湯之禱。鄩子之用。是其例也。亦活人殉葬。秦穆之篇。魏顆之父。非其類耶。堯之竄四凶。夏之伐鬼方。周之征玁狁。漢之討匈奴。以及晉之五胡。宋之契丹。金遼清之滿蒙。此皆不與同中國。擄則殺之。竄之。賣之爲奴之歷史正宗也。尊王攘夷。不第中國有之。西非亦何莫不如是。各地部落。自有其祖宗所留之憲法。非成文的。乃口授的。非創造的。乃習慣的。卽其首領。亦必遵守憲法。熟練於心。然後以之治人。死而無怨。會長每於議論大事。

各裁判官皆須到會。提出某案。大家爭辯。爭辯不休。乃取決於酋長。酋長若不熟習憲法。必不能談吐如風。折服羣議。故非洲法往往與歐洲法如冰炭之不能並容。例如宗族繼嗣問題。歐人是以男人爲統系。非人是以女人爲統系。如繼承父業者。並非父之子。乃父之姊妹之子。倘有民法訴訟。英國法庭爲之棘手。故欲治非洲人。非明非洲法。不能爲功。而非洲之律法中。亦有許多出人意料之外者。平心論之。竟合自然法之條例。是故史野之分。後天所定。孔子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正名之論。豈有定評。孔子在衛欲以正名爲先。子路笑其迂。孔子斥其野。野固自然法也。試以退步眼光。遊歷非洲一遍。當不能如三家村之私塾先生之眼光如豆之批評也。

故英人之治非洲也。卽以其固有之法還以治其固有之人。

以人治人
改而止。

惟對於人道

有不合理之處。則矯而正之。故於政務總署。設一政治訓練處。除固有法之不妨於人道者。則仍之。如女系繼承權及其他。其背於公共人道者。如殺人獻祭。烤食人肉 Cannibalism。

販賣奴隸。曾爭攻殺。則嚴爲禁止。本地政府。亦遙爲援助。使爲政者。皆有實

權。以管理此事。度支部亦管理其人頭稅。及各項雜類。使之出入分明。不准貪賊。不准行賄。所有屬員。亦涓滴歸公。不勒索。不敲詐。以撒克遜民族之個性。同化之。使之漸趨於良善之大國民。斯誠法律之至善者也。

酋長之職務。是治理其族部。小酋長或曰小村長。管理一聚之事。合數酋長之地面。因其繁簡。設一總酋長。或曰大酋長。合數總酋長。而爲一縣。設縣長。合數縣爲一省。設省長。各對於上司。負完全責任。然而各酋長。對於其部族。卻各具自由性。此公私兩便。良好之治外法權也。

南部內革利亞。

即黑河南之部份。

分爲十二省。北內革利亞。分爲十四省。每省設副總

監。兩副總監即對於大總監負責。各酋長之行動。及政務之勤惰優劣。皆有巡行之英國官長。以監督之。行之三十年。大見進步。比之南非洲之強以外法行使職權者。大有霄壤之別。逆其本性。時生反動。貌合神離。久必生變。爲政者不可不知。

西非洲政治組織之優點。即各英國官長對於所屬酋長。絕無勝國之驕態。乃純

以友誼之交情。詳盡勸導之。以盡其責任。並無十足官氣。更無威勢迫脅。勸導之不足。則警告之。警告之不足。則恩以明之。法以正之。使之慚愧無地。感化有天。而後已。

卽以開奴而論。在未屬大英治權之先。如以前數章之所述。立於回匪政治之

下。不公平之判斷。時有所聞。強施壓迫之手段。乃是普通。隨便增加擔負。不問民間疾苦。又且賄賂公行。覬不爲恥。作官皆腐敗分子。自私自利。賣官鬻爵。苟直公行。擄人爲奴。公買公賣。國中三分之二之人民。全隸奴籍。

或因有過。或因虧損。

當一八

九四年。謙囊魯濱蒞至此城考察實錄時。曾親自看見一次擄了一千多奴隸。來在城中販賣。價碼亦有等級。女子十四歲者。按其醜俊。每名自七鎊至十鎊不等。男子十八歲者。每名六鎊。男子三十歲者。每名四鎊。此時正值開奴王向沙克圖大色勒坦進貢之期。除挑選一百名美女進貢外。還有布疋。及各種寶物。其後至一九〇三年。英參將毛爾蘭攻城。未幾城破。遂入英人之手。其王逃入沙漠。不敢再來。事

後大總監陸嘉德。下令招集各酋長。來開會議。席間述說女王之盛德。及政改方針。並令其再選良善之哀米爾。以副政本。衆會乃舉前王之弟。雖曰兄弟。政見不同。幹兄之盡。肯兄之望。會爭與販奴。乃從此永息。自此國中官長及百姓。見白人之所爲。乃是善舉。並非爲敵。於是可蘭經之真律。乃公布於民間而遵守之。民間諸種訟法。亦改良之。所有各庭首席。亦各有其一定俸祿。不能濫取。首席每年薪俸五百鎊。哀米爾每年薪俸五千鎊。護宮將軍每年一千鎊。其下爵有差等。薪有厚薄。均有一定。不許濫取。國家入款。以賦稅爲大宗。裁去軍隊。改爲警察。設工務局。建設房屋。修治道路。及衛生事宜。蔚乎大觀。

所最奇怪者。卽回教民族。亦能按其經訓。與英人合作。共謀國家之利益。有一著名之著作家。名約翰雷斐耳 John Raphael。曾作非洲世界一書。The Africa World。其中警句云：

非洲民族性之最可讚美者。卽彼族之人各能運用其聰慧。成立憲法。與歐洲合

作。未有齟齬之處。民族之中。又能各選其酋長。按法律公平治之。順歐人之指導。作共和之事實。考全世界以往歷史。並無先例。其增進之速。有

非筆墨可以形容者。

其意蓋言他洲世界。自野蠻入文明。不知經過若干次之天演物競。革命淘汰。始克臻文明之世。獨非洲在英人未經營以前。其野蠻甚於他族。

及至為英人所轄。忽然改其以往。頓趨於和平。祛其所有惡習。與英人合作。謀全國之福利。此種事實。讀一部世界史。並無前例。

開奴之哀米爾。得英人之指導。及諸大臣之幫助。勵精圖治。故國家甚是發達。統計全國有地一萬二千方英里。有人口一百七十六萬。每村有長。每鎮有酋。皆對於哀米爾負完全責任。而各哀米爾即對於英國官長負責任。各下級官長。雖亦時有貪冒受賄等事。然但以全體而論。民間所得之利益。實深而且廣。故本地政府。不時派公正人巡閱視察。日久年深。可望此種偏僻行爲。從非洲絕跡。

.....

以上所題非洲各種改善之行事。不過僅就世界大勢所趨。提倡人道上之政策。而依理遵行之。並非英人獨有眼光。凡是新基督教國。均是以人道主義為政治前提

者也。而同時英人。亦可得其利益。蓋西非內部。土產甚盛。土人只用其皮毛。而不知用其精髓。如牛皮。椰子。棉花。米麥等。土人皆狼籍滿地。棄如敝屣。英倫爲工商之國。機器製造。車船運輸。時有缺乏原料之虞。今以內革利亞爲保護國。不許販奴。則工人皆得安居樂業。不許會爭。則國民皆得樂享太平。至於以女系爲血宗。以匍匐爲敬禮。此皆與人道無妨。與國家行政無礙者也。英國治殖民地。皆是執柯伐柯。以人治人之大道。非孔子大同之治耶。

昔年黑河上游。未有交通時。白人不敢至內地販貨。只纜巨舟於海口之外。或繫柁於湖港之內。各地土貨。均由刳舟。往來運送。彼此交易。自愛表庫塔。及幽麓巴。道路開通之後。土人多頂貨於頭。穿山林。涉淺瀨。步行至雷溝寺上船。其貨爲牛皮。或爲椰油。所換之貨。或爲玩具。或爲花布。自黑河開放。小火輪可駛入上游。吸收流域一帶之土貨。尤稱方便。但再遠至蘇丹內地。水運不及。陸運亦艱。是不得不另設法以溝通內地矣。

一八九三年由雷溝寺達幽麓巴內地之第一條鐵路成功。商業之運輸。震驚全國。穿叢林隨山刊木。過泥淖鋪木墊石。逢河搭橋。遇溪壘壩。再加以土人之迷信。會長之武斷。風水時時誤人。失敗在在堪虞。在測量及修築人員。所受之痛苦。不啻傳道人所受之逼迫。乃能忍辱含恥。終底於成。此其功德。當不在牧師之下。

物質文明。每年進步甚速。至一九〇一年。第一站自雷溝寺。經過愛表庫塔。至愛巴旦長共一萬二十英里。乃正式開車。沿路各站。亦有支路。以備吸收各地土產。集至幹路。運回雷溝寺。由此進展。年年不息。內地各部之土貨。皆被幹路吸收。至一九〇九年時。上通直至黑河南岸。查巴地方。去雷溝寺已三百英里矣。但鐵路計畫。仍不停息。過河之後。又復修至開奴大城。數年之前。一九〇〇年四月間。大主教特格偉。及諸同志。曾在此地受日曬地蒸。沙燻林擁之苦。幾喪其命。見開奴王不得意而去。僅存人世。曾幾何時。於一九一二年。開奴城內即可聽見城外車站汽笛

之吼聲。車站即在開奴古城之外。二英里之遙之地方。

至於渡河方法。纔通車時。兩岸火車。即載於大航渡之上。其後因耽誤時間。耗費金錢。故工程師即利用爪巴地 Jebba 河中之島。島上林中有壞機器。即在林中發現。讀者試暇自思。此是何人所遺。爲

砥柱。向兩岸修橋。此面之橋。長一千二百九十五英尺。彼面之橋。長五百英尺。

兩橋相接。火車直通。不須駁渡。計自雷溝寺至開奴城。車上有飯廳。有臥鋪。四

十八點鐘。即可達到。

自北平至南
京之路。

當初大主教特格偉。費三餘月之光陰。饑不得食。

渴不得飲。困勞不得安息。危病不得扶持。中心悒於。不敢舒眉。忍痛茹辛。不敢寧居。此時於廢病之餘。聞此消息。臥床屈指。當灑歡喜之淚也。自開奴下行之貨。多爲棉花。花生菓。生熟獸皮。椰子油。椰子仁。食鹽。大棗。及蔻蔻等。上行之貨。多爲歐洲工藝製造品。在開奴城吾得吳氏大商場。可買賣各種物品。自表庫塔。採花崗石。運至雷溝寺。修築碼頭。浚深港口。大號汽船。亦可貼碼頭上下貨物。今昔之感。非親身經歷者。不能道其隻字也。

在黑河之東。又有一條鐵路。自河口埠尼城。經過愛堡大曠地。於一九二四年已通至笨牛河岸之馬克第城 Makurdi。再過笨牛河。直至開奴城。與西路幹線相遇於磕都那城。磕都那即北內革利亞之省城。副總監駐於此城。如此。開奴城遂爲東西兩大幹線之總焦點。兩路分西東大河。當中汽車上下。嗚嗚馳電。汽船往來。突突逐風。西非之商業。乃如夏日之雲。無奇不有。另有小支路四外伸張。吸收各處土貨。結聯貫絡。如蛛網。如葉脈。東路進煤進錫。運於大河。航出外洋。

鐵道燒煤者也。固可以輸進文明。溝通知識。又有一事。其功效可與鐵道並駕齊驅者。即汽油事業。燒汽油之機器。不第輕快便利。抑且潔淨省費。上文所言各種支路。運貨至幹路時。多用人力。吾嘗見男工幼童。搬運貨物時。將貨物頂於頭上。魚貫而進。穿山林。渡大河。稍一不慎。即跌於地。又不時見婦女老弱。滾椰油筒。結隊行四十餘英里。至車站交貨。上邊日光如爐。汗流滿面。下邊草棘如

針。血流濺脛。雖曰經濟問題。不得不爾。然爲人道主義計。亦太不經濟也。自汽油機發明以來。改以四輪火車裝運。不第貨物少受折磨。卽上下客旅。亦多得安舒也。近又修築大道。其直如矢。其平如砥。汽車行之。如駕雲霧。計今內革利亞全國。汽車路約共四千餘英里。一路之上。橋樑平安。柏油光滑。其餘粗糲之大道。尙未修理者。亦有數千里之長。

現在已修成最好之汽車路。有雷卡路線。自雷溝寺啓程。經過愛巴旦。笨尼。至卡拉巴 Calabar。長共六百英里。有薩沙路線。自薩雷亞。至沙克圖。長二百五十英里。又有一線。名開加路線。自開奴向北至加次那 Ketsina。一百英里。直至北鄙邊邑。還有許多新路。正在建築之中。回想三十年前。黑水國不過足跡罕到之處。今則成了交通大道。夜半風輕。樹林蕭蕭之聲。與汽鼻哞哞之聲。相夾雜於叢山蒼谷之中。鳥獸聞之。其亦震驚遠揚。如有大禍矣。行時其疾如風。其狀似牛。所向者摧。所遇者折。故自己亦有時爲小石絆倒。火起貨燒。人亦受傷。仰於

路側。無所用處。以前殺人放火之酋長。今已變爲汽車主人翁。開奴城之王宮大紅泥門。今已加寬。容進哀米爾之汽車。卽以幽麓巴國計算。歐幽地大酋長阿拉芬。Alafin。愛表庫塔大酋長阿雷起 Alaké。愛萊沙 Uesha 之大酋長歐瓦 Ora。愛菲 Ite 之大酋長歐尼 Oni。亦皆有其頭等汽車。號牌極新。

.....

甚矣交通之於人羣進化。如此其速且巨也。西諺有云。大道爲歐化之母。歐洲所以進化如此之速。卽因國內之道路修築。交通方便。對於知識道德。法律政治。經濟建築。等等事業。皆有莫大之關係。卽以西非而論。不久以前。內部酋爭。殺人放火。販賣人口。殺人獻祭。生喫人肉。種種非人道之殘忍生活。知識卑下。眼光短小。無禮無儀。等於禽獸之種種生活。所在恆有。其後雖有傳道者。宣傳基督真理。丟棄異諦。然仍有在林陔暗處。爲聖教所不知。爲偵探所不及者。而私相爲之。其後河流開通。鐵路修築。支線四通八達。林木爲之開道。山崗爲之通車。凡

鄉僻小邑。有土產可收之處。皆有汽車軌跡。踏遍橡鞋。問尚有欲敢觸法網。而萌故日蠻態者乎。曰無有也。南北兩政府。一在雷溝寺。一在雷都那。一有警報。雖窮鄉僻邑。汽油一灌。朝發夕至。故政治力。雖近武斷。然以真正方針。完善方略。亦傳道者之根本問題也。今有一國。親接西洋文化。幾及一世紀之久。而問其所改何事。所去何弊。今日改之。復之。今日進之。明日退之。其所以徘徊中途。不肯向前進行者。特以通國未注意交通耳。故東北日蹙國百里。西南亦日漸孱窳。請讀者。瞑思其故之所在。

自有鐵路。交通方便。故商業往來。日見發達。歐洲人來者固多。他洲來者亦不少。競賣之風日尚。故成商戰之勢。亦有小本生理。在鐵道遠處。蓋一小房。椰葉爲簾。樹枝爲棟。簡陋雖甚。貴品却多。玻璃珠串。夾金器具。琳琅滿目。電光尤明。使土人見之。不得不賣其所有。以買此珍寶。

商戰以著落爲要素。如網之制魚。上流先得。中流次之。下流爲弱。此商戰之

要訣也。自有汽車之運用。商人利用之。將所有應用之貨色。裝於車內。運於遠處鄉村之內。扎草爲棚。糊紙爲架。上邊陳列各種應用器具。如磁漆之碗盤碟盃。又漂亮。又好看。比之家中所用之以簞食。以瓢飲者。大見光彩。風燈明亮。可抵室內之泥臺油燈。其他如洋刀可以代石斧。剪子可以替裂撕。鋼針可以代木錐。洋布可以革土布。鏡子可以丟銅鑑。鐵裁縫可以去手工。罐頭可以省烹飪。脚踏車可以代步。一家裝潢。草屋之內。燈光明亮。真如華麗天堂。非洲之人。以爲買洋貨卽是大文明。去國貨卽是大進化。可哀也已。

且交通便利。不第爲歐化之速進。商業之發達。亦且爲傳道之方便。例如自雷溝寺至愛表庫塔。昔日傳道。須四五日方能達到。且困頓已極。今則不過四五點鐘卽至。且甚從容。自愛巴旦至歐幽之聖安得學院。昔日用兩日徒程。今用汽車不過兩點鐘卽至。昔日庫勞德管理黑河區域之教會。日日競走林路之畔。疲於奔命。僅得一見。今則四通八達。朝發夕至矣。

事誠如此。由目下之眼光視之。鐵路交通。誠有益於文化。商業。及傳道等事。但非洲人開闢伊始。尙未經過諸世紀之演進步驟。數年之內。由野蠻簡陋之生活。一躍而爲與白人同等享受之大民族。豪然自足。自己毫無準備。出口皆是生貨。賺利無幾。入口皆是熟貨。耗費尤多。每日賣地典衣。不求國貨生產。只懶懶地坐在家門口。買白人送來之洋貨。穿洋服。耀武揚威。喫洋餐。盃盤狼籍。說洋話。風流飄灑。賺洋錢。糞裏淘金。回觀自己身家會國。仍站在原始時代之知識之才能之學問之資格的地位。毫不猶夷的赤手空空。捲入大世界之機械萬能。及物質文明之漩渦中。萬劫不復。吾恐半世紀之後。所謂愛表庫塔之大民族。必隨風而化。所謂愛格巴之眞英雄。亦與上同朽。文化滅種。千古同慨也。有一英人作文喻之曰：

包德西亞 Boadicea 女王者。一日薄暮。伏几而臥。方瞑目間。見宮女來。

請遊宮墅。於是乃駕油壁之香車。着輕羅之舞翟。趁晚風之拂面。恰新月之

照腮。輦金雀花名甚美之花叢。賞玉羊月也甚明之麗景。天機歆娠。樂事方將。縱覽橫

鑿。浩然已足。乃攬轡前征。莫知所適。忽見麥克旦之馬路。Macadam 英人發明以砂石鋪道。其

平如砥。因稱此等馬路。為 macadamized road。其後又添柏油。更形堅實。平滑。此亦物質文明之建設也。 柏漆砂凝。乃驚愛迪生之電燈。

愛迪生美人。發明電燈。及各種電業。 炭絲鉑錠。華屋皆紅磚白墜。樓臺亦鐵骨洋灰。自來水遠來

十里之外。炭砂濾淨。汽油車奔馳囂市之中。瞬息即通。鐵馬火車也鳴鳴以迎

客。電鴿電報也卡卡以傳音。女王見之。願留此間。樂不思蜀。復欲極其所

歡。遊火星以享樂。結其幻想。奔明月以長生。求之不得。遽作窮途之哭。

哭聲震天地。夢魂忽驚醒。環視一周。方知已尚在宮中床上也。

此文之合意。乃言非洲土人。草昧初開。渾沌初鑿。尙未能由鄉村生產到工業製造地步。而白人遽以二十世紀之機械物質。玻璃玩物。以享受之。每日耗費金錢無數。全流出外洋。不能挽回。遂捲入文明漩渦。萬劫不復。自己無製造。無工業。又無商業技能。每年入超。關牆不能高壘。其能免於亡國滅種之憂乎。此

非英人之惡作劇。實黑人無此思想也。西非云乎哉。東亞云乎哉。

自交通方便。旅行省費。鄉人輒思出外生活。以冀發財還家。登車之後。離家漸遠。東西竄奔。南北漫遊。朝在雷溝寺。暮至哈叩港 Port Harcourt。上岸找煤礦。數年轉家鄉。所帶五風雜地之壞規矩。及下流社會之惡種子。流毒鄉里。敗壞族性。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欲製造新國民心理建設。乃是三民主義的第一要素。何謂建設。卽革故鼎新之意。不能革故。不能從新建設。然革故而不能鼎新。其危險狀況。尤甚於以前未革之時。如有人嫌其住室已舊。不敷應用。或不便任用。思有以革之。乃漫無計畫。素未預備。卽將其房拆毀。或焚燒之。及至拆毀焚燒淨盡。乃竟無住處。夜宿於星露之下。日坐於烈陽之中。卽或稍有計畫。略有預備。纔立地基。卽因材料或設計問題。而停其工作。是用不底於成。耶穌曾設一比喻。一人欲建房。必先坐下精妙測驗。統盤計算。然後破壞其舊居。建築其新室。非然者。舊居已拆。興工未久。

即行停工。此豈第惹人恥笑已哉。書云。如彼築室與道謀。三年弗用於成。即無預先計劃之謂也。詩不云乎。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所謂命。即心理建設。所謂新。即革故鼎新。周之百姓。皆能革故鼎新。所謂心理建設。已經成功。方可出兵伐商。一戰成功。若不革故鼎新。從心理上建設。不過如伯夷叔齊所云以暴易暴耳。豈能久於其位乎。

今日論到西非洲之現象。亦是如此。自物質上看來。黑種民族。因白人在此種種物質建設。火車汽車。輪船電報。黑人遽自渾沌世界。跳在文明舞場之中。心無把握。不師其精華。只吸其糟粕。其害尤甚於從前未開化之時。此何以故。心理未備建設之要素。而遽以破壞其故迹也。耶穌又設一喻。一惡鬼居人心甚久。其後鬼欲出外旅行。另覓新巢。乃周遊曠野。九荒八蠻。未有是處。思不如轉回故居。尙可安身。及回至故居之後。見裏面打掃乾淨。空無所有。大喜。乃出去請了七個比自己更凶惡之鬼。進來居住。其人之後患。不堪設想。若此人於該鬼出離之時。打

掃乾淨。請一真正神主。住在其中。惡鬼回來。見心田已經有主。必嗒然若喪。憫然而去。更何能請了比自己更惡之七鬼來住乎。心理建設。亦是如此。

例如近來所提倡之新生活運動。無非不吐痰。買國貨。不過陰曆年。尙節儉。不迷信。崇孔孟等等之紙上標語。與心理建設上更有何種關係。即以陰曆年而論。自民國元年。宣布廢止以來。迄今已二十四年。人民不第不能廢止。更且激其反動。過的特別有勁。其故何在。心理之未能革故鼎新也。夫舊曆年之所以有趣味者何在。全在宗教信仰之迷信心。中國人之宗教信仰心。振古於茲。已根深柢固。非可一紙公文。即可廢除。豈第一紙公文。即斬頭流血。大卸八塊。吾知亦有甘爲其犧牲者。天地君親師。謂之五供養。三代配饗尸。謂之五追遠。陰曆年本來是空空洞洞的一個命氣。至時供天地牌位。給君師磕頭。請老爹老母來家過年。自糖瓜祭竈之後。即盼望年節來到。打掃房屋。掛起祖宗三代。擺上年糕饅首。瓜菓紙祿之類。閨女戴滿頭花。抹滿臉粉。紅褲綠襖。在炕頭上糝饅。包水角子。磕種種花

樣好看之麵食。小子戴新帽。穿大紅袍。白襪子青鞋。紅纓小辮。手拿一支從供上拔下來的香。在院裏放爆燗。桃花燈。耍花鎗。唱大戲。打擂臺。吵得滿堂和氣。一家歡笑。老頭子有病已經三個月。未能起床。天天咳聲呵氣。到此時也穿着新衣帽。坐在太師椅上。出神看二十四孝。三娘教子。梁山伯。天河配的畫兒。眼裏看着。口裏哼着。三個手指頭還在桌子上敲着板眼。脚上穿着大氈襪。還在那裏幫襯着敲着鑼鼓。到年除日的時候。晚上一夜不睡。叫作守夜。小孩兒們思想不睡。被父母敲打着好歹的睡了一點。又一個礮子爬起來。打死也不睡了。耶穌教的小孩兒。到了聖誕節。不也是如此熱鬧嗎。大人說着故事。小孩子們聽着。等到夜半。燒了紙。放了鞭。小孩兒們就要磕頭。要受歲錢了。凡此種種。皆是宗教迷信上所結的數千年的根柢。請問甚麼新鮮更有趣味的宗教。能打倒了天地君親師。三代配饗尸的宗教迷信呢。若要打倒舊宗教。必有改良的新宗教以代替之。所謂革故鼎新也。若只打倒迷信。不敬天地。不拜祖宗。不念佛。不燒香。一切迷信。盡皆革

除。而不加以新迷信。請想這個人的人格。將來要如何的凶惡呢。所以有人說。如今的人。破除迷信。反更惡了一層。所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也。從前怕四知而不敢爲的事。如今四知不怕。而無所不爲了。從前怕報應遠在兒孫。近在己身。而不敢爲非作歹。如今甚麼報應都不信。甚麼惡事都敢作了。這就是心理建設上。只知道革故不知鼎新。無惑乎弄得中國一團糊塗了。

西非洲之情況。與此相似。原來西非土人在野蠻時代。敬一種神。名梵帝釋 Fetich。還有一種自遠祖傳下之遺風。其中規矩禮節。卽成輿論。人民守之。世世勿替。所謂梵帝釋之誠命。雖有多種不科學。太頑固之笑柄。及種種野蠻之動作。不可與世界文化相提並論之醜態。然祭司亦可恃其固有禮法。以縛束人心。而維繫風俗。自庫勞德傳道來此。先以科學破其迷信。然後在其心理上舊窠臼內。打掃乾淨。把基督放在其中。蠻民大歡。大放光明。卽如庫勞德在三角洲上埠尼城內。向大會王索覽覽崗。動土刊樹時。無人敢先動手。大會王不得已。令其太子領首開

工。太子且猶令庫勞德禱告上帝。祝念經文。然後動手開工。大衆視灑灑不能爲害。方齊動手。未幾地土剷平。樹木刊盡。無非一堆白骨。及雙生小孩之腐肉而已。打掃乾淨之後。卽在其上。建一大禮拜堂。及教師院。學校院等。至今民猶頌之。若彼時只以科學之理。剷除淨盡。而不於其上建禮拜堂。吾恐數年之後。居民必在其上。建一最大之灑灑社。其害不止七倍於前。至於梵帝釋爲西非之流行宗教。其中雖有許多野蠻之舉動。然其神所留之誠命。卽爲道德之根源。若不以新宗教。或言眞宗教。易其位置。鮮有不墮落其品格者。

從前西非洲旅行路上。十字口內。居民恆在林畔草阡內。除地爲壇。約一方丈。設小攤肆。或香蕉。或芋薯。或橘子。或葫蘆。或乾魚。或其他食物。皆陳列於地攤之上。以備旅客之享用。貨物上注明價碼。並無守攤之人。旁邊擺一葫蘆器。行人過客。在此食物。各按價碼。擲錢於內。向外找零。亦出入公道。不折不扣。不偷不摸。童叟無欺。主客兩便。問其何以如此。則有故在。在攤之正中。設

一梵帝釋神位。旁有竹片一枚。上縛垃圾一塊。雞肋二條。羽毛一根。生草一束。上抹臭泥一把。雞血一團。將此物放於神前。卽等於十個警察。看守攤鋪。凡過往客人。或喫或不喫。或用多或用少。皆在此假設巡警眼目之中。誰公道雖不公道。誰偷香蕉。誰不偷香蕉。亦在洞鑒之中。無所或逃。此等迷信。雖曰野蠻。然究能維繫人心於瞑冥之中。令其向善。古書所謂神道設教。誠萬世不磨之理。大千公其之心也。今一旦與白人相親接。以機械生活之力。易其固守頑梗之心。以物質分合之形。變其執迷信仰之忱。久之知識增進。能力擴張。其人之後患。乃至不可收拾。非人有自內地來者。僱於某白人爲擺臺。日日爲之取威士忌。及蘇打水。初猶守梵帝釋誠。不敢偷食。不敢偷飲。更不敢偷錢。久之見白人蔑視梵帝釋於無物。其擺即擺臺者示棄其梵帝釋之信仰於不顧。竟大欺其主人。無所不偷。無所不爲矣。此卽足以證明心理建設。破壞爲先。然無新物以充實其心理之空間。必且七鬼來臨。巨禍在後矣。故去舊迷信。必來新迷信。以充實之。所謂之心理建設。若只去舊而

不換新。不第新者不能來。恐舊者愈舊。遂至不可收拾矣。

是故以西國文化。來破壞舊有道德。若不有主義之新道德。以補充之。若非走至物質主義 (materialism)。即是走向惟俗主義 (secularism)。二者皆人類沉淪之先鋒。逼向天地末日極端之大道也。惟耶穌可以補充舊迷信。惟基督可以代庖舊道德。讀者疑吾言乎。請嘗試之。

第十七章 教會之活動及發達之好現象 一九〇〇—一九三〇年

上章所論。只言西非之教會。自一九〇〇至一九三〇年。三十年間之過渡情況。今只讀其過渡時代之情況。未免使人失望。如種子落於地內。經水熱風三者之感化力。萌然欲動。剗然欲坼。內部之澱粉。經酵素之作用。已變糖質。碳酸氣充滿地下。輕硫氣布滿空中。（此碳酸不是空氣中之碳酸。乃是釀酵之碳酸。故曰充滿地下。輕硫氣乃蛋白質所變散於空中者。）掘地一驗。其胎胚四圍已呈腐爛現象。此即耶穌所言死了之現象也。然三日之後。胎胚伸出地中。脫甲而出。此即復活之現象也。上章所言之過渡時代。其現象正與種子已爛之現象相同。而其內部之生命。則勃勃欲活。此章所論教會之活動力。即種子內胎胚具有生命活動生長之現象也。此時教會中雖有許多難問題。然大半皆能迎刃而解。今欲申明此章之意。須有兩方面看法。即：

第一方面。先言教會之擴大現象。

欲研究此現象。不難以地圖之縱橫面積。以表顯之。請看本圖卽知此時教會區域。顯分爲三大部份。第一謂之黑河教會。佔黑河左右兩岸。北至磻都那河三岔爲止。第二謂之雷溝寺教會。佔雷溝寺以北愛格巴。幽麓巴。艾澤浦。及愛查沙等地面。至黑河爲止。第三謂之河北教會。卽蘇丹腹地回教範圍舊有之地。今試各別論之。

一·黑河系教會。黑河教會。原爲庫勞德大主教舊轄地面。十分擴大。極爲發展。當一八九〇年頃。讀者已知三角洲教會。已有半自主性質。自養自教。自治自傳。不過遙屬英國大主教管轄。因其爲特別情況。故設一副主教。以庫勞德之子充任之。親爲監視。其後因教務繁多。又設一主教。名約翰孫。見前十二章。皆遙受大主教管轄。

在三角洲之北。又設一副主教區域。大主教特格偉爲之挑選英非合作之職員。

以治理之。遙受大主教之管轄。此教會增長甚速。於一九一九年頃。經主教之勸導。與雷溝寺幽籠巴教區分離。劃屬黑河。即選一非洲牧師。名郝偉耳者 The

Rt Rev. A. W. Howells。幫助特格偉辦事。同時亦監察三角洲之教會。在一九二〇年頃。特格偉因已在教會工作二十八年。老而多病。不得已辭職。繼其後者。爲賴斯貝主教 Rt. Rev. Bertram Lashbey。今猶健在。工作如恆。

昂泥利爲黑河教會之第一站。現在發達特甚。成爲教會之總機關。其間之建築。計主教之居邸。書記居邸。書記卽副主教。又有司庫居室。學校管理員住室。又有一座大禮拜堂。常聚會之愛堡基督徒。約一千人。又有兩個小禮拜堂。爲平常禮拜之用。又有第四個禮拜堂。爲非愛堡人預備者。此外又有但尼氏之文法學校。又有一完全小學校。及藏書樓。教會所在之着落。十分高爽。遠處來參觀者。往來不絕。爲一方之華表。城內居民。雖不甚多。亦有一萬六千人。故教會感化之力。甚覺裕餘。較比其他較大之幽籠巴各城鎮。稍易爲力。由此向東大道。順河沿五英

里。至愛伊恩奴地方 Iyi Enu。有一醫院。內設九十個病床。每年來治病者。有七八百人。外治者亦有二千餘人。院內管理人。及大夫。多係歐洲及非洲之女士。內容所辦之慈善事業。多係慈母院。及育嬰堂。距醫院五英里處。又有女學堂一所。住堂女生約一百七十人。諸如此類。皆足以明顯昂泥刹之教會之發達。如此其大且速也。

距昂泥刹之東。順電竿大道。約二十英里之處。有一大鎮。名阿塢壩 Awka。此處亦爲教會緊要之站。因此處有一師範學院。專爲訓練傳道及教學教師之用。又有一處三十年之前乃是祭灑灑之所。凡殺人獻祭。及雙生子女。皆擲於此處叢林之內。今則叢林已除。已建成一教師學院。管理此院。有英人三位。非人二位。監督於一非洲長老之下。其中約有住堂之學生九十人。專門訓練授聖職者。傳道者。及教學者。在阿塢壩尚有一女子學道院。專門訓練年歲稍大之女子。預備出嫁後。可爲良妻賢母。以教道非洲之家庭國民。

距阿鳩墟之東北。順鐵道之旁。有一鎮。名思牛谷 Enugu。南內革利亞省副總監駐紮之處。其中英人非人雜居一地。各不相妨。自此距二英里之遙。有一鎮。名依腦鳩 Enugwu Ng'wo。有一教會。駐站掌教者。爲一非洲牧師。名以撒伊真篤 Issac Ejindu。在此地之中心。乃著名之喫人肉者。居民多不著衣。今則已受感化。變爲善良之基督徒。以撒牧師所管之傳道員有二人。散處各小莊村。有教會七十餘處。在恩牛谷又有女學校園。及男學校田二處。爲男女生習業之處。此處昔亦爲灑灑叢林。此外又建一木工訓練處。及雙生收養處。

雙生收養處。爲最著名之慈善事業。因此處居民對於雙生凶神。特別畏懼。一有雙生。速速治死。否則一家遭難。大爲不祥。雖經政府嚴力取締。然迷信之心終不能改。故設此雙生收養處。以補政治之所不及。原夫父母之所以棄此雙生兒。並非父母之心。毒於猛虎。實因迷信鬼魅之力。勝過其慈愛之心。故不得不棄之也。其棄之之法。卽將雙生兒。裝於土罐內。棄之灑灑叢林。呱呱墮地。未得撫育之

恩。今又遭丟棄。悶於罐內。小兒何辜。受此鞠囚。故教會在此所救之嬰兒不少。事先布宣告各鎮。爲母親若生此兒。卽刻送至此處。代爲育養。同時無母之嬰兒。及殘疾之小孩。被人所棄者。亦額外歡迎。盼望日久基督眞光變化其心田。則此惡風。自然少矣。

距昂泥利之南五十英里。在歐葳蕤省內。伊堡鎮 Ebu Owerri 有一教會緊要之站。在一九〇五年間。有一英國醫生。名司徒瓦特 Stewart。曾在此鎮。被土人殺

死。將其自行車縛在樹上。防其逃逸。

現在其教身之處。被賴斯貝主教提倡。建一禮拜堂。作一紀念。經費全由土人捐納。紀念其無知殺人之凶狂性。

一年之後。副主教但尼斯又在歐葳蕤設立第一個教會。卽住在此處。向土人要了一塊地。卽是灑灑叢林所在之地。在其上建了一所房子。住於其間。以消滅迷信。現在此處又建一大禮拜堂。星期聚會者。有男女教友七百五十餘人。又立一學校。有五百多學生。身體健壯。衣服潔淨。所用之教士。乃在愛堡所訓練者。

但伊堡之地產。乃宜於婦女工藝之處。故工藝部份。多爲女教師經營。而傳道

及教學事業。則委之於各牧師。婦女工業有兩處。一處爲未出嫁之女子。名之謂待嫁女學校。一處爲已嫁女學校。前者專訓練將來如何爲良妻。已定聘之女子。因已成長。當然不能入普通女校。只好訓練其如何出嫁。作良妻而已。已定婚之男子。送其未婚妻於此訓練。須交納全數之宿膳費。

在此地之教會。有一難問題發生。卽女學生之數。恆多於男學生之數。原來男傳道員。及教職員。多已娶未曾受過教育之女子。現在所立之待嫁女學校。卽是爲調劑男女之平均數目。所有女子在畢業前。尙未受洗。必須受洗。然後畢業。如已受洗。卽在畢業時直接結婚。未來學校前。已受洗者。自無此限制。已嫁女學校之女子。亦與未嫁者受相當之訓練。已結婚之男基督徒。如願送其愛妻多得知識。卽送於此處訓練。婦人已育子女者。可以帶至學校。未上課時可照料其子女。已上課時。則令其大兒童。照看其小兒童。免有意外。多半此等婦女。尙未受洗。因教會之常例。婦女若不習字。及不能讀經者。不准受洗。若畢業前。能讀聖經。卽令其受洗。畢業歸家。教

會又提倡一種結婚慶祝。或銅婚。或銀婚。或金婚。或金剛鑽婚。所以提倡其長久恩愛。白頭到老。免致中途失敗也。總計伊堡地方。有教會一百餘處。皆有奇形之發達。二十五年之前。此地一片野蠻。戰爭殺人。不第無一教會。亦且無一教友。

此處所有教友。全是愛堡族人。以愛堡語爲普通官話。間有用英語者。此處教會工作。並不限於河東一帶。在一八七五年時。已於河西對岸阿撒巴鎮 *Asaba*。與昂泥利之正對面處。已立一小教會驛站。至今繁盛蔓延。已至阿格瓦西幽庫 *Ogwashi-Uku* 及笨因省之各處地方。

數年之前。自阿格瓦西又向南宣傳。直至愛索叩 *Taoko* 地方。當一九一六年。歐戰方盛時。愛索叩人信教者愈多。恆自請求牧師來設立教會。致令英國傳道會。不能應付。其後傳道會派一人在此設立教站。羣羊歸牧。乃有所主。

數年之後。愛索叩人即自己建立許多教會。又設傳道訓練班。有十個傳道者。即在此處畢業。傳道會又遣一傳道者至此。幫辦教務。主教賴斯貝會記之曰『朝

朝暮暮。暮暮朝朝。所有來聽道者。皆麇集於傳道者之前向。其求得救之法。虛心領教。大受感動。時時聽話。『可惜不久黑水病來。傳染民間。領首之人。竟死於疫。其團體乃無形消滅。其後傳道會又遣二傳道者至。其一人於一九二七年死於黑水病。其一人告廢在家。此時教會千鈞一髮。只有二人在此傳道。其一爲英人。其一爲非人。必加一生力軍。方能有效。於是主教記之曰。

十年之前

可說最近七年時光。

愛索叩人之宗教請求。及宗教運動。其力甚大。今此地雖

係小鎮。已有教會一百零四處。且其中多爲大教會。有兩處教會已有二千六百教友。全鎮共有教友二萬餘人。在歐奏拉城 ONORA 之教會中。計朝會暮會日會每次平均數約九百餘人。星期日人數尤多。在烏茲耳 UNO 之教友。亦如其數。他處尤多。此教會之感化力之源頭。全在現時已報廢疾。在家休養之一人。此傳道者一到該處。即被居民包圍。自早至晚。談道不休。當他喫飯之時。懼有人來騷擾。即聽道。乃派許多人在屋外作暫時應酬員。以畢其飯。

愛索叩人之種族語言。及他項風俗。全不與其四圍之國相異。故亦無他種教會來傳教者。有一次傳道會因傳道者不彀分配。曾欲休止此處之工作。又恐數年之後。居民又走異端。幸虧數年之後。所謂廢疾之一人。病已復元。能回此地。且有二人爲之幫辦。於一九三〇年。先有二女傳道者應命而來。此處教友聞知此消息。乃結隊往迎。吹大號。捶大鼓。搖大鈴。繫大彩。迎出數里之外。於是治醫藥者有人。治社會者有人。教會之勢力愈大。許多青年女子。受訓練。或作看護。或作產婆。皆有其文明職業。以榮主名。

愛索叩人所得之機會。爲他處教會所不能得者。若教會無有相當人才。以養其道心。以教其知識。以訓練其職業。三者無是處。則教會必不能發達。今愛索叩人既得其所欲。遂其所願。豈非天幸。

.....

在黑河入海之際。距離尙遠。因積土關係。故日久年深。河水爭尋便道。遂成

諸流匯萃之處。一片大地。百數十里。網脈相聯。水流漫洄。淺草淤泥。叢樹盤株。水中動物。多半毒烈。陸地空氣。亦甚潮溼。古書所謂水草之鄉。瘴癘之地。屈原之所悲。放人之所懼。居民亦野蠻成性。殺人饕鬼。販人爲奴。諸種劣風。亦數見不鮮。自經庫勞德感化之後。便成基督教基本區域。其後教會發達。半成自立。又因此處水流太多。交通不便。故不能不另立副主教。自爲治理。總機關即設在哈叩港。此處即鐵道東幹線之起端。副主教即庫勞德之子。所以紀念老庫勞德之功德也。當初老庫勞德率其公子往來遊歷。各處傳道。以資練習。今老者歸天。少者承繼父業。亦不爲僭。故教會敬之。當初老庫勞德爲其子行按手之禮時。去今已六十年。今老者已歸。少者又老。父子功業。殆滿一世紀。教會之人。云胡不感念泣下。今少庫勞德猶勤勤不休。懇懇不忘。大有父風云。

各處教會之建築。昔爲草苦泥版者。今已改爲上等建築。計庫勞德所轄不下十縣之多。每縣教會平均數目亦有六十餘處之多。惜其組織法沒有固定之職員。亦

無教道居處。一旦有變。實甚危險。其中無一英人。全是本地人。自教自養。惟哈叩港有數英人。又有一書店。即爲英人所設立。恆在監獄及麻瘋院傳道。

一九二九之初葉。郝偉耳主教。在一三角洲。名阿奎哈 Okika小島之上。建

一美麗之禮拜堂。此處離哈叩港不遠。當開幕獻聖時。庫勞德題起從前舊事。彼於數十年前。初來此地時。此處尙是灑灑之壇。人不敢近。望之儼然。今則已爲上帝所居。萬人來朝矣。普通聚會之教友。亦有一千五百餘人。諸酋長亦皆悔改前行。以其職務行上帝之工作。當開堂之三日。自各處來參觀。加入慶祝者。絡繹不絕。門前刳舟。如過江之鯽。濟濟河上。萬櫓朝天。開會之時。堂爲之滿。二千人滿座。堂外尙有站立聽講者。此堂之建築費。完全自捐自助。未有白人分文。次日行按手獻聖禮。許多本地牧師。加授聖職。其中十人膺執事職分。四人得司祭職分。

三角洲之教會。因是自助自養。故傳道之人。義務多。薪水薄。此雖善行。然以之維持長久。則不易現實。況傳道者必受高等訓練。始能出爲人師。若設備簡

陋。經費拮据。亦非長久之計。此處只有一所訓練班。不過有練習生三十餘人。所長亦爲一非人。若再擴充。卽限於經費。不能爲力。而各處需要之人甚多。供不應需。大有爲難景象。故欲學教師者。不得不送至阿塢塢學院讀書。非昂泥利之東。電線竿大道。二十英里之小鎮。去三角洲遠矣。

四十年之獨立教會。至此不得不與英國傳道會聯合。此因非洲無國家組織之故。改組之後。二副主教之工作。合而爲一。公共管理教務。自一八九〇年後。教會聚此結晶。至此乃一鬆其擔。兩處合併之後。如火上加油。其燄更烈。而其經驗。亦愈宏富。

下列之統計表。可以明瞭黑河教區三十年之進度情況。

項	目	一九〇〇年	一九三〇年
英國教師（太太在內）		三一名	四一名

非洲牧師	一二名	四〇名
非洲未授職之同志（婦人在內）	一〇〇名	一五四一名
外區教站	無	一一三一處
教站	一三處	二六處
有組織之議會	無	一一九四處
領聖餐者	三一三名	一三、八五二名
領洗者	一二三一名	六六、二一八名
望道未領洗者	五〇九名	五八、八二九名
教友總數	一七四〇名	一二五、〇四七名
成年每年領洗者	九七名	四五〇〇名
兒童每年領洗者	二六名	二〇六一名

各種學校	二〇處	五六七處
各色學生	七二一名	三四、一四九名

二·雷溝寺系教會 此系教會。亦有其發達特別之紀錄。原本與黑河系同工合作。以特格偉爲主教。其後於一九一九年。與黑河分居。乃以麥里費約拿爲主教。The Rt. Rev. Melville Jones。此人於按手獻聖授職之後。曾與特格偉工作二十六年之久。多半在幽麓巴區之歐幽鎮之聖多馬學院作院長。此系在雷溝寺城中。此城之居民。已增至十萬人。平均每方英里可謂稠密之鄉矣。鎮上所住之英人。不足一千二百人。英國通八達。有許多教堂學校。及訓練所。

有一大禮拜寺建在鎮之瑪雷那地 Marina（雷溝寺對面

堂。爲一鎮之冠。今又重修。全系教會。以此爲宗。一九二九年六月建築成功。以正主教麥里費約拿及 Rt. Rev. Issac Oluwole。與臣密斯 The Rt. Rev. A. W. 但堂之內部。尚須重修。唱歌廳亦須增築。成功之後。當在之圖案。及包工。完全爲非洲土人所經手。堂內東窗之下。畫有紀念其昔曾爲奴。被賣此地。以後升爲傳道牧師。及大主教。故此堂之經費。亦有各處捐助者。亦有捐助一部份之構造。及設備者。開堂之日。各處來賓。成千成萬。立無插足之地。全城震動。

此外又有一堂。專爲英人預備者。有一英國查布倫 Chaplain。即小禮拜堂之牧師。在此主持。又有一文法學校。創立於一八五九年。今有學生四百五十七名。全鎮之領袖。多半畢業於此。女學校建於一八六九年。內有三百餘學生。鎮內最大之建築。即聖教書店。內有各種書。知識道學。及各種雜誌。兼而有之。全西非洲所用之

書。皆出於此。共有內地分莊十七處。經理爲英人。名韋克曼 Mr. C. W. Wake-man。此人雖未按手獻聖。亦傳過多年道理。所有賣書之紅利。全供傳道會之用。常川駐此鎮之主教。卽以撒歐盧吾牧師。授職傳道於一八八一年。獻聖爲助主教於一八九三年。（爲希勒之助手。希勒卽接庫勞德之職者。）所作工程。皆足以副其盛名。今雖老邁不堪。猶被人人尊敬。不忘舊德。

乘火車上行。各處皆有傳道會之教站。及外堂。最著名之二教站。卽愛表庫塔。及愛巴旦二處。自此二處向四圍開展。直至遠處。自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之間。（卽歐戰期間）有非常之猛進。如一九一五年。教會進展至愛夫比歐比 Evidobe 城。笨因省之一城。一九一七年。教會進展至笨因省城。同年進展至愛倫城。一九一八年。進展至瓦雷城 Warri。瓦雷城卽黑河系教會之連瑣線。愛表庫塔及愛巴旦乃教會之中堅。故有許多小鎮教會。屬此二區。凡在幽籠巴及愛格巴地方教會工作者。皆是本地人。而歐人則專管特別事故。不干預內政。

歐幽爲大酋長阿拉芬駐紮地。英政府因阿拉芬辦事有功。故稱之爲大幽麓巴之王。歐幽視雷溝寺爲次要之城。因此地之聖安得烈學院。乃麥里費約拿在一八九六年所創辦者。自己經營二十三年之久。直至其升爲主教。然後辭職。故此學院所造就之學生。聲聞遐邇。此學院之院長。今爲副主教柏爾吞 Burton。亦爲著名之牧師。學校經其管理。大見興盛。學校職員。內有英人六名。其中四名爲本院畢業者。土人十三名。其中二名爲本院畢業者。住院之學生。普通爲一百八十名。預備授職生十一名。習學傳道生十二名。師範生一百五十五名。師範科之年限爲四年制。預備授職生住一特別院。名麥里費約拿堂。原爲數年前麥氏獨手所建。故名以榮之。此院不第收幽麓巴區之學生。亦有來自遠方如笨因。及羅谷寨者。學校學生。每年增加。大見入超。曾有一次報名者一百三十二人。只有空額三十位。其學校之發達可知。

除學院而外。在愛表庫塔愛巴 旦艾澤浦歐第及昂渡 Ordo 各有男子中學校一

處。愛巴旦亦有女子中學校一處。爲二位女傳道者經營。又在艾澤浦歐第有主教直轄之女子中學一處。又在昂渡省之阿求耳 Akure。設一女子訓練學校。乃專爲女子不能求高深學問。習學職業。並應用家政而設者。甚見發達。及有用。爲英國女傳道家所經理。成爲女子學校之中樞。女子自各處遠方而來。其中所習學之工作。如織布。種花。蒔蔬。農作。皆在必修之例。與此校相毗屬者。又有媒姆學校。其中主要之課程。卽家政。育養。以備出嫁之後。作良妻賢母。

近今又有一學校。專爲賢母而設者。爲臨時之講演班。定期自各處招集已出嫁。及有小孩之婦人。在歐幽聚齊。報告聽講。所講之題目。一是家庭醫藥。請一著名之本地大夫。名歐盧烏。卽主教歐盧烏之子。講說醫藥之應用。及家庭病學。家庭衛生。還有許多傳道教師。輪流演講。使之回去治家有法則。家庭教育。已論其本。從此教育前途。便利多矣。如能將此等演講會。移於昂泥利。則便利尤多。見效更佳。因昂泥利四圍。多有醫藥之傳道家。見前黑河系教會之內。不幸英國傳道會中。無此

醫藥之傳道家。此亦一缺點也。又有一婦女會。甚見發達。亦甚見有用。每年聚會一次。所議之案多半爲個人衛生。及社會健康問題。婦女說話。亦有膽量。亦有見識。凡所議決。皆能實行。與家庭社會。兩有所益。

今列雷溝寺系教會統計表於下。讀者知此區域教會之發達。亦有驚人之處。

項	目	一九〇〇年	一九三〇年
英傳道員及太太		二六名	五二名
非洲牧師		二一名	七六名
非洲未授職之傳道員及婦女		四六名	一四一六名
教站總數		一七處	九一處
教站外堂		無	九一一處
有組織之集會		無	三七六處

領聖餐者	一〇一三名	三一、二六二名
領洗者	二四四九名	一〇九、三四五名
望道未領洗者	七三二名	二五、九一六名
教友總數	三一八一名	一三五、二六一名
成年每年領洗者	一一〇名	八、八三八名
兒童每年領洗者	九〇名	三、八九八名
中小學校及學院	二一處	三六四處
學員及學生	一〇六八名	二二、四四八名

三。北內革利亞系之教會
然以種種關係。必須分而論之。

此系與南內革利亞之雷溝寺教區。雖接連一片。

當日布露克在此地探險傳道時。即以羅谷寨爲根據地。向四外發展。未成而退。其後特格偉帶領同志探險傳道時。被開奴王逐出境外。亦思以羅谷寨爲根據。向外發展。未捷而退。以後到一九〇三年。陸嘉德帶兵與回族交戰得勝。特格偉又捲土重來。設總機關於拜達。由此向左右兩翼伸展。其排列之陣法。如一字長蛇式。即以羅谷寨爲大本營。正卡笨牛黑河匯流之三岔口。其右翼伸至盧谷。踞笨牛上游百餘英里。而左翼則伸至拜達。距黑河北岸一百三十餘英里。兩翼開展。向北飛進。烏壓一片。蓋地而來。豪薩大地。即在指顧。特格偉之計畫。誠行軍必須之策略也。

照此計畫進展。故倪勒爾醫學博士。於一九〇五年自盧谷又進展至薩雷亞。在此設立根據地。此時老哀米爾業已逃沒。但城內有許多百姓。無論其爲豪薩人。及佛蘭奈人。即回教人。尚能記憶倪勒爾之英名。爲特格偉之同伴。因其爲醫士。能治病。故大受百姓歡迎。於是倪勒爾即在薩雷亞城牆之內。開了一座病院。又開了一

座藥房。開市之初。尙未有人敢去照顧。回教人更是守舊。故倪勒爾只得出門。在籬笆中。及路旁找病人爲之治病。少索其值。一日乘腳踏車走了七英里。纔找了兩個來養病的。治病之時。以愛心將之。大得病人之歡心。由之一般社會心理。爲之一變。故倪勒爾在醫院之旁。又開一男子學校。如此十六年之久。倪大夫成爲獨一之教會機關。在豪薩大地。

在豪薩地內所遇之困難。有別開生面者。自英國得此爲保護國。對於土人。當然在宗教儀式有不合眞理者。必加干涉。而對於回教之信仰。雖不干涉。但有乖於行政計畫時。亦得干涉之。故所選來此傳教之士。特別慎重。但傳道者亦多自己謹慎。不節外生枝。以貽政府之憂。且回人之癖性。不容人。好動怒。每固執己見。以衡量萬事。凡不順己意者。卽欲以刀除之。今此地旣爲英人所得。彼等知英人所立之教會。是欲改良社會。開通風氣。故彼等旣得新王保護從事。自欲以自己方法。與自己有利益之事。爭先去作。免落英人之後。而受干涉。凡此不但爲教會所

當注意。即英國政府。亦當注意於此。而有所對付也。

回教團體。團結甚固。致教會無插足之地。不得已轉而向南。至薩雷亞。黑河一帶居民。尙在黑暗之中。英國政府。即准其在此地傳道。一九〇四年。在英國劍橋大學。成立一學生開荒傳道聯合會。The Student Volunteer Missionary Union 及劍橋大學佈道團。Cambridge University Mission Party。其會友之志願。多欲向未曾傳道之區域。宣佈福音。故開荒心大。冒險志高。

其進行方法。即凡同志之人。有願至非洲傳道者。其在鄉之同志。即須供給其費用。但日後知此事必須與傳道會聯合爲一。或可得其幫助。互爲關照。於是政府即指定以上所言之中蘇丹一帶地域。爲該會工作之所。彼等於一九〇七年。即來此地。設總站於保起高桌地。Bauchi Plateau (高桌地即山之高原。)距盧谷之東北一百四十英里。由是向外開了兩個教站。一在磐亞木 Panyam。一在蘇拉民族 Sura 之間。一在開埠崴 Kabwir。即安加斯民族 Angass 之間。此

一九〇七年
年開立。

一九一〇年
年開立。

兩種民族。皆甚勇猛。有自立精神。只是太原人氣。即太古人之風氣。男女皆不著衣。全身裸體。若欲形容之。請照事實來講。於一九一八年。大主教歐盧烏來此施洗。行堅信禮。記名者有二十人。當點名時。一齊向前站立在主教面前。其男子則上下無根絲。女子下部。間或有樹葉圍帶遮蓋。然毫不知羞。傳道會在此留下數位英人傳道員。又有數位土人傳道員。甚有效力。但因經費問題。及減政主義。勢不得不將此部份事業。交與蘇丹聯合傳道會。此會乃安立甘所立者。因此會即在近處傳道也。安立甘自接此會。即在此處用力工作。大得功效。

上文所言乃是右翼得勝之功績。今再言左翼之進行方略。目下已進至奴比省之拜達。一九〇九年。在卡察 Katcha 地。設立第一個教站。此處南通黑河。北至開奴。鐵道必經之處。十年

之後。又在庫提及 Kutigi 設立第二站。至一九一五年。又在噶頹雷及 Kataeregi 設立第三站。直順鐵道北上。此處在三十年前。完全為拜達及康泰葛拉之大哀米爾擄掠焚殺之區。

一九一二年之鐵道。直通開奴後。所有教站。因物質上的關係。當然有所變更。每車站之四圍。必有一處小殖民地。專為英人及官長武員商人居住之所。自開奴開放為商埠。不第歐人前來經商。即土人亦多從事商業者。大半為開通之幽籠巴人。愛堡人。塞拉雷窩內人。及雷溝寺人。但開奴城之規矩。不准外人歐人及非洲人因內皆回族也。在城圈內居住。故除車站一部。尚有歐人居住外。一切來經商之非洲土人。如上文所言。在離車站四分一英里之處。另建新鎮。厥名隨奔葛瑞 *Sabon Gari*。即新城之意。許多非洲商人。是基督徒。屬傳道會者。故政府應許派一非洲牧師。在新城之內。設站開堂。以聯絡其教友。此為開奴城基督教所得之第一步根據地。一九二四年。在新城又開一華麗之堂。專為各處來之教商。信仰同歸。而言語不一致者而設。每禮拜日之秩序單。規定如下：

八點三十分

為塞拉雷窩內人講道

(用英語)

十點三十分

為幽籠巴人講道

(用幽語)

十二點三十分

爲愛堡人講道

(用愛語)

二點〇分

主日學校分三班同時教授用以上三種言語

三點三十分

爲幽籠巴人講道

五點〇分

爲豪薩人講道

六點三十分

爲塞拉雷窩內人講道

(用英語)

此種禮拜之法。並非正式傳道。如教會之所爲。只爲聯絡感情。以激其熱心。免陷於冷淡區域耳。亦有在此經商多年。移居於此者。卽遷爲本會之教友。

歐戰之後。又有一合適機會。傳道會要求政府。准在開奴車站歐人居留地。設

一書店。英政府准其要求。卽在站之盡頭。居留地之外邊。指一地爲基址。遙與

新城聯爲一氣。於是於一九二一年書店開市。以哈吞夫婦 Rev. and Mrs. J. F.

Colton 爲經理。以豪薩之一基督徒爲書記。此豪薩人之父。曾在薩雷爾王殿下爲議

事官。本人以後卽入倪勒爾之學校讀書。受洗之後。更名兌飛德 David。因其爲豪

薩人。所以有進開奴城居住之權利。多年之後。城內只有此一個教友夫婦二人。

此書店非常發達。不第賣書。且賣文房四寶。購買者不第本站之居留民。新城之客商。且豪薩大地。亦購貨不少。新城市場。擴充廣大。各式各樣之市場。商店。鋪攤。賣各色雜貨。故各處來辦貨。亦有各色之駱駝。各色之驢。各色之牛。有許多異鄉人來此販貨。買了聖經。帶回本鄉本土。藉作傳道種子。經理哈吞並不與人辯駁宗教。致起惡感。恐與商業有礙。完全爲友誼的言談。及善意的交際。勸人買幾本書帶回去看。是非莫論。聽人自裁。如此而已。

開奴城有許多男男女女。出城來到車站。買豪薩文的聖經。及各種文學觀看。還有時特意出來談道。書店大院之內。亦有小屋。可爲談道之所。城內常有人來私自聚會。作小禮拜。亦有膽大進禮拜堂聽講者。日久卽有許多。要求領洗。哈吞卽定於某日。在某門外。有一天然池沼。卽在此處守着二千多回回教人。給七個住在城內的豪薩人。男人女施洗。卽在此處作施洗大演講。除哈吞兌飛德之外。還有

一豪薩助手。名稻大 *Danda*。亦幫助演講。羣衆之中。無一人反對者。以後此城門外之池沼。卽作爲施洗之用。普通之禮拜。聚會多借用英人之議事廳。直至能爲教友建獨用之禮拜堂爲止。

數年之後。倪勒爾之工程。十分發達。傳道會又派來數位青年人。來幫其忙。其中亦有婦人。都是大夫。以後又來了三位婦女傳道者。設立教會。開辦學校。又爲婦女開一宿舍。備來治病之人。有所寄宿。從此傳道會之工作。日見活動。倪大夫又在城外建一醫院。開奴城裏大哀米爾。甘心閉城自守。不與城外交通。而百姓之心。遂向外移。而文化機關。乃移於城外。天下之愚人。不開眼光。有如此其甚者。

北黑河區域之教會。逾分發達。同時雷溝寺之教會。亦發達逾恆。主教麥里費約拿。及其非洲助主教以撒歐盧烏。雖異常勤奮。但地面擴大。教友衆多。不敷應用。故於一九二五年。傳道會又按手副長老司宓斯。爲副主教。赴職分工。司宓斯

甚是健旺。在教會工作。已二十三年。作事甚有經驗。此時被選爲副主教。乃駐教於愛倫。管理北黑河一帶地方。親自到各處教會。遊歷視察。各事均甚就緒。

至於回教所轄之地。基督教雖不能在內自由傳道。然在鄰近設堂開講。自由來聽道者。亦絡繹不絕。傳道會亦知回教之人。素來武斷。倘因誤會引起叛變。亦貽政府之憂。不如暫避其鋒。以和平手段。而吸其精髓。尤爲計之所得。故向來彼此交遊親善。從無衝突。

第二方面再言教會之實質內容

前段所言乃教會之空間。所佔之範圍。以黑河爲界。向三方面伸張。如樹之三大枝幹。將赤道之烈日。幾乎遮遍。此教會一方面之工作也。今再言其另一方面。卽其內容之實質。所謂內容實質。並不在教友之衆多。而在信仰之正確。信仰正確。由何而知。卽在其不以教會爲噉飯處所。且時常想自立。自養。自助。自動。爲緊要之關鍵。教會不能自立。須他人扶持者。謂之弱病教會。其不能自養。專賴

他。人。喫。飯。者。謂。之。貧。病。教。會。其。不。能。自。助。而。惟。賴。他。人。幫。助。者。謂。懶。病。教。會。其。不。能。自。動。而。惟。賴。他。人。之。推。挽。者。謂。之。死。病。教。會。教。會。有。此。四。病。卽。其。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之。現。象。今。西。非。之。教。會。雖。只。三。十。年。之。新。幼。兒。然。頗。知。自。立。自。養。自。助。自。動。故。其。內。室。之。發。展。尤。不。可。不。加。以。注。意。之。研。究。焉。

數年之間。西非大地。亦屢有荒年。但在該處賑災之成績。較在中國印度二處之成績。雖非天壤之比。亦有尺寸之功。中國印度爲佛教國人民。對於慈善之舉。雖有菩提之心。卻無施濟之意。加之之自私自利。久成天性。雖乞丐滿街。餓莩遍野。亦漠不關心。似乎與我無干者。每逢節氣。官家開放。溝溝滿梁。視以爲榮。在世界各國。歷年賑災之舉。時有所聞。從未有如東方人之喫災爲生活。以乞食爲行道之笑談者。故乞丐列爲東方七十二行道之一。元朝列乞丐爲第十等階級。此佛教國之特別情況也。在西非卻不然。鐵路旣然交通。所缺之糧。朝發夕至。荒區婦女。亦甚勤奮。在家中製造工業。賣於市上。所得之資。卽儲蓄一處。不第足穀一

家用度。且可有餘調濟別人。以助其不及。故至災區視察。並未覺有可憐之容。餓莩之色。此雖政府之處置得法。亦傳道會平日有以養其自立之心也。

自非人信了基督之後。所以各村莊教友。彼此相愛。有無相通。蓄積營業。不事浪費。十分勤儉。所喜歡者。即是建造禮拜堂。雖然茅泥窄狹。卻能合心事奉上帝。再有積蓄。即建一較大之禮拜堂。再久則建一更美之禮拜堂。從不吝嗇。從前土人事奉假神。也是熱心幫助。現在回頭事奉真主。更加快樂。捐助更加熱心。較大之禮拜堂。當然耗費更大。但他們每次聚會。都有捐助。所捐助之款。都能維持一切消耗。而有餘賸。在雷溝寺愛表庫塔埠尼哈叩港昂泥刹等處。均有最大之禮拜堂。堂內設置大風琴管。裝置電燈。及一切他項設備。均由本地人自己擔負。間有英國友朋特爲捐助者。然本地人總以自己所捐助者爲無上尊榮。

英國傳道會之章程。凡英國人當職員者。其每月薪水及旅行費。假期費。以及住室。與其中之設備。倘有特別請求。建立醫院。開設訓練班等。如蒙允許。亦可

供給。除此而外。一切在本地費用者。皆歸本地人自捐自養。且有一項特別捐助。預備派人向他方傳道。設立支會。

久之該本地教會。不第能自立自養。自助自動。且能自治自理。一切行政。皆能自己運用。自己籌劃。甚有城府。大見態度。其中二位助主教。卽是非洲本地人。有時二位非洲本地之副執事。卽可管理一百位非洲本地傳道員。卽以雷溝寺而論。其中所用之本地人。常較自傳道會派來者大見有用。其人數亦漸增多。故於一九三〇年。卽組織本地傳道會。竟見功效。不久成立。

由此在雷溝寺。愛表庫塔。愛巴旦。及歐壽谷歐幽 *Oshogho-Oyo*。以來沙愛非 *Nesha-Ife*。及昂渡等各地之教會。皆由本地人自爲管理。英人並不干預。大見長進。並不歪邪。白人只在旁盡教導之責。將管理責任。完全交託黑人肩頭之上。各地教會。自有其議會。與雷溝寺相同。

第三論非洲教會之靈性生活

非洲教會之能自立自養。且能自治自理。既如前文所述。然此不過自其物質方面之健康。及發達而言。若照靈性方面。則尤爲欲知其內容者所甚注意。在內爲靈性。在外爲德性。靈性清潔。德性光明。實爲人類生活之第一要素。此時教會中有一大團體。對於宗教意味。甚是濃厚。熱心虔誠。大被聖靈感動。遵守教會所立規條。甘心履行。信心甚是堅固。發大光輝。堪稱教會柱石。

當時教會問題。不在廣傳數量。而在造就質量。故特別奮興大會。時常聚集。卽如以愛索叩 *Isoke* 而論。昔日未入教之時。彼等乃熱心敬假神者。及至回頭。乃又熱心事奉真神。故在本地時起逼迫。但彼等知敬假神。不過外貌。虛應故事。雖是熱心。並非善行。及經基督教感化其心。由心田所生之敬畏。使其不但外貌示恭敬。內心亦變虔誠。昔日之老規矩。雖甚嚴厲。但不自然。經基督教解放之後。覺甚輕省。但有人仍未離開老年之老規矩。不肯丟棄。此亦不能甚怪。日久年深。卽可完全丟棄矣。如亞伯蘭初由迦勒底的吾耳。被上帝選召。離開本鄉本土。及其風

俗。但彼初至應許地。忽又下伊及。在彼處娶一妾。名夏甲。又生以實馬利。是亞伯蘭雖然蒙召。仍未離故鄉世代之惡習也。以後竟被撒拉強迫丟棄。由此可以證明。非洲人在悔改之後。仍處世襲的環境之中。故有多人雖然悔改。作虔心之基督徒。但對於結婚問題。及性的關誼。仍未盡除其舊習。

這也不足驚奇。歐人受基督教之薰陶。有差不多二千年之歷史。其習慣性。業已經過至少有五六十代的變化。今日之歐人習慣。非兩千年前歐人習慣。可按覆而知。非洲人信教。未足一世。生熟初分。晦明甫判。即使其遽如歐人之自然順性。此最不易得者也。故對於此種問題。邁爾嘗有言曰：

凡事非偶然由來舊習成。

即多年年老教會中。亦有除不盡之老根性。在歐洲各族各自有其老根性。若非有相當之教育。及特別感化力。未有不遭失敗者。在幽麗巴某教會中。有一幼女會。每人分有讀經片一張。每日照片上所指之經文。誦讀祈禱。得其奧義。聚會

時。彼此研究。彼此歡勉。互相戒警。互相幫助。故該幼女會確乎可以養成一種高尚道德。以後在家庭中。必出好子女。若家家如此。不數世。即全變其非洲性質矣。例如跳舞會。乃是非洲惡習。今則變更爲一種運競賽。婦女則變爲一種針黹會。出各種成績。與己與人。都有益處。日久自生趣味。而無他種劣嗜好矣。在教會各職員之婦人。即在幼女會中當管理。照料一切。再請一女傳道者。每日走遍各村各家。察看在會幼女之工夫如何。施以勸勉。加以警戒。每年開一次大會。各處幼女。皆來聚會。此會對於婦女之靈性。大有幫助。黑河教區。亦有與此相同之組織。凡所以養其靈性界之生活。使不陷於罪惡也。

不斷有自英國來之熱心傳教者。時常演說。以激勵其善行。亦常有參觀團。來到西非洲。作同樣之奮勉。英國亦不時遣有大信心之人。來非洲聚特別奮興大會。以鼓舞之。使非洲教友。在生命深處生活。及富有基督之經驗。處理教會。

第十八章 目下尙有難題同志尤須努力

黑河之課程。不過全球之一部份。今讀『非洲召請』一書。其內包括如下：

現在全世界之教區。當以非洲爲最緊要之工作地點。非洲土地。幾大於英倫三倍。人民約一千九百萬。黑河旣分爲許多教區。全洲之責任。又將何如。蓋非洲乃大可有爲之洲也。以英國之勢力經營之。當使全洲如黃金灘之效力。

常有人說。非洲內地。不過多有村莊。並無若何特別建築。卽村莊也彼此相隔甚遠。少有交通。黑河區域。不第多有村莊。亦有許多城鎮。各城鎮之人。亦極稠密。在幽麓巴地各城鎮中之人。數有三萬者。有四萬者。亦有五萬者。而愛表庫塔城則有十萬人。愛巴旦有二十五萬人。在赤道之下。可謂大鎮。據一九二一年南黑河區域戶口表所載：

一八七鎮每鎮平均人口五千至一萬

八四鎮每鎮平均人口一萬至二萬

十九鎮每鎮平均人口二萬至五萬

南黑河區域可謂人口最稠密之鄉。按表列開。如歐歲蕤省每平方英里有二百至三百人。昂泥利省每平方英里有三百至四百人。在非洲可謂最密之區。差不多與印度相似。北黑河國之城鎮。多爲東方式的建築。四圍城牆。甚是堅固。城內之人。尤稱稠密。

西非洲之區域。幸全爲教會所佔據。除英國傳道會之外。又有美國維斯理堂。美國浸信會。均駐雷溝寺。及幽籠巴各地。新近英國救世軍。應運而來。駐雷溝寺之殖民地。在三角洲內。除傳道會外。又有老監理會。設了許多教站。又有蘇格蘭之聯合自由教會。在卡拉巴所設之教會。亦非常發達。其中之主教。卽馬利亞司木斯 Mary Slessor。非常努力。又有所謂誇愛堡傳道會 Guo Ibo Mission。在卡拉

巴地。及歐歲蕤。設立教會。亦甚興盛。在北黑河國有蘇丹聯合傳道會。蘇丹內地傳道會。門拿耐德兄弟會 Mennonite Brethren。及獨逸更正會。安息會等。皆在異教帶中傳道工作。教會既如此之多而且雜。故於一九三〇年。從新組織一聯合傳道會。設立議事部。以解決諸種難題。差不多全國無處沒有教會。除回教四大城。如沙克圖。開奴。薩雷亞。及笨牛四者之外。教會多半在其鄰近鄉城。設站開堂。如同包圍。惟在沙克圖及笨牛之北部。尙無教會蹤跡。再者該地教會尙缺少醫學設備。但需用甚急。傳道會惟有二處。一在薩雷亞。一在利紐 Lyi Enu。與昂泥利相近。不足分配。

諸教會所佔有之地盤。亦如行軍計畫。各佔形勢。試自東西兩大幹路。及其支線。循黑河兩岸。及笨牛河四圍。幾被教會佔滿。但細數傳道工人。英人及非人在內。實不足以分配。教導之責。尙望傳道會及本地教會。再設法擴充其工作。尤爲計之所得。

至於歐人在此傳教。亦不如從前死亡之多。三十年以前之人。多不明病理。今既已知病名。卽知病理。卽知以醫藥尅之。今西非之人。皆紀念已故之約瑟錢柏林 Joseph Chamberlain 博士。他於三十餘年前發明瘧疾。乃是被一種蚊蟲所咬。黃眼瘟乃是被另一種蚊蟲所咬。故蚊帳及金雞那。乃是治瘧疾聖藥。而黑水疫。及痢疾。瘧疫熱病。亦有其相當治法。西非區域。本非衛生之地。歐人到終不能久住。久住必罹癘疫。故預防工作。及常川回國。乃是目下第一妙法。傳道會在西非之工作。有悠久之歷史。卽如麥里費約拿之太太。在雷溝寺已有四十一年之工作。而麥里費亦有三十七年之工作。還有十位主教。已經工作三十餘年。又有六七位傳道者。在內地工作亦有二十至三十年之久。其中工作最久者。多半爲婦女。故知歐洲婦女。在西非之生活。一定相宜。

讀者至此。亦要須知。西非之興起。固傳道之力也。而亦不全在傳道者之力。

合一切之力。總歸結於有好政府。傳道者固有熱心。然政府無毅力以計畫之。以保護之。恐西非大地。非三十年所能成功。英政府中有許多爵高顯貴之人。爲忠心之基督徒。彼等表同情於傳道者之請求。設盡方法。以成全之。其暗中衛護之力。推動之方。甚有不可滅沒者。遇有難題時。若無政府之力爲之後盾。恐英雄亦無用武之地。故政府與傳道會。乃相扶而行者。

卽如禁止販奴一案。彼販奴者非回人卽葡人。甚且有許多是歐洲富商。彼等豈不知焚人之莊。擄人之財。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爲不合理之勾當。乃利令智昏。財貝動人。雖素稱有知識之人。亦喜作此殘無人道之生意。故立國不能以勢力爲先。而道德亦必先爲講究。英國自古立國。卽不以勢力爲先。況當女王登極。卽以天下萬國。化干戈爲玉帛爲職志。葡國爲此不道德之事。英國情願每年納數十萬金鎊。與葡國政府。令其取締其國之奸商。非然者。卽將爲斷然之手續。況本國又有許多探險者。情願犧牲性命。以救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英國政府豈能袖

手旁觀。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豈第英國如此。凡同志之國。亦莫不如此。法國政府。亦與英國政府深表同情者也。自與英國攜手入非洲。第一件事。卽以強軍之力。打破大蛤蟆喫人之族類。解除愛表庫塔之國難。二政府合作。極力勦匪。禁止會爭。故全區清鄉。百姓安堵。基督教始得安然廣傳。故政府所喜愛者和平。以武止戈。而和平至矣。然則國有好政府。非國家之福。百姓之幸哉。

再者蠻族之中。有許多不合理之虐政。如殺人獻祭。溺斃雙生。殺雙生之母。

生喫人肉。種種惡風。若無政府之力。以禁止之。傳道會卽舌敝唇焦。其如不聽何哉。不過傳道會能爲之設法移動其信仰。殺人獻祭。易之以捐款。溺斃雙生。易之以收嬰。生喫人肉。易之以聖餐。凡此種種。皆傳道會之工作。使之知愛人愛種愛上帝。以激動其好生惡殺之心。傳道之能事畢矣。但全以政府之力。則民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日久政府之力取消。必仍回其野蠻地位。故二者不可缺一。不可全無者也。

例如禁酒一事。非洲多一出產。是非洲之富源。固爲可喜之事。然國民從此飲酒者多。敗壞心術。腐化行爲。又是可憂之事。故不得不設法以禁止之。但飲酒之惡行。多倡自白人。黑族飲酒。不過在出殯時。墳上播間之祭餘。飲而悲之。初未若白人之光明正大。以之爲進口之貨。公然擺於市攤之上。以出賣也。且更有可恥者。飲酒醉死。竟於碑上鐫銘誇大之辭曰。『是飲酒而死者。平生飲酒三百鎊。』以示後人酒量之大。豪飲之多。『生平無積蓄。惟有飲酒多。』之足以傲人者何在。故非洲之醉酒。不第普通人有之。卽教友中亦不少。而傳道之非洲人。由此而墮其職者。亦所在多有。白人在此飲酒者。予黑人以最不良之印象。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一之布魯塞條約。自北緯七十度。至南緯二十度。飲酒皆在禁止之例。但除歐人用項之外。此用項二字。須細味品。卽國聯公約。亦取締甚嚴。但奸商藉口用項二字。無惡不作。故許多人恆以酒精爲嘗試品。此政府所不能爲力者。則有基督教之戒酒會。以補助之。政舉而道傳矣。

又如近今所發明之物質主義學說。提倡者有人。跟從者無數。遂將舊迷信及舊道德完全打破。作奸犯科者。層見叠出。政府束手。所賴傳道者。多方勸導之。開化之。始知物質主義之殘毒。舊根基破壞。必須另建新根基以擔承之。方是宗教之作用。

在○黑○河○區○域○。所○有○之○難○問○題○。可○以○「○家○庭○生○活○」○四○字○以○解○決○之○。家○庭○猶○如○中○心○點○。國○家○猶○如○圓○周○。圓○周○以○半○徑○之○長○短○為○遠○近○。然○轉○來○轉○去○。終○不○離○中○點○之○吸○心○力○。國○家○無○論○若○何○廣○大○。若○何○強○盛○。反○而○言○之○。若○何○微○小○。若○何○衰○弱○。視○家○即○知○其○國○。政○治○之○力○。治○國○者○也○。教○會○之○力○。治○家○者○也○。教○會○將○家○治○好○。政○府○即○能○將○國○治○好○。反○之○。家○庭○是○惡○劣○家○庭○。腐○敗○家○庭○。國○家○亦○是○惡○劣○國○家○。腐○敗○國○家○。人○皆○願○作○官○治○國○。不○願○作○民○治○家○。則○此○人○作○官○是○為○發○財○。不○是○為○治○國○。進○而○言○之○。更○不○能○治○家○。故○參○觀○人○國○者○。正○不○必○遠○遊○萬○里○。看○人○之○國○。只○須○里○巷○之○內○。看○人○之○家○。家○庭○

好。國家亦好。政府禁酒。不及家庭禁酒。家庭禁酒。是基督教之力。故惟基督教可以改良家庭。家庭之主動力。在主婦。主婦不飲酒。丈夫自然不飲酒。故凡縱任丈夫飲酒者。是不盡主婦之道。放棄責任者也。請看女權發達之國。政府一定強有力。女權衰弱。家庭一定不固。政府焉得強盛。明乎此。則教會是提倡女權。卽是提倡良妻賢母者。所以補政府之不及。未有家庭在水平之下。而國家反在水平線之上者。故家庭爲磐石上之金鋼結晶。

非洲蠻族之家庭組織。較之東方更形紊亂。不第界限不清。且分子混雜。同居者並非一家。乃是數家。共圍一大院。中爲空場。四圍建小屋相連。以泥爲牆。以草爲苦。或用外洋鐵瓦。屋小而狹。光暗氣閉。窗向大院。大戶人家。或大酋長。則獨居一院。各室妻妾各照應其子女。如此可算爲一個家庭嗎。東方無家庭。東方無政府。西方無家庭。西方無政府。惟基督教有家庭。故惟基督教有政府。總之。家庭之中心。是在女人。非洲之家庭。實非女人固定之所。她分的產業。是

在樹叢之中。她作買賣的攤子。是在街市之上。她的貨品。是在河邊列舟之內。那裏是她的家。她的家是在叢樹之中嗎。是在街市之上嗎。是在河邊列舟之內嗎。她不像她的印度妹妹。她見人並不嬌羞。她出門亦不膽怯。她作事更不倚賴。她的墨玉的身體。十分健壯。她的烏金的形態。萬分悍鹵。然而她的赤丹的心田。是億分的可靠。她的銀鉞的精神。又是兆分的自主。時常的爲自己隄防。不斷的爲自己保護。她有她天賦的人權。也有她自秉的利益。她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她很能爲自己謹慎小心。她喜歡作苦工。但不竭潤了她的膂力。她終日勤勞。作全生計。養活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卻甚閑散。坐在那裏抽煙。苦悶得很。喫了香蕉。又喫橘子。還說他的責任甚重。無人能擔。沒有人說她丈夫是個懶人。爵士陸嘉德說：

非洲人懶惰。是遺傳天性。將一切生計重活。放在他的女人頭上。自己躺在日頭地裏曬太陽。喫果子。喝酒精。生來勤苦的種族。卻是很少。統計西非南省出產椰子。值四百萬鎊。北省出產花生。值一百五十萬鎊。皆爲女人的

血汗賺來。男人的浪費揮去。但男子的膂力。並不甚弱。能頂重物。行遠路。並不休息。可知其尙堪造就。

非洲男人中。有不懶惰者。然多半是懶惰者。非洲女人中。卻無一懶惰者。她終日勞苦。即在大院之內。作飯做活。育養兒女。她痛愛兒女之心。過於尋常之母。倘若兒女有病。即無心作事。許願供獻。盡其所有。不幸死去。比摘其心尤爲痛苦。但兒女在活着的時候。卻不肯加以訓練。教訓她的女兒習學家政。及耕田工作。及家庭工業。男兒則跟着父親習學爲父親的事。我們常說。『教養兒女』。這話在非洲是片面的。

若某家庭著落在『溺斃雙生』恐懼之中。則婦人於懷孕之時。常常恐懼自己是生了雙生。雖然政府下令禁止。溺斃雙生。但政府甚遠。鞭長莫及。近處灑灑。即在作祟。遠水不救近火。政府其與灑灑何哉。信教之家庭。雖然不溺斃雙生。但又恐爲同村之人所毒。因其保護雙生。即將遺害全村也。

非洲家庭之中心要素。卽多妻制度。此種制度。如纖維之密織布裏。不可挑剔。普通男子二妻三妻者居多數。大會長及富家翁。則有六十至七十者。尙有更多於此者。妻妾愈多。則男子愈形緊要。因一夫死。而餘一羣寡婦也。非洲女人所以不反對此風俗者。因與自己亦有兩種利益。一因可以增高丈夫之勢位富厚。而已亦覺光榮。二因隨多妻而爲同伴。則可減輕自己之工作。至於倫理問題。及論理問題。則非所顧。而在男人一方面。則以多妻爲榮。酋長之家事尤多。管事不攝。尤爲尊榮之至。此種根性。在該處社會。並不視爲緊要問題。若一旦下令。禁止多妻。不第無益。反又害了許多女人。只弄得天翻地覆。不成事體。其害尤甚於多妻之制。故不先換其社會情況。家庭環境。使其自己覺得不便。以多妻爲累贅。一生受苦。則此事自消滅而不爲矣。

且多妻制度。並不見得女人之數目比男人很多。亦不見一人多妻。卽有許多光棍。按一九二一年之人口調查表。南黑河區共有男子四百零七萬二千人。女子四百

二十九萬九千人。女人多於男子者不過二十二萬六千人。以其平均比例算之。則每百人之中。有四十九個男子。五十一個女子。此數雖不可靠。但亦無大錯。無論如何。女子不能過多於男子。還有的地方。一個青年人。要得一個女人。甚是艱難。因爲女人全被男人佔去。行多妻主義。於是則怨女曠夫。悲愁日盛。日久天長。總不能免軌外行動。或女子私奔。或男子跳牆。社會之紊亂。乃至不可收拾。今教會初步。雖亦暫許多妻。然以教會而建立於多妻主義之上。仍是沒有好家庭。沒有好家庭。那裏有好政府呢。故爲識者所不取。

多妻主義。是西非教會中之一大難問題。只爲此故。教會不知擋了多少駕。不能給他們施洗禮。有許多欲領洗者。都是人望。又是善良之輩。只爲多妻。因此失望。怨言亦多。又有青年。只有一妻。受洗之後。反爲教規所縛。只此不得多妻。反失人望者。然而多妻之妻。則可以收而施洗。因其只爲一婦人也。無論如何。總屬牽強。此種制度。絕對不能有清潔家庭。而非洲人自古習慣。亦不視此爲娼妓式。

的組合。阻礙教會。莫此爲甚。

此種問題。法律是解決不了的。因爲非洲法律。是保護此種人的法律。既不能解決。英國政府只可束手旁觀。將此難題託教會辦理。因爲法律只能管其外貌。不能管其內心。教會之工作。全在內心上用功夫。一時雖不能改。久之生活情況大變。彼等自覺多妻。是一種醜事。自己不蹈覆轍矣。

目下西非之教友。雖非佔民衆之多數。然卽以此數目爲根基。而深造之。則其餘之民衆。一面受觀感。一面被帶累。卽自然放棄其舊有主義。而從新計畫。卽以南黑河區而論。照一九二一之戶口調查。基督教會教友有六十一萬四千人。天主教會教友有十四萬六千七百零五人。前者之數。約爲全民衆的百分之七。後者之數。約爲全民衆的百分之二。二者之總數。雖不足全民衆的十分之一。然卽以此十分之一爲基本家庭。一夫妻。快快樂樂。人皆作工。人皆喫飯。往來自由。出入隨便。建立德行。清潔自守。人口高超。聲望日隆。爲大英雄。大豪傑。與世界交

通。不爲天下人所藐視。那些多妻制度之人。只可蹲在家裏。看守着一羣豬子。不能出外。不能交通。所生的子孫。亦多不肖。只恃田產爲消耗。並無工業以立家。數年之後。不是破敗。卽是乞丐。田產蕩盡。妻妾離散。現在社會組織。不比昔日閉關時代。如同封建。其必受自然淘汰。或人爲淘汰也。必矣。

現時全黑河區屬傳道會之教友。有二十六萬三千人。其中有四萬五千人領聖餐者。以此四萬五千人爲基本數。施之以有統系的教育。使之真有基督的信心。及上帝的愛心。如同一點釀酵。放在三斗麪裏。不久全團必都要發起來。何患人數之少呢。所以現在教會中所缺少的。不是傳道員。及教師。乃是缺少教導組織團。倘能在此種問題。多用工夫。此二十六萬三千人。亦最大之生力軍也。

再者教會之學校。也是一種緊要之元素。學校分子。多爲青年。在青年時。卽教其若何爲人。若何作事。畢業之後。個個皆是英雄豪傑。教會之根基。全在此處。現時調查傳道會在黑河區所有的各種學校。共九百八十六處。學生共有五萬八

千人。此五萬八千人。即將來新家之主人翁。成就了五萬八千個新家庭。由此再生再養。數十年之後。尚不知有多少倍的五萬八千個新家庭生出來。其餘的舊家庭。自然如秋風落葉。春筍棄籜的敗落下來。恐數十年之後。要找這樣古董。還找不着呢。一切學校課程。皆照政府定章。學生畢業。當然個個是好國民了。

再進而言之。傳道會同時又在各處設立女子學校。女子有了學問。有了知識。有了才能。有了本領。當然不喜歡給男人作第八十房姨太太。雖然大皇帝。大霸王。也不能嫁他。何況小小的一個會長。一個富家翁呢。女子畢業之後。不是作家。庭事業。教訓兒女。即是作學校生涯。教導子弟。家庭分子。當然以主婦之榜樣爲標準。學校分子。亦當然以教師之學說爲歸從。只怕二十六萬三千人都是假。不怕五萬八千人都是真。如此數十年。從新生出。不由舊胎脫化。何愁家庭不起變化。

近來爲生計問題。職業教育。乃是學校中一門緊要功課。然而畢業者多願在城市給洋行作大寫。不願在鄉里謀生計。此乃失教育之原理。教育以生產爲貴。不能生

產。只會消耗。此國之所以速亡也。使畢業之學生。不到海口。及雷溝寺。尋職業。在鄉間講究種植。圖謀開墾。女學生亦喜在鄉間作主婦。或小學教師。其對於製造小家庭之幸福。尤爲易見功效。男子要作基督徒之公民。女子要作基督徒公民主婦。其甘心受淘汰之富家翁。或大酋長。手不能提筆。目不能識丁。腦中一無所有。渾渾沌沌。每日在家召集姨太太。點名分活。喫醋捏酸。此等人能久於人世耶。故多妻制不用取締。而自消矣。

今傳道會之法則。是以改變家庭爲第一要義。其法則卽自教會與學校下手。卽以全非洲之種種問題。放在教友及學生之肩上。或習學傳道。或習學教師。如聖安得烈學院。及阿塢塢學院。是專門訓練傳道員者。但此二學院。只限於男生。不能並收女生。惟在愛巴旦。及聖馬尼加兩學校。可收女生。但程度亦不甚高。其自主自生之力。尙未見發達。故現時傳道會及維斯理堂。在愛巴旦合辦一女子師範學校。盼望此學校所出之女才子。可以對於家庭工作。及學校服務。均有相當學

識。不負所望。

近來教會又成立一婦女協會。不是爲傳道而設。乃是爲深造教會不健全之婦女而設。關於信道之婦女之學問知識品性才分。及其在家在社會之舉動。皆得從時訓練之。造就之。使之歸健全之程度。然後各家庭可得其幫助。於變化家庭上。大有進步。婦女會之會員。皆甚生動。對於應盡職務。不遺餘力。惜會員之才力。亦甚薄弱。如能自己先求深造。卽不難爲力矣。聞在中國及印度之教會中。有一婦女查經會。甚能栽培其道心。立教會根基於磐石之上。

再者非洲未授職之傳道員。雖然甚多。但道理不深。信仰不固。所結之果子。亦未必誠實。故教會必須想妙方使之深造。信仰深始能堅固。知識廣始能不迷。故教會必須設法使之回站。或回區。以備深造。而各站各區中。亦當有隨時之訓練所。以養成其健旺之身量。以備擔當大事。總之。無論如何。不許知足。不許退後。眼前難題。源源而來。若沒有預備。一定被難題打倒。所以大主教賴斯貝說：

「我們不要靜坐在一處。知足的回頭欣賞。前途尙有二十年之苦功課。還望努力奮鬥。」

站在我們前面的難題。乃是聖潔的。不是污穢的。乃是高尚的。不是下賤的。乃是正經的。不是偏緯的。將來的或善或惡。我們雖然不敢下成見的批評。但是這難題已經來到。牠不會停止。等你想出方子來。然後前進。必得你在牠未來之先。有所預備。然後水來土擋。火來水淹。若全無成算。胸無成竹。難題一旦來到。如同大盜。將你的成績殺個乾乾淨淨。復反牠野蠻時的光景。不但數十年的工程。歸於虛空。而上帝亦是不饒你的呀。故治非洲教會。必使之先有自助之力。所謂自助。必先自明。知其善而從之。知其不善而去之。日久本地人之擔負力愈重。則傳道會之負擔力愈輕。自明必先自覺。覺非洲之野蠻文化。不能久存於天地之間。知恥近勇。可以有爲。則傳道會立於友誼地位。不再立於師資地位。斯乃真正之非洲教會也。斯乃真正之基督天國也。庫勞德之英魂不死。當亦默念祈禱。

時乎其來。勿再遲延。非洲之所需。即吾人之所供。半途之工。不能久停。將來之計畫。即在應用。基督之呼聲。不斷喊叫。惟靠上帝。事無不成。阿們。